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四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四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二八八五

李 新 五

上席徽猷書		一
上興元呂守書		二
與宇文吏部書		三
答喻企先書		四
謝張德翁書		五
答喻晞文書		六
上姚宣德書		六
上漕使書		七
代元武上新刺史書		九
言科舉書		一〇
與家中孺提舉論優恤戶絕書		一二

與宇文吏部干墓誌書	一三

全宋文卷二八八六

李 新 六

上許運使書	一四
上張丞相書	一五
上劉樞密書	一七
上劉運使書	一八
上徐提舉書	一九
上宇文修撰書	二〇
上張運判書	二〇
上鄭樞相書	二一
上孫運使書	二二
上胡運使書	二三
上楚朝議書	二五

全宋文卷二八八七

李 新 七

謝龐機宜啓	二六
謝循資啓	二七
到任謝二走馬啓	二八
謝黃都大啓	二八
謝改官啓	二九
到任謝劉夢臣啓	三〇
茂州到任謝啓	三〇
再謝循資啓	三一
謝王廉訪築城畢工啓	三二
賀王觀察到任啓	三三
謝謝轉運判官啓	三四
李轉運判官遠迎啓	三五
趙轉運判官遠迎啓	三五
謝張待制啓	三六
賀秦州陸待制啓	三七
上宇文知郡啓	三七

代賀許侍郎冬至啓……………三八

上章相公賀冬啓……………三九

與唐梓州賀冬啓……………三九

回唐梓州賀冬啓……………三九

全宋文卷二八八八

李 新 八

賀李都大加職啓……………四一

賀呂右司啓……………四二

賀周運判陞運副啓……………四二

轉官謝賈安撫啓……………四三

賀宋宏父遷都運啓……………四三

謝京畿都運啓……………四四

李運使遠迎啓……………四五

謝趙運使啓……………四六

到任謝兩府啓……………四七

賀陳戶部移知東川啓……………四七

賀李待制移延安府啓	四八
回唐梓州賀正啓	四八
謝舉官啓 一	四九
謝舉官啓 二	五〇
謝席徽猷舉改官啓	五一
謝种帥舉陞職啓	五二

全宋文卷二八八九

李 新 九

賀蔡秘丞遷直閣啓	五三
賀王都護加留後啓	五三
代人與程侍晨啓	五四
謝席徽猷薦考察啓	五五
謝盧運使城畢薦舉啓	五五
謝蒲提刑城畢薦舉啓	五六
回唐修撰謝列薦啓	五七
賀劉提舉轉官啓	五七

賀提學轉官啓	五七
回人賀轉官啓	五八
賀余少宰啓	五八
賀鄭太宰啓	五九
賀趙招討平晏州啓	五九
賀宇文叔通啓	六〇
代人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六一
賀李侍郎啓	六一
賀宇文侍郎啓	六二
席侍郎問候啓	六三
穎昌高侍郎問候啓	六三
代賀馮左丞啓	六四
謝康朝議問婚啓	六四
王守遠迎啓	六五
賀趙機宜啓	六五
回何狀元啓	六六

賀劉提舉生日啓 六七

賀成都鈐轄啓 六七

全宋文卷二八九〇

李 新 一〇

與趙運使 一 六九

與趙運使 二 六九

與趙運使 三 七〇

與趙運使 四 七〇

與趙運使 五 七一

與趙運使 六 七一

與趙運使 七 七二

與趙運使 八 七二

與瀘南安撫 一 七三

與瀘南安撫 二 七三

與瀘南安撫 三 七四

與瀘南安撫 四 七四

上漕使 一		七五
上漕使 二		七五
上漕使 三		七五
與馮德夫 一		七六
與馮德夫 二		七七
與馮德夫 三		七七
與馮德夫 四		七八
與馮德夫 五		七八
與馮德夫 六		七八
與馮德夫 七		七九
與馮德夫 八		七九
與馮德夫 九		七九
與馮德夫 一〇		八〇
與鄭明舉 一		八〇
與鄭明舉 二		八〇
與李顯夫 一		八一

與李顯夫	二		八一
與李顯夫	三		八二
與李顯夫	四		八二
與仙集	一		八二
與仙集	二		八三
與仙集	三		八三
與陳子明知縣			八三
與陳子明	一		八四
與陳子明	二		八四
與陳子明	三		八五
與陳子明	四		八五
與陳子明	五		八五
與陳子明	六		八六
與陳子明	七		八六
與陳子明	八		八六
與陳子明	九		八七

與張無盡 八七

與何文績舍人 八八

與子文 八八

與飛聲 八九

與君接 八九

與去病 八九

與縣宰 九〇

答山木老人 九〇

全宋文卷二八九一

李 新 一一

送陳公朝序 九一

送蒲彥鰐序 九二

送王井研序 九四

送趙彥成序 九五

送空源二教師序 九六

送張潛夫入道序 九六

送宇文修撰序	九八
贈數者羅公弼	九九
劉氏藏書序	九九
跋郭子固廉使詩後	一〇〇
跋蜀倅程公詩後	一〇一
跋蔡君謨茶錄	一〇一
跋瑤池命宴圖	一〇二
跋顏魯公書後	一〇二

全宋文卷二八九二

李 新 一二

孫武論	一〇三
蕭何論	一〇五
韓長孺論	一〇六
王允論	一〇八
武侯論	一〇九
龐法擬魏臣論	一一二

鍾會論	一一三

全宋文卷二八九三

李 新 一三

姚崇論	一一六
汾陽優於保臯論	一一八
唐李晟論	一二〇
西晉論	一二二
唐治不過兩漢論	一二三
霍光論	一二五
汲黯論	一二六
小一姪字革先序	一二七
姪革奇字謹先序	一二八
命馮氏二子名說	一二八
呼盧說	一二九
策問	一三〇

全宋文卷二八九四

李 新 一四

潼川府修城記 一三一

成都後溪記 一三三

三瑞堂記 一三四

遺愛堂記 一三五

潼川二顧相公祠重畫記 一三七

普州鐵山福濟廟記 一三八

泗洲堂記 一三九

徐子玉畫像記 一四一

更生閣記 一四二

全宋文卷二八九五

李 新 一五

引素軒記 一四五

即心堂記 一四六

卧雲亭記 一四七

市隱堂記 一四八

長江三聖禪寺記 ····· 一四九

九華禪寺記 ····· 一五〇

移癖亭記 ····· 一五一

招星閣記 ····· 一五二

樵對 ····· 一五三

癡虎文 ····· 一五四

元稹家奴 ····· 一五六

毒藥論 ····· 一五七

過李固鄉偶書 ····· 一五八

書清軒 ····· 一五九

題瑞花圖 ····· 一五九

全宋文卷二八九六

李 新 一六

亡室王夫人真贊 ····· 一六一

世繫略 ····· 一六一

永懷廟磨崖碑 ····· 一六三

馮隱士碑陰文	一六四
馮君貺墓表銘	一六五
丁夫人墓誌銘	一六六
任隱君墓表銘	一六七
李君墓誌銘	一六九
任夫人墓誌銘	一七〇
郭孺人墓誌銘	一七一
楊夫子墓碣銘	一七二
陳隱士碣銘	一七三

全宋文卷二八九七

李 新 一七

開穴祭北斗文	一七五
禋祭文	一七六
祭龍洞神文	一七六
祭年先生文	一七七
祭宋夫人文	一七八

弔安康郡君詞 并序 一七八

王朝奉誄 一八〇

代遂寧知府到任謁廟文 一八一

又築城告諸廟文 一八一

寒時漏澤齋醮文 一八二

謝雨文 一八二

求晴文 一八三

靈泉老詮茶榜 一八三

全宋文卷二八九八

釋克勤 一

示華藏明首座 一八四

寄張宣撫相公 一 一八八

寄張宣撫相公 二 一八九

示圓首座 一九〇

示裕書記 一九三

示隆知藏 一九五

法王冲長老	一九七
示法濟禪師	一九九
示杲書記	二〇〇

全宋文卷二八九九

釋克勤 二

示報寧靜長老	二〇二
示開聖隆長老	二〇三
示普賢文長老	二〇四
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二〇六
示潭州智度覺長老	二〇七
示蜀中鷲峰長老	二〇八
示顯上人	二〇八
示諫長老	二一〇
示元禪客	二一一
示杲禪人	二一一
示蘊初監寺	二一二

示一書記	二二三
示宗覺禪人	二二四
示光禪人	二二五
示民禪人	二二六
示才禪人	二二七
示璨上人	二二一

全宋文卷二九〇〇

釋克勤 三

示璨上人	二二三
示寧副寺	二二四
示詳禪人	二二五
示慧禪人	二二五
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二二六
示良蘆頭禪人	二二七
示許奉議	二二八
示諧知浴	二三〇

示印禪人	·····	一二三二
示信侍者	·····	一二三三
示祖印沙彌	·····	一二三四
示民知庫	·····	一二三四
送自聞居士出京	·····	一二三八
示湧道者	·····	一二三八
示實上人	·····	一二三九
示樞禪人	·····	一二三九
示實禪老	·····	一二四〇
示瑛上人	·····	一二四一
示泉上人	·····	一二四一
示思禪人	·····	一二四二
示傑上人	·····	一二四三
示成修造	·····	一二四三

全宋文卷二九〇一

釋克勤 四

示逾上人	二四五
示淨禪人	二四七
示堅道者	二四七
示尚禪人	二四八
示瑛上人	二四八
示昇禪人	二五〇
示民上人	二五一
示心道者	二五二
示照道人	二五三
示倫上人	二五五
示正上人	二五五
示性然居士	二五六
示慧空知客	二五七
示張直殿	二五九
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	二六〇
示張宣機學士	二六一

示同龕居士傅申之……………二六二

示黃聲叔……………二六四

示曾待制……………二六四

示呂學士……………二六五

寄蜀守蘇仲虎……………二六五

全宋文卷二九〇二

釋克勤 五

示黃太尉鈴轄……………二六七

送雷公達教授……………二六九

巨濟了然朝奉……………二七〇

示張仲友宣教……………二七一

示德文居士……………二七三

示興祖居士……………二七四

示超然居士趙判監……………二七五

示魏學士……………二七六

示嘉仲賢良……………二七七

示方清老 二七八

示李宜父 二七九

示韓通判 二八〇

示張國太 二八〇

示張子固 二八二

示元寶 二八三

全宋文卷二九〇三

釋克勤 六

示曾少尹 二八六

示蔣待制 二八七

示寧禪人 二九〇

示勝上人 二九一

示琛上人 二九一

示英上人 二九二

示圓上人 二九三

示照禪人 二九四

示鑑上人 二九五

示祖上人 二九六

示宴禪人 二九七

示從大師 二九七

示智祖禪德 二九八

示諸上人 三〇〇

示揚州僧正靜慧大師 三〇一

示覺禪人 三〇二

示自禪人 三〇三

示有禪人 三〇三

全宋文卷二九〇四

釋克勤 七

示月禪人 三〇六

示本禪人 三〇七

示達禪人 三〇七

示印禪人 三〇九

示妙覺大師	三二〇
示仁書記	三一
答怡然道人	三一
答黃通判	三一
示禪人	三一
示詔副寺	三一
示燈上人	三一
示禪人	三一
示魯叟	三一
示禪者	三一
示禪人	三一〇
示遠猷奉議	三二
示嚴殊二道人	三三
示道明	三三

全宋文卷二九〇五

釋克勤 八

示侍者法榮	三二五
示道人	三二六
示仲宣維那	三二七
示中竦知藏	三二七
示錢次道學士	三二八
示處謙首座	三二九
示悟侍者	三三〇
云憑希蒙	三三一
示華嚴居士	三三二
示無住道人	三三二
示元長禪人	三三三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三三四
與耿龍學書批	三三五
示楊無咎居士	三三五
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三三六
又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三三七

示張持滿朝奉	三三八
示吳教授	三三九
示禪人	三四一
示韓朝議	三四一
示曾待制	三四三
示宗覺大師	三四四

全宋文卷二九〇六

釋克勤 九

示宗杲住菴法語	三四五
跋示宗杲法語後	三四六
書送宗杲持鉢頌後	三四七
跋一書記法語	三四七
辯僞	三四八
修道者若虛庵銘	三四八
睦州和尚真讚	三四九
死心和尚舍利真讚	三四九

六祖大師真讚	·····	三四九
楊岐和尚真讚	·····	三五〇
白雲端和尚真讚	·····	三五〇
五祖演和尚真讚	·····	三五〇
真如喆和尚真讚	·····	三五一
丹霞佛智裕長老請讚	·····	三五一
華藏民長老請讚	·····	三五一
道洙首座請讚	·····	三五二
梵思維那請讚	·····	三五二
惟祖知藏請讚	·····	三五二
法一書記請讚	·····	三五三
子文監寺請讚	·····	三五三
道元禪客請讚	·····	三五三
德珂禪人請讚	·····	三五四
景元侍者請讚	·····	三五四
法昭維那請讚	·····	三五四

韓朝議請讚	三五五
惟表知藏請讚	三五五
勝居禪人請讚	三五五
若平禪老請讚	三五六
曇玩禪德住頭陀巖庵請讚	三五六
懷祖知殿請讚	三五六
文皓禪人請讚	三五七
蘊遇小師請讚	三五七
禪人寫真求讚 一	三五七
禪人寫真求讚 二	三五八
禪人寫真求讚 三	三五八
禪人寫真求讚 四	三五八
禪人寫真求讚 五	三五九
禪人寫真求讚 六	三五九
禪人寫真求讚 七	三五九
禪人寫真求讚 八	三六〇

禪人寫真求讚	九	·····	三六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〇	·····	三六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一	·····	三六一
禪人寫真求讚	一二	·····	三六一
禪人寫真求讚	一三	·····	三六一
禪人寫真求讚	一四	·····	三六二
禪人寫真求讚	一五	·····	三六二
禪人寫真求讚	一六	·····	三六二
禪人寫真求讚	一七	·····	三六三
禪人寫真求讚	一八	·····	三六三
禪人寫真求讚	一九	·····	三六三
禪人寫真求讚	二〇	·····	三六四
真如禪人請讚	·····	·····	三六四
真了禪人請讚	·····	·····	三六四
爲智海法真和尚入龕	·····	·····	三六五
爲佛眼和尚舉哀	·····	·····	三六五

爲佛眼和尚下火	三六六
爲妙禪人下火	三六六
爲佛真大師下火	三六七
爲範和尚下火	三六七
爲亡僧下火	三六八

全宋文卷二八八五

李 新 五

上席徽猷書

某嘗謂飲神液神游華胥，列禦寇夸大神怪其說，烏有是處所邪！某走匝天下，及還西南，廼始覺風俗恬熙，人物潔麗，飲食居寢，幾華胥氏之國也。民垂白不見兵甲，老死不知飛輓，無蝗蟲害稼，無蝨蠹含沙，過雨不言澇，亢陽不言旱，大田有年，人安土曠，俗無流徙，細民重犯法，囹圄屢空，斷大辟總一路歲不過二三人。茲非華胥氏之國邪？比年天災流行，火延市區，重以綿茂之役，逾年不解，迨今始平定，煙氛寢消。當息兵愛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主上遴擇重臣，坐鎮坤服。閣下父子兄弟醞釀恩愛日久，甘棠芟處，惟席氏居多。恭惟閣下元勳丕業，載在日曆，忠規直節，著於朝端。今茲入蜀，治貴清靜，重厚不擾，而遠人安業樂生，欲還中古之淳，正在今日。蓋將侔華胥之國而與民俱也！某官滿東蜀，無罪而歸，有經由之幸，不一瞻拜台光以去，是真不遇者也！生乎同時見而師

之，獲并席而坐，一解顏而笑，又出於意外。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先生耳。干冒鈞崇，伏深戰慄。

《跨黿集》卷二一。

上興元呂守書

某竊嘗言，呂悉本齊太公，而國朝望姓尤高。自秦國太師兵部儀同以學術妙天下，功業冠古今，載在日曆，著之彝器而譜繫益大，瓜瓞綿綿，與川源河瀆相爲流長。凡所謂南阮北鄭、萬石八葉、隴西李、城南杜，自昔稱爲名家者，聲望相埒，曾未若閣下之家聲門閥，實處有宋第一。某僻在西蜀，自爲兒童時，固已熟知矣。言念呂梁，漢唐輔郡，而前古政迹書在簡策者，姑置勿論。而近時有許景山治堰，崔元弼馭吏，文與可鋤姦，燁燁有嘉稱。而閣下之治，乃與二三君子爭雄，灼在耳目，於已行而可攷者，某非敢譽也。且馬遷作史，首分世家；而孔子設科，亦列政事。至於遠人大觀，薄務知識，豈惟曰父書家法，平訟折獄而已哉！有道之人倫，平子之品目，許劭之月旦，得於性分。而昔人之器遇，往往在於隻辭片言。故童子以月蝕被賞，孤生以樂句見知，微雲淡漢，長笛倚樓，《戰場文》、《阿房賦》，非有識者，詎能拔出俗中，借之齒牙？某前日嘗以是道進矣。恭惟閣下文雅博厚，談敏疏通，得之自然，清聲佳句，播在人口。重惟冰鑑難欺，止水不搖，主持風雅，用人物爲意。某也無似，幸隸麾下，簿書期會，朱墨出入，不敢不勉，而山樊牧豎，聲迹么麼，其言語蹇吃，其標韻

塵俗，列在曹掾，俛仰進趨。閣下固已數見，胸中固已有定處矣。然某私自念齒髮甫壯，筆硯不廢，方將培厚所養，以備閣下異時萬里驅策之轡。而新歲論薦，或得出門下，夤緣英識，使諸公知是以人辱呂公許可，由是脫去選調，決無疑矣。漢美寶憲府多文章士，唐史稱鄭從讜在太原多得士，天下指爲小朝廷。嗚呼！何物兩人者，乃竊多得士名於衰世悠悠之途，而況我公者乎！伏願少關意焉。『冒清峻，戰越不已。』《跨鼇集》卷二二。

與宇文吏部書

某嘗謂，鳶託風以高，蠅託驥以遠，此物之微者有所託也。士君子之名，垂若日星，久逾金石，豈無所託而然。故言道必託之黃帝，曲託之李奇，書託之孔子，然後速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某不幸，自先君捐館舍十年，貧不克葬。瓦棺石槨，決不僭於地下；肆筵設席，方量力而後起。兄弟五人，上下勸厲，足以送往無憾。但先君治命，欲得高世之文以書行己之實，獨此一事，疚心惆首，求之十年而不獲。它日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爲祭叔父文與誌，伏而讀之，兄弟相視而笑曰，得之矣。公之立朝節義，鬼神不疑，天下之稱譽尊服者，若出一律。雖門人之惑、童子之見，而文有道之碑，宜不愧於心，惟公憐之。且人萬里而來，既又以勤請，拒之不祥，伏惟裁貫暴易之罪。謹以狀布几下。《跨鼇集》卷二二。

答喻企先書

某頃者辱企先足下賜書索鄙文，意欲私有識者，取一笑之雅。退羅餘藁，得一紙半編，迫不得已，通示足下。幸蒙拊髀之嘆。別後三日，洗剔故目而相見，乃愈於前時，古人伸於知己者，俱此類也。且吾鄉於蜀爲小郡，衣冠而稱士者大率不過三百人。試筆硯，戲場屋，麀頭鼠目，咕囁兒女語，讀書魚魯，闊視大言者，又居其半。至於以世家自名者，蓋有二焉：其一曰某之先，爲都押衙，在邑里爲有門望。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也。其一曰某之先，據山澤利，所藏不減陶朱、猗頓，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也。其間又有奔合世務，趨炎赴竈，傳觴爲壽，而不敢膝席，信其涕唾而諾不後時，必曰某人與鄉選者幾，某家登進士第者幾，此皆僕所常論，而非妄也。今足下於鄉選與進士闕然無聞，在閭巷且搔手不得，低眉舉足，猶有踐影之嫌，僕世世又非都押衙與據山澤利者，人所不信，固可知矣。足下意不悟此，而強欲以僕文字之惡張大其所可稱，恐竟不能得許可於人，祇取辱耳。且越蜀之犬，畏雪與日，倉皇吠噬，至無雪與日而後已。此柳先生所以爲戒也。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往者吾廬畜數犬，呼而前，却而後，帖耳搖尾，唯主人之聽。僕一日振衣彈冠自外而至，群犬驚齧不已，蓋吠非其常者。惟足下奮不顧此，攘臂而稱道，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萬一，期以取信於人，曾不知自累於不信也。願足下察焉，無爲所毀，以重其過。夫以昔人家貧，猶不得推擇爲

吏，笑談不羈，而人目之爲狂，類多有之矣，豈獨今日哉！足下爲文，未嘗蹈襲古人語言，其清簡蕭灑，過僕數等。其詩與詞，僕願學焉。若其志大識遠，終始然諾，讀書盟死生，好惡捐凡俗，此又僕所以求近也。足下於僕可取而拳拳若此。昨日遣人奉謝而請所褒貶，足下猶再三見器，以盡推轂之意。有如徇名而求實，屑玉而求瑕，則僕將不勝其責，且懼足下譽未絕口，而唾詈繼之。敢告不敏。

《跨黿集》卷二二。

謝張德翁書

某頓首拜手。某比寫詩凡二十篇，浼獻左右，退省拙惡，無地羞死。畦逕小兒作蒼蠅聲，謾言綺語，想足下不笑則唾。末吏踵庭，有詩爲辱，故鄉之榮，何必以錦爲耀？是一日伸於知己，斯足矣。伏而讀之，至於再，至於三。凡昔之所謂盈川先生者，幸親炙於今日，僕雖不才，不得如王、楊，亦將如盧、駱而後止。且僕生二十有三年，無它知，喜與黃卷聖賢語，故於書無所不讀。又有四方志，故嘗南走江淮，西過關隴，往來陝洛之郊，每經崇山大澤，則氣宇廓落，當月明風清，則志思灑然，時出語辭，不覺成詩，僅與聲律相通。因以是意不求之它人，而見之足下。伏惟足下指導其所以非詩，以成其所以爲詩，則足下之所謂繼謫仙者，復何人哉！僕誠有望也。前日謁上五十六言，間有郝婁長者之句，誤作霍字，就煩改正。無狀浼塵，不勝驚負。稍隙再見，猶復以詩爲終日清談。《跨黿

集》卷二二。

答喻晞文書

譚子《圖經》及《神仙集錄》，皆載天池本末，《太平廣記》亦有傳。池直長三尋許，闊十丈，深丈餘，舊有水閣臨池砌。池之西南有觀音堂在焉。凡歲之上巳、端午，陵之人空城郭以遊，叩檻觀魚，以餅餌食之，善沒者泅不及半，其曠可知。池廢而人不及遊者，幾四十年。父老傳，陵凡旱亢，禱於池皆有應，又云池涸而魚躍去。其言近迂，未易言也。昨承詢訪，退請族長之所見，與里巷所聞，書以爲寄。大抵物之興衰皆有數，繫主之者何如耳。然此地久爲好事者嗟惜，收復舊觀，正在今日。餘俟自見索言之。《跨黿集》卷二二。

上姚宣德書

某甚愚無知，竊意比日士子通名於將命者，詎止一二。或爲歌詩，或敷爲書翰，辭甚謙下以求教者，高自推譽以求知者，有得半面之識，挾爲終身之榮，有遂外臺之請，廓逢入仕之階，此誠厚幸矣。然決未有持孝義之說以爲左右獻者，愚請畢焉。且讀古人書，當以古人自期，而世豈有無親之國

邪？故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有無賢之世邪？故古者求賢士必於慕義之家。某頃嘗隸籍太學，丘墓之邑，違去六年，鬱鬱念桑梓，以謂事親之日少，每當春秋上壽時，執觴四顧，祇自寒心。欲於是時，脫身西歸，日暮道遠，倒行逆曳，復且隱忍就功名，有如何蕃謁陽城還養，久留不敢，某殆失所以爲孝之意。又嘗雅善西南之士，聞明公名久矣。往年京師始謀一見，適不在館閣，拘於假告，後數日復一見，會朝車已出都門。私懷惓惓，如有所未盡，有如魏勃見曹參，無因特爲之掃門。某殆失所以慕義之志。嗟乎！如某者尚何言哉！大抵人心貴無慊，苟有不至，何苦倔彊爲近。甫還故國，既得伸所以事親之孝。居無何，丁明公下車，復盡所以慕賢之義。皇天后土，不違所存，譬夫飢者得食，已食而甘，俄享珍饌，操願畢矣。恭惟明公當朝名臣之後，奮功業爲二千石，剛斷靖重，得之自然。千金成諾，足以走冠蓋，一日閉閣，足以移風俗。聽政未浹旬月，而三尺童子皆自鼓舞以相告曰，昔一郡百太守，今百郡一太守。雖古之諸侯、近世刺史，未易過也。某方且以忠義自撫，而謂向也不足，今則盡善，因索紙裁書，敬叙所以，不及藻飾，蓋其文華者其言浮，其言浮者其行矯。愚將以古人自期，不復作此矣。迂率之至，干冒崇重，不勝驚愧。《跨黿集》卷二二。

上漕使書

某嘗謂，冢宰制國用，而戶部度支知總其書數而已。至於生而用之，制節謹度，經費斡旋，蓋付

一道之使。日者削平漏夷，闢新疆，建城市，營宮室，儲兵給農，飛芻輓粟，導濫觴之源，供尾閭之泄，疏左而右竭，應右而左智。自有東蜀已來，其賦入如是而止耳。舉版籍以覆視，幾無所用其智巧，而又有司不知出內之吝，從而腐耗之，甚可誚也。坐餽廩者忽豆鍾釜鬲之數，居帑藏者有緘滕局鑰之名，因循嚙嘿，吏緣爲姦，不可條舉。某昔佐幕武信，嘗病稅務，除官監外，如遂寧遣專攔發船與收過稅，而縣官不與其事，因都廳鞠衙校溫約，始窺見其弊。約以差次當至遂寧，既在外邑，挾州郡之勢，無敢誰何！凡養妻孥飲嚼捕博外，月猶得四百千。是一專攔之身，一歲之得，幾七八千緡，其它可以類舉。合之外鎮，如獨柏峽口三四處，皆付之攔頭，以爲擾輕而增虧，未嘗比較，歲又不下數千緡。二州某所歷宦處，故爲公言其略。此關市之征，所蓄者非遺利也，試講求之，必有毫末之助。又比年公使增錢以養州郡之廉，而場務官以醋息羨餘爲能，商旅去來，舟車一至，不問課利之多寡，先令認醋息，然後收稅。蓋醋息有厚得而利速，課利有常數而增虧不問，彼何憚而不爲邪！其爲名則曰頭子錢。所謂使司公庫，僅有二分之得，而州郡所倍之，一時之令以添置公用爲文，而其實制不急之物，如舞衣、樂器之類是也。若約有司通融，候發綱應奉軍須稍畢，乃得支用，以二分之得，而通四分爲用，是本司歲計有六分之入也。季點官下縣，不究其實，虛張聲勢，隨例供報以爲訖事。安知取之甚艱，而耗之甚易。當優游閒暇之時，且爲不可，況偃兵息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錙銖之積，所當宜先，是安可置而弗問邪？某疏謬無取，辱先生招來之意，寵甚。恐亦有所詢采，敢略陳之，幸毋以迂緩不切於事情而後爲得也。《跨黿集》卷二二。

代元武上新刺史書

某竊言，士大夫前不爲科舉所諉，後不爲生事所迫，其志與氣果何如哉？猝嗟風雲，激回狂瀾，平揖不解顏，繩墨非所羈。其爲人可與奮不可與留，可與榮不可與憂。平居無事，往往以仲舒、賈誼自許，此無它，適其幸遇有二焉。單言暫謀，偶合世主，冠佩雍容，遊廟堂之雲霄，旦歷仕階，夕名忠良，昧爽而指期卿相矣。又其次，伸於知己，爲當路者深器，曳長裾公侯之門，挾左右半面之知，方且有德色而自以爲功。如二者，士豈得皆然，千載之一時、百世之一人耳。如有不幸，不得爲天子臣，不得爲公侯客，士類見鄙，里閭追咎，流俗難合，無與偶者，豈某今日謂邪！某始祖本長安，崎嶇遠宦，流落僑寓，五世居陵，迫於寒微，人所不齒，兄弟復無它長，號爲遲鈍不及事。而望族之家，因亦媒孽其短，不與所進，砥礪場屋，終不得一名。雖自豪憤，時亦抑鬱矣。伏惟明公以功業起名，以忠義事上，如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見其光明，宜不肖無復道也。比者車從東來，某首執刺道左。後數日謁先聖，某復從執事後塵，雖拳拳若此，亦自無取。且古語云「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將軍諾」，又云「此生不願萬戶侯，直願一識韓荊州」。祈於幸遇，昔人皆然。願賜指教而激昂之，則志與氣，某尚可鼓而前也。《跨鼈集》卷二二。

言科舉書

某名位低下，習爲高語，不識揭厲，妄用所業贅顯人將以伸知〔二〕，而公府潭潭若淵，顯人胸中無涯涘，自當不報。始時欲言，舐筆和墨，臨文輒罷，曰：「是大亡益，祇自勞耳！」幸今閣下訂意人物，與前者不侔。故某兩有所獻，未濾清濁，漸鐘牛鐸不入里耳，冀天下之知聲音者過而問焉。竊惟科舉一事，西南碩學，病之久矣。古有鄉舉里選之法，推有德行道藝者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謂之賢能之書。戰國之士，急喘疾馳，榮譽朝夕。謂談仁義如孟軻，於齊不過爲下卿，談王制若荀況，於楚不過爲祭酒，儒其業若叔孫通，於秦不過爲博士。去而學兵，學兵可爲將；不如學揣摩，揣摩可以爲相。於是周孔之道，脆弱不振者久矣。漢代崇經，士皆專門。非伏生《書》、田何《易》，則謂之無師；非父子傳授，則謂之無法。故漢之文章，閎博淵粹，號爲得人之盛。下此如魏、如晉、如齊梁間，設科不一，而士氣浮僞，無可持循者。今日取士，大抵與唐相低昂，而法度櫛比，往往過之。然郡國變詐，未能盡去。且一經之弊，甚于聲律，而命題植意，可以網羅。每聞邛之士走蜀，蜀之士走眉、成都，綿、漢、彭、嘉、陵、簡之士又不知其他走也。多購厚蓄，更相貿易，以中有司之求。而迂學陋生，枕藉圖史，大挾以入，有司任好惡，不以全場定去留。見皮相馬，用指測律，未能考實，其失愈多。中間賂遺賄行，幽談聚笑，神鬼淒惻。汙吏不顧，崇滿谿壑，外樹牙纛，中啓關

鍵，棘圍重重，無補嚴密，同列者豈能究之哉！視其面，若無蹊隧可入，而其意之所私，高則出月脇，遠則過暘谷，其深包曲藏，則在蒼梧雲夢之野，同列者豈能究之哉！剽金者忘人，貪餌者忘鉤，有司之不公，不明者忘法。且三晉之士尚權變，有因權變以成功；齊魯之士競口舌，有因口舌以得官。習則爲風，恬豈知怪，而況科舉乎！唐薛登嘗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明制才下，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俗號舉人謂之覓舉，覓爲自求之稱，非人知之辭。其爲弊何特今日邪，崔鄴試士東都，吳武陵持杜牧《阿房賦》詣鄴，使以第一人處之，鄴以有所主，而牧之出得第五，是非爲有力者所奪邪。往年劉青州關情於此，故文移校官，丁寧訶切，往返件諭，開陳根萌，以逆閉其塗。而十四郡之士，以此相慶，其檄草當在，尚可覆視也。吁！三歲括賢於海內，實朝廷大事，其上以爲三公，其次有簿書、獄訟、錢穀之寄，雖小亦有民社之託，而令俗才僥倖，以得盜天官者，愚弄其衡柄，直使人惋憤。恭惟閣下以文雅道實，取至公上第，周流四方，知人之情僞。而《皇華》之光再照右蜀，雍容溫潤，出於天姿，和而不同，緩而不迫，以待吾蜀之能言者。有使者若此，其忍負之哉！如上所陳尚可徵采，願閒燕索言之。《跨鼇集》卷二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二〕知：原無，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補。

與家中孺提舉論優恤戶絕書

某竊惟戶絕之法，朝廷行之最爲周密。夫民不幸至於戶絕，倉庫、牛馬、屋下、地上、器皿、毛髮，四至八到一拳之士，皆歸於官。耆鄰未至，官吏未及，則移易晦匿，唯恐其後。法有被差官五日，起發，蓋以防欺，故雖替移不交與後官。而今有被受文移逾月不往，甚者逾年不往，以至替移，不復省問，寧得無欺邪？夫死者目未瞑，一簪不得著身，披出括入，無所不至。又有明給齎送之費，令近親營辦之法，今州縣至，檢括財物而不知給與費用。若此等事，皆廉按之所當行。爲今莫若州置籍，具某日某縣申某所戶絕，某日差某官，某官某日繳到文帳內給若干錢爲齎送，其行遣次等與依違，限日按圖，炳炳可見矣。且鰥寡孤獨法，朝廷所以子惠困窮，而推行法意往往疏漏。官爲居養，蓋以戶絕物養之不足，則繼以常平息錢；以戶絕屋居之不足，則繼以官屋。今州縣有處據舊條，仍付親戚、村坊養恤，或祇給米豆，而不居之以屋。夫居以屋，欲籠而養之，幼者待壯，老者終天年而後已，謂之無告之民，彼將舍此而奚歸哉？立法至此，不爲不周，故曰推行者疏漏耳。某小官，真不守分，重惟在閣下閭井之末，聲音不殊，用是不復閉氣。臨紙信筆，蔑有文彩。他日行部、借與閒燕，當索言之。《跨龍集》卷二二。

與宇文吏部干墓誌書

某昔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爲祭叔父文與誌。某以書簡祐夫明舉，謂子思著《中庸》、孟軻與告子萬章答問之書，二千年無此作，乃及今見之。且大書二通以訓子，而孫伯遠謂如仲舒。某嘗復之曰：仲舒之學，不醇乎經。其作《繁露》，背孔子意者十六七。首祭祭行啓閉不質陰陽，而陰陽亡。序言災異，身幾不免於戮。辱睦孟祖，其餘卒投禍機，是安可擬公？公之文與行稱是。其於道也能言之，且能行之。茲天下之公議，某所不敢私也。某先子死有歲月，貧不克葬，某衰且病，一旦殞溝壑，則先君節義不揚於世，茲世所謂不肖子。不肖子與無子等，寧無子焉，有子而不肖，則將焉用之？元祐初，某丞南鄭，聞先君卧疾，丐身歸寧不待報，步走十日至陵，問省牀下。先君命某來前曰：「良苦，吾氣憊憊待盡，日夜固已望汝之歸也。無咨它事，第與我求文行高於世者，其言足信於天下，俾後人不疑，誌書吾實於石柱，表之墓陽，則吾有子矣。」某有弟四人，其三人核意學古，清厲穎秀悉通經，相與求文行高於世者十年矣，今得之吏部云。知其貧，必弗肯重辭，謹以狀布。《跨

黿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二八八六

李 新六

上許運使書

某少學書，未知用筆法，便謂古人削柎裹糧，盜寰海之虛名，臨池柿葉，費汗青之餘力，毫童十年，碑下三宿，勤則有之，拙亦甚矣。婉若銀鈎，飄如驚鴻，微濃疏瘦，自我作古。使爲之不已，則今日可籀米元章、李致堯之列。學書不成去學畫，操觚舐墨，解衣盤礴，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丹青雨露，化洛陽之春，江湖平遠，發瀟湘之興。若爲之不已，則今日突過賀真張顏之右。少也多病，九折成醫，味黃帝之《靈樞》，繹岐伯之《素問》。於是訂浮沈滑濇，以分陰陽，迹陰陽以較虛實，琅玕榆葉，指下有自得之狀，張弓操帶，意外無可傳之法。若爲之不已，則今日秦介曹應端是流輩。少也不羈，憇習音聲，夜月一笛，有牛渚之風流，胡牀三弄，得晉人之襟韻。方且求陰山之黍，嶰谷之管，以起黃鍾之律，以攷子聲之妙，使澌鐘牛鐸，盡入制作，儀鳳舞獸，行書簡編。若爲之不已，則

今日司樂協律，正堪備員。回念太極殿榜，有髮白之驚，春苑池鳥，有汗流之辱。巫咸和緩，與卜祝爲伍，則康伯不如，貨藥都市，鄭譯、阮咸，雜工師並進，則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故退而稽古，以是得官，凡十八年，而官不加進。算計課效，不如前四事之速，奈何底突狂見，得罪流落，閒居八年，寒乞頗堪忍。方崇寧大觀之政，比隆三代，周官之詳，講於太平，芄芃棫樸，成薪樗之材，青青子衿，入俊造之域，以至書畫亦有學，醫有師，樂有司。某於此時曾無一長以竊升斗之祿，他日能事有道而畫，私自惋憤。恭惟某官以儒緣政，以文起家，「卿雲」之章，昭回蜀天，甄收人材，亡有遺逸。如某廢錮，久溷封部，幸朝廷涵容，漏泉無邊，例許叙復。其自新之志，欲滌腸於清，無有滓穢。涪水在此，某不食言。比嘗以繆悠之作爲左右贊，其言不根於道而學不到古，則請復少年之業以求售。脫謂可教，則盡棄其學而學焉。《跨黿集》卷二三。

上張丞相書

某嘗聞百千法門，本無差別，河沙妙用，豈有異同？人與非人，性相如一。衆生錯亂，爲境所惑，一漚起處，目爲全潮。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苟能圓融和會，不與物遷，視彼與我等，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泯絕妄緣，即如如佛。恭惟相公虛光獨耀，覺性具存，迴脫根塵，了絕知見。凡所謂雕牆潭府，高牙大纛，呵前擁後，妓奴舞僮，使令便辟，俯伏趨走，多色伎倆，此皆幻相。於本來湛

靜之體，了不相應，既已自利，亦欲利他。世固無西天。多羅識可以前知，而明珠水鏡，應物現形，自無臬礙。且以全蜀千里，三峨之秀，九江之清，其先騰而上者，不知幾萬由旬。自漢到今，人材出興，晶明奇特，迺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王褒、子雲之智慧，何武、相如之辨才，君平、仲元之行業，譙周、子昂之多聞，俱得第一。彼皆具正法眼藏，得涅槃妙心，神通運用，足以尊主庇民。當時之狗監、牧守能誦其賦，傳其書，力推其人。數千百年，風誼寥落，借如有相如賦，人亦不識其字；有子雲書，人亦不貴其學。士之志節高於須彌者，化爲微塵，氣魄斷盡，歷殃伽沙劫，歎惜未有窮已也。重念吾屬識性有限，人倫藻鑑如郭有道、裴行儉者，才一二數，而宗門印證，何其多也？六祖謂讓曰：「他日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其後果有寂子。而龍潭稱德山亦云：「他日孤峰頂上立吾道。」在潯山稱德山云：「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在洞山言雲居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在黃檗謂臨濟曰：「汝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盤山稱普化云：「此子向後，如風狂接人。」在忠國師稱丹霞云：「三十年後，覓此子也難得。」在前洞山稱後洞山云：「此子已後，走殺天下人。」在龍牙謂天台云：「汝向後自會在片言之發，如矢中的。」凡所肯可，若九鼎大呂，他時云爲，竟入先料，非龍門、月旦、山公啓事之比。其精諦確密，過吾屬遠甚，是事且置。伏念某以言語文字觸突狂見，得罪流浪，選調洄洑，凡二十年。其本有之性，雖無成虧，幸今僕射相公調贊元化，爲天人師策，百工盡待鑪錘之賜。值遇之難，愈於佛出道德嗣似，何啻燈傳爍迦羅眼。通身皆是西南之士，願備掃門之役，垂手接引，宜有半箇人。悟無盡妙義，直取凡庸，授以梵位，似未爲過。性地

可指，衣鉢不傳，得法無心，事不獲已。尺書陳情，干冒鈞席，某下情無任俯伏戰汗。《跨黿集》卷二三。

上劉樞密書

嘗聞東野巨人健嗽，而家居疏寒，終歲不充，惋惋振憤，乃謀自甘口腹。度其計，決不久長，因懸箱金邀致繪者，書圖庖饈之具，與古先人物，置在肘腋，時時泛觀，以起滋味，如擇食然，於是一飯輒斗粟不厭。會有飢，王孫過巨人，入其室，且欲得一杯羹，撐敝腸，而巨人方大嚼，矜聽其畫，王孫不得已，徵之曰：「東向負鼎而偃僂者爲誰？」曰伊尹割烹。北向跪甌而其意慇懃者爲誰？曰公孫豆粥。其喜而持鬻者爲誰？曰執炙獲咄。其怒而探湯者爲誰？曰染指獲嘗。眦目盡裂，髮上衝冠者何？曰漢壯士樊噲。其几上肉曰彘肩。揚眉奮袖，搖吻吐詞者何？曰晉佳士陸機。其席上珍曰蓴羹。巨人復件其右，曰此太傅何曾萬錢食，此尚書韋陟擇米飯，此張翰鱸膾，此王武子蒸肫尾。後一人，豐頰而凝脂，利牙而頰肥，盃盤狼籍，有如倦膏粱者，曰此監厨趙稚長。」王孫曰：「美哉稚長，其樂無窮。」語未卒，巨人掩卷去。王孫恍然若失前箸，已而大醒，始恨其流涎咽沫者俱妄也，而初至之飢益進。他日入大都，鳴鐘之家合食賓客，主人擁篲於門，延王孫入，羅九鼎於庭下，備八珍於堂上，惟所擇下筯處，而王孫便然飽其德以歸。視從者，亡有前日菜色，與觀巨人畫時斬斬有間矣！且

古語曰「求賢如飢渴」，蓋恐或失之也。先進者其欲逢巨人之畫乎，寧其不逢而逢鳴鐘之家者乎？恭惟閣下以盛德夙望，爲吏師帥，爲民冠冕，爲朝廷羽儀。今也入蜀，每食不飽，窮治羞饌，正在士子。而西南之人，烹薺擊鮮，鮓龍脯鱗，脯熊蹯，熟豹胎，求鹽梅，市椒棗，以和鯉尾，以助猩唇，以調露雞、臠蠋，日夜盡走閣下之門。如某疏寒，特負圖畫以進，竟無補公饑。《跨黿集》卷二三

上劉運使書

某不佞，自念有生九千三百日，無半口氣向人出好音聲得一第，例蠹太倉一石五斗米而田舍子門戶庫陋，不當在人牙頰。容頭過身，退避訶詈，如腐鼠敗草，逐溘埃以沒，分定故也。重念當道諸公，日洗冰鑑，拔去聲援，以一味至公，芟擇西南士人。某何苦自廢，垂塌羽翮，使腹背之毛爭先呈露，是亦天地間一物，可惜數耳！某嘗聞馬得之驪驪，禽得之駿驥，劍得之湛盧，草得之杜蘅。世之人不問嗜與不嗜，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俊物在前，自起人意。他日視鴛鴦，視鷗臯，視鉛刀，視稊稗，未嘗不心惡而切齒。士之俊茂，當十倍於此。且以全蜀千里，詩書萬家，導江岷峨之清，子淵、君公雖已死，千百年中佳氣未絕，塵外奇特，往往過眼。特未有品題，曰此龍駒，此瓊枝，此南金、此國寶，此明堂材，此清廟器，此千里駒，而先後之容，或無可借。故琬琰之蒙、棟幹之老，殆不勝乎一嘆。恭惟閣下駕使者車，澄清劍外，名聲日新，標度益高，主持風味，以先士林，掇拾豪傑，盡

令出我門下。他人手臂不敢輒相推助，而特陽吹先飛冷灰，士之貧賤適丁是時，且有妄想矣。往年朝廷有經行之舉，閣下取樊生，又取彭生，皆窮山中人子子無謀僧者。自是劉公一紙書，使人珍重，愈不易得矣。舊文二編，爲左右贊，廉按之餘，俯賜觀覽。去取在公，某非敢望也。《跨黿集》卷二三。

上徐提舉書

某聞太常廩樂工甚饒工憲。其饒也一占太常籍，不異進士上第。升絀遷罷，至相慶弔，亦自珍重其選。往年籍闕吹笙者一人、鼓瑟者一人、擊鏞者一人。大署太常門補其尤者，諸工執其器以俟判丞。晨入院，延協律，坐堂上，俾工長歷試之。吹笙者前，爲新宮，爲下調。鼓瑟擊鏞者以次進，如吹笙者。曲未既工，長訶之曰：「笙失之高，瑟失之疾，鏞失之濁。」時判丞協律，議命盡去之無留，而群工惘惘於太常之門。某伏念朝廷承平日久，無大水火，無連年旱饑，而力田之家，膏血向衰，衣食糜爛。由是天子遴簡使者，順攷先帝成憲，而以西南一道寄之閣下。閣下所至，與人款緻，略去聲采，不爲形骸陞級之游，使妖狐不能容媚，技鼠不能盡巧。如是自能得士心，裁結役書，以報天子，必不晚也。且日講法以求士，士之急廩延望屬籍者爲不少矣。其高其下，其疾其徐，其清其濁，其不合節奏者亦爲不少矣。某山中白面，非能言時事者。今輒集舊所爲文一編，求試之閣下，如有可收，下管雲簫，揭爲一聲，求合節奏焉而後已。不然，亦將惘惘於太常之門。《跨黿集》卷二三。

上宇文修撰書

某生無有他好，不知琴音、射儀、彈棋、走馬有餘樂否，於古文亦不異世人好琴、好射、好彈棋、走馬。筮仕江源，鄰閣下壤，天意欲遂成其好也。伏惟閣下論說古書，樹成一家，含毫發輝，陳言自去。乃所願學於閣下者已數月矣。屬縻文法，足不到門闌，無端由厠賢賓從列。聞閣下音聲以洗簣耳，解膠舌而蕩穢腸，其不幸亦泯泯也。舊文一編，爲左右贄，玉塵一揮，請奉餘教。《跨黿集》卷

一一一。

上張運判書

某狂妄，竊謂閣下徘徊蜀道，土風氣俗，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士賢不肖，區處有方，而塵外奇特，搜抉獎薦，絕無遺漏。蓋上以報明天子區區遴擇之意，下將流不竭之澤於門戶，此時直道，挽起衰薄，真無負於士類。某也獲爲部吏，謹守出納，聲迹么麼，自當泯默泥土中。而當路諸公，主持風誼，往往不先要援，首拔寒素。某又何苦自褫精魄，以幽獨爲間。夫竹頭木屑，斂之似猥，而敝冠雞肋，棄之可惜。藥籠之寬，兼收參朮之具，清廟之祭，不遺沼沚之毛。樊公漆梓，爲器在於他日，李

衡木奴，餘利在其子孫。某之於公，妄意在此。伏惟閣下樂善忘勢。推賢有後。陸機入洛，初從閭里之俊游；賈誼上書，本亦少年之故事。今茲持節，聲高士林。如某何人，竊窺下容，欲曳裾危榻，以髣髴佛風流，願備員一紙書，以蘄脫去選曹，庶就異時萬里驅策之轡，此其志也。且貴戚書多，而種暭猶與一孝廉；輿縣雖疏，而徐寧尚列一吏部。止水不搖，冰鑑難欺，在閣下屬意。《跨黿集》卷二三。

上鄭樞相書

某元豐太學生。居蜀荒陋，聲迹伏匿，陸沈州縣，三十許年，始以城役改官。念初斂髣髴，就父師之訓，謂人才要在所養，非其義一介取予不可苟於人，非其道厚祿要資不可屑以就。是吾父師之訓，使之安於命而已。漸通書識理道，浸更世故，尚及見前輩所爲，乃知父兄之訓不謬誤。前輩之所爲，皆有道有命者也。凡爲宰執者，率前日臺閣中人，爲臺閣官由省府寺監中遷，或由外諸侯監司中召除。平日經士夫點數，有重譽，四方想望其風采。一職之缺，中外必曰某當得用，某人乃宜，已而果然。士風一變，多歧捷徑，千門萬戶，炙手易以熱，呼吸雷風，化枯涸於一瞬間，不用刀圭，騰井竈雞犬於霄漢。於是有挾寶玉古器、書畫以進者，有飾媵妾、市歌僮舞女以獻者，有采花木竹石錦繡服用求充棟宇苑囿者。分建谿茶，薦海南香，盃酒通殷勤之懽，幽期達窈窕之區。可以締交子弟，結好門客，黃金賂親信，脂澤及奴婢。媚文侈頌，贊詠功德，便謂是周孔以上人，餘子碌碌不足數也。

復有偵刺事機，逆射除目，喜爲耳目梟狗以愚弄權貴。大者鬪，小者傷，遂得志於其間。巫醫卜祝，玩其技以進，暮投錢乞活，且與從官爲伍。黃冠武弁，各自有門生。在昔一掛吏議，振起無階，賊淫敗身，沒齒不錄矣。於今使有孔方，子何病不爲清流。嗟乎！士風至此極矣。皆前輩所不肯爲，亦不忍爲。跂而視之，令人愧縮。所謂義與道與命者，果安在？夫周之士也貴，今朝廷貴士，士不知自貴，爲時之差，且奈之何！恭惟閣下丕業殊勳，著在典冊，重名夙德，熟於華夏。宰輔舊物，所繫甚大，時數前定，鬼神不知。惟是前輩所爲，獨有閣下爾。進退出處，過九鼎之重，所立卓爾，非八風能搖。要之，前輩人氣味自別。某梗野從陂澤中來，不識背向，但時覘達官貴人，清揚皙面，其間豈無前輩氣味者，殆未親炙之。天下有公義，奚可草草亟欲得一職任？杖藜以歸，俾廩人繼粟，退食無事，雅歌擊缶，以形容太平，幸無資以進，不驚暴得富貴，斷無顛危不祥之憂。效古人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以養全其生，是中自有樂地。所業一編，副書以贄，用言以求其志，庶幾或收錄焉。前輩之氣味盡在是矣。《跨黿集》卷二二。

上孫運使書

某嘗謂喜射者藏良弓矢，喜獵者蓄良鷹犬，學兵相遇則談兵，好劍遇士則說劍。彎而破鵠，毅而中鵠，若發大寶藏，不啻得千金，其喜見於顏面，此射者之志也。鼻頭出火，耳後生風，疾馳平澤

中，得一鹿如下一城，束一狐如俘一將，愈於勳在銘鼎，此獵者之志也。凡守如是，凡攻如是，茲穰苴語，茲吳起、孫武法。至如摧堅擒敵處，則氣息振然，往往失聲攘袂以起，是談兵者之常也。飛若跳丸，舞若流星，溝上之會，微吾項莊，漢祖幾不免。大抵自右其術，謂鏘鏘、干將，變化若神，裴旻之徒非其妙者，此說劍者之常也。吾屬好文，不若是之甚耶。先後進相援引，因其一言以蒙譽於當世，則豈持弓矢鷹犬之良而真好文者，十倍於喜射獵、喜談兵、說劍者。然則古今文士既不少，盍爲泯泯不遇，猶饑饉餓騶脫皮毛以死，與螢腐同瘞者，不知其幾何。好其文與不好者，又不知其幾何也！某竊自念有生二十九年，窮無他舉，日造俚語以求售於時俗，而數以此窮。他日暴所爲文於當路者，一得之，以銜客曰：「西南士若斯人者，未可量。」一得之則絡之馬腰，不復省視，後日進見，無半語之及。蓋事有向背，理不相入，殆未足怪。恭惟閣下以文章據巍科，以譽望振風俗，再將天子明命，持節蜀道，主盟善類，以先士林，而車轍久勞，幾環天下，度所閱固多矣。昔東都士以書抵某，且導之曰：「孫公有清裁，以人物爲意，請持所作章向獻於馬首。」時乎，時乎！往者不可究，來者未可知。舊文一篇，爲左右贄，雖小道或有可觀者焉。《跨黿集》卷二三。

上胡運使書

某不佞，往日讀書窮山，槩觀古今治亂廢興之迹。十年一室，千百年事，蠅頭鬼名，悚悚方寸

間，軒眉高談，刷去塵土。便謂一日接貴人，不卹等差，左手持衣袂，右手揮松塵，吐朝野利病，出所著書要以驚怪。入官二年，始悟所養芒髮，不可施設，如三日新婦鬱閉氣，仰視一世貴人，十九器宇潭潭，希言無色，可望而畏。啓齒問士，不過邑里姓氏所從來。士人執板避席曰某鄉、某家子〔二〕，此外吞屏不敢發。貴人旦起坐堂，偶賓從攷程案，送歸迓來。有宴笑，有行樂，有歌舞俎豆之御，有琴音射儀之好，白晝酢酬，娓娓不窮，夜火照眉，已爛然困矣。孤子之士，貧無牙頰，獨庸翰墨、關所長，投貴人几下，真沙粒入滄溟，其相知無幾耳。方今西北之患間作，黃河之役不解，法令渙易，財用未殷。士人班班，有能談治道者，是人材可以言語取，而貴人不果賜閒燕。虎豹炳於犬馬，鸞鳳炳於燕雀，足以藻繡治具，光華聖旦。是人材可以文學取，而貴人未遑議。物外風氣，猥入滓穢，何時而拔？此直某所以爲病也。閣下三吳世家，世世區處文武士，持節入蜀，主持風會，以先士林，彊力大援不能贊一辭，而西南英特多出門下。竊度閣下不以言語取，則以文學取之矣！如此，而某又何病焉？舊獻所業，已瀆清重，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跨鼈集》卷二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一。

〔二〕鄉：原作「卿」，據文意改。

上楚朝議書

某不佞，自聞閣下在東蜀時，以嚴謹視事，簿書獄訟，大舉其條，細入無間。有弊蠹處，明者往往不察，貴重者多忽之，俾前後苞掩，以罔主司。閣下一過眼，即披抉其陰翳，窺窮其端倪，使老姦夙惡，汗脊慄股，恍惚無人色，引服而不敢欺。彼非不敢欺，是真不能欺。故州縣振懼，銳於從政。未幾何，而皇華之光徙按右蜀，前日之任達矜飾標宇，捐去禮法，務爲清虛者曰：楚公來，寧修舉我職事。尸素敗我貪者約曰：今而後，妖言媚色不敢妄爲。欲摩人之足，舐人之痔，畏楚公笑我。夫爲一道使者，而部吏無捐去禮法爲清虛者、弛廢程按爲尸素者、貪化爲廉，巧不踰矩，如是亦足矣。某生二十有八年，耳目有限，所見如此，所聞如彼。既又久畏風稜，不敢輒竄名於僉中，欲借文字以自暴聲跡，亦復已已。幸閣下至公無心，不問賤微，何苦閉氣鬱鬱不發，如車中婦？重念不久當去求試爲縣，閣下曲有鄰愛，足以成就。如其人物不可，其能官與不能，閣下寄聰明於外，某又何言？

《跨黿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二八八七

李 新 七

謝龐機宜啓

負檄趨梓，操觚渡瀘，既叨開府之辟書，又玷清秋之薦墨。吹噓言重，推挽力多。初求鳳毛，忌諱不識；再見眉宇，鄙吝自銷。絕無先容，題品已歸於月旦；決有定議，剡詞不待於歲終。審當承顏之餘，肯借緩頰之助。歆向未始異論，渾戎不妨清談。方興九里之城，俾效一夫之役。謂子貢肆無窮之辯，能說大人；致韓琬無不遇之言，可題客舍。脫身選調，結草恩闕。此蓋某官智自天開，學惟性妙，氣平以定，語粹而文。同門弟子之詠經，勸大將軍之薦士。庭下過子鯉，人已多其賢聲；軍中立左車，士或得而快意。取青箱之舊牒，錄跛僂之賤名。顧後日之曳裾，正曩遊之下士。未遑報稱，何啻感藏。《跨黿集》卷二四。

謝循資啓

末路焚舟，在茲一舉，青雲附驥，俄爾再遷。錄蜀客之微勞，疏堯天之睿澤，光生蔀屋，愧入汗顏。伏念某學非無師，力弗逮命，困值黯伯，退編逋翁。虛馳璧水之名，誤玷龍門之賞。志荒求仕，若倒挽於九牛；老至爲文，近退飛之六鷁。碑顏沒字，鼓腹無腸。妄投北闕之書，久作南冠之繫。罪將溢貫，智不滿囊，辱吾老子之龍文，來自司空之城旦。三日新婦，宜閉氣於車中；百年枯桐，輒揚聲於爨下。誓言投筆，樂賦從軍。會將命以恢疆，許開府而求士，陳力就列，不足使於前與；趨事勸功，有以賤爲貴者。憐其勤匱，試以劇難。饋糧以供師行，制器以前民用。悉稟坐帷之畫，推而行之；載加伏櫪之鞭，與其進也。直道爲屈，讒言孔多，終成貝錦之章，遞肆燃灰之溺。和戎自絳，草奏非湯，削竹簡之《春秋》，化雲天之雨露。祐甫疏內，八百吏無親舊之嫌；子儀帳中，六十人皆將相之舉。靜思闊遇，端出腆恩。此蓋某官學殖根深，德機深湛。獨運潛神之計，兼收闢國之功。歷六詔之故封，窮三代之荒服，不必解降王之縛，益能得面內之心。來則安之，屢布相如之檄；召則行矣，將遄吉甫之歸。某濫被薦論，猥叨升進，拜細書之一札，載厚賜於五雲。愧在盧前，重覲顏於臘等；請從隗始，形雅意於好賢。感無窮恩，盡未來際。《跨鼈集》卷二四。

到任謝二走馬啓

仰奉除音，外移使指，上副聖人之欽恤，俯慚器業之空疏。郭伋重來，第見兒童之慕；令威復至，稍驚城郭之非。托庇云初，量情備喜。伏惟某官忠嘉許國，直亮秉躬，立清準於朝端，播徽聲於士論。下車解衽，方勞望履之思；拭目揚眉，行有趨風之便。《跨黿集》卷二四。

謝黃都大啓

埋輪當道，不問狐狸，燭火虧光，何傷日月？行迷途而不返，墮智井以誰尤？且法本貴於持平，事或容於脫誤。不循三尺，殆以私而勝公；雖有二天，肯轉禍而爲福。猖狂固無大惡，疏略豈有他腸。不平謂何，或失而已。告者過也，難明竊斧之疑；問以辨之，寧無投杼之感。況摘山之謀以強兵富國，豈折腰之賤能隳事沮功。誓無此心，偶褫其魄。譬尹何之爲邑，未能操刀；如揚干之亂行，無所逃命。如某者，才不周變，學非適時，因人而成。爲鬼所笑。屬同列之競進，忌寸步之或前，先張之弧，又下之石。內自訟者，何當嘔出肺肝；人必知之，盍亦有覲面目。尚希哀顧，許以自新。此蓋某官德浹神明，性全忠厚，垂惠於不報，推恩於無知。矜其地寒，與免吏對。仰天呼救，忍坐視其困

乎；搖尾乞憐，必有動於中者。願引車而改轍，不忘終身；將洗心而事公。請自今日。《跨黿集》卷二四。

謝改官啓

築斯城而鑿斯池，蔑無勤績；言如綸而出如綍，誤玷優恩。念昔第功，全歸化力，及今祇命，獨後衆人。脫半生選調之卑，激百口愚衷之感。竊以穴居避患，巢木安棲，天造域以分疆，王設險而保國。折柳樊圃，智未有餘，丸泥封關，愚不可及。國家閒暇，常恢道德之威；日月照臨，絕無內外之患。曩置漳川於劍限，實爲右屬之喉襟，豈其雉堞之隳，無復蛇形之壯。總茲重任，斷自宏規，人心均和，天意甚悅。獎詞溫厚，謂可威於百蠻；立制精詳，固宜垂之萬世。實墉實壑，非徒壯觀；自西自東，特爲雄冠。毛錐子已投地上，寧力之勞；王先生雖在役中，奚功之有？伏念某鈍不及事，拙無取才。初伸已知，猶耻人役，驟叨換爵，獲出污塗。不因汗馬之勞，尚得桑榆之景。行三十年之空限，險阻備嘗；遇五百載之賢人，推挽加進。欲求報德之所，曷在他人之門？此蓋某官高義薄雲，至誠格物，易以事而難以說，望之畏而即之溫。哲夫成城，已懋金湯之績；君子蹈道，能疏雨露之私。致此么微，亦獲陞改。毛遂惡因人成事，齊人多以口得官。是何永廢之流，如假再生之路。生育長養，惟父母喜于就任；飲食教誨，約兒孫以盧爲名。庶不忘卵翼之恩，姑以盡犬馬之報。《跨黿集》卷

二四。

到任謝劉夢臣啓

占星蜀部，昔來何遲；望氣關中，今見恨晚。將交一臂，坐闊十年，實每懷於好音，矧難雕於朽木。回雖不敏，誤蒙卓爾之稱；枵焉得剛，初學浩然之養。念在官均將母之樂，爰當時慕稽古之榮。顧萱草以涕零，指具茨而雲隔，雉介意以無匹，雁孤飛而底哀。操繆悠而弔戰場，稟生碩以事儒將。河潤九里，知未易於忘情；鷦巢一枝，幸有餘於樂地。固其求舊，方賴作新。恭惟某官以道爲宗，惟刑之卹，言可觀而行可法，望之畏而即之溫。忠臣必求孝子之門，大夫正行古人之事。曩依函丈，獲教書紳，數勤倒屣之迎，嘗布順風之請。世憐其困，料黃祖不能容禰衡；士擇所歸，主侍人何以爲孔子？未始見幾而作，固當慕義而留。儻因醴酒以置疑，竟卷綬章而投効。《跨黿集》卷二四。

茂州到任謝啓

郡守承宣，雖資輔佐，雪山輕重，不係去來。越岷峨深入於不毛，古松會強名之曰郡。矧石紐大禹之所宅，本冉駝西漢而後通，貢賦無三品之金，羈縻僅十州之獠。虎狼充路，橋閣緣雲。隕石飛

空，冒險豈千金之子；凌霄置戍，當關宜一夫之雄。在昔從戎，迫令使敵。書生事俎豆，廼乘桴竿以迎降；士林肅衣冠，俾扣兵夫而問疾。溺深救至，蒙河伯之不收；病極更生，無扁鵲而小愈。言猶尚在，志不復來。或叨誤恩，誠出非意。鬪驚濤猶過覆車之轍，視舊榻如不共天之讎。楚些重招，哀同濟有三閭之作；藥籠預備，念此生成九折之醫。所居而安，何陋之有？恭惟某官清淨以治，順巽而行，以堯事君，與蜀爲福。歆、向父子，考論議之同歸；機、雲弟兄，見文章之相亞。比從下座，誨以至言。一塵不揚，請舉安平之燧；九河已潤，更濡枯涸之鱗。《跨黿集》卷二四。

再謝循資啓

朵雲再上，名玷囊封；閱歲四遷，恩歸臺府。功亡可記，感不待言。伏念某學迷聖徒，愚自天性，政事載錫，以冒人材，沐猴而冠。非法家流，嘗忍議文之愧；本儒者服，絕無稽古之榮。書成蠹魚，傳養癖疾。老鰲鹽於太學，程朱墨以功曹。多言數窮，殆取投荒之謫；強項不屈，姑叅起廢之遊。時操毛錐，務出月脇，形第怖瘡，氣將食牛，而曹雖類於郭尖，無處可逃於鮑五。識一丁字，那勝挽於彊弓；相萬里侯，豈容分於縱理。日者辟士，與之開疆，獲請命而與行，非因人而借譽。晉公幕下，本求韓愈文章，昆邪奏中，惟許李廣材氣。大道最嫌揀擇，至公不論孤寒。伯樂能空冀北之群，劉安盡化淮南之石。燕公大手筆，迭回雨露之私；太原小朝廷，終許衣冠之盛。受賞乃爾，顧德

何堪！此蓋某官克己於仁，見幾以獨。體賢者之蹈道，得哲夫而成城。萬歲仆碑，已極夜郎之地；相如傳檄，尚虛邛笮之君。圖書初總於道山，雞犬亦遵於雲路。致茲嵬瑣，荐被超陞。凡畢循選人之階，是誤乘君子之器。侏儒易飽，爰增粟於一囊；偃僂過恭，式循墻於三命。瓜蠅遽集，水鏡肯搖，既越等以叨恩，敢興言而缺望。感遇二字，願勒銘於山阿；圖報一心，不食言於河水。《跨鼈集》卷二四。

謝王廉訪築城畢工啓

修役事之至重，不亦勞乎；尅期會之太嚴，非敢後也。既免瘵官之責，遂叨粹語之褒。設險擬於金湯，保民必先城郭。百年弗治，一旦惟新，墉壑高深，樓櫓華煥。五月而息，豈朽糞土之墻；百堵皆興，又復他山之石。執殳朴而從車右，挾法式而問規程。制而用之，古未有也。凡經台視之過，曲盡精微；雖資人力之爲，深藏知巧。而況書生田野，俗學童蒙，頗疏拙無取才，號遲鈍不及事。焉知制作，在俎豆則嘗聞；試使經營，本斗筭何足算？荐蒙驅策，復賜指蹤，長裾化畚鍤之塵，重趼困梯衝之舞。暴身既久，宣力爲多，果有功而見知，借餘論而不惜。儻離選調，全出異恩。此蓋伏遇某官德宇恢疏，智機穎利。以道自任，與物爲春，說使人而忘勞，善用才而無棄。非一夫成百雉之制，出片言愈九鼎之安。致茲凡下之流，最荷提携之重。功名難際，恐英公惡命薄之人；富貴無忘，推傳說

在版築之列。誓言九泯，圖報一生。《跨黿集》卷二四。

賀王觀察到任啓

鳳歷推剛，龜文顧左，已諧禮上，倍切懽愉。稍移蜀使之星，迭拜周家之命。雪山增重，金馬開祥，當易于請腰笏之濱，正李邕求識面之地。念昔提文衡於漢上，顧予執賤事於禮闈。肉眼未識貴人，步吏固宜革帶。蔡見鄂岳，曾晚學之莫知；楓落吳江，亦前人之誤聽。別一閱世，共兩禿翁。巴子國窮，聞太史起滯留之歎，河圖職妙，謂劉公知取予之方。惟摘山市駿之謀，實富國強兵之本。肇自神考，精求偉人。俾興至利之源，待以不次之舉。數政之後，奉法不虔，比年以來，爲弊滋甚。明珠異貝，既交走於貴權；空籍給書，又肆謾於公上。於今所受，任責不輕，必待先見之明，乃救末流之弊。雖望之在外，終雅意於本朝；使宋璟居中，肯容心於私謁？莅事伊始，著聲何高。載道之謠若碑，落筆之觀如堵。恭惟某官因時以出，載道而行，才超世而非師，學到古而自我。擢從他部，簡在帝心。烏衣馬糞之遊，典刑具在；西清延閣之邃，几席久虛。佇聽受釐之恩，端有追風之召。某投荒遠裔，卧疾餘生。未瞻雙舄之飛，初託九河之潤。猶叨五斗，粗明投効之幾；止有一天，斷無挾故之慮。參承尚阻，傾陷良深。《跨黿集》卷二四。

謝謝轉運判官啓

初馳囊皂，豈虞罪戾之加；再服官箴，猶起功名之念。敬仰陶成之賜，敢忘湔拂之恩。喜與幸并，感非言盡。伏念某隴西末裔，鼇嶺寒生，素無倚馬之才，夙負屠龍之學。再飛秋鶚，繼捷春闈。豈期躍冶之不祥，遂失壽陵之故步？多言賈傅，自取間疏；挑戰李陵，竟成囚虜。狂圖至此，薄命奈何？丹闕春風，未信淄川之對；山城夜月，來觀梅尉之碑。反求諸身，未爲不遇。此蓋伏遇運判奉議先生冰壺雅望，水鏡清標。絕代風流，遠嗣東山之遊屐；驚人事業，近追淝水之殊勳。文采不群，已先「明月」；詩篇獨到，何但「澄江」。萃奕世之殊能，作一時之偉望。茂膺宸眷，夙董漕權。千里運糧，誰識帳中之心計；九年足用，人驚地上之錢流。顧惟駑材，實依鸞厦，曩嘗披霧，幸獲拜塵。脫略崇高，驟止循墻之走；屏捐名分，遽蒙倒屣之迎。載聆玉麈之談，復侍獸樽之飲。岸中陪燕，清興固不凡；接膝論文，幸遇亦何有？曾是鸞棲之局，倍叨龍坂之光。喜溢顏間，祥生戶外。某敢不俯勤官守，仰法吏師，佩穀熟之遺風，鑑韓城之舊訓。期年考績，覬隨嚴助之計偕；餘論吹枯，願借山公之啓事。《跨鼇集》卷二四。

李轉運判官遠迎啓

顯奉芝書，榮持玉節，凡叨臨莅，倍切欣愉。恭惟某官學造淵微，氣存剛大，仰被聖神之眷，深明道德之歸。移孝於忠，處仁以義。夔教胄子，知學爲賢士之關；帝耕藉田，謂農乃天下之本。久居妙選，數近清光，肯辭蜀道之難，益見雪山之重。乃得御矣，顧瞻接士之容；其猶龍耶，姑候出關之氣。某垂老不調，至愚無知，侶令綽以分曹，參韋嵩而決事。畏風以遁，未明投劾之幾；慕義而留，行即望塵之拜。《跨黿集》卷二四。

趙轉運判官遠迎啓

光膺宸命，榮領使權，方勞望履之思，已聽畏途之戒。伏惟某官器資宏遠，政術疏通。深潛富國之謀，丕著立朝之績。江淮轉漕，大被劉晏之功；巴蜀觀風，行布相如之檄。既淵衷之簡在，宜溫詔以遄歸。某將命叨恩，指期覲德。雖出坤維之遠，幸分河潤之餘。參奉匪遙，欣愉尤切。《跨黿集》卷二四。

謝張待制啓

不遠千里，仰瞻少微之光；無有二心，恭受杏壇之誨。與適未可與立，所見不逮所聞。過勤倒屣之迎，獲布順風之請。士皆驚目，孰爲來哉？師獨解顏，與其進也。蓋丹鳳于飛，則率群羽以皆集；拔茅連茹，則思引類以同升。特親玉塵之譚，迭奉獸樽之飲。燕公大手筆，數窺翰墨之飛；太原小朝廷，真見衣冠之盛。伏念某小智易測，大愚不靈，書成蠹魚，傳養癖疾。回雖不敏，或可使於前與；棖焉得剛，宜有動於中者。久閉其聲而弗出，力尊所行以爲明，身雖不容，氣未稍下。以寒蛙當兩部，非爾所知；謂蓮花似六郎，則余豈敢？進值黯伯，退呼漫郎。彼臧氏焉能使魯侯，主侍人何以爲孔子。晉公幕下，初求韓愈之文章；嚴武帳中，惟縱杜陵之詩酒。言叨望重，恩辱已知。此蓋某官至論回天，妙文華國。得古人之大體，樂天下之英才。不可親疏，曷其簡易。得季將軍諾，詎肯易以千金；掃曹相國門，願首先於百執。遽違鼎席，還守版曹，聽指日以造朝，更甘心於執馭。既多佩德，

良切馳情。《跨黿集》卷二四。

賀秦州陸待制啓

伏審眷自宸衷，進升內閣，仰增慶抃。恭惟某官清規奕世，丕業動天，紀綱華夷，標準中外。雖輕裘緩帶，而氣蓋軍中；能富國強兵，而錢流地上。曩嘗驅車蜀道，誠由被器先朝。豈惟獻摘山之謀，固亦蘊安邊之術。待時而動，以道自將。賞士衡爲龍駒，未可量也；推象先作人望，惟其有之。況國朝方清玉門之氛，而藩鎮實倚秦亭之重。甫睠西顧，首頒異恩，儼寶構之神區，頤帝文之秘府。茲爲華貫，用賁精材，綸言逕來，柄任有日。聞吉甫之北伐，式遄其歸；想曹參之趨裝，可立而待。某拘文有限，展慶無由。望台屏以展光，與輿情而均躍。《跨黿集》卷二四。

上宇文知郡啓

竊以峨冠大袖，氣概洋洋，灑墨揮毫，文章落落。競就王公之貴，孰知道德之歸？士習皆然，余心患此。豈知務師者託素絲之質，慕道者先青佩之儀。執晏子鞭，企孤風之高邈；爲李膺御，攀逸駕之崢嶸。中圖益於見聞，外豈徇於名勢。如某者隴西冷族，黿嶺孤生，滿籛無韋氏之金，數尺乏丘遲之錦。功名難得，憐青鬢之半蒼；歲月易遷，慮紅塵之暗老。學欲爲道，仕期養親，鬻珍豈免於胡

盧，故步殆成於匍匐。少二頃之負郭，闕百畝以躬耕。聚蚊成雷，任罹俗訕；刻鵠類鶩，強齒俊遊。難投足於我疆，遂竄身於鄰境。虎靴預謁，屢升仲寶之堂；牛鐸成音，未辱荀公之聽。於是強編燕累，仰瀆聰明。款伯喈席者，咸謂異才；遊子厚門者，并稱名士。觀海爲水，尤慙一勺之微；以莛撞鐘，亦冀小鳴之便。恭惟某人行安常性，學出真心，道德遵時之英，才業爲衆之準。音容和粹，春生金谷翠連天；風骨精明，冰透玉壺清滿腹。吹噓後進，黼黻斯文。伏乞比恕後夫，誨加大匠，一則俟振特之惠，一則祈開敏之私。立指迷塗，俾知聖域。杏壇數仞，斯時矜潔已以求；桃浪三春，異日庶燒鱗而上。《跨黿集》卷二四。

代賀許侍郎冬至啓

土圭揆影，導萬彙以迎長；寶冊書雲，候一陽之初復。恭惟某官著龜大政，柱石本朝。儲精泰階，峙器清廟，日著可大之業，力培太平之基。民人可瞻，文武是憲。凡四時與合其序，則百祿宜受于天。更納繁禧，以副注意。某猥被皇華而諭蜀，阻依台屏以稱觴。頌詠徒深，文言罔既。《跨黿集》

上章相公賀冬啓

土圭揆影，導萬彙以迎長，寶冊書雲，候一陽之初復。恭惟某官質文全粹，聲實保和，道觀昭曠之原，化執慘舒之柄。大熙庶績，以爲百工師；時顯諸仁，所謂萬世利。臻符瑞之衆至，懋功德以兼隆。式丁亞歲之辰，宜受王明之福。某限拘蜀道，阻覲台光，仰被埏陶。實深頌詠。《跨黿集》卷二四。

與唐梓州賀冬啓

伏以明陽胥復，瑞景迎長，漢儀肅簪弁之賢，堯曆謹星躔之次。伏惟某官才能許國，謀議冠時。早收雋彥之科，茂奮勳庸之美。宜承厯祐，用對褒嘉。指峻館以非遙，述慶悰而莫既。數言瞻頌，罄寫奚殫。《跨黿集》卷二四。

回唐梓州賀冬啓

伏以歷紀周正，首三微而建統；灰飛嶰竹，冠六律以推長。道宜作德之休，吉有自天之祐。伏惟

某官純誠格物，善政宜民。早叅書殿之游，尚鬱虎符之寄。清修迪吉，已諧道長之辰；密勿論思，佇有彙征之慶。賓榮阻造，頌懇徒深。《跨黿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二八八八

李 新 八

賀李都大加職啓

伏審修覲嚴宸，對天威於咫尺；疏榮秘局，聯仙館之清華。賜服示於以庸，躡資酬於不次。併承異數，益快群情。伏惟某官識造淵微，氣全剛大，卓著人倫之表，深明吏道之端。簡在上知，總宣使指。摘山而裕國用，高值以空敵資。利擅坤維，大集富强之效；種來西極，增威中外之容。登課甚優，述職惟謹。奉凝旒之肅穆，頒品服之彰明。德稱懋官，名收出信。平陟道山之選，實爲儒者之亨。賞典再加，朝纓知勸。有功而悅，式瞻四牡之來；攬轡載驅，復見皇華之遣。行聞召節，別貫華途。某逖聽俞音，悵拘遠職，莫遂門牆之望，空修竿牘之誠。抃蹈滋深，敷言難盡。《跨黿集》卷二五。

賀呂右司啓

十行拜命，一節趨朝。聖神至明，忠義咸勸。伏以嗣皇上念積累，罔輕太平。念茲宮攬萬幾之勞，思神考正六官之意，永惟天下之務，悉總文昌之司。吏益冗而兵益驕，刑未清而禮未化。蒼生疲力，願輕戶部之徭；游手逸居，欲正工曹之役。弊既已救，法非不更。豈求治之過耶，何報效之遲也！必願求助，誰將閔予？思得老成，共期平治。既精僕射承轄之選，又慎尚書侍郎之官。然而上承僕射承轄之權，俾無過失；下副尚書侍郎之事，使不稽遲。中持華省之綱，必在都公之任，固宜遴擇，首及忠良。恭惟某官熙寧諫臣，元祐御史。道知可直，頭不爲人而低；義實難輕，仕非枉己以就。吾幸未老，弗敢愛身；德固不回，只知憂國。雖在西南萬里之遠，而有中外一心之誠。宜簡在於宸衷，遂彌綸於省闈。民所望也，僉曰宜哉！某聞教一隅，依牆數仞，未遂趨庭之慶，已先賀厦之誠。《跨黿集》卷二五。

賀周運判陞運副啓

伏審就膺成命，進陟華資，不移蜀使之星，重賜周家之節。久親仁庇，彌切懽悰，伏深慶慰。恭

惟某官性天高爽，器局恢宏。嘗居禮樂之司，從容待問；繼奉絲綸之語，左右轉輸。美績登聞，俞言僉允。慮勤瓜代，益增繡斧之光華；幸託寶鄰，猶借江河之潤澤。瞻依有素，欣躍無涯。《跨黿集》卷二五。

轉官謝賈安撫啓

比奉細書，獲遷顯秩，爰作新於八寶，蒙均慶於萬方。草芥賤微，本遂一瓢之樂；祿綸光被，濫叨五品之榮。進居有限之官聯，時冒非常之典禮。退循僥倖，積有夤緣。此蓋某官許國惟忠，偃藩以武，登高能賦，下筆有神。說禮敦詩，威自宣於塞外；輕裘緩帶，氣已蓋於軍中。五月渡瀘，行通里閭；二星在蜀，良倚葭莩。眷言寵數之來，望賴親朋之助。碧油紅旆，尚阻遠於音塵；毛穎陶泓，略修文於竿牘。《跨黿集》卷二五。

賀宋宏父遷都運啓

光膺宸命，榮徙使權。歡意胥同，下情尤切。登車在邇，換印云初。陝右占天，自覺台躔之近；邠公去國，宛聞歸市之從。載賡《七月》之詩，未報三年之政。計臺虛左，裕國藉才，允屬能臣，實

重他部。治四州節度之鎮，未究所長；給六路諸侯之師，正圖來效。顧卿士以惟月，曾郎官之應星。初承細割之訓辭，復領先公之舊物。錢流地上，素知取予之方；食足關中，妙得將明之指。恭惟某官性資明偉，器宇恢疏，政嘗近民，文已到古。屈宋之作，後世宜爲騷人宗；卿雲之章，在處當有靈物護。念統臨之部曲，有流落之衣冠。喜觀如綽之言，欲簞曳裾之客。取白而舍，皇甫湜恐卞急之無堪；樂蕭而苦，張九齡尚勁正之可取。儻許乘傳而諭蜀，是爲先國而後讎。更蒙載客以入秦，亦欲完璧而歸趙。雖聞道成佛，同古人之事；何後恭前倨，爲識者之譏。望舊瞻烏，非謂有喬木；止中乞食，未免爲鄉人。某逖聽前音，悵拘下職。莫遂門闌之慶，空修竿牘之誠。抃蹈實深，詞文難既。

《跨黿集》卷二五。

謝京畿都運啓

右，某承尚書省劄子；奉御筆令閣門引見上殿訖，蒙恩除前件差遣者。幕府備員，需頭剡薦。清閒奉對，獲瞻咫尺之顏；渙汗疏恩，叨被光華之選。仰慚臨遣，內省逾涯。竊以士雖志於有爲，道固伸於知己。見信未篤，乞憐固難。明月夜光，反貽按劍；高山流水，或失知音。至半途而止者有之，以一人而毀者多矣。自非高誼，孰振古風？待遇以始終不倦之誠，成就以今昔非常之遇。責不聞於求備，譽或幾於過情，用以所長，勉其不至。豈特教誨飲食之事，曲盡卵翼生成之恩。曠世未聞，於今

獨見。恭惟盛德，施及鯢生。某也結約無奇，顓愚有素。盍各言志，曾微平日之高談；無所取材，固絕青雲之素望。徒以登龍之舊，每懷附驥之誠，知遇攸深，提撕加重。西州帥幕，已玷揄揚，外計賓筵，復從辟召。漫殫夙夜，何補涓埃。空羞鼠技之多窮，自是鉛刀之終鈍。顧惟瘵曠，方切驚惶。豈期一鶚之飛章，遽有九重之論薦？主知素厚，帝席爲前，惟言聽而計從，故朝奏而暮召。恭聞俞旨，入對清光。仰承聖問之周詢，實出公言之推重。除書下逮，器使過優，分右蜀將漕之權，付一路按臨之職。資忠移孝，固宜叱馭而行；激濁揚清，敢怠登車之志。重惟冗散，不稱選掄。向匪提衡，孰與爲地。此蓋伏遇某官公朝重器，名世宗工，忠嘉上簡於帝心，聞望久諧於輿論。至誠樂育，敦先生長者之風；登賢選能，見君子成人之美。圭璋特達，金石不渝。故於藻鑑之公，必盡維持之力。致叨忝冒，出自薦揚。某謹當祇奉詔條，永肩趣操，盡用平時之教誨，庶幾異日之功名。雖慚國士之知，敢事衆人之報。《跨黿集》卷二五。

李運使遠迎啓

細書顯被，淵意妙臨，甄教育之師儒，畀將明之使事。聯官有幸，慕義滋深。某官抱道而遊，執經以守。國子教三德，忘意外之言筌；行人爲一書，待帳中之心計。高風不替，見之猶龍；後進所推，喜於爲御。姑輟詩書之訓，式分宵旰之憂。叱馭惟忠，指山川之攸遠；登車有志，載禮樂之光。

華。試均陸海之饒，逾見雪山之重。孚仁言而格物，制國用以裕民。春化筆端，錢流地上。成人小子，自煩米廩之漸磨；長者先生，願接龍門之清賞。臨牋甚喜，望烏猶勞。《跨黿集》卷二五。

謝趙運使啓

捧毛義檄，已叨獎進之榮；彈貢禹冠，更切依歸之願。與適未可與立，所見弗逮所聞。屢勤倒屣之迎，輒致順風之請。伏念某小智易測，大愚弗靈。敝帚千金，立家四壁。並老萊於戲綵，約伯直以躬耕。再潔其身，過舞雩之童子；三緘其口，類周廟之金人。俛爲入幕之賓，殊非稽古之力。曾吹竽而被賞，又搖尾以乞憐。一鬼在傍，笑伯龍之寒乞；諸曹詢事，知令綽之老成。啓行元戎，備負跛僂，愈風無檄，覆瓿有書。要所事者如晉公，庶幾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後成師。全叨異恩，終出選調。茲蓋恩主運使龍圖先生性天超爽，心地疏通。長者先生禮樂盡在是，正人端士朝廷無易公。念太史雖滯於周南，然伯樂已空於冀北。尚容鈍吏，不棄龔丞。憐老馬而乞敝帷，招郢人而歌《白雪》。試閱上公啓事，疊著隴西土人。傷弓之禽，姑求一飽而已；副墨之子，何取片言乎哉？聲雖成文，言不盡意。《跨黿集》卷二五。

到任謝兩府啓

叨被綸言，獲將使指，知恩所自，撫己何堪！伏念某政術空疏，性資凡近。未能製錦，幾廢於前功；必學爲箕，每傷於墜緒。愚無一得，巧致百窮，辱記芻蕘之言，誤置籛條之用。儲囊錢而未匱，大官何優，奉計書而復來，末路多躓。偶從下列，輒對清光。初微尺寸之長，得被西南之役。夢回江國，數異日之連檣；耳接巴音，識當時之流馬。況爵祿馭海內之士，惟弟兄受門下之知。凡縻龜組之榮，盡出鑪錘之賜。愚無述作，莫紀象於太平；遠有光華，誠曲私於造化。恭惟某官盛名蓋世，厚德承天，玩心乎幾微，論道乎昭曠。時惟神聖，眷我父師，斂時福以錫民，體大鈞之播物。豈茲涼薄，亦預使令。姑成叱馭之忠，驟失掃門之職。思圖後效，不知蜀道之難；欣遂外遊，第覺泰階之遠。

《跨黿集》卷二五。

賀陳戶部移知東川啓

伏審光膺明命，榮徙巨藩，印換鄉邦，風生井絡。恭惟某官學源深濬，氣宇恢疏。春生筆端，言出塵表。一室安能自掃，四座從而數驚。蘭省舊遊，視圖察乎耗息；皇華遠被，攬轡志於澄清。與時

偕行而來者申也，以道自重則我且直之。既從事以獨賢，雖不容而何病。外更雄服，簡在上心。竹馬喜於再迎，風俗爲之一變。江山不易，父老猶存。下車修庠，對文翁之善化；登高能賦，揖子昂之清風。某叨薦公朝，幸鄰德壤，馳情每切，趨慶末由。《跨黿集》卷二五。

賀李待制移延安府啓

伏審就錫宸綸，寵更帥節，式重宿兵之地，難辭渙汗之恩。幕府初開，輿情胥慶。恭惟某官胸藏武庫，議訂石經，才應變而有餘，功被知而逾顯。關中足食，已效陳陳之相因；堂上出奇，良見多多而益辦。矧茲重寄，實賴壯猷。古稱北戶之防，今控西戎之要。亟謀良帥，果用洪儒。奕世殊勳，闢玉門之遠略；千齡盛際，上金城之永圖。在一面之可當，舉諸將而盡護。忠孝兩得，大闡乎家聲；文武兼資，增崇於國勢。行攄遠業，入贊鈞樞。某受知最深，去德滋久。逖聞新命，但欣大厦之成；悵走遐方，徒想高牙之建。《跨黿集》卷二五。

回唐梓州賀正啓

伏以一氣回元，書重麟經之始；三陽交泰，卦符義《易》之亨。禮盛古今，慶通遐邇。恭惟某官

才包經濟，德合表儀，重千古之高名，擅三長之遠業。暫分侯服，久報於政成；順布王春，亟乘於道長。逢辰惟吉，與物開端，前思宣室之言，即起潁川之召。荐迎休應，仰叶大來。某欣對令時，計司攸職。第缺修容之慶，姑勤頌德之誠。《跨黿集》卷二五。

謝舉官啓 一

行間登第，顧何取於決科；外邑效官，均無聞於莅政。誤當論薦，彌積戰兢，反身雖榮，分量太過。且以澤雷洊震，特容尺蠖之伸；驥尾將馳，亦許蒼蠅之附。世道不遠，物情大同，而觀頤多失於舍龜，故入林未免乎逐鹿。苟亡素養，如羊質而虎皮；更欲求官，定麀頭而鼠目。搖尾以乞憐者皆是，磨牙而肆毒者有之。至使剝腸，何如曳尾；與其吠客，猶愈喪家。果能緣木求魚，無乃爲蛇畫足。況鰕鼠每窮於五技，而鷦鷯不過於一枝。自足而然，分定故也？何豹變然後見君子，蓋雄飛謂之真丈夫。雖惡居蚺肆之間，誰致汝青雲之上。未能奮擊，祇益內慚。如某者翰音不登，羽翮未振。辰將安在，天莫我開，聞道同於夏蟲，適性幾乎野馬。拚飛入洛，已無馳譽之文；俛首客梁，徒有倦遊之意。技止此耳，孰爲來哉！在陰之鶴未鳴，雄雞之尾先斷。雉十步而一飲，慮患固深；蟹六跪而二螯，寄身何所？豈謂退飛之鷁，得偕漸進之鴻。偶登元禮之門，遂逃點額；輒入衛公之好，俄許乘軒。載揣愚衷，實獲優幸。此蓋伏遇某官妙語唾玉，清才飲冰。一意教人，盡肖螟蛉之子；片言取

士，不遺洛誦之孫。致此顓蒙，亦荷提拔。食梟以椹，定知懷我好音；樂鷄用鐘，不至自貽伊戚。由是非池中物，安能效轅下駒。敢不慎守官箴，益堅素節，誓言九泯，懷報一生。《跨黿集》卷二五。

謝舉官啓 二

腐儒學術，世謂鮮通；俗吏政經，自知不敏。誤承華剡，益載厚顏。進退居榮，俯仰驚寵。竊以池塘生草，曾回鄒子之春；宴寢凝香，未報竇申之鵲。方再濡於薦墨，或崛起於訟書。顧白璧之無疵，何青蠅之劇集。緣同列競進，忌寸步或先。張弧於前，設弇在後。引走卒於卧內，推以腹心；挽使者於道旁，獻之竿牘。構成大獄，肆爲姦言。若妖狐得夜以祥，是醜婦入廬爲妬。雖即宴安懷鳩，操心益危；奈何笑語藏刀，爲患不細。惟蝮蝎不知其毒，如日月何傷於明。況愚幸有二天，知告者過也；如彼不循三尺，欲問以辨之。殆未中其鼠機，幾弗免於虎口。求之正道，叔孫惡李斯俱官；比之匪人，老子與韓非同傳。蒙轉禍以爲福，惡以人而勝天，謂能屈身池中，當令出我門下。如某者慮不周變，才非適時，因人而成，爲鬼所笑。念故人招隱，言欲與汝偕亡；屬藻鑑求賢，安能使予不遇？此蓋伏遇某官直道遊世，誠心與人。不食前言，每借餘論。憐其腰磬，過乎三命循牆；借之函書，重於十部從事。故茲庸妄，復與采收。果能草牘三千，未嘗軋思；要當除吏八百，仍許備貧。感恩曷窮，報德無易。《跨黿集》卷二五。

謝席徽猷舉改官啓

懼使乎之辱命，方俾來以獻圖。既叨開府之辟書，又玷清秋之薦墨。恩多數異，感極涕零。竊以物貴當時，士伸知己。敢勤三接，必有一長。使人持不倦之誠，在古稱非常之遇。然世有萬法，而道無兩隆。見彼是則此非，欲前軒而後輕。器車幾於無用，舞馬疑其不詳。抱空桑以求至音，實枯腊而爲真璞。棄騏驥馭，翻興長道之悲；捨蘇合丸，迺取蜣螂之轉。高山流水，正待知音；明月夜光，易貽按劍。再遊瀘水，一識荊州，愧無蹈道之資，辱委成城之役。雞鳴狗盜，不足使於前與；馬勃牛溲，有以賤爲貴者。某也愚自天性，學無醇師。粥飯僧無所建明，牛馬走不通問訊。桑樞甕牖，未嘗有顯者來；簞食豆羹，固不改回也樂。荐蒙論薦，難荅寵私。此蓋伏遇某官學植根深，德機淵湛。獨運潛神之計，兼收闢國之功。邁蕭氏八葉之傳，類魏公三代之直。薄海無不州縣。通大夏豈邛竹之商；白首不見甲兵，置蜀人於華胥之國。方圖舊而共政，宜用夏以變夷。何期謫薄之才，獲與公忠之舉。比居下座，屢獲解顏。富貴無忘，疑傳說在版築之列；功名難際，恐英公惡薄命之人。願殫犬馬之勞，少報丘山之賜。《跨黿集》卷二五。

謝种帥舉陞職啓

涇河水靜，未暇濯纓；周廟雲閒，方將吊古。初息宵征之馭，正如痛定之人。不待搖尾以乞憐，甫見入門而問諱。亟從下座，首薦公朝。疑列子之適齊，五漿先饋；類淮陰之拜將，一軍皆驚。比至西陲，幸虛樂地。輒後來之居上，不歷試於諸難。號沒字碑，徒有其表；分士師鹿，亦自無心。好辯虞卿，再見而輕萬戶；無情龍伯，一釣而連六鰲。名利至於兩忘。文武是或一道。啓行碧鶴，導引諸曹。獨自墊巾，遨遊諸將，豈復溺冠之辱，盍勞衷甲之憂。故宜譴薄之流，或與公忠之舉。此蓋某官簪纓華胄，忠義大閑。模範願以爲師，風雨不改其度。讀名將傳，已知諸父之賢；占處士星，猶識終南之隱。本自魯服，終愛褒衣。藉嘗用於白茅，鳴必求於呦鹿。堂上皆雅歌之奏，入室無雄雞之冠。新豐酒寒，孰舍馬周之賤；漁陽慘陋，第容襦子之狂。謹當恪守官箴，益親函丈。歸數宋人之券，退求寢丘之田。海內文章，半屬晉公之幕客；朝端將相，誰非尚父之門生。《跨黿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二八八九

李 新 九

賀蔡秘丞遷直閣啓

伏審榮被溫詞，進升華貫，伏深慶抃。恭惟某官妙文旁達，至德敏修。登蓬萊之三山，總圖書之四部。爲可繼也，佩清訓於父兄；是以似之，追元勳於師相。已見飛鴻之漸，敢先賀厦之誠。《跨黿集》卷二六。

賀王都護加留後啓

仰膺明命，榮進重權，夙接下風，倍增殊喜。伏惟某官立名以武，許國惟忠。出奇無窮，威已宣於塞外；所向必克，氣每蓋於軍中。比成青海之勳，遠過燕然之績。論功有在，推賞孰先？凡茲留後

之稱，實報無前之勇。兵書紬繹，更爲異日之孫吳；西土削平，未下當時之頗牧。無緣趨賀，第切馳情。《跨黿集》卷二六。

代人與程侍晨啓

顯被渥恩，真膺渙爵，即正名於視品，侍邃殿之清晨。從古所未嘗聞，於今尤以爲盛。遙叨華貫，喜倍衆人。恭惟某官道法自然，化窮無始。調一元之氣，固成六虛之流；攝衆妙之門，安行萬物之上。遊心於淡，易俗以淳。曾參紫府之朝元，來輔繼天之教主。公孫立辭數萬，更開問辯之方；混元言道五千，再見發明之旨。且寶籙清虛之地，愈於仙山；金門燕閒之濱，是爲德友。數應崆峒之問，時參鴻蒙之遊。方興不召之臣，益見非常之德。峻遷四品，密近三微。侍清旦於冲和，擬西清之華要。朝夕納誨，闡微妙於域中；雲漢爲章，副昭回於天上。某久使蜀道，阻趨泰階。終當望氣以來，亦欲順風而請。夫子之墻數仞，通籍良難；壺丘之止九淵，相形未可。側聞新命，欣見除書，未容一介之馳，先拜五雲之賜。占星在望，共知釣穎之間；承舄有緣，詎覺飛鳧之遠。《跨黿集》卷二六。

謝席徽猷薦考察啓

光被絲綸，徙平涼之重鎮；戒嚴牙纛，趣蜀道之輕裝。自持許國之心，猶慮遺賢之嘆。至於疏賤，不忍棄捐；愛及陋儒，亦叨薦墨。況達官多在年少，立朝率美風姿，灼知老子之癡頑，不入時人之好尚。某者鈍不及事，愚爲無知，孤寒伴北陸之冰，衰晚薄夕陽之景。棲遲屬部，偶占北海之飛書；流落窮邊，未化冉駝之左衽。顧乘公舉，獲出污塗。此蓋某官聰明疏通，簡嚴易直，老成前輩，忠義大閑。龔、黃弟兄，踵報近民之政；淵、雲翰墨，親裁樂職之詩。仰觀題品之章，半是西南之士。致茲嵬瑣，或荷甄收。方觀諸葛之安邊，遽失仲宣之依庇。《跨鼉集》卷二六。

謝盧運使城畢薦舉啓

大役偶興，念宣力多矣；至公所薦，惟有功得之。視等列以增榮，睟面顏而無忝。借使巧宦，弗容私求。竊以祐甫不避親舊之嫌，祁奚率多內外之舉。後人得以藉口，取士至於遺才，令出莫從，人恥爲役。有若寒蟬附木，忽閉其聲；亦猶貧子市瓜，先取其大。如某者才不逮古，學粗知方，粥飯僧無所建明，牛馬走不通問訊。桑樞甕牖，未嘗有顯者來；簞食豆羹，固不改回也樂。荐被驅策，何敢

獨賢？冒暑雨而趨鳥夷，束章程而相雉堞。懼使乎之辱命，效俘來以獻圖。再捐朱墨之煩，來治金湯之險。執殳朴以從車右，挾法式而侍台光。盡除糞土之墻，悉布他山之石。前古未有，不日而成。得寵若驚，見知則說。茲蓋伏遇某官懿文旁達，至德敏修，深知取予之方，久付將明之旨。錢流地上，輪輸陸海之饒；智出囊中，裕足坤維之富。與人不求其備，相士寧肯棄貧。致此孱庸，亦蒙提獎。頑金就器，已安造化之爐；朽木成文，更借丹書之手。《跨鼈集》卷二六。

謝蒲提刑城畢薦舉啓

初更月評，爭乞齒牙之重；來就板築，豈聞巖谷之空。平時誤采於虛名，是役歷觀其任事。惟蜀人絕無黨與，在賢者不可虛拘。因故人之言較重輕，宜半年之薦分先後。大道豈嫌揀擇，至公不論孤寒。未免爲鄉人，忘情詎得；非謂有喬木，屬意可知。數遺才指，屈而未伸，迫重權筆，閣而莫下。念子貢指難析之辯，足以說大人；恐韓琬發不遇之言，終於題客舍。律偶幸同於鄒子，鵲初喜合於竇申。時不再來，老之將至。如某者學海涓水，儒林弱枝。類鼯鼠五技而窮，在鷦鷯一枝亦足。金湯設險，拙無運智之私；竹帛第勞，慚非稽古之力。茲蓋伏遇某官惟刑之恤，以德爲修。澄清之志，爰示於至公；疏通之才，能戒於太察。平持三尺，折在片言。非惟議獄以緩刑，抑亦推賢而揚善。致茲愚昧，亦被甄收。既膺國士之知，敢後衆人之報。《跨鼈集》卷二六。

回唐修撰謝列薦啓

右，某啓。睿旨旁敷，蓋重賢能之選；有司列薦，亦惟望實之求。伏以某官富有長材，夙膺妙簡。出司漕計，入佐宰司，暫屈遠猷，俯臨遐服。聲名籍甚，允爲公論之歸；事業赫然，雅副歲成之考。敢圖謙挹，特貺緘題。感荷之私，敷陳罔既。《跨黿集》卷二六。

賀劉提舉轉官啓

帝佑皇圖，初靈承於珍物；賞延多士，欣顯奉於芝書。進隆秩以增光，贊懽惊而無已。伏惟某官處仁以義，移孝於忠。淑問如臯陶，出拜維新之命；事親若曾子，歸稱難老之觴。方攬轡以澄清，阻披雲而慶賀。修文敢後，馳係良多。《跨黿集》卷二六。

賀提學轉官啓

肇新制作，欣八寶之告成；申錫臣鄰，合萬方而均慶。惟懋遷於峻秩，實贊喜於私悰。伏惟某官

至論回天，妙文華國，氣存剛大，識造精微。仰被休光，式表聖神之眷；陶成俊造，深明道德之歸。拜寵之初，修文殊略。《跨黿集》卷二六。

回人賀轉官啓

築斯城而鑿斯池，蔑無勤績；言如綸而出如紉，誤玷優恩。脫半生選調之卑，出十朋龜益之助。未伸謝牘，先辱榮緘。感佩之私，叙述難既。謹具啓復，不宣。《跨黿集》卷二六。

賀余少宰啓

制具白麻，冊登亞宰。歡生西海，傾巖石之具瞻；光列三階，見台躔之上應。照臨之下，鼓舞以欣。恭惟某官道任覺民，德尊輔世。不負所學，自結上知，肯茹吐於剛柔，弗磷緇於堅白。直繩風憲，素推烏府之嚴；視草雲章，猶記金鑾之長。處仁以義，移孝於忠。既遷左轄之崇，又陟西臺之峻。登庸良弼，倚重熙朝。慮總四方，寵殊百辟。輔相天地，爰收補袞之功；燮理陰陽，曾旅嘉禾之命。某誤叨使事，遠出坤維。但馳賀厦之私，尚阻掃門之役。忻愉滋切，冒瀆居多。《跨黿集》卷二六。

賀鄭太宰啓

惟帝注意，首相真儒，具欽四海之瞻，寵列三微之顯。制麻敷告，華夏懽呼。恭惟某官學貫天人，知周事物，發道原之昭曠，斷國是於紛紜。作新二學之衣冠，充美一時之禮樂。顯仁藏用，素高經濟之才；論道經邦，仰赴亨嘉之會。況今民物繁阜，而又天人交通。神霄臻享，上之多儀；宣和奉游；心之清燕。惟此君臣之遇，初無上下之交。是宜公朝，爰登上輔。所立卓爾，望尹氏之巖巖；燕處超然，獲周公之几几。某遠使蜀道，阻趨泰階，不憚山川之勞，欲荅鑪錘之錫。雲天靄靄，冀少護於鈞衡；公府潭潭，願無忘於草芥。《跨黿集》卷二六。

賀趙招討平晏州啓

甲冑起戎，有戰固非得已；蠻夷猾夏，不討無以示威。雖舞干能格於有苗，非通道孰來於西旅。方叔之征玃狁，高宗之伐鬼方。四夷之遠弗賓，三代之所不免。蠡茲卜漏，擾我南陲，口血未乾而背盟，封壇甫成而入寇。思峨恃險，敢堅狼子之野心；阿永投誠，如斷匈奴之右臂。醜類欲殄，遊魂何之；昏迷不恭，抄掠未已。奮天威之如震，舉廟算以無遺。乃命侍臣，實求儒將。輕裘緩帶，運帷幄

之良籌；折馘執俘，築鯨鯢之京觀。斧鉞專乎閩外，鼓角鳴於地中。授首萬人，拓境千里。雲梯火礮，盡焚梟獍之棲；蒿矢木弓，難禦貔貅之士。破諸固若竹之迎刃，平二州如水之建瓴。數路進兵，常山之蛇擊首則尾至；千夫奪隘，臨淮之法救左而右奔。巢穴至於蕩空，孳畜不可勝計。捷書報上，喜分八彩之堯眉；輿地開圖，遠出九州之《禹貢》。古未之有，後無以加。伏惟某官深道明權，以文濟武。大盈若缺，成功不居，將歸美於一人，復推勞於諸將。富貴不改其度，明哲以保其身。六詔望風，就公旦中和之作；八蠻落膽，畏孔明擒縱之餘。某夙遊恩闕，初被謗語。叔孫求搢旗之任，李勣惡薄命之人。辰不再來，聽凱歌而不獲；月聞三捷，親汗馬以無因。趨慶不遑，馳誠徒切。《跨黿集》

卷二六。

賀宇文叔通啓

西風落葉，方興志士之悲；塞草黃雲，重卷胡塵之暗。舉單于才一郡之大，命元戎啓十乘之行。振宣皇威，恭承睿算。弔十六州之生聚，復漢衣冠；掃二百年之妖氛，闢唐境土。遴除重德，出壯遠猷。前席參帷幄之謀謨，聚米見山川之形勢。智囊無盡，才力有餘，天實先開，時不可失。帳下得韓愈，人已知其甚賢；軍中立左車，士或致而相慶。恭惟某官斷裁國論，式著三言。子房之知無名，而勇無功；山甫之柔不茹，而剛不吐。將茂北庭之勒石，已成南國之甘棠。行聽捷書，實資妙畫，朔風

雖勁，共飛太白之觴；易水自寒，更式荆軻之墓。《跨黿集》卷二六。

代人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浮家四水，初爲習隱之謀；出命九閭，誤玷惟良之寄。免寒塗之偃薄，即官次之便安。自爲之謀，不過如此。伏念某材非大受，學第小知。少不自量，冀亨塗之接武；老而多難，潔孤迹以投閒。方且賦《歸來》于松菊之間，詠《招隱》于雪月之夜。躬營小隱，以樂餘年。歛奉誤恩，俾臨舊治。白骨再肉，雖荷生成；于思復來，豈無姍笑。此蓋伏遇某官中興倚仗，吾道權衡。不廢窮人，知聾盲跛瘖之有用；若作大厦，須棟梁桷橈之各安。肆令寒谷之人，上達細旃之聽。蘋州花瀨，敢事于燕游；羽檄軍書，第勤于警備。《跨黿集》卷二六。

賀李侍郎啓

重膺溫詔，復侍清光，泰階增輝，海寓稱慶。伏深懼忤。恭惟某官元功翼世，厚德承天，聖神待之不輕，中外倚以爲重。侯藩出偃，念吉甫之未歸；輿情具瞻，喜晉公之再入。謂不直則道莫見，故至柔而動也剛。蓋千頃汪波，宜撓之難濁；惟一心事上，則終以無嫌。雅意乃在於本朝，彝鼎數銘於

大節。方孝文起代，共欣泰道之交；念周公居東，爭彘夫剛之決。況景星數見，而少微尤明，宜召還於真儒，仍畀予以舊物。既三仕而無喜色，爰一言乃可興邦。載開謀廟之初，端見垂衣之治。某夙依墻仞，獲被春溫。退理青箱，大愧爲箕之學；仰占鴻造，曾成躍冶之金。無一夫不被利澤之時，實千載共逢亨嘉之會。遠居蜀道，阻覲台光。《跨黿集》卷二六。

賀宇文侍郎啓

伏審榮膺溫詔，荐對清光，增輝泰階，垂福海宇。恭惟某官大節名世，至誠動天。夷險不移，骨鯁終在。六遊儒館，嘗肆筆而成書；屢易藩符，率五月而報政。不負所學，自結上知。遭時未容，有黨方熾。坐月堂以營思，蔽宣室之思賢。所以歲序無多，三經函谷；奈何坐席未煖，再徙山東。擇術幾於不同，佩劍宜其相笑。孝文起代，離日中天；周公居東，明夷出地。時哉易失，王曰還歸。欲令國有望人，於是政咨故老。況秋官司寇，選畀重於他曹；惟端士正人，俯仰可以居此。故曰赦則勿赦，庶幾刑期無刑。已聞侯霸之入朝，必先寬令；何爲曹劌之請見，尚欲以情。方躔天步之艱，竚聽袞衣之補。某夙依墻仞，獲佩訓詞。第從造物之游，柳生其肘；不聞夫子之道，茅塞乎中。尚遠台光，益馳私志。《跨黿集》卷二六。

席侍郎問候啓

搖落窮秋，棲遲遐徼，屬台光之在望，播輿論以攸歸。陰被寵庥，伏深懷想。恭惟某官清規奕世，丕業亮天。妙簡淵衷，仰參聖制。卧鎮西南之奧，獨分宵旰之憂。刀夢伊符，雪山增重。子淵上客，方裁樂職之詩；伯禽世家，已報近民之政。竚聽衮衣之補，載賡金鼎之調。某邂逅披雲，徜徉入蜀。飄風發發，冀少護於鈞衡；夏屋渠渠，審無忘於燕雀。《跨黿集》卷二六。

穎昌高侍郎問候啓

上簡宸衷，外勞侯服，政通清淨，道合保和。伏深懽抃。恭惟某官德海靖深，性天全粹。冰壺可鑑，玉璞不雕。萃忠孝於一門，并侯將者數世。俾契敷於五教，命作司徒；生申揉此萬邦，王之元舅。既蕃宣而維翰，還明哲以保身。民人所瞻，文武是憲。雖已書之竹帛，功無與加；姑更樹之風聲，善莫大此。星移踐土，地首豢龍，妙眷老臣，薄煩卧鎮。所幸生此王國，豈久棄之諸侯？式邁其歸，可立而待。某曩依賢府，辱薦公朝。落落京華，灼見承平之旦；沉沉蘭掖，親聞正始之音。出守小邦，日遠賢德。《跨黿集》卷二六。

代賀馮左丞啓

綸言誕布，管轄榮升，初登真儒，允叶公議。中外胥以爲慶，人神至於交歡。恭惟某官丕業亮天，元功格物，用明於晦，載道而行。惟自結於上知，宜不負於所學。賁明治典，資黼黻之文章；入告嘉謀，賴著龜於政事。代綸言於清禁，斷國論於中臺。輔弼疑丞。已得夔龍之佐；左右前後，更資周召之才。某久便鄉邦，誤將使指。方忘難於蜀道，阻趨賀於泰階。頌詠徒深，敷陳罔既。《跨鼈集》卷二六。

謝康朝議問婚啓

河出崑崙，未越慶源之遠；食前方丈，乃收苦李之微。豈意下流，獲攀華胄。某女子薄諧禮則，下堂畏保傅之嚴；令子素秉義方，過庭知詩禮之訓。前辱問名之庶綵，敢回納幣之多儀。少寬合卺之剛辰，正望過金之重諾。告祖考以咸喜，卜龜筮而叶從。仰聽鳳鳴，大協英莖之聲律；行瞻玉潤，喜陪王謝之衣冠。《跨鼈集》卷二六。

王守遠迎啓

光膺明命，榮鎮巨藩，竊隸庇庥，實增懽抃。恭惟某官性天全粹，德宇靜深。約愷悌以宜民，本中和而制行。惟聖上始封之地，復先賢舊治之邦。龍德正升，棠陰猶在。當時父老，能言孔鯉之趨庭；後日羽書，首見伯禽之報政。俗已歌於來暮，土方僖於作新。久行難道之青天，再叱前驅於折阪。藩垣屏翰，仍歸白首之名郎；規矩準繩，如理青氈之舊物。某老既不調，愚尤無知，備奏記以從戎，曳長裾而入幕。未明投劾，行即望塵。《跨黿集》卷二六。

賀趙機宜啓

郵傳捷布，路載懽聲，凡在統臨，胥增欣抃。竊惟軍尚密合，縱鬼神而莫窺；師出有名，驅雷霆而加震。妙領從戎之記，優先入幕之賓，參古司馬之用兵，勸大將軍之薦士。庭下過子鯉，人已知其甚賢；軍中立左車，士或得而相慶。晏夷蕩覆，惟斷乃成，瀘水周流，無遠弗届。盡本謀猷之助，致茲勲烈之高。恭惟某官大智閑閑，小心翼翼。濟仁以義，移孝於忠。吏祈脫腕之文，世貴愈風之檄。量國士之才器，固已無雙；論指蹤之功能，宜居第一。韎韐趨賀，山川阻長。《跨黿集》卷二六。

回何狀元啓

仲舒發三策，不言道真；西蜀第一人，端自公始。行白晝而衣繡，丁春日之載陽，望舊國以暢然，瞻飛鳥之爰止。山川動色，廬井生光。且鼎足立嶠，已有上公之象；而海波熬素，實資冢宰之權。士雖至貧，強項不屈。家自爲塾，執經以遊。神仙之迹可求，鳳凰之棲猶在。挺生俊傑，冠天下之英才；間出真儒，得古人之具體。惟爾祖有通家之舊，念廼翁結同舍之懽。里嘗聚於德星，宅亦鄰於孟子。上堂拜母，知玄齡有公輔之才；與弟議兄，許王勃是文章之伯。見童子或與其進，於鄉黨似不能言。共依杞梓之林，獲觀宗廟之器。雖聞道成佛有先後之數，而夜光明月無左右之容。射策決科，既奉明庭之對；微言奧義，果虛乙夜之觀。適當大比之年，特倡群公之首。言旋粉社，阻具壺漿。敦長者風，先下五雲之教；叩丈人行，未修三命之恭。伏惟文績狀元至論回天，妙文華國。以大道答黃帝之問，以碩學宗唐堯之文。未有虞卿，再見而輕萬戶；誰知公子，一釣而連六鰲。馬空北則群無留良，鵬圖南而風斯在下。高汜卿之閥閱，繼水部之風流。具慶增驩，定遲行於魯國；故交借譽，恐思用於趙人。優遊三山，潤色六典。芸香格外，細觀未見之書；柱史室中，更謹守藏之職。某比離苦塊，久絕簡書。粥飯僧無所發明，牛馬走不通問訊。桑樞甕牖，未嘗有顯者來；簞食豆羹，固不改回也樂。兔園冊在，蝸殼廬空。坐困詎堪，病狂稍解。幸識李揆面，偶居鄭公鄉。夷夏知名，尤

倍老夫之喜；衣冠盛事，豈惟吾黨之榮。趨見未遑，馳誠徒切。《跨黿集》卷二六。

賀劉提舉生日啓

著成九數，占吉筮於熊羆；志在四方，立桑弧於門屏。重覽德輝之盛，式通禮慶之驩。還祠先祺，爲具湯餅。觴飛椒桂，共稱眉壽之長；庭植芝蘭，更數佩觿之秀。太白儲蜀山之錦繡，石麟化江左之風流。文在手以可名，頂貫犀而終貴。何煩高戶，曾是記環。客坐烘堂，笑林甫弄麋之繆；夜分取火，無厲人似己之嫌。方土圭迎日影之南，惟陽律候葦灰之動。魏公如約，昴宿開祥，擁全五福之名，扶翊千齡之運。降神維嶽，載觀申伯之賢；有命自天，潛叶尼丘之禱。伏惟某官德動高厚，孝通神明。俾熾而昌，方興未艾。推賢固宜有後，愛老謂其近親，以堯事君，與顏更譽。永錫難老，等商丘四皓之年；無有後艱，極黃閣三公之寵。某拘文有自，上壽無階。祝詠實深，敷陳罔既。《跨黿集》卷二六。

賀成都鈐轄啓

仰奉渙恩，榮膺重寄，叨鄰有幸，溢喜無涯。伏惟鈐轄團練德履純誠，智謀宏遠，俯參軍政，實

簡上心。欣聞忠義之勤，載省言容之粹。左貂貴近，每依日月之光；右蜀富饒，更挹岷峨之秀。披雲未遂，望舄徒深。《跨黿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二八九〇

李 新 一〇

與趙運使 一

某皇悚再拜上啓運使朝奉先生。冬曦比晴，人意健利。緬維行臺決事，坐通神明，索智於囊，同水中月，山川百靈，佑我賢德，以爲太平之基，體力泰定，日享如茨之福。某客舍無聊，不能出門戶。阻遠師席，臨風馳情，謹具手狀候問。不宣。某皇悚再拜，上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二

某皇悚再啓。候承台履，庀在前幅，禮文脫略，恐懼惟甚。三伏劇蒸，恭惟道德隆峻，忠孝備全，使事佚安，上承天休。某僻在支郡，拘於猥藏。未獲參侍台光，伏乞加保樞要，冲氣爲和，前膺

延閣之拜。某皇悚再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三

某皇悚再拜。霜序薄寒，玉節遠使，蚤暮有渡瀘之期，行到水窮，坐觀雲起。蒙犯跋履處，從者良苦，比辰興居如何？自此以南，氣候小異，行厨盤餐，要當及時。袞除烟嵐，杯中之物亦自有聖。受命飲冰，固古人之高節，而愛身爲國，亦人子之大本。飲食次舍，伏望崇秘，惟先生屬意毋忽。此下吏區區之情。某皇悚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四

某皇悚再啓。蠻夷向化，詩人歌之，稽首願爲州縣，此太平盛事。且闢國百里，古以爲異。今夷獠所獻，幅員之廣，何但百里耶？主上遴擇忠智之士，以寄此行，蓋體職不輕，而先生首被委任，是中足以立功報國。昔唐蒙通夜郎國，至驚巴蜀，最後相如檄喻父老，宣布天子威靈德澤，盡所以懷遠之意，而西南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方今聲教所暨，薄海内外，車書混同，際天所覆。彼西漢固不足道，然開府求人，正其端本，得一士賢乎長城，惟先生留情於茲。某率易強聒，安

所這罪？某皇悚再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五

某皇悚再啓。自去秋徂冬，歷今春度夏，先生出入夜郎，勞苦萬狀，某所親見。聞主上眷倚之重，先生不肯辭難，築城純滋，茂績昭著。所仗忠孝，雖山川險阻，蟲蛇窟藪中，天地神明，陰有隲相，安樂無事，如在燕閒。後日陽報福祿綏之，殆未始有艾也。涓井戎南，建築計在秋末，須雨水定貼，始可興工。增秩賜章，芸閣美名，朝暮席拜，行寄謁者之賀。絕日方暴，敢惟爲道加護，以垂福天下。某皇悚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六

某頓首再拜。前月末歸，至普初三日，已定割職事。抱律書與俗吏議重輕，欲文無害而已。官況蕭條，差厭不樂。幸而際遇先生提拔，令箴與功賞，秋冬間僥倖脫此以去，實出望外。楚阜之禽，不飛不鳴久矣，飛而冲天，鳴而驚人，自今日始。敢不砥礪後圖，以答知遇。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七

某頓首再拜。某元豐末居太學凡七年，公私試補，薄有聲稱。既忝冒入仕，謂功名唾手可取。凡二十年，宦學如退鷁，斂板趨庭，與參軍文學爲伍，俛首汗洽，似不知命。重念某起身白屋，父死未葬，母年七十餘，萬一出選調，可以鉤致一命，以賁泉下之人，爲堂上晚景之光。一身遭遇，存歿受賜。伏蒙先生憐其阨久，先衆人推挽，差委職事，試之煩難。某稟賦拙直，幸逃弛曠之罰，而受獎與過，實筆端春華，點化腐敗，起再生之榮。言念此恩，死不敢忘。因書輒布，干冒清視，驚慙何窮。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趙運使 八

使堂貴集，伏惟均受明福。令嗣機宜荆湖就親，昨云六月已後歸來。是時峽江方漲，不可泝流。僭率上覆，仰乞照亮。某惶恐再拜，上問。《跨黿集》卷二七。

與瀘南安撫 一

某惶恐頓首再拜安撫太尉先生。舜絃橫膝，南風可歌，一襟清微，自堪解慍。伏惟履茲炎序，燕處超曠，鎮撫百城，萬靈眷佑。保我師率日新之祉，與瀘水並長，下情欣慰。某前月末到普，此月初已交職事，乍遠台範，此心搖旌。仰冀爲道加護，使相之拜可立而待。謹具手狀候問，不備。某惶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瀘南安撫 二

某再拜上啓。某祇役新疆，苟攝支邑，實隸廉按，拙不更事，但知有愛民而已。既築純滋二州，脫迹以歸，一杯藜藿，安樂清靜。始覺夏日之長，回念前日勞苦，正如痛定時，愈遠台誨，積有傾嚮，曷勝馳情。某再拜上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瀘南安撫 三

某惶恐再拜。某還任一再旬，遍體瘡痍，捉筆不得以書。未獲奉典謁之間，慙慙可量。投俗亡補，日摠司空城旦書，與牛吏議重輕，辜負所學，祇自羞覩。何時侍師几，紓此宛宛，臨風不勝傾馳。某惶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瀘南安撫 四

某悚息再啓。前月末提刑刑部過合江、南溪，兩處參集，及過普慈，甚款曲，頗蒙獎借。自惟聲迹么麼，不聞於時，何以得此？此必太尉先生吹噓，餘論所及，至感至激。然某止欠二削，今冬當滿。因吏更乞借片言之重，俾遂湊合下半年，得便了當，脫去選調。出自門下，恩德非淺也。干冒台聽，尚布照亮。幸甚！某悚息再啓。《跨黿集》卷二七。

上漕使 一

某惶恐頓首再拜。即日春和，恭審某官導青陽之政，使事依仁。入奉几杖之歡，承顏養志，坐通神明。天監甚邇，報以景福，永錫難老，有識者逆知其如此。某初至武信，阻趨函丈。伏冀爲道愛身，報親與國，區區敢畢下情。不宣。某惶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上漕使 二

某惶恐再啓上。百嘉向榮，緬維臺府虛靚和樂，飲酒登高，賦咏盡春臺之樂。理財稱物，以平爲常，列城十六，共戴德賜。某今日祇服賤役，正阻稱謝，跂望恩閔，不勝馳情。某惶恐再啓上。《跨黿集》卷二七。

上漕使 三

某惶恐再啓。某竊謂士有貴賤，事親之心無貴與賤。某淪胥十三年，不遑將母覽西山之勝，日哦

《陟岵》之詩，心搖若旌，涕零如雨。慈母嗟季，留情故鄉，今方肯來，奉一杯藜藿，其樂詎算？仰惟先生以孝行高世，率俗純厚，幸推愛親之心，以及下士。教其不逮，貸其不敏，函容保護，俾若漸進之鴻。自是以升，則某桑榆之景，拜先生錫類之賜，尤不敢忘也。某惶恐再拜。《跨鼇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一

某再拜德夫賢弟。秋熱不耐，亦蒸燠，詎堪忍道？人得安樂法，自有清涼處，長健利不？某謫廢偶在善地，僑寓義鄉禮域，日親賢士，聞所未聞。鄰比巨族，如依大木，被廣蔭，忘所爲遷客，遂神交道悟。又有吾德夫，至於以所有資所無，猶是末邊事。三年遊從，一日別去，豈無情耶？歸來山谷幾半歲，五窮百憂共卧起，但老母康強，飲酒食肉，無一根齒搖落，此樂不厭。敝廬依山，時時掖老母登高，指烟雲明滅處，正前日羈管所，軒然一笑，如舉夢中作幻相耳。昨至錦官，會鄭六送女犍爲，墓詞未取，然已見楊祐夫許作跋尾，賦詩寄去。奇老計安，因燒香附問。自馮博二大夫而下，不曾有一字，繼當馳一介行李，布謝恩意。王才卿到家否？命壓人頭，奈何，奈何！某當自吏部注差遣來，若非山郡監征即村縣，少府末由承集。幸以道自牧，順俗加護。某借崇寧一席地掃灑，藏拙養病，安貧守分而已，無可爲人道者。謹啓，某再拜。《跨鼇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二

某拜手啓。初不知出脚至錦官，覽清札，佩意與義，甚渥甚厚。昭覺老子，爲人抵力抖擻，前日掠虛，一味實頭，留取馮居士一兩重警化公案。三十年後，當爲流通。寮舍寒冷，客況如何？珍重。某拜手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三

某再啓。比附遞有書與王才卿，計日今已到矣。歸山貧甚，無以報也。慚負，慚負！遣一僕至彼批書，可令託宿馬棧中數日。向輟騎老馬歸跨幾年矣，以旋厯多終賣不行，惟僧家不論此。今送還似不順，且宛轉爲某謝之。其他不較，一切惟命。馬無他損，特膘稍落，微磨破耳。某再啓上。《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四

某再拜。西風歛來，殘暑自却。北郭道人，涉此商序，氣韻益爽。別幾年，寂子佛法又變否？自愛，自愛！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五

某頓首。朝瞰伏諦佳況。曩辱命令撰尊夫人墓誌。某詞尪罷，不能發明懿行。謹專人上內，不煩垂訪也。謹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六

某頓首。煩蒼頭往來，慚覲十倍。恐有剪紙之疑，始拜嘉命。蜀契三十字已領，須面重謝。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七

某手啓。復勤清牋，徜徉難報。更苛辭，定致疑左右，謹已祇受，感媿并集。後日賓客之懽，不至破琴煮鶴矣。餘待面謝。謹啓。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八

某頓首。上別幾月，傾，孤風高節，十倍於他人。盾日橫甚，家居如何？結衰足於一堂之上，馳寸心於萬里之外。閱租簿刷舊欠，所得審多。山僧乍住持小院，城隍下人事佛法相半。醯醢兩罌助調菜，有飢集請疏示。屬發書，無因縷細。珍重。某頓首上。《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九

某嘗有函札修問顯道，不知到否？蓋與德夫書同日發也。別後燕居，諸況如何，於道更精進否？龜壁漸長成，力教之。趙德孺學子如何？才卿已到家，目疾減否？三舍復行，吾弟入規矩中遊否？陳

大中無疑成貢，不及上狀致意。某再啓上。《跨黿集》卷二七。

與馮德夫 一〇

德夫：承墨妙，多謝意愛。暑氣迫脅，如酷吏猛虎，道心清涼，自是水晶國土。山僧掃灑小院，於天人無補。梓人痛貧士子饒舌，傷弓之禽聞弦墮地，蒙教不到處，感服感服。摩登伽女隨子見處，枯木倚寒巖，猶是未了漢。但請鑽龜打瓦，畢竟團量不著。珍重！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鄭明舉 一

某拜啓。驛囊有書奉寄，曾收否？數百里音聲遼邈，懷想無已。秋老，氣骨爽健否？承集未期，爲道持護。不宣。某拜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鄭明舉 二

某再拜言。某病狂易，敢以亡母銘誌上累公。正以締交有素，公之銘吾母宜也，不敢請之他人。

他人不宜銘，亦不能銘，無易公之銘吾母宜也，是以有請。今迫葬期，石已礪矣，書者和墨，解衣磅礴以待，工治器，拱而俟之，越月矣。願早見賜，當扶力詣謝。某再拜言。《跨黿集》卷二七。

與李顯夫 一

某惶恐頓首再拜監茶承議族叔。某流浪久，爲隴西士大夫之辱，慚覲有負，故書問屏斷。借令盡禮，亦相濡沫耳，不若相忘於江湖也。絕日暴甚，興居如何？舜絃橫膝，南吹可歌。道人心源清涼，便是水晶國土，要且順序，保千金軀。謹啓。某惶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李顯夫 二

某再拜上啓。隆暑如猛虎暴吏，亡可遁避處。墉口依山，西嶺積雪，亦几案上物，奉承公餘，燕處超然，想見清涼。登高所賦，能傾倒惠教否？某再拜上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李顯夫 三

某皇悚上覆。某少意干叩，伏望垂簪。某前年爲武信馮秀才作一墓表，其文固俚俗。馮生必欲得吾叔妙札爲榮，某亦欲託此以傳遠。今數百里走人溷典謁，幸吾叔借某餘光，特爲一揮，以塞馮生之志，甚大惠也。碑材已有佳石，敢告留意。幸甚！某皇悚上覆。《跨黿集》卷二七。

與李顯夫 四

某再啓上覆。與吾叔漢上會遇良款，別後多難，往往出意外，但未死耳，他皆不足爲辭。往歲來錦官，明舉約遊西山，固欲上謁，竟爲世諦事奪，今無復如志也。八年閒居，筆硯未始廢。繼當附確，便請教次。某再啓上。《跨黿集》卷二七。

與仙集 一

休京師博士處時有安信，美除臺閣，可指期也。潼川凡委一一乞疏示。糖冰一簞，輒浼清席。直

孺已到京矣，收書否？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仙集 二

某頓首。奉簡勝，牛馬走尚未報命，以拜教札之賜。負暄承起居，蒙福殘年，強飯自愛。不宣。
某頓首奉簡。《跨黿集》卷二七。

與仙集 三

某頓首再拜。老憊，氣息憊憊，不耐寒暑，及秋初有生意。閒居廩稍不繼，琴書入臭子家矣。今春獲麟，遂絕椽筆，命名奏雅，頗岐嶷端麗，不似厲之人。時時閉關，弄雛舐犢，自有真樂。廟記祇寄公一本，極厭山城，思跨一騾東去，如何？比辰佳否，珍重。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知縣

某頓首啓子明賢舊。雨涼，體力健不？某初解驂，小突未黔，使節款留城市，未能掃地布席，揚

一觴以相酢。今尚慙負字，一雷土動，多得能聲。老昏疑信相半，及親見之，道路之謠真不欺人。賦先期，攷版籍無一錢逋負，他邑所不逮者，皆此類也。未承集間，珍重。不宣。某頓首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一

某再啓。小寺未經大風雨，摧圯數處，市少材料，均煩諸邑，若蒙應副，使全家脫顛壓之禍，子明之惠，豈小小者耶！徑寸雖大，無嫌條段，以多爲貴，不罪。初到，便爾干擾，皇恐之甚。帛收受訖，有紬更告撥來，趁起秦亭綱。有委誨，無外。某再啓上。《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二

辱牋之惠，審聞清況。王賦地征如役鬼神，何其速也，即時收矣。更有州城，委幸頤旨。某頓首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三

材植早蒙指揮般至，欲便修完，一入秋，則摧仆盡矣。如子明風力，決不肯同俗人等第應副耳。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四

糾察至，漢初發數事，諸劉已到，若送右獄，往往煩公移治月餘。或不欲，即與直仲言之。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五

辱誨語諄勤，感服無量。暑極矣，道人胸次自有清涼寶山，比辰佳否？縑纈即時收訖，有城郭委集，幸垂示。不宣。某頓首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六

竹木前諸邑到，更獲羨材，何以報公，但增感激。漢初事已盈狴犴，而巴川告訐，行充囹圄。回視子明百里，真華胥國也。皆宰字者，平日恩威相濟，使斯民遷善遠罪，其效今見矣。某再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七

某頓首。秋暑，體力佳不？前月五馬令本曹供諸邑地契稅虧額，惟使邑欠最微，判申漕司。兩日前令鞫官吏不以財用爲意。如子明賦輸，皆先於他縣，若一例被問，是無神明，況所欠么麼耶！可使收簇了足，解來爲佳。公移紛紛，正敗人清意耳。某頓首。《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八

荐蒙書誨，仰見締交獎與之勤。工徒如數，十六日到，凡七名，更兩日放散矣。十七日晚，先撥

前解匠四名歸。小可興修，全賴應副，一任妥然避風雨，皆大賜也。地契稅不多，了足申來爲佳。一被問即礙批書，然合州文法不密，老墮者之便。有委不？外夕稍涼，佳不？謹啓，某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陳子明 九

某頓首。連陰雨，極不快，有佳況不？何時受代，代者有來期不？巴川已被劾，新明來權。漢初銅梁歸任，兩邑之民欲挽而歸，欲借而留，不知允叔何以得此，合之才令尹何其多也！要見錢羅利州米，告早津般至州。餘惟自愛，不宣。某頓首。《跨黿集》卷二七。

與張無盡

某祇肅再拜上啓。某竊惟自漢以前，蜀人之仕無可考。獨何武入爲三公，已千餘歲。今大丞相秉鈞，澤及四海，蜀人詎得而私之？然泰階之光，下燭岷峨，蜀人之仕者，灑然相慶。先生首進，必引類以同升，西南英流，不久入冰鏡。福莫長於薦士，惟先生屬意無忘。某祇肅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何文績舍人

某頓首再拜。逆旅湫隘，如狗竇蝸殼，神馳心焦，幾不可活。延閣貴人，已荷臣力，豈不欲速成之？但有未安，不可強耳。情迫急，不得不強聒左右，願爲留念，得貴人一言，則黃閣章飛騰矣。不宣。某頓首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子文

某頓首子文學士。比覽書席，顧陶泓無佳者，執事不謹，亦敗人清意。妙年渡蟆頤津，有漁師示此石，自言夕見光芒，昕記其所，得之以心。從某遊三十年，時能吐好語，某不調，辱之久矣！是物呈露，固有所屬，敬以奉之足下，願吾友愛護之，決能見百十中書，公老而禿也。茲石有用，非真長二小山之比。不靳數語，作一段奇絕，如何，如何？某頓首。《跨黿集》卷二七。

與飛聲

某頓首啓飛聲議郎老兄。潼川邂逅，俱勤國事，雖數相見，未嘗款。別後，不審體力健不？伏惟天祐賢德，日享如茨之福，未緣承教，伏乞爲道加愛。不宣。某頓首啓。《跨黿集》卷二七。

與君接

某祇肅再拜。兩日前司馬平仲過普，款聚數日，聞與君接。兄數通信，承知道力益健，甚慰懷想。尚留普慈活升斗，空山寥落，幾無可與晤語者。李中孚來此，權安岳三四月，近又解去。風之斷蓬，水之木偶，彼此莫知其底止也。餘俟見日併悉此懷。某祇肅再拜。《跨黿集》卷二七。

與去病

某頓首去病推官奉議友。暖律，孝履如何？邑中數日之集，蒙直諒多聞之誨甚多。某到家丐罷，上司未遂所請，此亦命也。致仕文字如未欲來，專爲辦集，有委屬無外。不宣。某頓首上。《跨黿集》

卷二七。

與縣宰

某頓首啓。近境問令尹，知是吾錦官人，叩姓氏，廼知有事契。晴暘，健不？某趨塵蒙垢，願受振衣彈冠之賜。若行衙未有要官占，能假一宿否？謹布覆。不宣。某頓首啓。《跨黿集》卷二七。

答山木老人

某頓首啓稚亨老友。蒙牋何勤？衰老情欲，今非昔形，要山木詩，他日當寄。都會客冗，復簡太疏。熱甚，倦否？不宣。某頓首啓。《跨黿集》卷二七。

全宋文卷二八九一

李 新 二

送陳公朝序

倚柱而笑，女子之私憂；以牛犒師，商人之過計。嘗謂食肉有大臣，而女子以魯爲憂，憂非其職也；謀國有強將，而商人爲鄭之計，計非其職也。然而非私憂過計者，蓋魯亂則及身，鄭亡則及家，與其救末，寧若救本，則其智愈遠矣。《禹貢》梁州之域，陵國最久長，於秦地隸蜀，於漢隸犍爲，魏設爲州。梁目爲懷仁，再變爲隆山，三變爲仁壽。土厚石深，其民堅剛質渾，宜有仁厚君子爲西南之雄。比日，誰意士氣彫落，服儒冠屨，乃至造爲佻語俚辭，動輒嘲謗咕囁，相語狎畔以爭，居間闔門操方寸之觚，畫一尺之紙，曰：「吾將疵甲而毀乙。」亦有父兄竄定，黨類更倡，識者聞之，各驚相視。訐人陰私，間人骨肉，雖甚愚小人，有不忍言，有不敢言，有不欲言者。孝子慈孫蒙被醜聲，深切骨髓，若人何心哉！夫嘲人乃以自嘲，謗人亦以自謗，非刑不能懲，鬼不能誅，而人不能責，但

過惡未熟，行將自及耳。某生長於陵凡五世矣，有俗如此，某何望焉。是某之私憂過計者然也。足下沉慤有年，有可以動人者，某知之久。將治新都，豈無意於厚風俗，政成而後歸，亦豈無意於吾鄉？此僕所望也，亦固所願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昔人酒酣有爲故鄉悲，桑梓所在，不得不然，此其常常者。足下堂有上壽親，他日版輿以歸，足以率人之孝。庭下有諸孤，撫字之餘，足以率人之慈。傳聞詩書，使群公子厲精，足以勸人之學。歲入甚羨，旅人鶉衣，親舊狗馬，丁窮困時補其無餘，足以勸人之義。釀白酒，割黃鷄，一觴一詠，與父老相娛樂。携妓登山，可以規謝公之遊；插花起舞，可以盡白傅之樂。前日之風，苟視足下若此，寧不少愧歟？某少而賤，知無能爲而私爲憂過爲計者，殆必有說。且出聞若人言，見若人行，某不敢從若人遊，決可保矣，而不保吾弟。吾弟猶可保也，而不能保吾子與吾孫。吾子與吾孫習而熟之，不免爲偷薄所牽矣。此正若魯女、鄭商之當念也。私爲憂，過爲計，將欲救本而棄末，亦曰遲足下之歸。足下行矣，因書以諉左右者，惟足下留意無忘。此固所願也，亦非敢望也。《跨黿集》卷一八。

送蒲彥酥序

彥酥得邑資官，寄聲來別，且言或人誤我，投之空山，啁僻難進，意甚不懌，來遊西蜀。蜀大帥尚書王公，方玩辟書以招客，見彥酥愜甚，以詫賓從曰：「某不敏，三世侍從，獨以士報國，爲王氏

家法。昔事左丞蒲公，功業文章，在古無倫。此段寥落，乃今於蜀見公猶子，典刑具在，請以家法從事。」遂入閣草奏，以劇邑留彥猷，亦歷試之。吾彥猷豈病歷試，然爲公計則得，爲彥猷計則失。予始聞彥猷得資官喜，如尚書公得彥猷時，尚書公辟彥猷，予復不懌，如彥猷得資官時。後旬，王公左遷，辟書報罷，予喜如初。資官小邑，使才者居小邑，不當喜而喜，是幸之者然也。使尚書公門下不遂得賢士，賢者不果進，當不懌而懌，是嫉之者然也。幸之嫉之，小人之事，復仇報怨，不仁者之心也。予與彥猷，厚善無所怨惡，何幸何嫉之也。幸與嫉施之他人且不可，亦不敢也，曷於彥猷而然也。非幸之嫉之而俟之也。彥猷貴遊子，自負甚力，舉趾甚高，氣習倜然，與衆人異。自昔南北阮、馬冀王、烏衣謝、城南杜，貧雖到骨，而青氈犢鼻，終作後世譚本。爲張緒三年客，便自風流，況久得左丞之教，悻悻然去之哉。苟以爲吾貴遊子，小官小邑，非才者賢者所宜淹而辱之，則資官何負。此予所以樂彥猷之往也。城郭侈大，聚落夥實，舟車鱗沓，宮室堂奧輪奐，吾適然寄之耳。民頑吏悍，不難繩事之，叢曠在所處，皆彥猷餘事。登高而賦，煙雲泉石，春茗秋蘭，皆彥猷臆中之帑。時探以出，平時，落筆輒千言，事或奪之，今無事，語益工，造道益深矣。一道人物，如彥猷不在第二。一道政事，彥猷得第二，餘人得第三。堂堂諸公，洗濯風裁，彥猷第往，施種石田，亦必有生之者。予昔攝官成都，候大慈鐘，聽銅壺鼓，挾刺以出，倒篋以歸，食未下咽，而戶外迹滿。歲弊馬，月更僕。俯伏迎謁，猶專傲名於世俗，盃酒書劍之約，一忘夙諾，則橫議出矣。此時所養，消泯殆盡，至今念之，搔首不已。夫辟書報罷，是天以遠業資吾彥猷也。予喜之者此也，豈幸之嫉之者然也？榮有王

庠，於予爲德友，上計稟事，墨綬趨府，以其餘時願一款之，其爲人如陽城元紫芝，今世未有斯人，予以此厚彥猷，猶慮茲往，他人誤君。《跨黿集》卷一八。

送王井研序

西南之人，老死不識海，蓋不問而知其深且遠也。士大夫相與言量，必借海以喻。水行地中，其大稱黃河。嘗登大伾，觀其北注，一望渺茫，極目無際。至曹仁而分爲二股，至歷亭而分爲五股，一股之漲，越千萬潄，滔滔而東，歸宿大海，纔涓流耳。旦浴日而出之，暮涵太陰而宅之，蛟蜃之氣出沒，爲樓觀，珠貝之光騰而上者五萬里。鯤雖大，鰐雖鰲，鰕蛸雖微細，咸受而藏之。予聞濱與海鄰，誼夫知海爲最詳，故所養將有取於海也。空洞陂田，綽若有容足迹，所周便見涯涘，此又何足爲誼夫道哉。誼夫堂然古丈夫，峨冠據按，似不可向，而悠久處喜愠莫見。字研溪之民凡三年，始至不增威，既去不減猛，四境之內譽日聞。而誼夫曰：「此愛我者所溢也。」九品之卑而晚聞相知，誼夫曰：「此予有所未逮也。」凡欲求誼夫之急迫躁競不可得。誼夫今去矣，宦遊無定。予或一到海上，窮深而極遠，并一測吾誼夫，別後三日，所養尤不可知也。《跨黿集》卷一八。

送趙彥成序

東家儒者，余視之蓋丈人行也。冠履步武，未始亡律，鳴中韶，灑掃蹈規，譚天人性命，以挈其徒，訂是非於有司，大抵如聚訟，號先生長者尤揖讓比肩，外類不爭，而喧呶喔咻亦筆下多口者也。其徒往往餓寒乞，爲市人所嗤侮，然儒者終強項不耻。余每念之，西家之子病狂十年，操刀捶，遇人輒挾之刺之，忘貴賤之勢、耆艾之序，舍者見之，避席而走，在輿者爲下，坐者爲起，耕者釋耒而返，行者讓畔以去，退肅屏息，畏之如大賓客。及其捨刀箠，仰天畫地，拊髀嬉遨，則相與環而觀之，趨趨于于如太古時人。樂以忘憂，終日親之而不懌。其悲而哭，則噉噉淒辛，雲寒無光，夜昏失色，聞之者涕下沾頤。謂非漆室女，即杞梁妻，非阮籍窮途，則唐衢憤世者也。汨盡繼之以血，聲動左右，天倫之機，發於自然，又相與哀而憐之，如放臣逐婦，不得志於人間，不可一日偷生而苟活者也。及其履危冒險，死生之大，不得與之變，而況榮辱乎。是殆不足以撓拂之也。某與彥成，身儒行儒幾三十年矣，曾未有畏之如彼狂人者。親而樂之，或哀而憐之，或不能榮辱之，如彼狂人者爲人，而使人敬之如大賓客，親之如太古時人。不得已則哀而憐之，如放臣逐婦。不然，爲有道之士，而使人不能榮辱，如是亦足矣。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蹢躅流浪，以禮發冢，以詩書爲姦俗，學無用陳腐齒頰以盜么麼蝸國之名，身被坑，冠被溺，羹無糝，戶無樞，何特爲市人所嗤侮，時窮天阨如吾東家

丈人者不知幾千百士。我其杓之，人佯爲瞽亂，不靈不解，曾不能窺西家之髣髴。欲以全生，欲以養真而盡年，下交末路，漓薄不美，陸沉於俗，託一廬以避世，無得喪存亡，則接輿箕子正是我輩人行矣。吾有狂藥以酌子，有狂言以誅子，酒酣興作，我悲則子笑，我笑則子悲。人其謂子狂者耶，我狂者耶？可以友乎，其不可耶？可以狂乎，其未可耶？得狂之名而甘心，將推而不受歟。《跨黿集》卷一八。

送空源二教師序

空源二教師，少年跌宕，長安市上酒家眠。三峽誤遊，蜀山如畫不歸去。自厭勝處，散行陋邦，直饒說得雨花空中，亂石點頭，身蔭五色祥雲，坐致八功德水，亦只是箇肩板漢，蠹魚經笥，造成口業。二教師不自知，亟還大慈，研精故紙，鑽透牛皮，正以含血淬空，先觸己口，若便擲筆炳疏，亦未有是處在。二師還委悉否，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珍重，珍重。《跨黿集》卷一八。

送張潛夫入道序

天下事固有如此者，予方外忘年張潛夫一日謝其家，抵帽於地，哆去革帶，曰：噫！我五十年爲

愛慾絳纒，投濁河，洄湫苦惱，坐火宅，若焦若燒，不知世外有清涼境，豈可作底突，效彼必死囚我。非愛吾身與愛吾家者，身非我有，家亦非我有，則身外之物得而有之耶？且門施行馬，門不自以爲益；車有蘭班，車不自以爲益。蟬貂爲冠，褚皮亦冠，編珠爲舄，其用與芒屨則同，而我何牽於物？姑蘇臺雷塘路，聲色未窮，過客悲涕，保如意之安，悼戾園之恨，生不及忘懷，死未能瞑目，而我何倦於家？願通籍祠部，請作佛子，習爲小乘觀，吾爲善知識，日勸月治，因緣未熟，猶不失爲一等閒人。安樂無事，午枕鼾眠，即是極樂國。以無累之軀，爲有道之士，我何苦不爲？所以潛夫之志如猛將摧堅，有進死一尺，無却生一寸。前此固潛夫所病，予亦病之。此既潛夫所易，而予所難也。夫好惡得之性，天不可以勉。燕方丈，羅鼎珍，求適於口，而邕以痴爲美。佩蘭芷，蔭華屋，求居於潔，而赤以溷爲潔。陳尸屋下，行殯道上，水淫馬癖，各得遂其意。予姑遂吾意，明日與潛夫異者，特衣服室廬耳。潛夫能詩而善畫，如劉奉先畫，如李長吉詩。讀子美歌山水幃，如見奉先畫，想奉先畫，則知潛夫詩。讀牧之序《長吉集》，則長吉詩可槩見，長古詩可見，則知潛夫畫。要之，不貴丹砂曾青與不作古人以經目者。予往與之飲，潛夫發言則坐客哄，堂頭不接席則巾濡盃，每每於此不凡。明日潛夫不復隨我議此矣。古來凡聖合并，善惡多岐，大慈若一雲夢，況佛不從西天來，獄不從地下出。潛夫、潛夫，勉旃！珍重，珍重。《跨黿集》卷一八。

送宇文修撰序

望色聆音，以知病之所從起，此善於其事者往往能之。遽謂之聖與神，可乎？然平處詣情，高處詣理，妙處不可以言傳，非聖與神，每每不到。十全其八，今不可得，古人謂之下工，十失三四，今人之常，而古人謂之愚。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道大行則殺人愈多。無刃與挺，而司命天下之人，十全一二，十失五六，死者甘心，其生者不以罪醫。然則奈何，夫診一臂，按指寸口，訂浮沉長短滑濇，以窮陰陽，迹陰陽以較虛實，數呼吸以定所損，借菽以譬輕重。如循榆葉，如循琅玕，柔如鷄踐，累累如鈎，此其平者而謂之當治。春弦如新張，夏鈎如操帶，秋毛如吹，冬石如彈，此其不治而謂之易治。其甚疏者，不識榆葉、琅玕爲何等物，車蓋爲何等狀。古人目不見太山，耳不聞雷霆，以己之呼吸，數人之脉至，而今人流涎吐渦，笑譚不止，指在魚際，或在尺外，而曰，我善醫。當吐反下，當汗反吐，戶外雖滿，而殺人亦爲不少矣。閣下以文起家，得時盛名，久次郎曹，徬徨京雒，講禮太常，外求民瘼者已數十年矣。秋風搖寒，吉服宜起，天子命我，莫敢告勞，幸今法度嚴密，紀綱維持，而國朝無有受病處。獨西北爲憂，黃河爲患，操方技者盈庭，曾未能已此。且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支，築堤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榮衛不得其適，故結而爲癰疽，緩而絕經絡。芻粟不繼，是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是骨不勝，筋骨不勝，則四支委矣。榮衛之不

適，四支之委，醫者之罪也。閣下傳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紉腹有其藥，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倉卒尋常之間。彼榮衛之不適，四支之委疾，不至骨髓，而箴砭可及。閣下行矣，他日聚毒以供醫事，則備其一焉，志之無忘。《跨黿集》卷一八。

贈數者羅公弼

山鬼知一歲事，過此不知也。大耳通他心，寂然不動，則無所通也。公弼屈伸數指，五行十干，引而信之，言貴賤壽夭，奇中明驗十八九。本儒家者流，而爲陰陽家流，以道德性命之學而窮刑名度數，自妙而入竅，宜其術之高而取名之多也。司馬季主隱於卜筮，君平爲人言忠孝，以此求公弼，則得之矣。雕龍譚天，其放爲幻譎；曼倩射覆，其餘爲談諧。以此方公弼，則似之矣。請子倒金過而問焉。《跨黿集》卷三〇。

劉氏藏書序

錮鏤金鏐鈿鋪以爲器，繽紛玃璫珠璣以爲衣，割裂紈綺繒綃以緣體，高興大馬以驕氣，囊金篋玉以矜富，夜光明月、名畫古皿以爲耳目之玩好，公卿貴家富人豪戶惟恐其不盡有也。然皆狐兔之藏，

盜賊之資，僕見之多矣。不如堂上有詩書，牖下有史傳，羅孔校孟，搜揚絡韓，古人竹簡，今人紙軸，百家九流，無不備具，此善蓄書者也。然不肖子弟一日有無賴之遊，廼父廼兄之藏，遂爲世俗展糶之具，僕見之多矣。不如善守者複壁重囊，錦緣繒飾，緘以滕，扃以鑰，輕塵無揚，百年不逸，此善守書者也。然吠狗不知星，冥行不察里，耳無聞，目無見，沒齒爲腐夫頑人，僕又見之多矣。不如善讀者弦歌口誦，下帷杜門，日與黃卷聖賢語。一編數句，立富貴功名，往往有不朽之餘榮，而風流氣耀，乃與世俗不相商較。此善讀書者也。東都劉氏，無他好，爲布衣，而所蓄與秘閣埒，是某所謂善藏書者也。後之人其善守邪，守不足貴，其善讀邪？某西蜀隆山郡讀書人也，敢告不敏。某年月日，李新元應序。《跨黿集》卷一八。

跋郭子固廉使詩後

南蠻獻夜郎故地，大觀戊子，遂城純州。宣和辛丑，廢爲九支城。廉使郭公以忠報上，無遠弗届，《皇華》之光，照耀原隰。嘗留詩九支，詞語清拔，字畫遒麗。覽其詞以意逆志，不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古君子也。自潼川移節右蜀，以憂去官，上念遠人，遴選使敵，再勞公行。今春臨按茂林，茂方九支，路尤險絕。使者藜杖芒屨，登陟峻阻崎嶇，至坤維盡處，宣布聖上德意，存撫守臣。西山諸羌，久不識王人衣冠，分挈部族，百十爲群，羅拜道左，舉欣欣有喜色。仰知天子不鄙殊俗，和氣

達重譯，湛恩溢荒陬，使者謂夏持國前守純，因以詩本遺之，持國賡和，并刻之平山館。後人覽二公之作，懷想名德，要如峴首墮淚，石有欹仆，羌人亦必護念支撐之如孔明碑云。《跨黿集》卷一七。

跋蜀倅程公詩後

某隱拙于茲，行逾一年，日食二升麥，求古人所謂上策，頭錢價漢，針孔許事輒以經意，歷歷未敢忽。空山無人，坐觀物化，不作聲胞中，則柳生左肘，車軸旱雷，馬蹄鬱勃，久不到耳目，足以自放，而使者邦伯如在。某左右前後，每以此自驚，雖然如是，要未有品題在。程公辱行下邑，以詩爲貺，詞旨捷然，蓋與人以方也，至目爲才。縣令湔拭太過，使散樗瘖雁不得全其生，禍從始矣。操刀理縵，輒張紆紛，則文錦措絃，終敗迺翁事，拜賜奈何。殆將紉蘭苕爲衣，飾以琅玕，襲清微之風，挽天河以自澤，猶在才不才之間耳。佩服無忘，謹鑱諸石，亦以補李氏家法云。《跨黿集》卷一七。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是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于是。宣和五年仲春既望，李某題。《跨黿集》卷一七。

跋瑶池命宴圖

蔭長春難老之藤，據上古不化之松，聆語霄之羽客，朝巢蓮之隱翁。今夕何夕兮，送玉麟於八區，鶴致群仙之命，龜開千歲之符。五雲兮趣駕，虛席兮瑶池，攬海桃之翠實，潔沆瀣之明卮。屬西王母薦壽，不醉兮無歸。《跨黿集》卷一七。

跋顏魯公書後

譽魯公書如譽日月，然日月奚假譽耶？或者曰吾不愛魯公書，是宋人之名其母也，晉人之字其父也，父與母安可名字之哉！公以制科起家，決獄得天下直聲。「御史雨」比束皙，劾延祚不葬母類陳蕃。至於察祿山異志，密繕陴隍，一城撐然，賢于河北二十四郡，此則古未有也。後忤盧杞，出使希烈，視賊如犬豕蝨蟻然。知忠義所在，得死爲得所歸也，灼知刀鋸之奏空也，湯鑊之漸水也。名節如是，何不若日月乎！自古及今，日月本無成與虧，又何譽焉？公善正、草書，世所共秘，其不愛者，蓋名其母、字其父者也。武信何歇得公字刺于石，僕且概舉公之名節。譽日月則不敢，字父而名母尤不敢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二。（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二八九二

李 新 一二

孫武論

論有爲之君，必資乎有爲之臣。若孫武者，可語有爲者也。觀其斬二隊長之事，竊以謂非直嚴號令，申約束而已。嗟乎！無故而斬二婦人，此豈足以顯將軍之勇乎？武之心，其必有說也。蓋武始以兵法見，固知闔廬可共功名也。然武之意，豈不以有爲之君，不患其無志，而患物有以昏其志耶？今夫天地之間，泛然與我同游於造化之表者，舉皆物也。凡物之有感於外而悅於中者，以吾之有吾身故也。然來則應之，其去則不復挽而留之，是萬類交於前者，皆可寄所樂於中而無所累焉。物之於我，適然而已。雖盡六合之變，洪纖巨細，無非可樂也。吾何容心哉？苟一有所惑，而用意於其間，則迷於終身，專而不解。所謂寄其所樂者，乃爲吾之蔽也。且物固未嘗能蔽人也，吾蔽之故也。煙雲風月之觀，固非可取也，而山林之士蔽之；金玉珠象之獲，又非可親也，而市賈之人蔽之。且二者皆逐其

所蔽而不反，況夫居人上之位，處可致之勢，而物之可取可親者，苟一惑焉，將見其智慮役於所昏，而聰明變爲聾瞽也。如光武創業之始，尚且不飲酒，況夫物之可取可親者，有甚於酒者乎！嗚呼！女子之禍甚矣，使其小惑之耶，將見其舉事赴功之際，以今日未暇，則有明日之期，竟不暇焉。又不過曰：吾苦身焦思以致憂於爲民，孰若守常無爲而自樂吾樂也。使其甚惑之耶，則將不復念其身，與夫大統重器之所責矣。小惑之則其志怠，甚惑之則其志亂。志亂則敗亡隨其後。以闔廬之有爲，而武之心臆度之，則亦未憂其遽至於亂也，憂其怠而已。此武所以絕之於初以激闔廬有爲之志也。當時假使武抗言直論，獻木強之語，謂闔廬曰：「大王必欲用臣，顯名於諸侯，宜先屏去聲色。臣請先斬二寵姬頭以獻，然後臣與大王始可以有爲於天下。」如其計之出此，不亦太疏乎？是可笑其拙也。故武所以必假試兵之術，爲闔廬除其惑志之本也。吾嘗意闔廬欲試以婦人，而武遂用寵姬爲隊長，則武之心欲去之明矣。何則？使深宮驕倨之婦人而忽當三軍號令之責，則先知其不如法而固當殺之也。豈非武之臨機適變，出吳王之不意，而能用其智乎？雖然，后妃姬侍之奉，此天子諸侯治內之禮，何獨至於闔廬而疑之？蓋武亦相其君而後動也。今夫妖艷之嬖，自非上智，鮮能不惑。闔廬勇而無斷，非剛者也。觀其速入郢，久留而不決歸，推此考之，則其天資勇而無斷固可知也。勇則不慮後，不斷則牽制於所役。蓋有是者，易爲敵之所乘。此武所以洞見吳王之爲人而斬二姬於進見之初也。如曰不然，復敢以漢高祖、晉重耳之事明之。高帝起亭長，朝夕思奮以取天下；重耳以亡公子流落於四方，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然則所謂憂傷感慨之事備嘗之矣。然方高祖之入咸陽，則遂無出舍之意；當重耳在

齊，乃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以樊噲、趙衰之徒，皆平生握手之舊，其誠之相通，又非孫武比也，而苦言切諫，猶且不從，文公至以戈擊咎犯。然則武於立談一見之間，使其不假試兵之術以誅之，而徒事口舌之爭，得乎？吾未見其有濟也。惟高祖、重耳復聽張良、咎犯之語，然後能爲范增之所驚，負羈之所畏，卒之取天下，復晉國。惟闔廬悟孫武之能用兵，任之不疑，卒之破楚國，威齊晉。由此觀之，女色之可戒宜矣。嗚呼！君側之小人，其爲禍亦女子之比也。有志之士，如欲爲聖天子掃除小人之惡者，吾願以孫武試兵之術告之。《跨鼈集》卷一四。

蕭何論

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其故何哉？蓋君子之言，載之行事，傳之典冊，而垂之不朽也。言而不慮，豈獨無傳哉，百世之下，有受其弊者矣。蕭何之治未央宮也，高帝以過度罪何，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嗚呼！豈其不慮哉，何其失言至於如此也！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夏后氏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未央之作，立東闕、北闕、武庫、太倉而已，於禮未侈也。高帝之意，以天下之衆，毒於兵戈者久矣，瘡痍者未瘳，呻吟者未絕口，不欲以土木之功重傷而亟困之也。何於此時，免冠以謝可也，援古以議可也。免冠以謝，不失爲長者；而援古以議，且足以杜後世之侈心矣。

奈何區區憂後世之有加耶？謂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歟，則洛邑之營，周公爲後時矣。謂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則宮室之卑，夏禹爲罪人矣。言之謬悠，固可知也。夫以蕭何倉卒之對，一言之失，未爲大咎。然而青龍之間，土木并興，宮室崇侈，民力苦於重傷，國用困於不給。邇臣之言，非獨高堂隆而已也；老臣之言，非獨陳群而已也。魏帝之論，方有以杜其口而鉗其舌，以蕭何之議足以藉口也。漢魏之相去數百載矣，愚恐至此而何始有以責焉。孫盛之論，以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尚宮室、示侈後嗣。此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也。魏氏之興，四海方罹塗毒之苦，而述蕭何之過議，豈不昧於得失之理哉？若盛者，可謂確論矣。古者之言，以蕭何之佐漢，豈不謂忠臣哉？一言之失，從而責之，則天下無完人矣。嗚呼，是豈知言者哉？蓋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廢人。陽虎之言，孟子之所取，有爲神農之言者，孟子之所去。去取之間，如此而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嗚呼，豈何之謂哉？《跨黿集》卷一四。

韓長孺論

士各有才，顧所馳如何耳。苟目前之利，而不顧身後之災，盜一時之虛名，而不能善始於終，非其才所不逮也。得君可專，而顛倒謬戾，並反其宿學，評于異世，覺其不能用其才，則可以俯而弔。昔人攷古書，至于廢卷而歎，愚讀《韓長孺傳》，亦不知涕泗之從出也。悲夫，士之不能騁其才，適

至是耶！馬遷謂其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以得人，然誠有之，大本非公議也。長孺嘗受韓子雜說于鄒田生所。要之，名有辯口者，自知其才足以事梁也，知其才足以補梁之闕而通使也。持忠孝說以彌縫國主之失，知其說之不可破也。游說親戚骨肉之間，知其說易用而易入也。田甲之屬，畫鄙俚之計，辱之甚矣，而猶有死灰復燃之語，知其才之必得內史也。天下豈有無妄之福？而詭勝之徒，交口借譽，事決無成，不成則死，而長孺比肩其側，不爲一謀，知詭勝必敗也，知其才足以死生乎詭勝也。丁漢之初，匈奴方強，驕平城之勝而和親，重養其貪，故長孺于王恢之議，反覆詰難，知其匈奴不可以長繩而係也。然而謂之智足以應近世之變，誠有矣。方是時，七國已平，上向儒術，不推轂賢者，無以邀四方之譽，與之同列，如田蚡樂除吏，鄭當時推士，翟公喜賓客，竇嬰進趙綰，迎魯申公，雖不及用，而人多之。故長孺舉壺遂、臧固，庶幾飫天下之望，而免竊位之謗。然則謂之寬足以得人，誠有之矣。其才固可仰而賀者此也。若夫馬邑之役，自將天子三十萬兵，無一騎之得，咫尺百里，單于之頭已在掌握，而乃伸指緩臂，使之脫去。且諸侯之軍皆屬護軍，無功而還，誰任其責？沮前日之議，敗今日之幾，歸罪王恢，不亦冤乎？其後罷漁陽之屯，謀益疏拙，鬱鬱無聊，繼之以死，安在其爲智耶？理固有曲直，事固有是非，魏其、武安，廷辨灌夫事，天子待長孺一言而決，乃至含糊不明，首鼠兩端，至開蚡以自喜，而卒殺二賢。二賢之死，非蚡殺之，蓋長孺殺之，一切不足贖矣。得百壺遂亦無顏，其言安在其爲寬？然非才之罪也，亦非其才有所不逮也。長孺固多才，特用長孺者非是。此固可弔也。嘗疑馬遷與壺遂共定漢律，遂之所以報長孺者，宜無所不至，其以情丐于遷

者，蓋未可知。不然，何與之或過歟？非公義也。《跨黿集》卷一四。

王允論

漢之統誰絕之？曰，王允絕之也。桓、靈不綱，政教頽敝，人物虛蕩，威令日去，穰穰幼冲，不能作爲強明，以至於絕。曆數有窮，天命無常，然則曷爲罪允？曰：梁冀跋扈，所以除去，一武士力耳。大臣陰喝，反以資刑餘之人，使尸之爲己功。冀死，而閹尹負恃，益更暴恣。何、竇相枕籍，血膏市朝。上之人既無以籠馭，而天下健者惟有董卓。卓與袁紹謀誅宦官，宦官死而卓愈不可制。求去惡疾必以毒藥，疾已去，而藥之毒亡以解，殆卓謂矣。允結呂布，刺卓，復殺蔡邕，可謂能謀善斷者矣。然直不能謀，直不能斷。卓之毒，與莽齊名。而莽文雅過人。於是伍孚以力死，何顒以憂死，張超、劉虞以權首罹咎。相與謀卓而不勝者多矣。允之戮卓，不失一卒，不折一戟，安可謂之無謀？天下賀卓死，而蔡邕附卓，至爲之咨嗟咿喔^{（二）}，恨滿大宅，背負國家，萬萬宜死，而猶以續史祈命，欲躡蹤司馬作謗書。安知其不彌縫卓失，而反推異之，貶辱漢臣，摧抑天統，日書月書，以欺惑後世？允確持之不肯貸，安可謂之無斷？卓死，而涼州之人，呼吸變態，存亡須臾，樞機闔闢之變，正在此時。若一失其機，則竹破瓦解，不可復合。苟能諭檄部曲，諸爲卓誑誤者勿問，敢以兵動者族，如以雪澆沸，利害顯然。而允不肯爲，靳一赦之故，使李傕、郭汜乘以爲亂。是一卓死，百卓生，允

不能遏，又死之。能謀與斷者固如是乎？晉已勝楚，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文公曰：「得臣猶在，困獸猶鬪。」及楚殺子玉而後喜。項籍已亡，韓彭既臣妾，方內大定，田橫越在海島，勢無能爲也，而高祖區區必欲招降之，其旨遠矣。《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汜、傁雖非子玉、田橫之比，然姦雄之徒，日日幸亂，而況驅之以爲亂。允上無以保君，而天子適爲強臣資；下無以庇民，而黔首爲寇糧。長安百雉，巷無居人，而袁紹、曹操，爭先挾帝以令諸侯，其敝兆於汜、傁。汜、傁之亂，誰爲之？允爲之。則漢之統允絕之也，然則，曷爲不罪允？《跨黿集》卷一四。

〔一〕咨：原作「咎」，據文意改。

武侯論

嘗怪劉先主以宏深之度，推誠得士，固曹孫之所不逮。方其親屈將軍之貴，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盡其所欲聞者。得臣有如亮，當時一國之才，無出其右。宜其破吳吞魏，如唾手之易，然而鼎峙六合，終其身不能取中原，此其故何哉？爲之深思遠慮，然後如先主之用亮，此其所以不可圖天下也。蓋嘗聞之，論大臣者有二：有謀臣、有輔臣。謀臣以相濟而相資，輔臣以相投而相合。相濟如天

地之升降，日月之晝夜，布而爲雨、凝而爲霜，瑞而爲慶雲祥風，然後可以成歲。相資如邪溪之鋌，赤山之精，鑄以火，淬以水，然後可以刃物。燕國之角，荆山之幹，液以春，析以冬，然後可以傷人。此則爲謀臣之效也。相投如立乎大澤之陂，脰鳴、注鳴、旁鳴者居其右，翼鳴、股鳴、胸鳴者居其左，則不過同於聲相合；如植芝於蘭之側，則不過同於香；和膠於漆之中，則不過同於固。此則爲輔臣之效也。創業之君，寧無輔臣，不可以無謀臣。若高祖之有張子房，此所謂謀臣也。先主之氣，愈沮而愈剛，此其與高祖無異。然才高而慮短，志大而機不足。機不足則未免於怯，慮短則遂至於謀疏。孔明雖有爲之才，然智無子房之奇，故善於守正而拙於用權。以拙於用權之臣，而事慮短機不足之君，故可以相合而不可以相濟，可以相投而不可以相資也。方漢之末，曹已據中原，孫已守江東，先主方爲荊州之游客，悵然計不知其所從。方是時，爲之始謀者孔明而已。漢中、巴蜀，此高祖所以因而王天下也。足食、足兵於西南之隅，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其謀固然矣，孰謂孔明而不善於守正者乎？惟先主之才高，故聽其言而能用，惟先主之志大，故決行其言而不疑。然而不知孱弱之草，不依託於盤根高幹之木，則不能伸其身，此古今之常理也。況先主孤奮於東漢之末，欲有爲於天下，則曹、孫之勢最可假以爲託。惜乎亮之拙於用權，而不能借資於人也。亮雖知曹公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之爭鋒，乃欲結好於權以爲援，而曾不知事吳不若事魏之爲利也。亮之不知事魏之爲利者，竊意其心徒以玄德漢室之胄，可區區慕湯武之名，以正征伐之由。而不知湯武之先世惟積德取信於天下，以無心得之，此術不可施於漢末離散之際也。惟孔明昧其名而失其實，此所以不能事魏也。惟先主聽用

其言，復不知審其是非，行之不疑，亦不能遠觀却顧於成敗未然之際，此其慮短機不足致然也。然則事魏之策奈何？噫！豈不見孫仲謀之能臣魏背蜀而保其國乎？事魏之勢，在仲謀可以謀國，在備可以取天下。仲謀之勢在外，備之勢在內，而亮卒不之悟也。然仲謀雖知所以事魏，而不知資魏以事漢。至乃奉書稱臣以媚於操。此所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也。方操脅帝以制下，先主以帝室之英，勢有漢蜀，武侯曷不爲先主謀，使盡夫尊事獻帝之禮，仍通好於操，無暴其罪，僞推其勳，明告天下曰吾今與孟德戮力除兇以奉漢宗廟，操雖欲不吾從，不可得矣。吾屈身卑節以奉於操，正朔號令之稟於操，子女玉帛以歸於操，使操欲絕我而不能，伐我而不可，漢天子將賴我以爲固，操將若之何？於是修仁行義、休息衣食乎漢蜀之民，捐數十萬金，奉口舌之士，以乘操猜忌多疑之間，疏隔其君臣之歡。且吾跡就內附則凡謀皆易行，假之數年，可以得志。是我外無犯漢之名，陰有謀魏之實，此爲蜀之上計也。亮既不能出此矣，雖外結於權，又不能終事之，至於失荊州，蜀之形勢不具。嗟乎！使先主曩事魏，則豈得有曹仁、于禁、呂蒙、陸遜之徒，腹背以困吾雲長乎？荊州爲蜀之右臂，爲吳之咽喉，爲魏之南門。魏始得之，則以之拒吳而捍蜀。蜀中用之，則以之控魏而抑吳。吳卒奪之，則以之扼蜀而塞魏。蓋荊州皆三國不可失之地也。先主失荊州，天下之大勢已去矣。由是觀之，武侯昔雖有命一上將出軍以向宛洛之策，卒不得行，所以終其身不能取天下也。噫！安得謀臣如張良者，以佐先主之謀，而使亮優處蕭何之任，庶乎當其才也。人才之難，創業守成之君念之哉。《跨黿集》卷一四。

龐法擬魏臣論

愚嘗觀陳壽書，以龐統，法正擬魏臣。至於讀數子之傳，而考其行事之迹，乃知陳壽之言雖得其一二，而猶有未盡也。且以龐統之清雅，荀彧、荀攸之忠正，各奮其能而任於一時，愚請以智、識、才、略論之。法正之奇畫，程昱、郭嘉之智略，規事建議而見信于主，愚請以料敵策謀論之。方龐士元挾知人之鑑，而謂陸績、顧劭有駑馬、駑牛之任。荀彧論袁紹之衆，而謂其或剛而犯上，或專而無謀，而太祖嘗以爲知人。荀攸亦論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非藻鑑足以見人之臧否，固莫能及此。則三子之智識竊相似也。統有治中之才，而先主之所器。或知軍國之事，而太祖嘗與籌。至於荀攸，則亦有帷幄之謀，而太祖見之，則以爲非常之人。苟非宏才足以勝大任，亦莫能及此。則三子之才略竊相似也。若夫法正度劉璋之終不能用鄭度，以解先主之憂。程昱料孫權之必不能殺劉備，以申太祖之戒。至于郭嘉，則知譚尚必鬪，而果有冀州之爭，謂胡不設備，而卒有大破之變。則法正之料敵，固足以擬於程、郭也。正說先主討淵、郤，而廣拓境土，昱說斬允殺汎蕤而卒全三城。至於郭嘉，則臨敵制變，達於事情。觀太祖急攻呂布而終成大業，則法正之策謀固足以擬於程、郭也。嗚呼！龐之智識，才略固足以擬攸、彧，而所不及者必以功。法之料敵策謀固足以擬程、郭，而所不及者，必以節。何者？君臣之際，相遇爲難，古之人欲行其道而患不得其君，既得其君，而患不得其

時，苟逢時以行其道，則施設注措而成不世之功易于反掌耳。觀二苟之遇太祖也，撫寧內外，經達權變，討袁紹、擒呂布，二子與有力焉。此則時之可行，故其功有足稱者矣。方龐統爲軍師，畫三計以說先主，其心亦欲致君平難以建萬世之功。奈何不數年而爲流矢所中，則規謀建事未及成而亡矣。此則不得其時而終其志，故其功所以不及苟也。且事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豈知劉岱之不可與謀，嘉度袁紹之難以共濟，於是去而就魏，以助太祖，則其量君進身去就之節可謂美矣。法正入蜀依劉璋，不先度其可否，而苟容其身。至乎志意不得，則因張松之說而歸先主，反爲辭說以勸劉璋之降，則反覆之心固非事君之直矣。此其節所以不及程、郭也。噫！龐以早死而不得終其志，故其功之不足者爲可惜。法以不能量君進身而反覆其心，故其節之不全者爲可鄙。陳壽不能究其終始，而徒以雅好人流與夫著見成敗之類論之，烏足以盡人哉？雖然，大漢之末，民方憔悴于虐政，數子之幸逢魏蜀可謂千載之會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盛，而躋民于仁壽之域，論其才智策謀則可矣，言其道則未也。

《跨黿集》卷一四。

鍾會論

予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也。蓋會之爲人，有俊邁之機，有經營指顧之略，而其詭譎變詐，亦足以熒惑愚衆，傾敗國家而險危夫人。然文王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萬之衆，而曾不爲疑

者，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今夫烏頭、莖蝎，藥之至毒，足以絕人之喉而潰其五內也。然良醫用之以爲藥材，而能治之於瀕死危殆之際者，其故何哉？以謂病之在顏色者，可告而治也；在腠理者，可養而徐去也。而至於腹心之疾、膏肓之患，則告之爲不及，養之爲不足，而非此不可以攻之矣。然物之爲毒，其力足以殺人而亦足以治人，非能知其畏惡反忌而有以制之，則是速其死而已，可以人之性命而嘗試其術哉？當會之將西也，西曹官屬固以爲疑而密啓於王矣，王卒遣之而爲之一笑。蓋會之才略與其變詐，文王固已知之，而拳握之中，心術之內，規摹措置，有以逆之矣。爲會計者，將何以致其毒哉？蓋當是時，以劉禪之庸而保區區之蜀，謹其邊疆，固其守禦，撫其民人，薄其稅歛，以倔彊歲月之間爲已甚矣。而姜維用之以孔明當日之術，今年出隴西，明年出駱谷，又明年出狄道，驅其羸亡之餘，起其困憊之卒，以寇盜我邊疆，虔劉我民人者，未嘗虛日，則蜀之疲弊固可知也。舉天下之全力而乘其彫喪之餘，不啻如反掌然也。而當時之臣猶以爲畏，豈足與共事哉？蓋以其江漢之阻深，數十年之爲寇，而豫怯其形也。人心豫怯則智勇俱困，智勇俱困則適爲敵擒而已。此文王所以獨遣鍾會歟。故官兵一下而劍閣失守，劍閣失守，而鄧艾之徒足以擣其空虛而衝其腹心矣。使文王聽邵悌之言，而惑議者之過計，則蜀無得而可取也，會無得而可爲也。烏頭、莖蝎力足以生人者，亦不足以爲藥材矣。初，夏侯霸之降蜀，謂蜀人曰：「司馬公自作其門耳，有鍾士季者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及會之有異圖，先欲去艾，以絕其手足。然文王答書以出其不意，而會亦震懼失其本謀，則非會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會矣。愚故曰，余於鍾會伐蜀之事，見文王之善用人

也。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矣。漢王之東，非韓信不足以斃楚也。雲夢之役，非漢王不足以制信也。他日問其所長，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嗚呼，其猶鍾會伐蜀之事哉！《跨黿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二八九三

李 新 一三

姚崇論

天下之議，謂明皇帝用姚崇於即位之初，以成中興之太平，故開元之盛，皆姚崇之功也。吾竊謂非崇之功，乃崇之罪也。然則何以爲見崇之罪？愚將申其說而明之。夫天子擇宰相之才以有爲，而宰相擇天下之才以報天下。使宰相而不用才，則凡鄙默不言、兀然無能爲者，舉皆可爲之也。則將何以服役豪傑之心，而驅別分任之乎？雖然，宰相而有才則可也，自用其才，渺然視天下有競長絕物之情，不可也。天之賦與於人，不使之兼全久矣。以難全之才，而欲獨任天下之事，決萬萬無此理也。惟其能屈己之才，以伸天下之才於進賢退不肖之際，了無容心焉。謂若人也可任若事，彼其過我耶，其或不及耶，吾之仇耶，平生之雅善耶，吾舉皆若不知焉，惟知若事非若人則不以濟也。能各因其一長而委任之，然後紛紛之務，無大小，無難易，群才奏功，而宰相集其成以獻于天子。天子垂拱仰成，而

四海畢治。若此，惟無心者能之，真王佐才也。伊尹於商曰阿衡，周公於周曰太宰。惟衡也，不以其能辨物而忌天下之物；惟宰也，不以其能別味而忌天下之味。惟伊尹、周公，不以其能用才而忌天下之才，故能使成湯、太甲擅美於商，而武王、成王獨高於周也。惜乎崇不能總之，以道其所養，非伊周之量，反乃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舉天下之豪英率爲讎敵焉。此明皇帝之治所以止於開元，而有愧於成湯、太甲、武王、成王之爲君也。開元之初，崇入爲同三品，帝銳意求治，與飢渴同。史臣謂他宰相畏其威決，皆謙憚而不敢進，其獨佐裁決，得專任者，惟崇一人而已。且是時，與崇並執國柄者，止劉幽求、張說、魏知古、源乾曜、盧懷慎五人。而薛訥不預也。爲崇者宜乎協謀共慮，從容爲帝言諸公之長，俾其無謙憚之失，然後共廣耳目，招來天下之英。此千載一時，孰謂崇不能出此。幽求反以其言而貶守睦州矣。幽求雖以怨望逐，然黜之太過，因崇素忌之故耳。至於說也，久憾不平，則詭足疾以中之。至於知古也，本其所引，及同列則輕之，故不免相州東都之遷者，皆崇發之也。惟乾曜最後進用，每遇崇移告則就咨焉，其不合上意亦必問崇也。懷慎於事又且推而不專，委其獨任，而時有伴食之名。卒之懷慎以善終而乾曜與崇同罷。是則知五人之間不協者三，則竄身流落之不暇屈下者二，則遂免於禍而不失。夫保位之安，無心之人，固如是乎！其後因趙誨事，惶懼以避位，始不得已而薦宋璟於朝。然薦璟之章，因齊澣數諷之而後爲，非其素志也。又若不喜鍾紹京，惡張鷟而疾李邕，坐是皆貶出，益何其不洪也。三子雖非全節之士，然如紹京者，姑務卹之，緩急或有可用也。臨事而求，將無及矣。才如邕、鷟，就其一長，則庶位群司寧無可置之地乎？崇嘗薦嚴挺

之、齊澣矣，終崇爲相之日，挺之不過爲考功給事，澣止一中書舍人。彼劉、張之與魏，則去之而不喜其用。源與盧也，則存之而不盡其用。惟宋也則知之而不欲用。鍾、張之與李也，則短之而不足用。嚴與齊也，則愛之而不能用。是天下將何人而可用也？此數君子者，既崇之所不取矣，然以其子賂謝之故，乃遷崔沔爲著作郎，是復何哉？不免貽笑正人也。則雖得百盧藏用，曾何益人國乎？推此以觀，則知當開元時，天下英偉適用之才，崇之不能進用者，復又幾何人！惟其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故開元之治，尚有愧於三代。愚故曰，非相崇之功，乃相崇之罪也。深嘆崇之得君以騁其才，而隘淺如此，故論之以告後世之君，庶得崇者而用之，則期以伊尹、周公之量，而爲崇者亦充其所養哉。

《跨黿集》卷一五。

汾陽優於保臯論

嘗謂天下有至公之議，智者不可以明而屈，勇者不可以力而屈，辯者不可以言而屈，富貴者不可以位而屈。一有私其智，矜其勇，穿鑿其辯，虛僞而恃富貴，屈天下之公議以就乎我，則當時訕之以爲非，後世指之以爲罪，於是君子知至公之不可屈也。故凡事機所欲爲而有不可者，必不欲決達其志以取夫擬議者之衆。此郭汾陽之不釋憾於李臨淮，誠畏夫至公之議有所在也。至於張保臯之不殺鄭年，又非公議之所可拘矣。杜牧論其事，以謂汾陽優于保臯，愚三復其言，知牧之有黨也。夫牧爲唐

臣，而子儀亦爲唐臣，惟其時不同，故牧之言不敢以蠻夷加中國，而以保臯爲劣，得非以此故耶？大抵因牧之言而辯之，則牧之說破矣。夫保臯、鄭年居徐州，汾陽、臨淮隸籍思順，臯以齒、年以才不相上下，臨淮、汾陽以所敵而不相能，其猜怨則相若也。保臯鎮青海，汾陽爲節度，其富貴則相若也。及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堂、持其手勉之以忠義。此汾陽之賢也。年投保臯，馮元規謂曰：「爾以所投，去生取死。」而年至保臯，保臯卒不殺，爲人之常情。寧牧不思夫富貴之難感動，而私忿不復者，人之所難能也。且保臯之不得年不爲憂，而殺之不爲損，居蠻夷中無法度禮義所在，而蠻夷之性，汎驚不渝，彼豈知夫天下有公義，不可以私怨殺人者一至是耶？保臯之志宜快也，而反以爲懽，復分之兵使平難，其所存可知矣。觀夫光弼說王忠嗣之立賞以收石堡，坐降二將，與夫指顧軍中，軍中不敢仰視，其才必有過人者。使子儀當受命之時，因事中傷之，則天下必曰子儀之殺光弼也以前日之嫌，然則子儀豈人也哉！而又光弼之材，誠有可用，其不殺也宜矣。故曰，子儀誠畏天下公議，而不殺之，非不能也，勢有不可而不敢也。若是，則保臯爲優矣。且牧之譏居易爲文作纖艷不逞，而稱寧陵之圍，昌殺其甥爲當。史既評其非是，然則牧之論兵，愚不敢不與。至於去取乎人，牧之未免乎有黨也。《跨鼃集》卷一五。

唐李晟論

提金鼓，總軍師，暗鳴叱咤，以示威武，慄悍賊禍，惟在殺戮，如是而爲將耶，是王翦、白起之徒，輿尸血刃，以草菅視其民者也，其爲將則暴矣。惟務招懷，曾無制禦，撫嫗姑息，不忍一物之傷，規規屑屑於私恩小惠，如是而爲將耶，是宋襄公之小仁，成安君之懦計。始欲保民，而卒爲敵人所乘者，其爲將則失之弱矣。失於暴則殘賊而少恩，非仁也。失於弱，則委靡而不振，非義也。古之善爲將者異乎此。仗忠義之節，負英果之氣，武足以定亂，而不擾乎物，勇足以勝敵，而不煩乎民，嚴而不暴，威而不猛，其終歸於安社稷，保人民爲事，則義矣，而有仁焉。仁雖足以懷柔，而敵人莫敢犯。志雖在於招納，而奸雄無所容，終於伐叛誅惡，奮疾如鷹隼之擊，則仁矣，而有義焉。後之人得是道而功名赫然見於世者，其唐之李良器乎？史臣所以稱爲仁義將者，固不妄矣。唐當德宗之世，天下可謂多故矣。朱泚以涇原叛，卒竊據京師，乘輿出狩奉天。當是時，李懷光則虎視於咸陽，李希烈則鷗張於宣武，魏少游則狼顧於淮南，王武俊則蟻聚於真定，朱滔桀傲於范陽，李納睥睨於山東，田悅跳梁於魏博，李楚琳跋扈於鳳翔。叛帥悍將，所在有之，所以爲朝廷用者，惟上黨李抱真、河東馬燧、與夫韓游瓌，戴休顏數人而已。然皆錯愕眙駭，莫敢先發，則其事可謂急矣，其勢可謂危矣。惟李晟毅然特立，奮不顧難，提孤軍橫貫賊鋒，內無積貲，外無輸糧，其所恃以勝敵者，特區區忠誼

耳。故英賢感慨而樂爲之死，士卒雪涕而樂用其命，遂至逐朱泚，斃令言，蕩夷凶慝，克清宮闕，若有餘勇，不亦義乎？及師入長安，而市不易塵，宗廟不震，遠坊之人，宿夕方知，不亦仁乎？夫總軍旅之衆，舉殺伐之威，誅暴討姦，而民皆按堵，非仁而何？保全所居之人，而不失乎元惡大慝，非義而何？且用衆而不譁，伐國而有禮，以寡勝衆，以德保民者，惟三王之師能之。晟以孤軍之寡，而勝朱泚十萬之衆，則與尚父牧野之戰何異乎？師入長安而人不識旗鼓，則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何殊乎？軍既勝，而先表著節不屈者，則得先王軾間表墓之義矣。誅其元惡，而脅污註誤一切釋而不問，則得先王脅從罔治之意矣。諸將之兵，多肆擄掠，而惟晟軍樵蘇無所犯。及師入長安，分慰居人而秋毫無所擾，則其武得先王安民和衆之義矣。故當時群臣亦稱其三代行師不能加之，而史臣亦謂其三王之佐無進其能，果其爲仁義將也，豈誣我哉！雖然，馬燧、渾瑊，亦當時之名將也，平泚之功，不出於二子，而獨成於晟者，何哉？蓋二子雖各負猛志，而才智謀略實不逮於李。夫仁義者，德也，才智謀略者，術也。以其至善之術，而輔成其至善之德，斯可矣。竊觀李良器裁處三軍，實有不窮之奇。當奉天之難，常以天子暴露爲念，言輒流涕，則忠誼足以感人矣。請駐蹕梁益，以係天下望，則其謀可謂有主矣。先擊苑中，以披賊之腹心，徙屯東渭，以防賊之吞并，則其智足以見機矣。秉義挺忠，而志不可奪，身係安危，而氣不少衰，則其勇足以無敵矣。斥熒惑之退舍，則知其善於達權。與下同苦，而士無携怨，則知其善於用衆。其才智謀略，卓然見于所爲者如此。此所以輔成仁義，而爲三王之佐歟！乃若馬燧、渾瑊，則不能及此也。力能得田悅而不取，結贊不可信而輒信之，故河北之

盜卒不臣，而平涼大臣奔辱，皆燧之所致。及渾瑊則不能料結贊之詐，但以如詔爲恭，又無足取彼，安能爲晟所爲而成其仁義哉？非特此也，觀晟之在朝，蹇蹇以盡大臣之節，常慨然慕魏鄭公之直言，有致君堯舜之志，而深誚李叔度之失辭，則究其所存，欲置天下於仁義者。惜乎居無事時，爲讒人所間，不克施其一二，使夫仁義之功止見於行軍用師之際，是亦不幸也。嗚呼！以愚考之，晟也誠異乎武夫矣。《跨鼃集》卷一五。

西晉論

治古之時，君臣之間，以情相親，以道相示而已。故朝廷之臣，濟濟相先者，其和出于心，其言出于誠，同寅協恭，以循典禮。而天下之事，森然舉矣。後世之士，惡直醜正，相與比周，眈眈而胥讒，歛歛而相是，而天下之事，日以敗矣。武帝之于晉，以太康之盛，書同文，車同軌，傳之孝惠，不數年間，天下之患雜然而起，天下分裂而爲南北，蓋非特虛無之禍、禮法之棄，如弁髦土梗而已也。其源蓋有自矣。春秋之時，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國其庶矣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西

晉之君豈特此哉？征伐者爭功，居朝者爭權，否則爭侈。以王渾、王濬之事觀之，則爭功者甚矣。以賈充、庾純之事觀之，則爭權者甚矣。以石崇、王愷之事觀之，則爭侈者甚矣。爭功者甚矣，而上無以定之，則立功者沮。爭權者甚矣，而上無以制之，則務德者惰。爭侈者甚矣，而上無以禁之，則殫天下之財不足以繼，又況武帝有以助之哉？武帝之平吳也，使賈充節制矣，又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又受王渾節制。爲濬計者，一于受詔，則無立功之期，一于立功，則有違制之罪，故爭功者不已也。充以傾險居朝，而任愷、庾純以忠義裁之，充欲奪愷權，愷欲奪充政，朋黨紛然，帝不能制，召之宴飲而已，故爭權者不已也。崇以豪侈夸天下，而王愷、羊琇以貴戚競之，愷以給沃釜、崇以蠟代薪，愷爲紫絲障，崇爲錦步幃，帝不能抑，私助愷焉，故爭侈者不已也。群臣皆爭矣。故王衍之徒以清談爲高，以曠禮爲任達，示其心泊然無所起，而于世淡然無所嗜也。世之君子求于彼而不得，則祈嚮于此矣，豈不誤天下哉？愚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悼痛也。《跨黿集》卷一五。

唐治不過兩漢論

三代而下言治者，不過曰漢、曰唐。而史臣之論，以爲唐治不能過兩漢。愚嘗三復其言，深求其意。且謂秦地既失，而項兵愈強，陳涉王陳，武臣王趙，張耳、陳餘並驅中原，而天下卒授之漢。隋喪其鹿，英雄並逐，李密據黎陽，蕭銑起江陵，建德、世充相與抗衡，而天下卒授之唐。其創業之難

易，竊相近也。班固稱武帝雄材，吳武陵亦謂憲宗英武。章帝重儒術，而明皇好儒雅。明帝察慧，而德宗強明，其君臣之賢否，竊相近也。漢以封建強，亦以封建弱；唐以藩鎮昌，亦以藩鎮亡。其制治之得失，固相近也。外戚專權，大臣跋扈，未易絕劉氏之業，而東西京之傳世二十四，卜年四百。吐蕃入寇，姦臣棋處，未易遽易李氏之祚，而唐之傳世十八，卜年三百。其曆數之長短固相近也。如是，則漢不容先，唐不容後；漢不容優，唐不容劣。而漢、唐可以一槩論。史臣遂以爲唐不過漢，所貶多矣。何者？三代之治，寓兵於農，而六卿在軍國。太宗之治，寄兵於府，宿將於衛。凡有事，而總師操戈，皆昔之談笑躬耕之人。三代之治，役民有三日之期，取民有什一之法。而太宗之治，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如是，則其謀謨已復古矣。三代之時，以德化民，而太宗專行仁義。三代之時，刑期無刑，而太宗幾至刑措。時祭、月祀、歲貢，終王不幸而至於征誅文告，此三代之所以服四夷也。而太宗坐制突厥，遠臣延陀，鐵勒置州縣，高昌抵俘馘，西旅貢其獒，越裳獻其雉，帶刀宿衛皆氍毹裘君長，豈非太平時歟？後之言貞觀者，謂與夏、商、周同風。夫與三代同風，則其過兩漢也明矣。且兩漢所可稱者，七制之主，愚謂不能敵一太宗。何以知其然？高祖新造，區夏兵無完刃，士無堅氣，傷痛未瘳，遽有平城之役，其不死而免者幸也。使陳平不運奇，閼氏不解圍，索爲泗上亭長不可得。殆非愛民重己之意，是可與言治耶？孝文丁承平之際，府庫已充，器械已備，可以坐鞭匈奴，雪先王之恥，出都門之錢以募士，開太倉之粟以飛輓，何敵不克？然猶卑辭下氣，襲奉春之過，爲後世羞，是可與言治耶？孝武錄冒頓之害，採平城之策，窮兵黷武，財用冰解，國家罄

空，司農之錢既殫，少府之錢又竭，榷酤之利作，舟車之稅行，百孔千瘡，比戶愁痛。末年始封田千畝，爲富民侯，亦已暮矣，是可與言治耶？孝宣可侔商之高宗、周之宣王，不於是時強勉行道，使著事者筆焉而爲漢之粹王，奈何謂韶濩淡而鄭衛美，謂酒醴薄而污潦醇，以諸儒生好是古非今，而以德教爲不足任。言漢家自有制度，乃以伯王道雜之，亦自廢矣。是可與言治耶？光武責三公以事，繩臣下以峻法，在位之士，持錄養恩，雖欲立非常之功，終無日也。此可與言治耶？明帝深惑金人之夢，推尊異域之教，所謂佛書者始入中國，使百世以至千世，根株蔓衍，其弊莫能斥去，良可悲也。此可與言治耶？章帝承永平之政，委任宦官，使其後因循不易，而桓靈之衰，曹節、侯覽之恣，未始不由乎此，此可與言治耶？噫！六七君之所爲，乃不能敵一太宗，則唐之過漢，不攻而遂破矣。吁！使太宗而有聖子神孫，引車駕馬，不沒其轍，若永徽善其政，開元竟其治，元和之法度卒於修理，則唐始終之治，固不可掩也已。嘗觀王仲淹最慎許可，而其言多稱兩漢，惜乎不及見唐，使通尚在，必以唐而加漢也。《跨黿集》卷一五。

霍光論

士通古今，斷以大義，乃能行天下之忠，爲人之所不能爲者。如霍光，豈忠臣耶？其立孝昭，武帝已有定議矣。殺鉤弋，得聖人先見之幾。畫周公圖，示後人任重之責，而又有金日磾、張安世之謹

慎。彼霍光雖欲不忠，不可得也。昌邑淫亂，廢之當然耳，田延年發其端，光不知古，延年以伊尹事太甲譬曉之，光乃肯合謀，其忠于漢，光未嘗忘之于心也。人倡之，人驅之，雖欲不忠，不可得也。顯謀納女，毒殺許皇后，雲、禹、山等爲逆謀，光知之而不告，茲得爲忠乎？凡漢不忠之臣，請以光冠其首。孝昭之立，決謀始于田延年，延年之死，光不之救。孝昭無嗣，戾太子之冤，天地日月爲之不平。求孝武之後，非皇孫而何？則孝宣之立，大義明矣。光不啓其端，邴吉力陳之，而光乃始就議；及其推功，乃不以歸吉而身自尸之，光得爲忠乎？其家族滅，天道至此，何其昭昭，恢而不失矣。或以光爲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固如是乎？《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五。

汲黯論

汲黯生高帝時，其位不在蕭、曹下，其智謀出張良、陳平上，其戇直非王陵、周昌比。使生文、景時，但能優容而已矣，其言未必能用也。乃生武帝時，武帝之才略強明勇斷不可犯，其可直觸凌之耶？取死必矣。要之，義理在而遇強明勇斷者未必死也。予嘗謂黯之臨事進諫，決不草草，先素定裁處于胸中而後發。觀其使東越，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其勢常然，不足辱天子之使。」河內火，使黯視之，曰：「家人失火，不足憂。」過河南，擅發粟以賑貧民，得使者大體。諫不迎渾邪之降，請以身代長安令死，言胡人之入市買長安物，不當以闌出財物于邊關殺無知者。文士方爲《神馬

之歌》以媚上，黯謂「先帝豈能知其音」，又言「殺賢士將盡，誰與共治」。面折公孫弘之佞，陰消淮南王之逆，平揖大將軍青，數御史大夫湯之詐。當時凜然可畏，雖主上不冠不敢見，豈特近古社稷之臣哉！非近也，真社稷之臣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以上二篇李文澤校點）

小一姪字革先序

伯兄之子君俞索命字，以革先字之。客難之曰：「字以飾名，古今相因，君俞之與革先，殆不見內外，將有說焉。」僕請畢所謂革先之意而質諸疑者，曰：予家三世十頃田，歲時伏臘、飲食祭祀、冠婚慶弔於是乎出，不豐不約，不增不損，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五畝宅，前有廊廡，後有堂奧，避風逃雨於是也在，不丹不刻，不侈不儉，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非富商大户，厩無駟馬，廩無多藏，聲色不高，器服不僭，兒無觸法冒禁之遊，婦無曳璣裂組之裾，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非貧民遊手，束帛可衣，生產可務，不可諱猶有後，凶年則餘儲羅絡，有親良雅，素有朋舊，革之者其在子也。子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澤利，不過數年，遂爲富家翁。是昔之十頃田、五畝宅，革而爲百，革而爲千，以至於億萬，予所不能知也。革而爲有，是予所謂富商大户，革而爲無，是予所謂貧民遊手。此又予所不能知也。他日子有兒，兒長，無使之趨利。吾聞之，智而多財損其智，愚而多財益其愚。吾今謀舉進士第，與我同志，則庶幾所謂革先之字爲不妄也。子勉之哉，勉之哉！戊

辰四月日叔元應序。《跨黿集》卷一八。

姪革奇字謹先序

夫事至於無能勝，物至於不可擬，然後以奇而稱之。然事奇則生怪，物奇則生駭，怪與駭烏足貴哉？昔人有斷犀象、敵虎豹者，操戈橫矛，深入水陸，父子昆弟，攘臂不顧，日以較獵爲務。且虎豹、犀象，何所用邪？豈其皮毛、齒角，世所珍重邪？富家貴人，玩耳悅目，故虎豹犀象有死無救。又有雅好山水者，行及吳越，佳麗清秀，植足躊躇，終日不去，遂成其癖。有愛士者，見燕趙之士，魁梧辨給，拊髀啓口，嗟惜羈紲特甚，卒不及倜儻。大抵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至於怪則疑，駭則惑。適今吾子以奇命名矣，使我爲字，且告之曰：虎豹犀象，以奇而取敗，吳山水以奇而成癖，燕趙之士以奇而見拘。吾子將有言也，言奇則招憂；將有爲也，行奇則招辱。此君所當謹也。故字之以謹先。儻有大於是者，亟易之而勿傳。十一月日序。《跨黿集》卷一八。

命馮氏二子名說

馮子居家，自樂二雛，以爲譽則非癖，以爲計則非疏。丁名稱之未立，倏有詗於羈客。於是目其

大者爲元龜，小者爲連璧。鼓喙未畢，馮子避席曰：「滯殼難化，剗腸不疑，甲蟲之類，其名爲龜，曷以命之者耶？」對曰：「不然。覆之以祥雲，貳之以神蓍，巢之以美蕖，浴之以清漪，方斯時也，身無意於媮生。輔之以載書，承之以玉櫝，參之以公卿之謀，被之以太史之祝，方斯時也，義不可以辭死。鑑蟬蛻之不固，區八卦以自護，感盛恩之莫忘，歷三鑄而左顧。元龜而軒然而呈千載之圖乎，寧默然而搢四足之床乎？而將獻夢於元君乎，而寧曳尾於塗中乎？」馮子又曰：「荆璞則刖，周璞則腊，不副其實，曷名連璧？」曰：「不然。剗斲之以干將，礪錯之以燕石，淬之以虞泉，裁之以鈿尺。以彼之利器，成此以爲器者也。上合日月之行，下範辟雍之水，貴玉者未至，而索疵者至矣。禹寶一寸之晷，秦捐百雉之城，一則子重，一則子輕。連璧而欲實盤飧以締反國之君乎，欲列文箱以賜立談之士乎？而將照於諸侯之車乎，而寧辱於匹夫之褐乎？」馮子頓首，敬謝不敏：「君子贈言，飫於八珍，泠然似風，煖然似春。請以此銘大者之璫，而書小者之紳。」《跨黿集》卷一八。

呼盧說

善呼盧不必其勝負，不善呼盧者必其勝負。善呼盧者，不勝則氣平聲調，顏色泰定，而其財若有餘。勝則氣益卑，聲益下，顏色益柔，而其財如藏九地之下。不善呼盧者，不勝則氣烘然而怒，聲蹶然而戰，顏色青絀不一，其財惕惕然而匱。勝則氣盈如，聲蹻如，顏色揚揚然，而其財如布九天之

上。故善呼盧者每勝，不善呼盧者勝日少，負日多。夫道不行於妻子，妻子真勝者耶？不行於一鄉，一國在；不行於一國，天下在；不行於當年，後世在。孔子善呼盧之術，蓋遺之子思。子思死，遺孟軻、荀況，孟軻、荀況死，遺揚雄；雄一不勝，即大言《美新》。他日襴衡、潘岳輩腰千錢，求一擲，汹汹暴躁，矜己傲物，望塵拜人，卒不得其死。薛稷、宋之問，至爲人捧溺器，柳宗元、劉禹錫，至附離匪人，財有限，志在必勝。吁！奚其負之多也。古號文人忮薄，忮薄者，不善呼盧之徒歟。大儒無敵，呼盧之徒慎之矣。《跨鼈集》卷一八。

策 問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有天下者嘗患乎法之不立。法立矣，又患乎不得其人而行之。此後世所以企古人爲難。又悵治功之邈也。皇上攬政，六年於此矣，祇循前列，考古建極，善者因之，弊者革之，潤色其已立者，創修其未立者，播之方冊，若揭日星，則法陶然矣。然議者猶以謂實利未加乎民，而有徒事虛文之誚。今欲有司百執皆純明篤實之士，曉然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使斯民均被實利，而無徒事虛文之誚。將取之以何道，試之以何術？願詳著之，以待上問而發焉。《跨鼈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二八九四

李 新 一四

潼川府修城記

潼川城廢圯久不治，守土吏未嘗過而問焉。元豐中，吳幾復苟完之，又四十年矣。風雨剝蝕，土漫漶不收，斷裂窪凹，癰瘡骨立，其存者數板，若長蛇蜿蜒，折脊異首尾，封豕病憊，莫能興雲屯，陣馬破碎。離坎不復合，人超踰不知有限禁，負販小盜出入猶阡陌。廉訪使者林公按視之，喟然歎曰：「是可以保民乎？樓櫓無構櫨在者，歲以虛籍報上使者，曰是嘗以此欺朝廷乎？且皇華遣使臣之意，以忠信爲本。天閭九重，蜀道萬里，任視聽之寄，一字大礮，不敢通囊封；一言傳疑，其肯就造膝？馬與尾而五闕一，猶懼譴死，況虛籍乎！」他日狀其事疏于上前。上美其奏，特隆宸諭，詔帥臣徽猷閣學士瀘南安撫使龐公，選官括其役。龐公啓畫便宜，詮吏度費，條具以聞。上命轉運使盧公、提點刑獄蒲公，都大提舉修築，命廉訪使者林公、王公檢察之，俾漕司資財用，有司無

得吝其出。聖訓旦下，盧公趣至潼川，與蒲公計議，協比無間，得之於心，決策如神。庀徒三千人，度財百萬，章發某庾之紅粟，給某帑之腐貫，分職就列者四十餘員。城縱廣二千六百九十武，高二十五尺，役四十六萬工。程其工爲十，蒲公呼十邑長戒之曰：「順天之道，而天道左旋。分地之利，而地形有差。始于甲，終于癸，請爲子典籌焉。」於是射洪令古洵直得甲，安泰尉蒲中立得乙，郪縣令郭信老得丙，東關令李顥得丁，鹽亭令李瑒得戊，中江令周嵩得己，飛烏令孫垣得庚，通泉令卞洪得辛，銅山丞鄧會得壬，涪城令張宗愈得癸。百堵皆興，而李顥最先成，建城樓八。古洵直爲東，張宗愈爲南，周嵩爲西，郭信老爲北，輪奐宏麗，而周嵩最先成，創團敵四。卞洪爲西南隅，張宗愈爲東南隅，郭信老爲西北隅，古洵直爲東北隅，而郭信老最先成，爲敵樓一百六十有八，女頭一千七百七十有一。疏荷渠、碱城顏皆以砥，表裏護城趾皆有臺，蔽險有墻，登降有蛾眉道，浚池有泉，覆堤有楊。卞洪、郭信老、古洵直又新東、南、北三梁焉。以駐泊郭讜同謀，環總役事，聽三四公之節制，以今諸邑之長林公、王公，朝省暮察，周游四顧。凡負運畚築之勤，土木瓦石之用，高卑厚薄，長短曲直，委曲縷繆，細入無間，靡有不經意者。誨人以規矩，士夫爭勸，匠石無所遺其巧。考元豐法式，無一芒之誤，制作之妙，幾爲天下第一。盧公嘗曰：「某坐見城於前，食見城於羹，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適而非城也，若等勉赴事功。」寒燠良苦，說以使人，故人樂爲之用。數公乘城，未始空晷刻，役起於十月壬寅，休役於二月丙午。樓觀飛驚，干靡雲霄，蓬萊方壺，突起平陸。是役也，天氣清淨，日景晏溫，士不告勞，民不加擾。數公忠於國事，智有餘矣。以有餘之智，而行體國之

忠，此城之所以易成也。傳曰：「惟聖人爲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今四夷來王，拓地無際，三代之所不能臣妾者，胥州縣之矣，是豈有外憂乎？然於《豫》必思患，於《萃》必除器，亦欲其內外無患爾。潼川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勝，衣冠人物，貢賦織組，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綫氣，城郭雄峙，乃今過之。比進府號，擇重臣臨鎮，板築就緒，耳目咸新，天子所以寵光潼上之民，恩至渥矣。諸公成城之績，不可掩也已。後人宣寬大之令，布中和愷悌之政，以其餘時，時加葺焉。毋穴我垣墉，毀傷其材木，則城於春爲熙臺也，於夏爲風觀也，秋登高足以賦也，冬講武足以臨閱也。遊於斯，燕於斯，使潼上之民奠枕以安，倚肆而逸，外戶可以不閉，商旅藏於市，桴鼓勿驚，而雞犬杙臼之聲相聞，安業樂生。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歌歛舜琴之阜，偃仰化日之舒，茲仁壽之域也耶，正古華胥氏之國也，若欲安求哉！年月日記。《跨鼇集》卷一六。

成都後溪記

大阜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下合岷水，東分爲沱，西北注成都，離爲內、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龜化等八橋跨水上。高駢廣羅城，徙內江繞浮竿南之萬里橋，回內江自洛陽門至大東郭，俱匯於合水尾。其後溝洫湮塞，圃亡灌溉，人多疵癘，天災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華。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阜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餘之

水自曹翁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城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木，皆國中之利，而清流不及，何示不廣？」復鑿水溪於閱武堂後，入諸部使者之寺，與凡帑藏所在，園無衡官，支分派決，均受漏泉之賜。迨前日桔槔抱甕之苦，月墮清泚，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既歸，從帝舜游巖廊垂三十餘年矣。後人簡劬，溪亦不治。今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溪故道，水行如昔。邦人驚喜，再還舊觀。且楚蔦掩爲司馬，鳩藪澤，數疆潦，視堰渚，町防原，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爲禮。是溪之成，忌者惡修，怠者不修，乃指爲燕遊張本。夫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褫魄，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待久遠考究云。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六。

三瑞堂記

崇寧、大觀之政，垂休薄海，真人統天，橐籥二氣，珠璧三辰。十日五日，一風一雨，神魚龍馬，鼓舞呈露。嘒我河伯，乾寧同蹄，每見漣漪。此千載之期，非可坐而俟者也。慶雲翔鶴，上下天宇，嘉禾異花，陸離地軸。此一德之報，非人力所能致。玉關磧石，已廓提封，牂牁、夜郎，率歸輿地。此何以詔之，彼何自而然？天道人事，唱予和汝。自昔仁政之所不及，困窮無告，疾病勿問，骼

腐不收，今皆撫息保養，澤漏九泉。自昔邦誣作朋，紊我法度，今國是已定，罔敢作慝。刑罰中而罔圉空，庠序興而俊造得，九鼎著方物之象，八寶隆受命之符。由儀萬物，保合太和，多士秉文，輯睦無間。制作大成，以導人聲之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一塵不揚，六合弭淨，萬里之遠，慈父孝子，合爲一家。若吹埴篴，窮諸典冊，義軒而來，莫盛于此。故普雖僻陋，往歲生瑞竹，今夏生靈芝，岐麥載秀，士以爲郡政之格，而太守任公以爲盛德之事，歸美君相，圖其狀以上禮部，作詩以載賡。且朝廷惠利，求所以加民者，無所不至，推而廣之，在守令耳。公愷悌出于性天，吏治本于家法，凡守詔寬恤，若書生窮經，盡其意而後已。使普人寔被惠利，宮祠廟社，一日必葺，山川鬼神，罔不拜賜。地不愛寶，三瑞薦臻，《綠竹》以歌武公，來麋以貽后稷，芝草以壽商丘之老，公所得多矣。珠旋虎往，鳳集蝗飛，時去時來，正若鳬雁。彼安足道哉！普地最瘠，其人服田，士最貧而向學者衆。後日之瑞將發諸人，以光昭太平，豈直竹麥芝草而已哉。《跨黿集》卷一六。

遺愛堂記

崇寧初，予濟九節入遂寧境。川原膺膺，行者謝畦饁，耕者相待如賓，童稚見人，輒拱立有禮法，砥路雲梁，蓄古氣象。市區官寺有偉觀，苦廬小家亦嘈嘈聞頌聲。胥史阜隸，步武合繩律，不輟張虛恃，抱程案辨治。朱墨灑灑可理，筦庫謹嚴，無一絲一綫錯紛。揭樓鼓白早晚。令尊若神，既衙

退，庭下虛肅，猶烏臺冰廳。此所謂樂土，真右蜀道家三山。是時橫海王著仲晦爲令，予問其由，曰：僕安能致之？此前賢中散李公之政，垂四十年，而風俗不變，規矩歷落，如李公在時。後七年，予以節度賓屬數至縣。縣令蹇昂元直，合陽人，其治率髣髴李，一字一事不敢異。自言後人強項，不肯師古。李公立政，大有遠意，前無能聲，後無來者。吁嗟乎！爲治如李公足矣。往昔土豪幾溺儒冠，公首興學校，士接武登科。今天子以八行厲天下，九州萬邑，堪賓貢才二三人。而邑子劉震，行義第一，大司成以名聞，上趣命以官。劉君達固晚，升堂游夏，親聞道於公者也。獄市不擾，覽公遺記，想見當時清淨。詔民條約，皆耐久近厚，用周、孔道德仁義，以緣立訓，使民不犯。司空城旦書田婦、野老能口公聽斷，以驪遺子孫，指某木公時所植，某社公時所興，相與保守不廢，古循吏有如是者乎？公不充有爲，未老而死，一抔之土，民力脆弱。且又去朝廷遠，未能上其事日歷，以授太史，奈何？然高門已有具車，阿閣已生駿驥，大觀四年，公之第五子出鎮是邦，爲政大抵用家法，恢疏無心，靖重有體，胸中吞幾雲夢，未嘗見喜愠。天將以福寰宇，豈特爲武信千里，賜遂寧一邑父子兄弟。舊所遊歷月屏水寺，清題妙語，蹇令臨而集之，繪二公像於堂，記所憩茆處，使後人指碑以墮淚，自蹇君澤而明之。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六。

潼川二顧相公祠重畫記

更大觀歲號，某攝梓司寇，綰組二日，伏謁二顧祠。周覽四阿，循墻而趨，粉堊圖繪，皆作伶官弄臣像。予歎曰：「茲野人叢社中物。前史稱顧公有儒者風，風馬雲車，其鬱鬱居此乎！」夕夢二吏召某造府，府潭而幽，兵衛祇肅。堂上有東西嚮而坐者，予問吏，吏曰：「此二丞相也。」謁入，主人降階以逆。某上西階，先右足歷階，及席坐云。則坐其西嚮者曰：「旦辱經臨，君亦與我合，禮樂以俟君子。試與儒生魯璠議之。」後數日，璠來，以所夢質之。相對忪忪若作寢語。璠抵掌曰：「神哉，靈哉！璠病此久矣，願因以倡。」相與考唐冠服制度，參以天聖令文，凡節度使相所得衙官從吏、巾鞬囊鞬、冕弁袴褶，及功臣鹵部鼓吹、行軍鏗鑔、鐘鳴櫜鼓、革車誕馬，分別隊伍，啓殿森次，命工師以筆墨從事。十日一士，五日一馬，丹砂曾青，熠燿于廡。行者、俯者、植立者，若貫魚字雁，無敢亂行者，如雲屯月陣，俛聽師律者，如三令五申，無一敢譁者。嗚呼！二公以忠義死，自政和甲午逆數至唐大順，凡二百二十年，而後得廟號。邦伯王公吉甫一新宮宇，宮宇成而畫，畫成而祠，事大備矣。風流有餘，典刑具在，二公以享，將遊歌而安樂之也。願請疥癩，竇以斷伶官弄臣像，可乎？嘗省郡牒，叩之父老，具言祠地正昔鏡堂。公嘗表楊景安爲監軍，以高祀、蔡然明、張希範爲賓友，李孟宣、胡守章、唐友通爲爪牙，雍容嘯呼，置酒高會，雅歌投壺，想見一時勝快。鏡堂春歸，

擷翠帳花，涪上女子，弄絲吹竹，顧影婆娑，其樂無涯。鏡堂秋歸，涼飈灑衣，清露濡席，登高以賦，感候而悲，四座歔歔，涕泗注頤。送暑迎寒，一樂一悲，或借箸而籌，或舉觴而畫，酒酣氣振，蔑視四境。今高臺已爲池，深池已爲丘，歌舞窈窕之區，化爲城市，永巷連櫺，民以爲廐庫。千秋百歲後，大率多若此，骨爲土矣，爲塵而揚矣。二公獨以英風梗槩，血食此土，梓人事二公如生，歲時食飲，不敢先其祖禰而先公。公非有實惠加梓人，而忠義所在，非特梓人能伶而尊事之也。魯璠索記，予并書之，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六。

普州鐵山福濟廟記

大觀二年八月，詔書祀典之神，命在處長吏營資祠貌。洛陽任公適守此土，數登西山，款隋姚鎮戎之祠。顧祠陋甚，右杙左叉，玉貌風埃，蒼胡古憊，兵衛跛倚，祀事不虔，負我神君。任公廼遵詔書，卜于神，卜吉。三年春，徹而新之，麾工徒，悅殿構。方梯而上，烈風怒號，人披靡不得進。衙官杜之奇，酌酒酹地。曰：「神之攸棲，跼蹐寒窶，若妥靈重遷郡朝，何苦與聞，必許從革，則收還豐隆，使庀徒任事，惟神擇所宜。」語既，風止，逾月殿成。會某從趙使者城純茲來歸，任公竟以西山之役，屬某與安岳令馬觀。是役未嘗費於公上，不斂於民，爲寢、爲廡、爲樓觀、爲齋堂、爲更衣室、爲厨、爲祠吏之屋，凡八十楹，此固末邊事。小家編戶，豈無茅茨庇風雨，鎮戎君曩殄蠻獠，力

鐵山之戰，有功於民，土人德之，春秋享祀不忒。祠貌之新，理當然爾。但《隋史》逸其事，他傳不復見，而姚氏居普者皆自謂神君後也。普地千里，岷崦走伏，率無良疇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龜坼。無長江大河以滌洗煩癘，惡氣中人，死者十三。國之生靈，託神爲天，朝夕之所以祈報者宜無不至，非若官守者憑几視歲而已。亡可奈何，即謹荒政幸安隱以去，若是，則土人之望於神者常重，而官守之望於神者常輕也。任公能傾家藏，倡先土人，字字行天子詔書，以祠貌爲意，比其成也，人與神咸喜，某因人神之喜，作迎神、送神二曲，以遺祠吏，俾歌以祀云：

夜郎北兮雲蒼蒼，辛夷落兮木葉黃。兵似路兮凱歌闌，渡瀘歸兮馬汗血。宅靈安所兮嶺之西，鼓角隱地兮烏夜啼。倏而來兮鼓舞迎將，苾芬蘭羞兮泠泠桂漿。羅拜兮堂皇，神之樂兮未央。右迎神曲。

伐鼓兮鼙鼙，風雨時兮歲豐。刲羊烹羔兮，旨酒清潔，相與答神兮，繼日以月。肉掩豆兮中禮，醢尊酢兮告終。神之福汝兮百室攸同。神歡以留兮塵囂而蒙，靈旂雲馬兮或時返乎離宮。右送神曲。《跨黿集》卷一六。

泗洲堂記

千百億身靈光，端能普照二十五門行業。獨獲圓通僧伽大師來自西方，示現不一，萬回饒舌，喚

作觀音大士。李老師知這大士以慈悲願力，遍滿虛空，周流恒沙國土，救度一切苦惱。我昔在靈山會中，聽佛說法，受佛頂記，歷劫脩行，一念差別，墮入生滅滅生，乃至於今。大士曩坐法席，首愍我是會下人，疾病墮溺，拂以楊枝，灑以香泉，從死籍中幾奪其名。今復往震旦，老師未嘗有一香一花，恭禮大士，但不作魔見，不顛倒妄想，不綺語兩舌。於貪嗔癡擬諸衆生，事事減半，行住坐卧，知有大士。靜慮不起，普慈何知？方寸一移，觀音在目。若道昏花，幻見夢覺。不分彼無求而來，我無求而見，則人非人等，當共證知。平時護念，如人飲水，冷暖自覺，而況世人尊之如嚴父者，愛之如慈母者，事之如君師者，佈種收成，薑不變芋。吾鄉仙山，其南有古聚落，名始建，有大檀越姓陳氏，父兄子弟奉佛愈於奉父母。君師者，自廣政到今二百餘年，由周至謙凡七世。興築松峰院於賴耦鎮，得提刑張逸御爲之記。謙等又建泗洲堂，繪大士像，堂就而柱生芝，芝豈人力能致之哉？開祥呈異，以著陳氏篤向佛事之勤意。大士安肯捏怪山神，亦何所知。不像不堂，則芝無自而出，芝出有因，則陳氏之果行且熟矣。我今爲子結緣，捨財與成文皆得成佛道，謹皈依而詞之曰：供天花於雲空，結寶繪之層重，孰若自然玉芝之秀重乎？金鼎之出，聖像之儼，瞻乎古佛之容。天地人如粟，云何獲圓通？共作龜山山下夢，莫知身在玉華宮。《跨黿集》卷一六。

徐子玉畫像記

循三終星須富貴，何時抱九回腸，開口而笑者幾日？一生強項，茲膝不屈，坐是窮困，自謂無雙。何物徐君，亦復爾爾。客宦播遠，相見以晚爲恨。歸來逾年，而鄉校之議，委巷之謠，類稱子玉之賢同一氣。此予所不逮。且具言子玉持軍嚴，部曲不敢仰視，足一跌便膽落，予意者暴武少文。及見之，雍容雅洽，如國子生，如修敬子弟。其言子玉熟格令口刑書如建瓴，予意者堅忍不通。及見之，疏敏和厚，可人也！其仁義知勇，莊子曰爲有道之士。梁上俊遊，陳寔曰爲君子；莫夜不速，士文曰爲異客。自子玉來，彼有道之士高蹈幽隱，君子異客回車而他聘，故厚藏之家，闢外戶以寢。日者火延民廩，不可嚮邇。前導呼徐君來，撲滅如浸，祝融回祿，豈引車而避之？申令之明，使人赴水火。如是郡古亡城，有城自子玉始。其所以左右保我民者非一，蓋山谷氣象，丹碧飛驚，淪而晶之，付霹靂手。今子玉受代以去，文學士相與詔工徒堊佛宮垣，圖子玉像，約爲後日甘棠，來請居士記之。居士戲謂曰：「諸郎如南山白額，平時噬人，口中雌黃，不可調一，反勤誼如此，徐子槩可知矣。作一段曠典，某幸不賈，謹以十數語侑醵。」子玉姓徐，諱璫，廣陵人。方圖試改，未可量也。居士贊之曰：兵家者流，悍盪寡能。子玉雅詳，山之豹文。法家者流，堅持少通。子玉卷舒，天之雲容。曷爲圖形，寇亡聲淪。雉堞衰延，用保我民。愛之思之，惟士爲深。寧喪千金，無失士心。《跨

鼇集》卷一六。

更生閣記

政和丁酉正月辛亥，靜塗諸羌叛，火折博市，殺居民千，掠婦數百，屠汶山，聚落殆盡。羌媼競掠財貨，輦負而歸。適民有春釀，賊縱飲，至漏澤園昭惠祠，朋醉莫能興。時郡闕守，司戶曹杜掌攝事，乳臭不知兵，民號求救爭趨城闔，掌急闔扉，嬰城以守，城中尚有戍兵百，土丁三千人（二）。皆扣頭願襲戰，掌不許，趣收城鑰。土丁健者十輩，至夜請縋城而下。掌曰：「城禁嚴重，賊已醉，殺之不武。」士皆切齒，儻縱之往，如劉菅茅耳，兒曹不識機會，以吾民餌敵，曾不之恤也。癸丑，復引生羌來攻城，矢石如雨，人負板以行，決絕新谷三谿水道，贍軍池涸，人無樵蘇，撤屋以爨。援兵至，賊始解去。朝廷命成都帥周壽節制軍事，鈐轄張永鐸統制軍馬，廉訪使者丁弼監其軍。三月庚子，至相公嶺，羌賊六百迎戰。士氣銳甚，左右馬軍翼卷夷賊，居中東兵千、蜀兵三千餘，欲接戰。永鐸一麾兵，賊無遺類矣。乃下令仆旗鼓，問賊何來。答云：「來取爾曹首級。」日昃，賊稍依山長嘯而去。王師入城，永鐸闇愔無謀。四月己未，旺烈空碉固率其族六十七人降。監軍丁弼以爲詐，因命囚之，取旨不報。是時數其罪而戮之，則諸羌膽落，不即受而降之，遂可班師。優柔不斷，醞養邊患，以遺後人。五月癸丑，西將丘永壽及張永鐸議宵攻靜州堡，而夷賊先刻知，漏下二鼓，師行扣賊

壘。賊鳴角相應，王師皆陷，凡偏裨將十一人不戰而死，無一騎一卒逃者。時丘永壽爲大將，當行，日晏矣，永壽猶卧營中，不知師敗。比聞報，乃行至故州基，導以胡部樂，謂之奏凱而還。士皆竊笑，永鐸居帳中，股慄不能言。大槩靜塗羌種類不滿二百，其勝兵者才七八十人耳，掩捕殄滅，一巡尉之職。而帥司張鼓其事，至煩樞府發虎符兵，他路銓將，飛輓饋運，一方震騷，凡費國用四百萬緡，兩蜀由是困矣。上遣中官何伯通究其役，條具五事以聞。熹左遷，張永鐸、丘永壽，丁弼竄嶺表，復命孫義叟節制綿茂軍，种友直將中軍，以施黔義軍爲先鋒。首破赤土山，深入板舍源部族。凡射傷賊，賊視其瘡沸，謂箭有神，如耿恭時。夷人奔遁，搜山抉谷，至濕山背，去茂無兩舍，靜塗諸羌，吻草牽牛，抱茂州將賈宗範足，投哀丐命，願平夷碉圉、遠徙幽陰，以田授宋，世世不敢犯邊。會孫義叟傳令，抽大軍回，是時軍若達茂，則諸羌束手就死矣。賈宗範即受旺烈等降，反慰安之。奏諸朝，賜守領官月給茶綵。綿茂分屯後，靜塗羌益驕，時時跳梁，謂法非我制，數出爲寇。予昔以書記從戎，目擊其事，數進議，不合。每從傍觀，同列咋舌，以杖扣地，曰：「何乖繆若此！一切誕謾，公肆欺天，是當有陰責。且外夷盛衰各有時，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是役也，三月丁未，強嶂十二族投降，次水西，三日不肯濟。庚戌，聲言願得二郎中來盟乃可濟。永鐸屬成都儀曹趙滂副某，入不測之地，乘桴至中流，浪激桴，桴覆，同行八人而七人溺死，獨某脫蛟涎，免葬魚腹中。是所謂更生者此也。四月己卯，永鐸又迫某與犍爲丞陳益臣環視兵夫，病給藥劑。翌日，癘毒作，某、益臣皆仆牀，死數日不知人是，所謂再更生者也。其溺也，屈原居汨羅，其病也，童子在膏肓。豈念

見今天日？已矣，誰堪追咎者？宣和癸卯八月，誤恩貳郡，恍惚疑若經行夢中，不知是覺，予之更生，止是而已乎？嗟嗟茂纔三里之城，如方砥，如棋楸，士民勃蹊，半廬野外。羌人動輒十五爲群，日夜舞持弓刀，躡我市肆，奪我餼糧，剽傷其孳畜。前守王彥卿病之，慨然召將佐父老告之曰：「城無以保汝，汝不可無城爲汝保也。」旦起具畚築，百堵興矣。大帥龐徽猷惡其專，彥卿飲恨以罷役，後二年，有靜塗之禍。且折柳樊圃何足禦狂，丸泥封關未能拒敵，然爲之猶賢乎已！蟻爲垤，蜂爲戶，兔三其穴，狗兩其竇，鹿環角以戒害，猿爲域以全生，巢高室深，埒雞檻畜，各欲知所畏避。若等不幸，生長荒服，安於下賤，且無城以保聚，故熙寧、政和，再罹西羌兵火。嗟嗟燐光夜晶，游魂亡招，往者已遠，來者未知。仁人有言，其利必溥。閣在楊靈祠下，非燕樂地也。因以書事，待野史之詢采，某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六。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五。

〔二〕千：原誤作「十」，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全宋文卷二八九五

李 新 一五

引素軒記

寶臺寺瀕江，茂師即佛舍爲軒，吾友民極名之曰「引素」，因諷沈郎「長烟引輕素」之句，導茂師丐予文以記焉。予客洪川一再旬，軒前之景，目力百窮，乃今得之。民極時一來，不逮殫觀，且爲休文所誤矣。將以夸景耶，而未盡也。日出而臨，朝氛四開，波光萬頃，筆櫓未搖，斷縞綵已有解意，舟中之憂，耿耿猶在。午漏乍交，墻陰初轉，荒蕪嘉墅，隱隱落眉睫間。浪華激而頑鱣舞，蛟風起而孤鳥沒，驚灘鳴磧，自有嘉致。至若殘照半竿，向晦而夕，漁火百星，方易曲移，灣以濟之，人俛首掉臂而不顧，重峰青嶂，咫尺遺恨耳。茲軒前之景，而亦未盡也。茂師曰：「此一日之得，獨不見夫四時者耶？」予謂茂師曰：「食肉不必馬肝而知味，飲菹不必焦斷而知苦，四時之景，可以逆推，試爲子槩言之。春風鼓衣，江山一新，氣象爭出，草根木芽灑然猶得意少年，登軒者豈不知把酒

而迎歡？夏日如赭，大雨暴作，汹爲狂流，驚濤迅瀾，逆走而橫擊。龍鬣差收，障隄漸復，南山之雲，稍稍卷去。試取琴而歌，則泗濱汾陽之美，亦略具矣。若夫遠碧涵江，暮景蕭條，葉黃而隕，霜沍而堅。悲哉，秋冬之氣！仰視俯瞰，嗟凍羽而哀寒鱗。徙倚回瞬，不有感慨，即土木偶。然則果有是哉！」茂師曰：「有是哉！」而亦未有盡也。且騰予之舌不足以言景，鈎民極之思不足以命名，是必有詩人之詞，明意所未到。如是則盡矣，無以進矣。《跨黿集》卷一七。

即心堂記

以何名心，心無所住，若欲即之，了不可得。包含太虛，周遍沙界，一沙之中，有無量國土，乃至須彌高山，億萬由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心攝授，無有增損。若欲即之，心居何所，譬如明鏡，應物現形，形從何來？鏡外無象，中亦不虛，實豈能應？物不即鏡，形無從生，是鏡自生形，未即之間，形復安在？物離形亡，寂然不動，我欲以身爲鏡，以應爲心，以物爲即，去道逾近，不假外求。諸佛即我，我即諸佛，六通妙用，三十二相，舌至梵天，光照阿鼻，非非想天人非人等，皆可爲說法。一念若起，火齊爲城，黃金爲地，身居兜率，寶蓋珠網，幡幢花香，百寶異音，導前擁後，受種種快樂。汝不即心，去佛轉遠。葆大師若於此返照內觀，便成佛道，輒莫生疑寂子，佛法不變，黃梅熟矣，何日出山？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七。

卧雲亭記

南山之陰多喻姓，有公辯者，處而不出，玄居蹈高（一），築卧雲亭，老于其上。四時有花，夕有月，旦暮有盃酒，嶺上有白雲，簪花起舞，弄影月明中。醉則登亭，倒著接羅，仆牀以寢，日出而方寤，旰而醒，醒而飲，飲而復醉，日以爲常。雲駸駸入戶牖，掛屋壁，覆琴几杖履，散漫圖書筆硯間。處士每以此自怡，不費一箇錢而富於雲。若此，故其接肘腋作筦簞者，皆雲也。予始疑之，且處士之於雲，覽之不得，蓄之不可，招而友之亦不可，奚以命亭哉？油然在天，翼翼然在岫，去而不返，飄風暴雨消磨破裂，去而不知歸者，蓋以無數，奚得而卧之也？處士質之曰：「市有狡獪，世有黨與，朝乘華軒，暮役泥塗，吾不與之比肩龍斷，揣摩斤鈞，掉弄豆籩，以窮逐錐刀。又不與之分部譁謠，佩劍相笑，陰扇鬼構，以擠報仇怨。吾無得喪憂患而長有此雲可也，況以命亭哉！」夫雲無心，處士亦無心，舉天下之士，皆有心者也。終日見雲，知其爲無用，而不知其爲無用之用，有如此者耶，今而後予將曷疑？歌以遺之曰：

幽人居真兮山之陰，願言孔招兮山雲深。閒庭除兮馴禽，垂湘箔兮幽沉沉。既覺兮復夢，酌樽酒兮鳴琴。彼美幽人兮，隔雲無處尋。《跨黿集》卷一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四。

〔二〕居：原誤作「君」，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市隱堂記

踞臚簞壺，斗粟方布，無必與者，藏不爲嗇。荆玉隋珠，路車乘馬，無必取者，予不爲惠。散髮傭書於風塵俗士間者，無害爲隱。避世金馬，著書漆園，吏可隱，朝可隱，故曰無害於爲隱。凡坐市區，踐市令，與其魁老遊，掉臂雜唱，編行人以爲伍，紛紛混囂，放而知歸，則道實在我。所以指山林之癯瘠若囚，江湖之憔悴若病，釣徒散人若游手，嵩少爲捷徑，衡門、盤谷爲怨歌之地。使人徵之不來，就之不得見，乃至招以詩，遺以文，賁帛旌田於冥鴻雲嶺之下。而隱者益自傲倨，白衣乘金根，舉足加帝腹，睨冠冕猶桎梏，顧朝廷如樊籠。作爲接羅犢鼻、草葛檐褕，而人不敢衣，曰茲隱者服。椎髻蒙垢、熊經虎踞，而人不敢效，曰茲隱者容。嘯鸞鳳而侶麋鹿，擅松菊而癖泉石，而人不敢議，曰茲隱者居。瓢盞瓦缶以示質，綠葵紫蓼以示泊，素琴白鶴以示野，而後不之繼，高風中絕，嗣子莫傳，務爲孤峭，以取笑於釋家佛士，而長往之轍，丘壠茂草，豹文霧障，寥寥其音，聲號山鬼而泣狐狸，於是所謂隱者亦不能世其家矣。咄咄隱者，人生朝露耳，曷爲遠引，曷自苦而然？族友子俊之宅近市，踊貴履賤，未嘗不知爭錐刀者正在戶限外，大不妨子俊作樂。堂有圖書有棋，可彈五木盧雉，且有旨酒以娛賓客。賓客罷休，主人闔關鍵、便謂一丘一壑，同羲皇上人。此市不廢隱者也。予

生窮岫，閉伏有年，畏遠聲迹，一行作吏，屑屑不憚煩，重爲故人羞。然渴思漿，熱思濯，編阜之馬不敢舞，牛背之鐸不改音，要賦歸與，請俟明日。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七。

長江三聖禪寺記

唐景福中，有異僧洪謹由福建來，結廬此山，驅蟲蛇，刈榛莽，稍稍增佛觀。土人久而敬之，龔重慶捐田以基寺，又益田以贍僧，爲耐久傳遠事目，寺爲新興。時唐已衰弱，凡三蜀有邦冢君、各萌僭僞，盜賊蠭起，四郊屯嘯。洪謹一囊不得着身，今覽官府，想見草間乞命。會畊發三鐵佛於闕藏中，鼓鑄精妙，當時謹師定未有見處。若到居士面前，將烈火渡過，不問覓一粒舍利，提起鈴鎚，看他三身鐵漢作甚伎倆，相與存護。乃至於今，時時放出種種光明，白毫屬天，彩暈繚體，燈炬圓鏡，離合上下，散巖谷間，捏出怪奇，疑信父老。繼無良德，寺壞不振。得今可辨，傾倒智力，化導經營，凡二十年。其嗣了居，克相役事，堂殿輪奐，樓觀飛驚。二師之誠，鬼亦奔動，浮木於溝，拔石於地，富人達士，乃肯像土圖垣，作梵天相好。辨欲與諸人布種來世，藝豐熟之祉。寺既成矣，某自錦官趨寧川，枉道訪辨，辨求予記。且名山大川，凡勝處福地皆伽藍雄據。金碧未就，風雨已侵，曲房洞戶，窈窕綿羃，若蜂房蟻穴，淫坊酒肆，盡在其中，然我不禁汝所造。明窗淨几，陳文列疏，支離穿鑿，分條布科，不究妙義，雖致天雨花石點頭，然我不聽汝所說。打毒塗，鼓聚那，又群喚波旬

王說外道法，毀禪破律，犯戒叛道，然我不議汝所行。具爍迦羅眼睛，呈通身般若，不立言語文字，直令見性，便是二十八祖、八十一師，驗在目前，然我不問爾所見。辦公建此緣事，以何爲功？但得方袍中人，蠹整衣履，東廡西序，是箇本分人，風雨有避就處，寒暑有溫涼處，不必走王舍城乞食，得安穩快樂，有洗鉢趺坐處。當餘閒時補罅塞漏，扶傾立圯，爲辨繼立，不作末法魔見，茲豈辨志之耶？劫火洞燃，大千俱壞，寺亦隨去，辨能復之，則予復能記之。年月日記。《跨黿集》卷一七。

九華禪寺記

九華寺權輿，開山拓地。約賦擬中人千金之產，一列侯湯沐之奉，苦營樂施，不知何物。老師長者，無一畫篆隸可按，獨有僞蜀賜書百函在，以故不知所從來。群山逶迤，卧龍蹲彪，右揖左朝，前列如几，石矗矗若墉。行至水窮，坐觀雲起，茲古人植錫處，用意不凡。自眉往，舉武九千，涉大江。自陵往，凡兩舍。間蹊若絲，糴愁鳥悲，高者去天一握，下者及地九泉，天限殊勝，隔離風塵。其徒以律爲家，私鑿戶牖若蟻穴，螺贏然，婦蠶息敗行券，責償無一法，叛俗夙僧，姦人羈名牘迹，以爲狡穴疾藪。元祐丁丑，太守楊公慶基上章叩禮部，請革爲禪，邦人講詞（一），願得文禪師主法席。使者五返，然後自錦官載師以歸，緇素車騎，聯沓二百里，道他境，縣令戒候，吏惟肅。未至陵二十里，太守郊迎，吏卒負弩矢先驅，觀者如堵，舉袂生風。鉦鐃賁鏞，鐘聲嚶喤，篳篥洞簫，幡幟寶

花，旃檀楓香，非雲非烟，廣列導前。師笑曰：「何關道人？」車至門，扶馬祖、百丈之規以繩下，魚鼓鐃然，趨鳧峙玉，細柳號令，不識部曲，猊座傳要，北祖、南宗，杏壇、崆峒，此有遺風。載圯載傾〔三〕，爲屋六百楹，輪奐離異，斯事且置。自無始以來，我與諸人負殺盜淫罪，流浪生死，震旦國土中天佛日爭，先睹之爲快哉，與諸人投入閻僻，自賤以瞽。況今空山蘭陲，色色三昧，便有闡提，宜回心以向是，中無復摩登伽女毀戒，婆羅外道毀法，波旬王毀道，斷自文禪師始。寺有記自李某始。《跨黿集》卷一七。

〔二〕「講」字疑誤。

〔三〕二「載」字原作「截」，據文意改。

移癖亭記

跨黿居士少嗜山，日齋二升糲行遊，弊蹟然後返。或日忘歸，巉崗巖巖，薄薄有佳處，則箕踞其上，居屋寢處，占巒巒間，開門逆群山，嶙嶻各屹鏘鏘然鋸，目不厭睇視，杯杓漿飲。有欽崖岵岵，形影投其中，於眉宇津津出喜，相過嵩、華，睥睨不忍去，思築室以老，是真嗜山者，且成癖疾，浸久不治。來阜江輒自傷其意，猥入塵土，拊心大恨，謂前所好太俗。復且嗜水，引江流環官舍左右，

濬二渠曲折順故道，洄渙混養，激爲淳潏。以洗耳，以淪腸，以濯纓，以澡思慮，以燭鬚眉，無一日不進于水，所嗜愈于前，而其癖滋不可治。會山中客來，居士貧不置酒，斟水以獻，又複其詞，并叙所樂以詫客。客辭而呼，嗚嗚聲盡，繼之以泣，悲不自勝。曰：「噫！物之移人也若是耶！子山居而癖山，水居而癖水，以山水病我者再矣。子近市朝，將又有癖，疑必甚於山水之癖。山水之癖可以獨，市朝之癖不可獨，行且有爭之者矣。爭子之癖者，毀日侵，譽日削，憂患日益至，子其不免矣，其與著書聚斂者偶矣。子之癖盡於是則已，有不可以移矣。吾出有車，食有魚，吾歸去有家，終不能同子之癖」。客去，居士內鑑其說，因以「移癖」榜亭，盡用其說，爲《移癖亭記》。《跨黿集》卷一七。

招星閣記

仁壽舊有閣臨東南，前大夫日引其佐，朝三隅之光以清其心，故目之爲澄源。縣事未大劇，後人霹靂不得源，無以澄，而閣亦不暇到。書司曹佐抱朱墨勾檢其上，囚髻離離卧起其間。紹聖初杜侯來，遂廣縣宅，拓地十尋，徙其閣審政堂後。謂某邑人，惘惘大皂之濱，掇餘陰，可以爲記，當能想見其處，可以命名。今年春桑社中人持侯書道前意，某他日揮報，名其閣招星。星在天上，安可招逆？杜侯聞之，必且怪笑。雖然，予屬杜侯招者，非黃非赤，非殷然有聲者。其飛而長，流而白，如缶如盂，如編珠如弧矢者不招。其變爲貴臣、爲歌兒、爲壯夫者皆不招。巖穴有處士，邑里有德星，

田畝有老丈人，左右有卷舌，是可招也，而亦不可招也。招之之禮，不盟茅，不陳詞，不羞慎獨，用琴一、酒一，三日齋，五日戒，以祓除其祥。至則延之上坐，虛懷而禮之，問政之大小得失與邑之民若利與病。于是楔鳴琴以娛其意，酌樽酒以爲之壽。其去也，扶之登車，目逆而送之。于處士則師焉，于德星則友焉，抑謝丈人而俯襁卷舌焉。茲杜侯之志也。招之不來，儀未恭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憂未替也。以福吾邑，以菑吾邑，顧所招何如耳。予并以告後之人。年月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一。（李文澤校點）

樵對

樵歌於途，居士遭之，聆其噫鳴曰：「孰爲天地而令拘墟，孰爲陰陽而多慘舒？羲農兮厲階，書契兮權輿。智力并噬兮，吾誰與俱？猛者叱咤，辯者囁嚅。禿南山兮作偉構，如紫閣兮焉居？鬼俯窺兮盜穿窬，獵雲夢兮數鮮獲。實九鼎兮膾厨，火未燼兮而號狐。馬不勝兮人代車，器未敝兮玉歆璵。恩甫結而門戶朱，寵未殫而腰領殊。予之樵兮何所虞？朝游兮披女蘿，暮歸兮宿陽阿。樵兮樵兮，爾奈何！」歌既畢，居士意其有道者也，始趨而即之，曰：「某聞網羅不設則鳳凰來遊，天象清明則野無滯歎。觀生之容貌若虛意者，其有所望耶？其避地而遊耶？奚自愚於樵乎？其生而樵耶？其不得已而樵耶？樵將愚於生乎？敢問所安生。」曰：「若知予之樵乎？鄧林之茂，斜谷之密，牛山之美，梓

澤之華實，曾不賞予之斤。楓、楠、榿、樞、枿、文襄、檀、櫨、杞、檟，大而輪困，微而毫末，修而拂雲，廣而蔭壑，予斧鏗然而其尾已焦矣。癭不中規，菌不中繩，脆不可以爲器，弱不可以爲柱，鴟張其陽，蟻腐其陰，匠石之所捐絕，椽楔之不足爲用，予且不束其隰，則夕伐其本矣。栝柏雖小而有棟樑氣，喬喬之材足以輸明堂，予挾斤以過，泯不敢議，況敢戕其生以害其直與？芳於林而困乎樸藪，蔽乎幽而不遂秀，且將芟夷其左右，保合自拔之場，以包含雲漢之章。俾作新風雨之時，負抱日月之光。樵雖賤，不苟爲也。充拙於樵無所望，足猶繭于城郭，非冥遁於世者也，顧予豈愚於樵乎？衣食于樵而安之若命，直自樂于樵也，何爲而得已乎？不得已乎？樵豈能愚于予乎？」居士聞其語，蹢蹢自失，始執其裾，命之曰：「盍從予歸，願請問功，欲移生之術於天下之相，以其餘遺一道之使，一國之守，則賢不肖，得所樵之功矣。」反振其裾，不顧而去。《跨黿集》卷三。

癡虎文

昔過褒斜道，遇獵虎者數百人，上峻下巘，麾衣服作旌幟，擊鐵木當鉦鼓，隘設置罟，道置穽機。男年十五以上，皆操挺以隨，士穀滿以待，殺聲動巖谷。勇者六七人，持長矛驚莽翳，以逢其怒。虎一嘯，向之數百人者，乍離乍合，麾衣服者失手，擊鐵木者失器，操挺者失便。矢穀滿者，羽

觥六七人者，辟易亡色，萬有一焉。歸而飲，至則傷者扶，憊者輿，血汗霑衣，計其得不能以償。予縱觀其傍，爲之悽酸。會有北客過而抵掌太息曰：吁，危哉！我善其術，不以告，若後有寧者，若無以敵矣。自吾獵以來，所得不可勝誌。荷戟出門，而妻子滌釜望臙，吾庖厭虎肉，室厭虎皮。窮南山之南，空西山之西，彪然有文者，吾狗彘畜耳。雖卞莊子之馳刺，子路之徒暴，周將軍之搏擊，裴旻之善射，權其精諦，曾不吾若也。且虎舒然而哆者其穴也，塊然而隆者其枕也。其潛其出，確有常度。將遊而索食，則蹲踞于穴門之外，眈眈瞪視，復入而就穴，凡一再。重崖慘陰，寒風蕭蕭，百獸屏息，始偕其穴以去。比其歸，坐穴外，瞪視如初，俛首而入，伸其足，偃然挾枕以寢。吾俟其出穴之外，實腐葉枕之上，飴脂膠。未即莫安，而頷項之下稍稍不當其意，則局縮磨利，愈不快，則躍而出，哮噬輾踣，而腐敗益合，不可揮解。退入而就穴，則氣索十九矣。蓋虎之性決，故爪毛有孔竅，不欲有所撓拂，而莫知所從受。柔附纏著，殆不似尋常見，輒喪魂魄，於是牙可剗，鬚可編，頭可料，而尾可履矣。三尺童子執寸兵，唾手洞胸，忍忍受縛。凡吾邦之人能此者，命之曰癡虎。虎曷嘗癡，恃吾有以癡之。予每訂之曰，天下之士，勇勝怯，不勝智；智勝勇，不勝度，鼓勇以奮，怯者束手，日用其智，則勇者力怯，智有時而窮，吾之度無窮。樂毅屠燕，獨莒、即墨未下，田單之智固已在毅度內矣。騎劫以勇來，而田單之知得行。項籍氣蓋軍中，一范增之智殆未有先之者，高祖每置二子智勇于度外，曠延歲月，蔑不與角。草具設而增疑，夜半歌而籍亡，增怒則發背，籍怒則自剄，而高祖之度，豁然無所裨損，茲豈非癡虎之術耶？天一生水於北，水于五事爲知，虎奚爲其不知者與，

知則無類矣！天下之勇幾何，而不癡死也耶！予可其說，間爲文。《跨黿集》卷三〇。

元稹家奴

河南黥徒子以下賤爲元稹家奴。事稹謹，稹倚辦之，使釐瑣務，薄有機見。稹擢明經第，中書判，對賢良策第一，聲聞甚譁，舉足入捷徑，自當無臬閔。會宰相不愛，貶江陵士曹。稹矜才，恃一時人物無我先者，班班在臺閣，我反後之，膏火日入，腸肚內熱，求復進。家奴往諍之曰：「得喪命也，強飯自聊，十口飽煖屬郎。郎不幸先朝露，奴易主尚可，如郎之妻妾子女何？」稹謝之，居數月熱不解。奴復往說之曰：「衣食在身，愚人所知，奚暇議遠？然駕人車，同人危，啜人漿，思人憂，尋常理也。江陵士冠有可與成事者乎？」稹曰：「亡有。」「郎諗監軍崔潭峻者乎？」曰：「未諗。」「愚竊覘其人，沾沾善人，意必能當上心。爲郎計，莫若覆奩中金以奉監軍，脂顏面以奉監軍，用則郎復用矣。郎復用，則天下之金可盡鉤入奩，而他人之顏面亦將脂而承君矣。野燒在山，不禁爆背，束薪薦廟，要炙手可得耶！」稹默然久，曰：「古固有之。商鞅相秦由景監，劉賈王燕由呂澤。汝休矣，稹更念之。」自惟前日士良之仇，老其齒不能報，明日決意奉監軍，摩足舐痔罔不到。長慶初，潭峻入朝，大被寵幸，首稱稹才可用，陛下不當聽姦言，斥遠賢者。穆宗入其語，立詔稹還，除祠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不多稹附潭峻得宰相，而多稹奴能謀由非其

道，雖拏重權，安知其非。《跨黿集》卷三〇。

毒藥論

居士有女，五歲死。暮得疾暴泄，旦下痢，數日困不食，惟一味仰藥。痢止，食復進，漸有生意，精神修擢如尋常。他日啓齒酬居士，居士顧見斷間疑若蟻穴，念不治，恐愈作梗，三輩走醫，醫言脾受病，胃虛氣上蒸使然，茲不足治。居士曰：「見疹不攻，是曲突不徙薪，養虎自遺患。」遂不入其言，有同舍每稱秘方，方不可傳，獨可授藥，一傳即瘥。居士神之，乞半刀圭歸，嚴其法。經夕而藥毒大作，面色如地，唇頤瓷然。猶擊寸舌，盡裂罅口不得外，以薺芫荽豆甘草之類解之，而毒不去。病女不復語，問疾增損，頷之而已，時自捫痛處而呻苦，苦者再三，宛轉四日而絕。醫視藥，云中有砒霜。注：按《本草》，味苦酸有大毒。質其人，則曰：「誠用之，亦不多。」居士始大恨曰：「誤我，誤我！我殺之，藥殺之。天乎，人乎！女浪生乎，不得其死乎！」踰月悲不置，愛不割，咎藥益甚。客過居士曰：「奚懟？」對曰：「懟不得其死者。」客曰：「菌之華、樗之老，以霜雪死，以斤鋸死，等死耳，安用懟？」居士曰：「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夫何使吾女至於此極也！」客曰：「藥之毒，一夫嘗試之而已。固有大於此者，安用懟？擇之精、慮之熟，居士不過取參朮以爲良，徹烏頭莖蝎以爲不良。生死自命，雖不精不熟，安用懟？世有坐朝堂，據威福，種黨與以久其柄，而擇之不

精，慮之不熟，其被毒也，小則一家，大則數族。有居端門，職華貫，挈銓衡，以司命天下之士，而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其被毒也，小即一邑，大則數道。海內性命。懸執政之手，三軍存亡，繫大將申令，被毒人何止破腦、磔胸、潰腸、出血而已耶！甚則虐子孫，遠則流數世，此而不懟，彼又何懟耶？擇之不精，慮之不熟，其毒何止藥而已耶？請居士志之，亡用懟。」《跨黿集》卷三〇。

過李固鄉偶書

唐識者爲諫大夫諱陽城館，爲隱君子諱浩然亭。孔子賢邾儀父，賢紀季，賢季子、季友，故書字而不書名。賢公孫公子，故書氏而不書字。賢宰孔，賢司馬司城，故書官而不書氏。賢夷伯，故書謚而不書官。夫賢者之名而不諱，是天下無可諱者。某宦遊至茲，竊念太尉之諱與其邑名同，自漢到今，千有餘歲。學士大夫與夫走卒廝養，逮其鄉之人，獨不爲公避，何哉？太尉名節耀史牘，其忠義度越後世。陽嘉初，對天子斥阿母，訶刺外戚，抨屏宦官，順冲、質不永漢祚，三絕跋扈將軍，利在幼弱，太尉專欲立清河王，正議蹇蹇，迄無一人助。胡趙嬖姁，使狂瀾倒翻，而群飛刺天，於是國紀斷盡已矣。天下事乃有如此者。餘訓遺烈，至其子復不肯立王，而其女又能戒變以遠禍，門生故吏，亦守義不惑，雖千萬世亡進矣。噫！橋玄墓下，宜沃酎以過車；峴首山中，嘗見碑而墮淚。終藉當塗之力，薄論事以回天；庶令行道之人，知入門而問諱。況如在之靈，雖則無求于當世，而好古之士，

或將有感于斯文。年月日書。《跨黿集》卷三〇。

書清軒

居士之職，十九野次。治橋梁一日未歸，則串腐貫，瞪視廝役，與之圍坐。暮投清軒，極有媿色。拔除土灰，友松陰竹光，收召爽觀，以求復其清，而走僮老婢勃，宰問家事，新火相交，智識不停，陷在險宅，爲清軒主人得乎哉！軒之內無俗書，書非俗文，其來無俗客，客無俗語，浪聲潺潺，流筦枕間，聽之毛寒，自然心開。後之游歌，安知不笑居士也哉！居士爲清軒主人得乎哉！

《跨黿集》卷三〇。

題瑞花圖

李翁既葬其親，欲廬墓左。或勸以生者待養，欲去之，重不忍。諸弟更進曰：「任灑掃之役有某，職松楸之守有某。」約翁歲一再歸，古人謂骨肉歸於土，至于魂則無不之也。父母天地也，何國而不戴履。葬之明年，載家寓武信，行年五十，與物俱化，四十九年之非，與夢俱覺。旦旦課妻子女共讀海藏書，歌往佛名字，悉有經程。翁所僦屋，有花竹，負幽憂之苦，未嘗一俛首擷而玩之。會有

袁老子者，過而指示其一駢首並秀，萼中挺出六綠葉，色鵝黃，類姚家花，光彩射人。袁以爲瑞，馳召工圖之。翁哀其不得地，呈露孤陋，無賢東道，作賦附翁集中矣。草木脆弱，旦暮委地，惟圖可以傳。《跨黿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二八九六

李 新 一六

亡室王夫人真贊

夫人姓王名蘭，字友芝。一年三百六十日病，一日不病，即清齋事金僊，愈於事鬼，讀其書不知其已。賢哉若人，今已矣！《跨黿集》卷二八。

世繫略 有詳本，此故曰略。

按《唐宗室表》云：李氏同出於帝顓頊高陽氏。高陽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皋陶生益，益生恩成。自皋陶至恩成，世爲大理。至理徵因官以命族，爲理氏，以直道不容於紂。得罪而死。其妻契和氏與子利直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自此得姓。其後數世，秦御史

大夫曇乃始別爲二族：其一隴西，其一趙郡。春秋之後，典籍揚聲名、史冊耀光華者，無世無之。獨陵降匈奴，而隴西士夫以李氏爲恥。至周、隋則皆望姓，膏粱腴華，差第門閥，而與崔、盧、劉、鄭相矜甲乙，可謂盛矣，至唐則非獨盛而又大也。吾祖出隴西房，自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明始分焉。明生偲，材勇過人，爲諸武所忌，誣以罪流劍南，家焉。偲生昌，昌生訓，訓生挺，挺生宗，宗生瑜。明皇西狩，瑜負圖牒詣行在所，抗表自列，乃得追附屬籍。尋拜長江令，卒官，而歸葬于眉之丹陵。自偲而下，世傳一子，至瑜始六子：晔、昵、暕、曙、暎、晴。暎生二女而絕。餘子各有所傳。今蜀中諸李悉祖長江，而本房則長江第三子暕所自出也。他房族屬，不能備載，今止詳其本支世次所繫，庶易參考耳。暕生承光，承光生叔徽，叔徽生璜，璜生褒、右贊善大夫華陽令。褒生虔，即某之五世祖也，家於陵。生智，智生延嗣，生二子：長曰文賀，次曰文貴。文貴祀除，文賀生四子：曰思問，無子。曰思訓，生揆，揆生君俞。曰思齊，生谷。先生舊名九功祈，九變斤，九章祈，九皋沂。曰思明，無子。自虔而下，亦各有女適良家。諺曰：女生向外，此固逸而不書。然則虔遠矣，不得而計也。延嗣、文賀皆以壽終，守道安貧，矜恤孤幼，父老有稱之者。先君學儒道，通班固書，立身行事，殊有可紀，僕欲爲傳而未能。或曰李氏當有後於陵，則振而起之者，其在谷也。年月日，隴西李某記。

謹按：舊本及李隱士誌銘，叔徽無所謂生璜者。叔徽三子：長曰球，次曰璜，季曰琳，乃見於長江五房世繫圖。而唐表又載，叔徽二子：曰球，曰璜。以是當知叔徽生璜爲無疑矣，今從之。《跨黿集》卷二九。

永懷廟磨崖碑

鄉之貢士王由與予弟斤薦以書來，言朱使君東漢時人，爲巴郡守，隱唱車山，死千餘年矣。今初遭堯仁漏無垠之澤，覃及人鬼，因民之心，號祠永懷。神既拜賜榮耀，而又祠貌更新，非夙昔比。惟是古史亡傳，後人無文，獨貞元之十四年，平泉令王寬記修祠之因。逆數甲子，三百十七年矣。其語平平，願得數字，大書深鑱爲耐久事，由等磨崖以待。某諾之五年，多難不果。念昔未仕時，一再禮神。神祠居山巔，巨石硨磲，若屋若潮，若鯨鯢，若兩觀。木老地秀，氣象淒清，過者畢肅，雖暑而寒。仁壽、廣都、平泉三邑之人趨祠下，道里適均，四方牲牢日至，伐鼓坎坎。而三邑之奉居多使君庇護，亦私仁厚於三邑之人。蓋雨暘時若，時蟲不犯稼，癘不入境，無天災，屢豐年，然後三邑之人得以富，得以壽，得以康寧。春秋答神，惟恐粢盛不潔，羊豕不腍，幣帛不腆，神弗肯燕享。歲復迎神幸其邑，旌旗亘野，蕭吹鉦鼓沸路，雲竿、角觚、魚龍曼衍之戲，雜陳於前，比其送如初。或時雷殷殷起巖竇，少女習習生木杪，雲駸駸出殿坳，人以是知飛廉爲之清塵，冥師爲之灑道矣，風馬龍輶，戒嚴以發也。三邑之人歌舞歡呼，對神之休，祭已合社飲福受胙以去。予嘗謂人曰：使君爲巴中守時，未必有此樂也。昔人事之未必如此之盛也。蜀自玄德、仲雋割據，南蠻侵擾，崔旰、郭英乂、劉闢、陳敬暄等縱放，王衍、孟知祥僭僞，兵火蕭條。當時靈場，饑饉晝出，宮寢欹仆，草封重臺，

雨剥像偶，巫覡守者有菜色。敢問使君丁茲時，意味與今日孰愈？治世典章，固已詳備，化國日晷，由來舒長。神其率萬靈扶掖宗社，以億萬斯年陰報天子，則神長有此樂也。年月日記。《跨鼇集》卷二十九。

馮隱士碑陰文

崇寧二年，跨鼇居士以言抵臯，羈於武信。十一月癸未，舍館主人延之上座，顧右廡仆古碣，字泚隕不可究，訊其端，主人曰：「昔我先公與皇妣趙厝于妙臺之野，凡六百有七十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我先祖、先君以時灑掃，祭祀無廢日者。鄰好不睦，乃貪我疆土，削我阜城，使我先公皇妣，不獲安其宅兆，我是以疚心恫首。而又夷我封樹，斷我龜趺，我是興虞芮之爭，以大復圯址，庶幾徼福於先公皇妣。今天誘其衷，君辱在敝邑，俾墜緒有紀，泐石有章，我先公皇妣之迹不泯以享食茲土，君之惠也。敢不以聞，亦惟君圖之。」居士指妙臺以應之曰：自有天地，便有此山，世代變易，如更旦暮，英靈磨滅如螢腐，而此山嶄嶄不損一塵。惟種德於人所不知見，垂澤於不斬，流善於無窮之源，故其後必大，乃能與此山爭雄。噫！泉下古人亦已邈矣，其行己，予不敢以此筆誣也。馮氏出畢公高之後，在武信爲著姓，子姓子孫蕃縷，不可盡書。予今所目名令宣者，蓋四世孫珪一流，五世孫天寵一流，六世孫前所謂舍館主人者也。予酌諸馮氏方熾而未艾，其在武信者，散處四境，而北郭

爲多。第舍聯亘，櫺矗若官寺，歲賦肩封君，而子弟居養，未始有客氣，父兄相視如醍醐酥酪然，鄉里稱善人，以此考泉下古人足矣。昔云必百祀，是中可見也，至欲使牛羊勿踐一藹，斤斧不樵一木，盜不取一抔土，不乏人焉，其誰敢欺妄。意他日有過者，必指而相告曰：「此大馮君諱延錫之墓，其碑陰有跨黿居士李某之文。」《跨黿集》卷二九。

馮君貺墓表銘

君諱玠，字君貺。其先畢萬之後，子孫食采馮鄉，因以爲氏。世居信都長樂，遭時亂離，謂三蜀可以偷安，而遂之士風尤端慤用禮，因卜而家。自唐到今幾十世矣。曾祖、祖父俱不仕，君昆弟五人，守法度，無可訾者。余來遂，諸人好事，時時觸爵羅，肯與臯人遊，唯不及識君。問其兄，曰：「某爲人不如吾亡弟君貺。」問其弟，則曰：「某自知不逮吾亡兄君貺。」然則何賢乎君貺？蓋馮氏稱高貲，而君貺廉於財富；流寡趣尚，而君貺厚於義。元祐初，君母令狐夫人老且疾，君問醫嘗藥，未始見惰容。既即世，哀毀制行。葬畢，兄弟約曰：「我等創鉅，少殞父天，而令狐夫人孤苦立門戶，日營指聚，垂二十年。生事日贏，有金一阜，有土一雷。今室無空虛，釋息如管，取婦異姓，駢首囁嚅，口衆難調。脫有么麼離間，患在後日。盍求便安，各營一丘以老。」於是辨田宅媿惡，區寶貨器服，爲俾一人從旁典籌，既探所得，則帖息不復議。君貺笑曰：「籌所以息爭端，吾兄弟何爭？」

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用是已鑿渾沌矣。」或曰業已爾，君愴然其間。後鄉里教子弟，必曰：「馮氏一門墳簞，曷不取法？」君喜儲書，自爲兒時已喜賓客。他日築館治花木，客至飲以醇酒，以家事屬其偶劉，一不問。儀觀雖胖偉而几案蕭蕭無一塵。與人交有初終，同舍生相繼入仕，君方礪毛錐，行且決科，而以崇寧三年二月得疾卒，年三十六。四年月日，葬於某所。娶劉氏，生四子，曰德棻、德輝、德剛、德新。君之婦弟子，常一日挈德棻來乞文以誌墓。如君貺之賢，我知之矣。死而不亡者壽也，因繫之以銘詩云：

當門蘭，易以殘，城頭草，霜亦早。故君嶷嶷，馬糞烏衣。問馮之賢，誰白其眉？連珠兄弟，礪硃表玉。其中有人，生芻一束。卜宅西山，見葱龍之佳氣，得此銘詩，可含笑而入地。

《跨黿集》卷二九。

〔二〕某：原作「其」，據語意及下句句式改。

丁夫人墓誌銘

丁夫人蜀州晉原人。曾祖延緒，祖允懷，父宗道，皆不仕。母顏氏。夫人既笄，嫁同郡唐公翊。唐氏食口衆，夫人烈烈有標度，不可親疏。公翊儒者，挾方書能起危殆，戶外之足常滿。世間俗醫，

務肥其室，治貴人疾，如治其父母，用意益精審，由貴人金多。治富家疾，當吐反下延其苦，使呼天乞救。富家大概吝嗇，不如是，不肯輸財。俗醫貪婪，非止一身，出門赴召，而妻兒婢子已斟酌所得。至某州切儲某物，某縣輦某物歸，曷嘗不然？公翊喜風誼，恥言錢，而夫人人樂於予，寒士之失謀者，多至其家。公翊坐堂上招客，夫人韋襦半臂入竈下，操刀問幾何？自設食，往往舉前筯，客才定未始厭。公翊介然有古俠氣，遇不當輒瞋目恚恨，夫人濟之以寬，故親友與其厮役皆憚公翊而德夫人。紹聖元年八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一。生三子。男環，取楊氏。女二人，長適胡熙運，次尚幼。夫人卒之日，貧人之婦來弔者且百數。哭之慟曰：「夫人死，誰肯念我？我輩即死。」年月日葬於晉原縣承惠鄉某里，祔先塋之側。環從某遊，悲涕求銘，辭不獲。銘曰：

審如是仁，婦貧益親；審如是義，客遊自至。賢乎哉，豈不謂賢也哉！《跨黿集》卷二九。

任隱君墓表銘

隱君任某，字某，遂之小谿人。曾祖、祖父皆韜翳於德，亡肯出仕者。君性安靜，靜而介，介而通，通而明，明而復晦。自髣髴總角時，不雜諸兒狎弄，挾書趨堂皇闐寂處習誦三四過，略通大義，又易他書。頗涉獵經傳，班班知頭足，尤嗜黃老，招致方士，自熊經、烏伸、鸞舞、龜息盡通其術，未嘗銜試於人，曰：「吾自以遊戲三尸耳。」肆意杯酒，引滿無量，其醉竟日，或三數日。日或一食，

或數日不食，家釀竭亦踰月不問。坐一榻，四十年不易，生事不知有無。娶劉氏，先君五年卒。劉賢明有聲，主祭祀賓客，區理內外，攻苦齧淡，舉按相舂，不以針芒事拂君，故君得以簡放，爲承平散人，正古貞耀之流也。君一子鉞，兩舉進士，文學行義，每每得第一推稱。二女，長適石從聖，次適馮世南。孫男三。君卒於大觀三年二月，葬以四年閏八月。墓在歸善鄉姚興旁之西。予嘗論，處朝廷易，處鄉黨難，使鄉黨稱爲善人尤難。故孔子曰：「恂恂似不能言。」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如隱君，所謂有恒者也。自少至老，老至死，不變其趨向，大與世俗人遠異。昔公牛哀病化爲虎，搏其兄而食之。曩人也，今虎也，形與心俱化，故不知有兄弟。季孫揚病目，以戟摘其子，中其父，曩明也今盲矣，無所識見，故不能辨父子。今爲儒冠，動小利害之前，自蹈苟且不廉之地，愈於公牛哀、季孫揚，蓋不恒其所守者然也。出入視隱君，能無愧乎？鉞以叔和之狀來求銘，叔和子端確誠信人也，句語有法，不可增損。予附之以銘，云：

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裘而冬，葛而夏。不尸於棺，不騎箕尾。神奇則遊，陰魂則止。穆然之几，一世之安乎？庶幾相遇於蒙穀乎？曰不也。歸然之墳，千載之歸乎？求之於天則真也，於

蒙穀則妄也。《跨黿集》卷二九。

李君墓誌銘

李知新字溫卿，仙井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娶某氏，生子楸。公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楸舉其喪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溫卿初遊鄉校，頗有推稱，朝廷初革詞賦，以經術造士，溫卿一再舉，不利，志鬱鬱不樂。兄弟五人，相繼淪亡，垂白之親，意尤不堪也。溫卿出身，獨任家政，積錢如阜麓，賙鄉閭之貧乏者，資親族之亡所依棲者，無有怠意，人多義之。溫卿於予爲袒免之兄，而予事之如親兄。溫卿視予猶弟，而愈於同腹出之弟。其居近市，有問其價，茫不知，曰：「物之不一，物之情也。」世樞鹽泉，問其入，笑而後答曰：「利之所在，人爭取之，以去矣。」予丁先承事喪，謝賓客遊譚，子皮故隱讀道佛書，安靜虛簡，以延一呼之氣，他非予所知也。嘗遣子從予游，戒之曰：「若叔之才，吾不能量，汝謹事之，必有以發汝之蒙也。」鄉之人不知予與溫卿善，而溫卿之賢，鄉之人又未必能盡知之。則其知溫卿者誠不若予之深也。推財樂施，敦親好義。此居鄉黨之常，而其不常有於鄉黨者。蓋孔子所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得見有恒者」是矣。予於溫卿，又何必細舉而書之。予來濮陽，聞公之喪，恨不能弔。今董役梓城，方困板築之事，楸走二耕夫來，以葬期請，且丐予誌其墓，義不可辭，故爲之銘。銘曰：

天設鼎，嶠立足。泉生鹹，地穴腹。居其中，食公餼。《跨黿集》卷二九。

任夫人墓誌銘

夫人任氏，遂寧縣人也。某之子，某之孫，某之曾孫，其系出詳明，有任氏家牒在。夫人生長富家，得全冲和，故姁媿靜溫，而性天虛明，肝肺玲瓏，八聰四達，名物應事，機鉅鉅利，不待倒囊發智，高出老師、辯士右。父母愛之，爲擇嘉匹，年二十五，乃以歸令狐府君某，字某者。既謝姆傅，車至門扶，玉笄葳蕤，黃金步搖，飛翰之冠，光彩照人，閭里盡傾。造廟致拜舅姑，禮成更衣，不復事熏染，絕去鉛膏，如懸黎火，齊不受垢螻。旦起問安堂上，上鋪飲，舉杯按等眉，不聞跼跼履聲，守禮防恭甚。舅姑歎息曰：「天錫我孝婦，持令狐氏生計。」金錢出入，若有司存，賦田別上下壤，豆鍾釜龠，升降取予，無一芒偏重。雖年侵政荒，而令狐家氓隸無有逋逃者，皆夫人平時有以存撫之過厚也。元符己卯間，再出粟賑饑，儲食餓殍，待健而遣。今廝役僮奴，班班是前日道傍棄兒。其慈仁恤物類如此。令狐君晚歲治臺榭，日延賢賓客，飲以醇酒，烹薌擊鮮，不厭久恩。夫人韞臂短襦，俛首探右，飪和鼎鑪，機砧砉然，而四座食指更動。母楊齒高，夫人歲五六歸寧。楊年九十餘，立侍其側，女母俱垂白。迨楊死，哭之慟，或慰勉之曰：「世固有母，那得長日許壽者。既化則已，無重自苦。」夫人曰：「吾覺母老，慕之猶有童心。吾哀至深，不知幾何時而有詣極也。」長子昞，秀發有清才，遊學石室，遂客死。夫人念之竟成疾，至政和二年五月初吉，盥手誦佛書，暮若假寐焉而卒，

年六十七。生三男。子昞，先夫人十四年卒。暎、曄皆俊造士也。女適進士任紹。孫男三：朴、松、卓。二子奉夫人，以三年十二月日葬於某所，暎最善某，來乞銘，且慟。使世人考第愚直，某當在第一書，夫人之行底實無所諛矣。其生者不必某具書之也。銘曰：

言采其芝，靡蕪蔽山。終朝亡芝，挾筭而還。靈承夫人，可代芝萬。宗族稱孝，俗厲以勸。佩冠陸離，禮成無虧。玉匪待瑑，藻藉何爲？假而食天，脫而溝瘠。以任爲名，義死不易。客至如雲，日當擊鮮，豆觴腴潔，君亦粲然。曩王譽兒，夜光失一。生者幸賢，尚爾連璧。陵瘦谷肥，斯銘永久。下車式之，墓在原後。《跨黿集》卷二九。

郭孺人墓誌銘

宋子固妻，故屯田員外郎郭敏通女。爲郭氏女二十三年，爲宋氏婦二十二年，至紹聖改元七月十五日卒，以十月二日葬于依政縣昇平鄉懷恭里宋氏先塋之旁。婦人不與外事，無可書，誌其生之年，死之日，足矣。然予哀夫人無子，又哀夫人爲子固一世糟糠妻。子固始登第，軒軒有光華，夫人不并享而長榮之，可哀也已！凡爲書生婦，四時伴燈火，漏下五更，坐觀翻故紙，瑟瑟不知休。書生輩有千錢便作眼孔，苟無餘然後帖定，謁貴官不見，謀科舉不利，其咨嗟沮毀，使左右索氣如此，雖一日不可人意。但爲書生婦，亦有快樂時。屠沽兒豈無盃盤，市道兒豈無衣食，相與至白首，懵然不知天

下有佳事。游宦所及，其美處，子固已登第，調眉山佐，夫人伴燈火勞不償而死，予哀之，爲銘。銘曰：

種一田穗，孚而爲英。薄言采之，嗚呼何人？《跨黿集》卷二九。

楊夫子墓碣銘

代柳幾撰

楊夫子諱直方，字端甫，成都人，年五十四卒於大慈寺。生有材無時，命也，奈何！崇寧改元十月二十日，葬於某所。以夫人謝氏祔焉。幾與端甫爲同堂友，忘形爾汝，凡三十年矣。治平中，文翁石室養士千數，風譽錚錚，如褒武者有幾，意直承明，倚閭奉制，要皆是我輩事。幾初冠，游其中，一日教官命攬群經日課，莫私閱之，得端甫賦，快語琅琅如金玉。他日端甫得幾賦，亦擊節，因歎曰：「自古所謂擲地有聲者耶！」遂相爲友。每試得名，輒相甲乙。大尹吳兆庶召還朝堂，諸貴客戲求觀蜀玩。仲庶答云：「惟數本蜀楊柳。」客求觀，吳出端甫與幾賦示之。客省數過，歎曰：「是中不減靈和風流。」熙寧、元豐間，朝廷罷詞科，以經取士，端甫被送，正在優等。元祐復詞科，士指數昌言冠秋榜，及楊夫子方可，已而果然。賦流東下，爭傳誦之，四海士見端甫，必目送之曰：「此西川賦難題者。」公急景下乃爾，不幸春官罷歸。前此，諸道許推維行一人，今大丞相蔡公帥蜀，首以端甫塞詔。明日田舍老至，持酒賀鄉校議政，且曰：「龍圖公行某事，舉某人，某事宜矣，得某

人矣。」其爲世所推如此。端甫爲人莊重，不妄交，蜀大姓授以師。凡從之遊者成市都，踵武得官，獨端甫不得，命也，奈何！娶謝氏，生三子、一女。三代不仕，曾祖某，祖某，父某。自端甫死，家益寒，乞藁秸，五年不克葬。幾糾鄉里博之，始及葬。其子虞憲來丐銘，且知端甫無如幾，厚端甫無如幾，銘端甫無易幾。雖不敏，不敢辭。銘曰：

文章弄翰，天將與之。囊以江山之秀，富貴浮雲，天實靳之。域以檉蒲之壽，行以異路。某也，夫子之死友；憲也，夫子之賢後。三尺之冢，闐然踐跡，車過三步，腸痛不怨。爲此銘詩，不忘平生之言；藏此銘詩，不知其幾千百年。《跨黿集》卷二九。

陳隱士碣銘

君諱某，字淳老。唐廣明中，某以羽衛屬扈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淳化中，賊王鈞寇成都，獠李順寇武陽，兩川震擾，名光父者，以勇力捍鬪，賊平，補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賓，愛山水穎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德鑑、咸若。咸若生篆，篆生公著，公著生公，皆隱雲賓。雲賓大聚落，公數世以恩意調卹其人，土人德之。指潁川家謂人輒曰：「此吾土儉歲之黍稷也，祁寒之衣裘也。」公園機，遇事警敏，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士以詞賦，君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掇貴仕。屬父卒，祖母王，母徐齒迫暮不堪釐生，公遊學巴蜀間，投筆而歸。問田舍事，自言孔

方兄不至癡我，當神我，阡陌君宜知我，不愚我，五經笥豈忘我，自存我。料理深藏，權時盈虛，其術在計然鴟夷之間，產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以贐，能飫飽其意。士夫揚之，義聲落西南籍甚。天資純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洮頰，進饔飲，趨前爲壽，無一日惰斂。王與徐年極高，王前死，死時公已老，追慕毀瘠。迨事徐，奔走左右，策翼承顏色，翹翹如壯時。過者相語云，是中有老萊子。徐喪既終制，猶衣衰墨。或告以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己。以茲尚人，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易也。」他日卜塚藏，地理家互訛謫，莫知適從。君禱於雲賓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室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祔我，庶幾依吾母。若早得從遊地下，爲樂不苦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六十。臨終戒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儉故能足。第崇德以當勢，無罪以當貴，堅強以當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不顯猶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遠小人之戒。公再娶，皆劉氏。前者生子越，字居中。一女子適王思，孫男三。公卒之三年十二月某日，葬昔自營之墓。某伏幕武信，清州人或時往來，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中名在，因倒屣逆之。坐久語，益溫潤，人非虛稱之也，爲之賦《承德堂詩》。居中薦以書來丐公銘，予辭之曰，顧不識乃翁，今覈實居中，則翁可知矣。銘曰：

琳公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行動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六虛，豈遂棲雲賓者乎！《跨黿集》卷二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七。

全宋文卷二八九七

李 新 一七

開穴祭北斗文

竊惟相視宅兆，制昉周官，若堂若斧之封，必慎視厥陰陽。非求利益，祈魂魄之安寧也。人子臨親喪，敢不自盡。某躬走萬山，還至西郭，渴甚，下取水飲，見馬鞍西丘有佳氣象。躊躇四顧，探腰間霹靂木以定四維，遂卜西丘正兌，當西屬辛，畚土爲宅，將奉亡父母以歸藏。地理家相視，咸言吉，用之不疑。土脉赭紫，膏潤如截肪。水逶迤，由戌入巳，蜿蜒出巽、兌。山之狀如偃月，若身運兩臂，左至艮，右至巽，皆拔起相望。是輔弼生于母曜，分爲福祿，巨門貪狼，森爲旂門，如飛暈，如老蛟，猛兕蹲伏而驤其首，巨鼇屬鼻夭矯，欲戴仙山以遊。艮之一土，巽之一木，生氣逕逕，無有窮盡。乾坎不見山，而坤離無山，前列几案，面而有朝揖。甲乙二山，葱蒨明秀，拱立扶衛，而卯山居中，祇肅俛首，以聽命於兌寶，曜光於武曲。積翠化爲金龍，吉還四臨，無一芒之燭火，一涓滴之

游魂。明堂平治，空曠崦嶮，隱車馬萬牛，卧服有處所。或曰：是生公輔。某曰：瓦棺石槨，幸不潛於地下，土宮泉臺，神安遊乎其中，過此不知也。又曰：西來之崗，謂後無擁從，東南少闕則不利長子。某曰：蹇陋寒乞，身已爾，福及昆弟，又何悲耶？叔子折臂，誰測其方來？彥洪含笑，不疑於遂事。今以某月某日塹地，謹用祭法謝北斗。惟三辰垂祐，山川原隰，林木泉石之神，安靜勿怖，懽樂以相予事。《跨黿集》卷二八。

祭祭文

歲月日辰，具位某謹遣某官，修祭禮致祭於城之北門。自甲子日以及於今，凡我邦人，病雨之淫，后土莫乾，天多沉陰，蛙生於竈，鸛鳴於野。凡我邦境，大田多稼，河渚涯間，不辨牛馬。害於粢盛，守吏之憂。凡我四郊，歲約有秋，將誰咎焉，玄冥是尤。漢山斂雲，漢水藏蜃，召我義公，徐馭其轡。有脯在頭，有醕在瓢，出此陰氣，令不崇朝。《跨黿集》卷二八。

祭龍洞神文

年月日，具位謹遣某官，致祭於雞翁山洞龍神之靈。因爲詞以祝之曰：天子有命，俾守茲土，誠

憂而懼。我旌旣彫，我車旣攻，我來自東。造國之境，徵民之病，將以自警。日久不雨，旱魃流災，始惕其來。不雨伊何，亢陽斯赫，誰佩其責？有山嶷嶷，有石離離，有神司之。磨崖千尺，下倒蒼壁，山鬼窮役，洞呀無垠，幽陰淒辛，龍潛其神。夙與神語，十日而雨，神不我拒。豐隆揚旗，元冥鞭螭，雨彼公田，遂及我私。徐州刺史，有百里嵩，傳車所經，零雨濛濛。開元御史，有顏清臣，奉使而雨，謹生郡人。繫神之惠，浹沐千里，守吏有慚，無以堪此。歲決有年，下民熙熙，龍耶神耶，神耶龍耶，何以報之？《跨鼈集》卷二八。

祭年先生文

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三隔山下，舉葬故北海先生三九丈。輜車肅駕之前日，門生蜀州江原縣尉李某，敬遣人致祭於先生之靈，因爲詞以弔之曰：惟公之賢，其惟鬼知。末路悠悠，有生奚爲？天之未喪，道之將行，庶幾斯文，警我後生。方時妙齡，登高能賦，說詩解頤，亶亶到古。觀眉宇間，月露孤爽，四圍溘埃，不入方丈。遇不當意，虎兇其氣，自然俗物，稍稍引避。煙死曲突，凝甑飛塵。我知我公，曾不病貧。餽見百鎰，心焉鵲鴿。我知我公，非私其身。公之文章，鳳之羽翰，公之孝友，爲芷爲蘭。蘭陵有書，未得其傳，汾陽有琴，或絕其絃。已而已而，予未能無怨乎天者耶！恭維尚饗。《跨鼈集》卷二八。

祭宋夫人文

惟靈月窟之遊，星橋之歸，回風雲旗，去將何之？昔立厥配，有美一人，登高能賦，擲地有聲。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叅仙客以登瀛，繼相如而諭蜀。龍生龍子，鳳生鳳雛。板輿周流，越王故君。采石青煙。碧梧疏雨。魂兮不來，往朝帝所。悵香輶之縹緲，指閬苑以容與。彼美人兮，驂青鸞而延佇。尚饗。《跨黿集》卷二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弔安康郡君詞

并序

元祐己巳，某識周彥於魚鳧市門，語久意合。明年春，周彥具書幣來致某，欲以文相會，館某於華萼。周彥昆季，才器行實，邁世遠甚，友某則屈則辱。安康君與周彥、商彥幾以某爲兄子，數旦旦禮遇有加。是年秋，某以書貢，春解褐衣，通籍士部，今二十三年矣。一飯之恩，某拳拳不忘，況厚於此者！政和癸巳八月庚申，周彥、商彥奉安康君祔朝奉公以葬，行李來告。道遠後期，某伏在苦塊，不獲挽輅車，雜吹簫歌士之役，臨窆窆一慟而訣。癯毀抱恨，因爲楚詞以弔。其詞曰：

粵吾浮海右以歸兮，遴弘夥以宅身。酷疾下流兮，絕頑譎而匪鄰。決雲迎日兮，徜徉乎中野。鳳
凰迴翔兮，鄙叢欒而莫下。排閭闔兮，吾有待而與俱。世無知兮，暱忠智以爲愚。倬安康之五圃兮，植連
璧以騰光。亶緹襲之重繳兮，猶韞櫝而厚藏。追琢成章兮，可禮乎帝鬼。欲賞題而稱呼之，必聯燕趙
與韓魏。蹇昔載司南之車兮，以荆和而驂轡。疑安康而矚觀焉，卒驚異而立志。匹夫懷之者，雖亡辜
而棄市。爰珍物之震動兮，不可掩也已。彼銀潢之疏派兮，貫軒轅之上流。窮崑崙而適通兮，墮機石
於塵溝。探金穴以佚生兮，幸侈足而焉求？監許史之前轍兮，鞭中服以增羞。從夫子以徐騁兮，駕德
義以爲馬。願西南之足樂兮，何必懷此都也。信婞直以上達兮，廼種蘭而當戶。夫子終蹈危機兮，亦
捐甘而攻苦。履世路之多跲兮，悲滓穢之霑綸。俯清流以濯漑兮，處無爭於谿山。既一視而均仁兮，
忽忘言夫久假。約白首以同歸兮，倏夫子之先謝。炳薰劑以抒誠兮，屹南山而詎移。視靈幃如有見
兮，亦恍惚而聆之。矧有子而堪負兮，將並穎而芾林。竟復好爵於昌明兮，伸憤魄於重陰。事夫子而
無忤兮，下報於九泉。命豐隆扶轂兮，歛追遊於列僊。夕觴於瑰宮兮，竚萬舞於鈞天。瞰震旦之蒙囂
兮，一揚蓬而百年。念函鼎之烹潔兮，蹇嘗价於上賓。佩珪母之清鑑兮，恩促母之籲貧。俛哭於水衡
兮，攬風木而歔歔。嗟前觴不同兮，邇又絕於地維。竭涕泗而亡已兮，河如帶而海暴倪。自今侶王孫
兮，與無窮之至悲者也。《跨黿集》卷二八。

王朝奉誄

皇宋政和三年八月庚申，舉故朝奉王公先生葬於縈川鳳凰臺之原。其子庠、序發專使奉書參數千言，言倍酸苦，覽者墮泪。有曰：「吾先君至行動天，愷樂好賢，仕爲小官，敢言不避要勢，位不究德而死。吾母安康君誓志受托，以復爵湔冤，報吾先君。庠、序受命，日夜祇惕，今皆如訓約無負。將誄先君，而安康君亦以疾薨化。」又曰：「庠十六而孤，區區立世，正爲老母在。今餘年何所戀得乎？扃幽堂，藏兩玉骨於九泉，葬畢，幸有弟序在，庠即死，求母於地下，豈不遂所欲？」某三覆書辭，置之苦席，伏地長慟。吾喪吾母，更六晦朔，居處之容，炯炯在目，咳唾之聲如在耳，奉觴豆如平常，而不復見啜飲。嗚呼！吾哀無時而已，不忍更聞周彥輩痛切之辭也。既誤以某爲能言，且辱交幾三十年矣，無所追悼以慰二孝友，疾燔之以告先生。辭曰：

種德必藝，和氣生祥。孝友得封，江山增光。吹埴與篴，擷荃及苣。義聲爰集，于王之屋。爾在昔仙居，冰雪面顏。兄弟承之，居曾閔間。先生智明，猶照乘珠。名物應事，老師不如。筮官巴西，一割無留。園扉靚虛，淒然似秋。凡三字邑，民不厭德。予欲考之，石白不泐。獄市不擾，平反有功。增秩勸能，出于帝聰。嘉陵漲濤，來齧果城。大爲之防，今猶利民。建言茶郵，徑通囊封。勢官

不愛，蟻誣鑿空。歸休雙谿，菊有東道。我其淵明，辨之不早。先生質直，務遵正軌，千蹟百跲，不潰厥志。嗚呼哀哉！視金如土，廼得士心。蒲許二生，振于湮沉。樂府五言，逼李陵祖，遺書簡嚴，自我復古。安康作配，實由戚里。輔佐既賢，亦曰有子。出者有聞，處者達節。如彼機雲，獨匪其埒。先生之化，騎星上穹。飛行八荒，見之猶龍。或趨鴻濛，問道忘歸。海中神山，抑從安期，厭世溷濁，蛻身而去。舉棺疑輕，託靈安所。有功德者，死則不喪。予爲誄詞，用慰泉壤。嗚呼哀哉！

《跨黿集》卷二九。

代遂寧知府到任謁廟文

惟神垂祀千禩，迪禱一方，風馬雲車，昭格上下。某祇承明命，俯守茲土，幾與神共治，祇謁云始，罔敢徼福。十日五日，一風一雨，疫癘不作，歲約有年。相春臺之熙，迎化日之長，職神之功，郡刺史賴焉。《跨黿集》卷二八。

又築城告諸廟文

梓城歲久弗治，摧圯十七八，風雨剝蝕，斷裂坍塌，樓櫓飛觀，在者無幾。皇帝命某等統其事，

築而新之。某等祇奉聖訓，經營卜度，夙夜趨赴，靡敢怠遑。分職率屬凡四十員，興徒三千，封上構木，雷聲而雲屯，欲不日成之，得以緒狀聞于上。惟神安靜勿擾，無出其靈響，開日景之晏溫，俾無鳴條破塊之虞，以相我後事。《跨黿集》卷二八。

寒時漏澤齋醮文

發政施仁，春回萬里，掩骨埋胔，澤及九泉。仰憑慈氏之秘文，廣濟夜臺之幽魄。永以爲報，死而有知。伏願卜世卜年，等天皇之百萬千歲，允文允武，小姬周之三十六王。然後旁及無垠，上窮有頂，含情水陸，俱獲圓通。《跨黿集》卷二八。

謝雨文

去歲淫雨害穀，而秋亡所斂，故自春徂夏，物價軒涌，迄今不少低。某來牧茲土，適丁是時，風俗病憊，生意蕭然。惟祈有年，以與之休息。此長民者之心，夙夜拳拳，無以易此，不欺於上下神祇。四境之內，田稼秀實，比愆時雨。用是干神聽，既獲賜矣，則守吏曷敢忘報？《跨黿集》卷二八。

求晴文

天作淫雨，害我田穉，彌一再旬，麥禾盡偃。農不得事，鬼不食新，商旅不行，蛙生竈戶，宮架以炊。守吏失德，播菑千里，日夜祇惕，靡神不宗。維神國中之望，慘舒陰陽，妙萬物而爲言。裂屏翳之旗，拆元冥之車，械北澤之虹，扶咸池之日，散積陰以爲酥，反凶爲豐。守吏具三牲之力，蠲日以謝，神俯聽之，無忽。《跨黿集》卷二八。

靈泉老詮茶榜

泥牛耕空，寶山布種。窮盡大千界，祇這靈芽；試遍第一泉，無此至味。舌根知處，勝于乳酪、醍醐；玉塵飛時，碾出山河大地。汲取八功德水，瓶中已作蒼蠅聲；戰退四天王魔，枕上詎成蝴蝶夢？要知下口處，須是點頭人。惟詮公禪師云：何住心，是名說法。便使千齋日赴，也要兩腋風生。大眾事還，會麼？幾入鷲峰；雲自碧重，遊鹿苑日何長。謝師訪臨已後，爲人不得錯舉。《跨黿集》卷三〇。

（以上除單獨署名者外，均由王定璋校點）

全宋文卷二八九八

釋克勤一

克勤（一〇六三——一一三五），字無著，俗姓駱，彭州（治今四川彭州）人。祝髮從成都僧文照，復參五祖法演禪師得法，住昭覺寺。出蜀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政和中住建康蔣山，移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住金山龍遊寺，召對，賜號圓悟，改住廬山。還蜀住昭覺，紹興五年卒，年七十三。謚真覺禪師。有《佛果擊節錄》二卷（存）、《碧巖集》十卷（存）、《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存）、《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四卷（存）。見孫觀《圓悟禪師傳》（《鴻慶居士集》卷四二）、《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一。

示華藏明首座

住江寧府天寧

祖師直示豈有如許蹊徑？只貴向上人聊聞舉著，別起便行，明眼覷來，早是鈍置。古者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與也。」箇箇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轉轆轤地疏通俊快，始稱提持。豈不見良遂見麻谷，第一番見谷，便入方丈閉却門，渠疑著。及至第二次，谷驟步去菜園裏，渠便瞥

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看渠恁地，不妨省力。」既歸，謂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信知渠知處有不通風，諸人卒未薦得，可謂真師子兒。要作他家種草，直須更出他一頭地始得」。

達磨游梁入魏，落草尋人，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覓得一箇。及至最後，問得箇什麼？却只禮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令守株待兔之流，競以無言禮拜依位爲得髓深致。殊不知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豈曾夢見祖師？若是本色真正道流，要須超情離見，別有生涯，終不向死水裏作活計。方承紹得他家基業，到箇裏直須知有從上來事。所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是故古人道：「二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哉！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將知所說皆爲方便，只爲破執破疑破解路我見，並無許多惡覺惡見，佛亦不必出現，而況說種種法耶？

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鐺子煮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如此，但只韜名晦迹守本分，作箇骨律錐老衲，以自所契所證，隨己力量，受用消遣舊業，融通宿習。或有餘力，推以及人，結般若緣。鍊磨自己，脚跟純熟。譬如閑荒草裏，撥剔一箇半箇，同知

有共脫生死，轉益未來，以報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將出世，應緣順適，開拓人天，終不操心於有求，何況依倚貴勢，作流俗阿師舉止，欺凡罔聖，苟利圖名，作無間業。縱無機緣，只恁度世，亦無業果，真出塵羅漢也。

僧問天皇：「如何是戒、定、慧？」皇云：「我這裏無恁閑家具。」又問：「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又問：「石頭如何是道？」答云：「木頭如何是禪？」云：「碌磚。」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答云：「餬餅。」又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又問：「清平如何是有漏？」答云：「策籬。」又問無漏，答云：「木杓。」問：「三角如何是三寶？」答云：「禾、粟、豆。」是皆前世本分宗師腳踏實地、本分垂慈之語。若隨他語，即成辜負；若不隨他語，又且如何領略？除非具金剛正眼，即知落處耳。

此門瞥脫契證，却是素來未曾經人，壞持拍盲，百不知一，但以利根種性，孟八郎便透直下承當，要用使用，要行即行。無如許般心行純熟，頓放著所在，使得休歇安樂，終日飽齣齣地，不妨真正，最難整理。是半前落後，認得瞻視光影，聽聞不隨聲，守寂湛之性，便爲至寶，懷在胸中，終日照昭靈靈，雜知雜解自擔負。我亦有見處，曾得宗師印證。惟只增長我見，便雌黃古今，印證佛祖，輕毀一切，問著即作伎倆，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錯認定槃星子也。及至與渠作方便，解黏去縛，

便謂移換人，捩轉人。作恁麼心行，似此有甚救處？除是驀地自解知非，却將來須放得下，爲善知識。遇著此等，須是大手脚與烹鍊，救得一箇半箇得徹，不妨翻邪成正，却是箇沒量大人，何故只爲病多諳藥性？

得底人心機泯絕，照體已忘，渾無領覽，只守閑閑地，而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漏盡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裏無以異。直下放懷，養到恁麼處，亦未肯住在。纔有纖毫，便覺如泰山。似礙塞人，便即擺撥。雖淳是理地，亦無可取，若取著即是見刺，所以道道無心合，人無心合。道豈肯自銜？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喚作絕學無爲，與占爲儔，真道人也！

德山一日齋晚，老子持鉢自方丈下來，雪峰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山低頭遂回。巖頭聞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德山謂汝不肯老僧那。」巖頭遂密啓其意，山次日陞座，與尋常迴殊，巖頭拊掌謂大眾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箇公案，叢林解會極多，然少有的確透得者。有以謂真有此句，有以謂父子唱和，實無此句。有以謂此句須密傳授，不免只是話會，增長機路，去本分甚遠。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祖佛爲師，須明

取活句。韶陽出一句，如利刀剪却，臨際亦云「吹毛用了急還磨」，此豈陰界中事，亦非世智辯聰所及。直是深徹淵源，打落從前依他作解，明昧逆順，以金剛正印印定，麾金剛王寶劍，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既殺得人，須活得人；既活得人，須殺得人。若只孤單，則偏墮也。垂手之際，却看方便，勿使傷鋒犯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瓏照破他，方與下刃，亦須緊密始得，稍寬緩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閑尚不留毫髮許，設有亦斬作三段，何況此宗門從上牙爪？遇其中人纔拈出，若投機則共用，不投機則剗却，以是爲要，無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華藏明首座自錦官、夾山、鍾阜從余游十餘年，其情理勝解悉已拈去，入此門來，照用機智解路靡不打捩，惟向上一著，室中百煅千煉。比出佐民老，以謂違去朝夕，欲得筆語，因條列數章以付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五套第四冊。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寄張宣撫相公 一

疇昔受知於此道，極深且久，豈假言句可通？然格外超宗，在大達大觀所操持，雖千變萬化，不出掌握中。世法佛法，曾無以異，唯日用照了，鏡心像迹，初不遺鑑，迺大定也。是故維摩取飯香

積，借座燈王，搏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納須彌於芥子中，吸劫火於腹內，由反覆掌。蓋中既虛而靈，寂而照，此外事物出沒轉旋，不假他力，所謂證不可思議，咸即方寸片田地爾。矧建功立業，蘊德操誠，左右逢原，秉金剛寶劍，拈殺活杖子，指揮之際，皆此妙也。望期之言表意外，雖千萬里猶目擊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寄張宣撫相公 二

自古聖賢以過量傑出，如植大根器，獨證此大因緣。以悲願力發揮直指，萬有同體，至淵至奧一段事，不立階梯，頓超獨得。從空劫已前，湛然不動，印定群靈根脚，亘古今，絕思慮，出聖凡，越知見，初不動搖，淨倮倮、活鱗鱗見在，一切有情無情莫不圓具。是故釋迦初生，即指天地，大哮吼，當頭拈出。次以明星，末後拈花，只貴具此正眼底領略自爾。四七二三密傳，不知有者以謂有，多少妙用神機，只言隨波逐流，初不究其根本。若鞠其至趣，不消一劄。昔李駙馬見石門，門謂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李即便領，以頌自陳：「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一〕。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蓋上智利根，天機已具，唯務確實透徹。當受用時，握大機，發大用，先機而動，絕物而轉。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若能於物上，轉得疾，則一切立在下風，並歸自掌握，擒縱卷舒，悉可點化。居常自處，泰然安靜，不掛纖末於方寸。

動而應機，自秉璿璣，回轉變通，得大自在。萬彙萬緣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勢，從風而靡。所以立處既真，用時有力，況總領英雄，驅貔虎之士，攘巨寇，撫萬姓，安社稷，佐中興之業，皆只仗此一著子，撥轉上頭關鍵，萬世不拔之功，與古佛同見同聞，同知同用。」四祖云：「非心不問佛。」德山云：「佛只是箇無事人。」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無位真人常從面門出入，皆此蘊也。

今樞密大丞相已領之於言外，透出於聲前，而山野剩語，忉忉納敗缺，猥蒙鈞慈見照，以此遂忘老農、老圃、老馬之智而獻芹焉。《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上始。

〔一〕此句原校：「『拌』疑『判』」

示圓首座

得道之士，立處既孤危峭絕，不與一法作對，行時不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蓋中已虛寂，外絕照功，翛然自得，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能撓其神、干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癡似兀。及至臨事物，初不作伎倆，準擬剗割，風旋電轉，靡不當機，豈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剎那履踐，功夫須資長遠。如鵝鳩兒出生下來，赤骨體地，

養來餒去，日久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舉，所以悟明透徹，政要調伏。只如諸塵境界，常流於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爲，未嘗作爲，了無欣厭，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厭墮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謳和，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邇略無差誤。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人，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恁麼，尤宜執守，唯在強勉以不倦，終之至於喧靜，亦復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業。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能然。

大凡爲善知識，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己無歉，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念嗔恨，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消爾。若與之較，則惡聲相反，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己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椎拂之下，開發人天，俾透脫生死，豈小因緣！應恬和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辨其由來，驗其存坐，攻其所偏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見佛性，到大休大歇安樂之場，所謂抽釘拔楔，解黏去

縛。切不可將實法繫綴人，令如是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令渠喫著一生，擔板賺悞，豈有利益耶？

佛祖出興，特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句，接最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下承當了修行，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生死。今既作其兒孫，須存它種草。看他古來大有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神明授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鐺兒煮飯喫，遁迹埋名，往往坐脫立亡。於中一箇半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秉高行，務報佛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出於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妨爲後昆模範，當宜師法之，轉相勉勵，追復古風。切忌希名苟利，茲深祝也。

馬祖昔歸鄉，以簸箕之譏，畏難行道，因再出峽，緣會江西，大隋昔歸鄉，先於龍懷路口，三載茶湯結衆緣，遂隱於木菴，道行於蜀。香林昔歸鄉，潛神隱照於水晶宮，成四十年一片事，撥正智門老祚，尋出雪竇大雲門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緣斷。今既萬里西歸，但存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

慈明昔辭汾陽，祝云：「修造自有人，且與佛法爲主。」自爾五據大刹，不動一椽，唯提振臨際

正宗，遂得楊岐、黃龍、翠巖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蓋古人擇可以荷擔之士不輕如此，信嚴飾壯麗梵苑，未足以奇佛法也。

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師門下，斷臂立雪，腰石舂碓，擔麥推車，事園作飯，開田疇，施湯茶，般土拽磨，皆抗志絕俗，自強不息，圖成功業者乃能之。所謂未有一法從嬾墮懈怠中生。既以洞達淵源，至難至險，人所不能達者尚能，而於涉世應酬屈節俯仰，而謂不能？此不爲，非不能也。當稍按下雲頭，自警自策，庶幾方便門寬曠，不亦善乎。《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示裕書記

踏著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虛棄底工夫，綿綿不漏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能知，魔外無捉摸。是自住無所住大解脫，雖歷無窮劫，亦只如如地，況復諸緣邪？安住是中，方可建立，與人抽釘拔楔，亦只令渠無住著去，此謂之大事因緣。

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迦葉不覆藏」，乃如來真密語也。當不覆藏即密，當密即不覆藏，

此豈可與繫情量、立得失、存窠窟、作解會者舉耶？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顙上領始得。既已領略，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受也。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賺誤方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剛正眼，須灑灑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鉤頭，只貴獨脫，勿使依草附木。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師返引他作露布，墮在機境中，無繩自縛，半前落後，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其病脉，辯其落著，徵其所偏墜而發起之，俾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宗，使無疑惑，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趁亦不去，可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瘡病，不假驢駝藥。緊要處豈有如許多佛法也。大宗師爲人，雖不立窠臼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窠臼露布也。蓋以無窠臼爲窠臼，無露布作露

布，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認指爲月。鑑在機先，風塵草動亦照其端倪，況應酬擾擾哉。非胸次虛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耶？此皆那伽在定之效也。

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杖，俱胝指，雪峰輓毬，禾山打鼓，趙州喫茶，楊岐栗蓬金剛圈，皆一致爾。契證得直下省力，一切祖師言教無不通達，唯在當人善自護持爾。

佛智裕公久參遍歷，一言相契，從前證解併脫去。卓然超絕，遂分座訓徒，傳持流通此大法印，因書法語以贈。《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大正藏本。又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隆知藏

宣和六年十二月

有祖已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太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受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盪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旛，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洎到梁遊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

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塗，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枝分派別，名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闡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爲種草。捨此切宜寶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已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

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構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

茶去，秘魔巖擎拄，雪峰輓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七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全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捩子底，便諳悉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機，還往北山十餘年，真探蹟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爲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二月中，佛果老僧書。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又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法王沖長老

從上宗乘，高超直證，師資契會，斷不等閑。所以二祖立雪斷臂，黃梅負舂，自餘服勤三十二載，豈容易印可哉？蓋觀機逗教，百煅千煉，纔有偏執疑情，盡爲決破，俾徹底放下，得平穩履踐，轉換到撲不破之地。如皮可漏子相似，禁當得然後放出，接物利生，此非小小因緣。纔一不周，即模子不正，脫得出來，七凹八凸，取笑作者。是故古德唯務周正，八面玲瓏。內於己行，持潔清如冰玉，外則圓通謳和，覽群情，善回互，如陂澤。立參之際，一一以本分事敲點，待其領略，即放手段

與琢磨，譬如一器水傳一器，切忌滲漏。其間驅耕奪饑，神鬼莫測，只憑仗一大解脫，更不生異類相中頭角，妥貼無爲，真五戒十善出塵阿羅漢也。達磨有言、行、解相應，名之曰祖。

行脚超方，本爲生死事大，接物利生，爲大善知識，止發明大事因緣。此相須相資之理，自古以然。唯堪任荷負大法器，乃能於壁立萬仞，宗師鑪鞴鉗鎚中，煅煉成就，始末真正。除是不出，一出必驚群動衆定也。蓋緣承當處既不莽鹵，付授時亦不率易，如讓師在曹溪八年，馬祖之與觀音，德嶠之與龍潭，仰山之於大圓，臨濟之於斷際，皆不下一二十載。是故一言一句，一機一境，金聲玉振，後世莫能窺覷。惟超證到乎大同之地，自然必其落處。憶昔馬祖爲西堂云：「子曾看教麼？」藏云：「教豈異耶？」祖云：「不然。子已後爲人，若東道西說。」藏云：「某病須自養，豈敢爲人。」祖云：「子末年必大興於世。」已而果然。細詳古人，豈不是大徹大悟向上一段大因緣？絕言像離分別，硬糾糾處，唯己自知，獨樂安閑休歇去處。然馬師尚激勵如此，正欲圓通轉變，不守一隅，泥著一處，須該括古今，踐履融攝，混圓無際。貴利物之時，八面受敵，撥得草窠裏一箇半箇焦尾，堪作種草，豈非方便作報佛祖恩德事業耶？要須打辦精神，垂手方便，一著著須有出身之機，免瞎人眼迷果謬因，却不利益，此最爲知識要徑也。

黃龍老南大禪師嘗有語：「端居丈室，以本分事接方來人，乃長老之職也。其餘細事，付之知

事，無不辦者。」誠哉！然用人之際，必須慎擇委任，令不敗事始得。大滙真如云：「住山無巧，只貴善用人。」思之思之。

諺語云：「伎倆不如帳樣。」只如百丈大智創立規繩，千古撲它底不破。今時但謹遵守，自己率先不違他雅範，則衆人無有不從去也。

最後折倒衲子，透脫死生，須知有千聖羅籠不住，截斷命根底，一著始得。古德大有道，能擒縱，善殺活，得大解脫。知識無不用之，非知之難見於行事，當機瞥脫斷得行，方始久遠得力也。

楊岐祖師倡起金剛圈栗棘蓬，用辨龍蛇，擒虎兇。若本色是他家裏人，等閑拈出，便坐斷衲子舌頭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法濟禪師

住泗洲普照勝長老

釋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爾後拈花第二重公案。至於付金襴，雞足山中候彌勒，是多少節文也。達磨迢迢自西竺游梁歷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箇斷臂老子解覷破，不免漏泄分付

伊，謂之單傳密記。子細推之，一場敗闕，自此便喧傳西來旨意。世間隨流，將錯就錯，滿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遞立門戶提唱。就實窮之，端的成得什麼邊事？是故從上達人，不喫這般茶飯。且如何却是諦當，將知六合外著得眼，早自別也。況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刹表下視底，乃少知落著實處，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撲迭掀豁，步驟作略，唯同風契證，始善弘荷，終不搬沙搬土，遂與釋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等閑垂手，殺人活人，初無窠臼，只貴緊峭萬苦千辛，至嶮至毒下，得斷命手脚，然後不虛印授也。白雲師公云：「神仙秘訣，父子不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示杲書記

住杭州徑山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發大用，脫籠羅，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風穴興化，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闢奧，親授印記，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沖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迴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絡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中無如是刀。及弄將出來，看底只是眨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還本分種

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這僧有何相觸誤？」化云：「是他也有權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超絕，不貴作略，只羨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也，繼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叨竊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全宋文卷二八九九

釋克勤 二

示報寧靜長老

靈山單傳，少室密付，要卓卓絕類離倫，驗風塵草動，眼光睽睽，逐青去上，隔山已識起倒。吞聲削迹，不留毫末，而能鼓逆水波，運截流機。上門上戶咬人火急，如俊鷹快鷂，迷影捎空，背摩青霄，眨眼便過，點著便來，挨著便去，不妨峭淨，所以流此正宗，標準異世也。箇箇須是殺人不眨眼，然後入作。只如黃檗老漢，生知此段，纔行脚天台，見羅漢凌波絕瀑流，即欲打殺。及抵百丈，聞舉馬師一喝，三日耳聾，乃退身吐舌，知是大機之用，豈單見淺聞所擬議。或其後接臨濟祖師，全體用此，不惜眉毛，成就克家之子，覆蔭天下人。有志之士，應飽諳熟練，使越格超宗，然後所以奪饑人食，驅耕夫牛，紹繼先規，不迷向背細處，直是涓滴照透，寬廣時，千聖亦尋他不著，始是向上種草。祖峰老師常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至竟他是阿誰，那容向此亂下鍼錐？除非知有，則較

些子也。」大凡奮丈夫氣槩，要超軼上流，合下手便教羅籠不得，呼唤不回，利物應機，莫非灑灑落落。不向草窠裏覓，鬼窟裏弄情魂，將玄妙理性，揚眉瞬目，學手動脚，下合頭語，以實法繫綴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成何方便？既已據位稱師，固不可容易。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凍，孤迥危峭，如師子兒遨遊，意氣驚群，出沒縱擒，卒難測度。驀然踞地返擲，百獸奔馳喪膽，豈非殊勝奇特耶？還是與麼人三千里外已審端倪了也？是故巖頭道：「如水上按葫蘆子相似，等閑蕩蕩地，拘牽惹絆不得，觸著捺著，則蓋天蓋地。長養履踐得到此地，始可與靈山、少室分一線路。」黃蘗、臨濟、巖頭、雪峰互爲賓主，風行草偃，亦不虛出頭，播揚三十、二十年，他家自有同流共證明通人相將護也。誰言卞璧無人鑑，我道驪珠到處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開聖隆長老

開聖堂頭隆老，政和中，相從於湘西道林，膠漆相投，箭鋒相直，由是深器之。既而復相聚於鍾阜，大鑪鞴中禁得鉗鎚，了此段因緣，日近日親，向從上來。乃佛乃祖，越格超宗，萬千人羅籠不住處，毛頭針竅間，廓徹虛通，包容百千萬億無邊香水刹海。拄杖點發列聖命脉，吹毛刃上截斷路布，據曲剥木床，與人拔楔抽釘，解黏去縛，得大自在。仍來夷門分座，共相扶立久之。況箇一著臨濟正法眼藏，綿綿到慈明、楊岐，須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底劄利漢，負殺人不眨眼氣槩，高提正印，罵祖

呵佛，猶是餘事；直令盡大地人，通頂透底，絕死生窠窟，灑灑落落到無爲無事大達之場，乃爲種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普賢文長老

建炎三年閏八月

佛祖以心傳心，蓋彼彼穎悟透脫，如兩鏡相照，非言象所拘。高超格量，箭鋒相拄，初無異緣。乃受道妙，嗣祖繼燈，絕意路，出思惟，脫情識，到蕩蕩然寬通自在處。逗到擇人付囑，亦要氣異，羽毛頭角，體裁全具，然後不墜家聲。得從上爪牙，方相應副。所以數百年紹續愈久愈光顯，所謂源流深長也。今則頗失故步，多擅家風，存窠窟，作路布。自既不出徹，轉以爲人，則如老鼠入牛角，漸漸尖小，安得宏綱不委于地哉？

老漢昔初見老師，吐呈所得，皆眼裏耳裏機鋒，語句上悉是佛法，心性玄妙，只被此老子舉乾曝曝兩句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初則擺撼用伎倆，次則立論說道理，後乃無所不至，拈出悉皆約下，遂不覺泣下，然終莫能入得。再四懇提耳，乃垂示云：「你但盡你見解作計較，待一時蕩盡，自然省也。」隨後云：「我早爲你說了也，去去！」向衣單下體究，了無縫罅，因入室信口胡道，乃責云：「你胡道作麼？」即心服，真明眼人，透見我胸中事，然竟未入得。尋下山，越二載回，始於

頻呼小玉元無事處，桶底子脫，纔始覷見前時所示真藥石也。自是迷時透不得，將知真實諦當處，如良遂道：「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誠哉是言也！

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以杖擊之，云：「你道什麼？」峰云：「我在德山棒下，似脫却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臨濟被黃檗三擊之，到大愚，問有過無過，愚云：「黃檗與麼老婆，你更來覓過在。」濟猛省，不覺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此二老皆叢林傑出者，並於棒下發明，後來大振此宗，爲世梯航。學者宜回思之，豈是麤淺邪！而近世有謂以杖接人，皆墮機境，直須究了心性，談極玄妙，向時中綿綿密密，有針有綫，方可入細。只如一大藏教，五教三宗，析微發隱，剖露至真實際，徹佛地理性，豈不爲細，何假祖師西來？將知法流既久，多生異見，不得真傳，乃將醍醐而作毒藥，豈德山、雪峰、黃檗、臨濟之咎哉？諺曰：「索短不到深泉。」

魯祖見僧，只面壁。南泉云：「我有時向道，直須向父母未生已前究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二老並躅齊眉，不是不知有，因甚却恁麼地說話？還究到魯祖節文處麼？若究到，則見南泉，如水入水。若不諳此，乃分疏魯祖，僻執南泉，圓轉隨他語脉路布，卒摸索不著在。

石鞏彎弓發箭，秘魔擎杈驗人，俱祇只豎一指，無業唯言莫妄想。禾山打鼓，雪峰輓毬，趙州喫

茶，玄沙蹉過，佛法豈有如許耶？若一一作方便，下合頭語，便論劫千生也。未夢見在，若真實蹋著曹溪正路，則坐觀成敗，覷見這一隊漏逗也。

子文監寺留此軸，今數年矣。近退院稍閑，因爲出此。所有蓋天蓋地，絕出聖賢一著子，公久參自如，良遂知之矣。建炎三年閏八月十一日，雲居東堂書。《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長老道林相從，乃宿昔有大緣。撥轉上頭關，一語便契，圓照無遺，從上來莫不皆以是大機大用。龍象蹴蹋，非驢所堪。若不具此手段，云何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此本分事也。但只一向操持，驅耕奪饑，乃活句也。一切語言機要事理，明暗語默，擒縱殺活，皆在下文，不消一捏。唯黃檗、臨濟、睦州、雲門、潯仰、雪峰、玄沙尤得妙也。山僧室中不曾蹋著此關，斷定不放過。付授之際，尤在牢實，切忌依稀便骨董也。寧可無人承當，有則須是箇中人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潭州智度覺長老

至道簡易而淵奧，初不立階梯，壁立萬仞，謂之本分草料。是故摩竭掩室行正令，毗耶杜詞揭本宗，尚有作家漢未放過，何況涉妙窮玄，說心論性，被貼肉汗衫子黏著，脫拆不下，則轉見郎當。爾少室、曹溪風範，迴殊臨濟、德山，作略剔脫，龍馳虎驟，地轉天旋，不妨慶快人，了不拖泥水。從上來大達大悟，纔信徹極致處，即如快鷹俊鷂，迷風曜日，背摩青霄，直下透脫，使二六時中無纖毫障隔，八達七通，卷舒擒縱，聖位尚不居，豈肯處凡流！胸次蕩然，該今括古，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初無勝劣取舍，惟在當機活卓卓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俱不奪。出格超宗，十成蕭灑，豈是只貴籠罩人！蓋覆移換走作人，要當撲實頭，顯示無依倚，無爲無事，大解脫，各各本分事。所以古人風塵草動，便先照了，纔出毫芒，即與剗斷，尚不得一半。豈可彼此草裏鞦，相牽相拽？機關語句上論量揀擇，作窠臼埋没人家男女，軒知是開眼尿牀，他明眼人終下做箇般路布。大丈夫意氣驚群，須圖正紹臨際本宗，一喝一棒，一機一境，當陽勦絕。豈不見道：「吹毛用了急還磨。」《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蜀中鷲峰長老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葱嶺西畔，隻履獨携。臨濟以瞎驢命惠然，夾嶠因青山委洛浦，雖源分派別，要一脉出自曹溪。擇大器利根，俾掃蹤滅跡。是故從上來龍馳虎驟，換斗移星，閃電中別殺訛，石火裏分皁白，不論曹底，惟務俊流。懸肘後符，廓頂門眼，立起綱宗，單提正令。源不深則流不長，功不積則用不妙，是以西河弄師子，要超宗越格，而楊岐吞栗棘蓬，取奔流度刃。既入箇選佛場，闡向上關捩子，應須一滴水，一滴凍，硬著鐵脊梁，荷擔此大任。已躬下諦實，爲人處無偏，纔落世緣，便涉漏逗。祖峰老師橫點頭，白雲祖翁渾圈吞棗，常爲警策，如臨深履薄，便可以向百尺竿頭進千百步，懸崖上跳萬億遭，乃真皮可漏，方驗撲不破，蓋大雄的的種草也，慎之。《佛果圓悟真覺

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顯上人

住蘇州崑山惠嚴

見處通透，用處明白，當旋機電卷，結角羅紋，槃錯縱橫，自能回轉無凝滯，亦不立見，亦不存機，滔滔地風行草偃。蓋根脚悟入時徹淵源，修證得無回互，會尚不可得，豈況不會？二六時中，只

恁無繫無絆，初不存能所我人，何有於佛法哉？此無心無爲無事境界，豈世間聰明利智、辯慧多聞、無根本人能測量耶？達磨西來，豈將得此法來？他惟直指各各當人本有之性，令出徹明淨，不爲如許惡知惡覺、妄想計較所染污。參須實參，得真正道師，不引入草窠裏。直截契證，脫却貼肉汗衫子，令胸次虛豁，無一毫凡情聖量，亦不向外馳求，湛然真實，千聖莫能排遣。得一片淨倮倮田地，透出空劫那邊。威音王猶是兒孫，何況更從他覓？有祖以來作家漢，莫不如是。且如六祖，新州一鬻薪人，目不體字逗，至於大滿，相見一面，披襟著著透脫。雖則聖賢混迹，要以方便顯示，此段不隔賢愚，皆已本有。今既廁跡禪流，日逐冥心體究，知此大緣不從人得，只在猛利擔荷增進，日損日益，如精金百煉千煅。出塵之要，利生之本，尤須七穿八穴，到無疑安穩，得大機大用之處。此工夫正在密作用中，只日於萬緣交參。紅塵擾攘，順違得失，縱然羅列，於中出沒，不被他所轉，能轉於他，活鱗鱗地，水灑不著，乃是自己力量。至於靜嘿虛凝，亦非兩種。乃至奇言妙句，險機絕境，亦只一槩平之，了無得失，皆爲我用。似此磨琢久之，生死之際脫然，視世間閑名破利，如風過游塵，夢幻空花耳。翛然度世，豈非出塵大阿羅漢耶？

骨剉和尚一生有問，只以「骨剉也」酬之。如鐵彈子，不妨緊峭。若善體究，真祖師門下師子兒。

忠國師問本淨禪師：「汝見一切奇言妙句時如何？」淨云：「無一念心愛。」國師云：「是汝屋裏事。」參學到此，乃是淨潔乾曝曝地不受人瞞者。只山僧恁麼道也，合與本分卓料。《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諫長老 住蜀中無爲山

趙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將知古德爲此箇事，不將作等閑，直是鄭重，所以操修覷捕到徹底分明，於一機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虛，是故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時要湊泊著實，須是猛利奮發，倒腸換肚，莫取惡知惡見，莫雜毒食，一味純正，真淨妙明，直下蹋著本地風光，到安穩大解脫之地，坐斷報化佛頭。凜凜孤危，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正體現成，日用有力量。聞聲見色，不生取舍，著著有出身之路。豈不見僧問九峰：「見說和尚親見延壽，是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識得渠親切近處，便見衲僧巴鼻。」所謂殺人刀、活人劍，但請長時自著眼看，到出格時，自然知落處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元禪客 住成都府廣孝

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且道。」他爲甚如此？莫是佛爲一切智人，渠不喜聞耶？軒知不是這箇道理。既不如此，何以不喜聞之？若是明眼人聊聞便知落處，請問落在什麼處？試吐露看。魯祖見僧來便面壁，是爲人不爲人節文在什麼處？若要與他投機，作何趣向即得？

百丈大智每上堂說法竟，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麼藥山？」白云：「百丈下堂句。」且道：「用接何人，如何領覽？」《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杲禪人 住杭州徑山

杲衲子根性猛利，負笈海上，徧訪宗匠，受知於舊相無盡公，深器重之。負俊邁之氣，不肯碌碌小了。標誠相從，一言投機，頓脫向來羈鞅。雖未倒底領略，要是昂藏不受人抑勒快漢。原其所自，蓋由傅公殿撰發渠本因，遂冒嚴凝。暫之咸平，來告行且乞法語，予因示之。衲子當痛以死生爲事，務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付大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竢行解道德充實，愈潛遁而愈不可

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況以歲月淹練琢磨，待如鐘在扣，如谷應聲，如精金出萬煅鑪冶，萬世不易，萬年一念。向上巴鼻在掌握中，草偃風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仍持此紙似傳翁，相與作證履踐，貴長久不變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蘊初監寺

住蘇州明因

只道與你說一句子，早是著惡水潑人。何況更瞬目揚眉，敲床豎拂，是什麼下喝行棒？軒知是平地上骨堆。更有不識好惡底，問佛問法問禪問道，請相爲，乞相接，求向上向下佛法、知見語句道理，是乃泥裏洗土，土裏洗泥，幾時得脫灑去。有般底聞與麼道，便作計較，云我會也。佛法本來無事，人人無不具足，終日喫飯著衣，何曾欠少來？便向無事平常界裏打住，殊不知豈有恁麼事來。故知須是本分其中人，方諳從上宗乘本分。若實有悟入處，識起倒，知進退，別休咎，離滲漏，日近日親，轉更豹變，不守窟宅，跳出圈圖，不疑天下老漢舌頭，一似生鐵鑄就，正好著力修行供養。然後可以然無盡燈，行無間道，舍身舍命，撈攬群生，令他各出樊籠，去執縛。佛病祖病俱瘥解脫，深坑已出，作箇無爲無事快活道人去。然自既得度，須不廢行願，思度一切，忍苦捍勞，向薩婆若海，爲舟爲航，始有少分相應。慎勿做骨羸錐，露柱燈籠，打淨潔毬子，自了得，濟甚事！是故古德須勉人行箇一條路，堪報不報之恩。如今諸方多有靈利衲子，要直透得徹有底，探頭太過。要易會纔知些趣

向，便欲出頭，又是一等蹉過。有推而不出，亦未圓通。知時節因緣，而不失機會，乃通方之士也。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一書記

住四明雪竇

英靈衲子，蘊卓犖奇姿，慷慨隳冠，視身世浮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絕聖超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跣步蹴蹋，作香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爲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被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刺，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刻意尚行，向三條椽下，死却心猿，殺却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穿透，豈從他得。發覆藏，然暗室明燈，擬梯航於津要，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通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踞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口海瀾翻，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受庇庥，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花，魔外那能旁覲。放却知見，卸却玄妙，颺却作用，惟饑餐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玄妙理性，分劑名相，桎梏知見、佛見、法

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筭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敵勝驚群，滿自己本志願，乃爲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爲無事真道人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示宗覺禪人

宗門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凡，道妙豈淺識小見，理道機境解路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要須如龍似虎，殺人不眨眼漢，用瞥脫快利力量，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外棄世間縛著，內捨聖凡情量，直得孤迥迥，峭巍巍，不依倚絲毫。當陽薦透全身，擔荷佛來也，炫惑不動。況祖師宗匠語句機鋒，一刀截斷，更不顧藉。自餘諸雜甚譬，如閑方可攀上流，少分相應也。不見永嘉纔跨曹溪，便師子吼；丹霞聞馬師示選佛場，當下決破。逗到二師之前，逆流投契，亮坐主四十二本經論，言下冰消。德山吹紙燭便燒疏鈔，臨濟六十棒後乃翻擲，並皆透脫。不知曾入室幾回，請益幾次？近時學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只是記憶公案，論量古今，持擇言句，打葛藤，學路布，幾時得休歇！如斯只贏得一場骨董。推源窮本，蓋上梢不遇作家，自己不負大丈夫志氣，曾不退步，就已打辦精神，放下從前已後勝妙知見，直截獨脫，領取本分大事因緣。是故半前落後，不分不曉。若只恁麼，縱一生勤苦，亦未夢見在。是故昔人云：「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

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他早是搬土塗糊人了也，若更於棒頭求玄，喝下覓妙，瞠眉努眼，舉手動足，展轉落野狐窠窟去也。此宗惟貴悟明，到銀山鐵壁，萬仞孤峭，擊石火，閃電光，擬不擬便墮坑落窞，所以從上護惜箇一著子，同到同證，無你撮摸處。既能辦心，能舍緣，累修行，依知識，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不可湊泊處放下身心，體究教徹底，誠爲可惜。只如千生百劫，到今還有間斷也無？既無間斷，疑箇甚生死去來。軒知屬緣於本分事，了無交涉。五祖老師常說：「我在此五十年，見却千千萬萬禪和，到禪床角頭，只是覓佛做，說佛法，並不曾見箇本分衲子。」誠哉！看却今時，只說佛法底也難得，何況更求本分人？時節澆季，去聖愈遠。大唐國裏胡種，看看滅也。或得一箇半箇，有操持，不敢望似已前龍象，但只知履踐趣向，頭正尾正，早是火中出蓮。切宜撥退諸緣，便能識破古來大達大悟底蘊。隨處休歇，行密行，諸天無路捧花，魔外覓行蹤不見，是真出家了徹。自己如有福報因緣，出來垂一隻手，亦不爲分外。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老僧恁麼也。是普州人送賊。《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爲自己根本，舉動施爲，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則便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

迴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箇。縱使千聖出來，亦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民禪人

先聖一麻一麥，古德攻苦食淡，潔志於此，廢寢忘餐，體究專確，要求實證，豈計所謂四事豐饒者哉！及至道不及古，便有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之議。由是叢林呼長老爲粥飯頭，得非與古一倍相返耶？然入隨緣變異門〔二〕，且行第二段。北山延接方來道人，惟仰南畝。今秋適會大稔，請覺民禪客覲收刈。臨行乞言，因示以前段因緣。貴崇本及末，乃爲兼利並照，圓悟通達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乃善。

大凡學道探玄，須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語文字一切萬境之上，確實惟於自己根脚，放下從前作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絲毫不掛念。向本淨無垢，寂滅圓妙本性之中，徹底承當。能所雙忘，言思路絕，廓然明見本來面目，使一得永得，堅固不動。然後換步移身，出言吐氣，並不落陰魔境界，

則一切佛法端坐現前。遂契行坐皆禪，脫去生死根本，永離一切蓋纏，成箇灑灑無事道人，何須向紙上尋他死語！

百草頭上有祖師，夾山指出令人薦。寬平田中有大義，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顆粒圓成，即是單傳心印。更或彌望坦然，使證第一聖諦。且出草一句作麼生道，滿船明月載將歸。《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二〕入：原無，據《語錄》補。

示才禪人

俱胝見僧及答問，惟豎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瘡病不假驢駝藥也。後人不諳來脉，隨例豎箇指頭，漫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真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是故須具頂顙上眼，方可入作。後來玄沙拈曰：「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作解，便抑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磚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顛頂。只如俱胝臨化去〔二〕，自言「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豈徒然

哉！

曹溪大鑑微時，乃新州鬻樵人也。碌碌數十年，一旦聞客誦經，發其本願，棄母出鄉，遠謁黃梅。纔見，數語間投機，隱迹碓坊八箇月。暨與秀師呈偈，始露鋒鋩，黃梅尋舉衣盂授之。是時群衆趁逐，競欲奪取，而蒙山先及於庾嶺，舉之不勝，方悟非可以力爭，稽首乞發藥。大鑑示以不思善惡處本來面目，即便知歸。以時未至，復遁於四會獵人中，久之，然後出番禺，吐「風幡心動」之語，印宗伸師禮，爲之落髮登具。即開大法要，董二千衆，聲徹九重，命貴近降紫泥召之，確然不應。度龍象數十人，皆大宗師，何其遑哉！雖聖賢應世，存亡進退，舉照無遺，然步驟趣向，從微至著攷之，不斷世緣而示妙規，百世之下，無與爲等。到今徧寰海皆其子孫，每仰洪範，輒欲擬其毫末，亦不可得。欲望後進有力量者勉之，聊述梗槩耳。

現定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若著見聞覺知，即是見聞覺知，非達法也。大凡達法之士，超出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住見聞覺知，直下透脫，渾是本法。此法非有非無，非語非默，而能現有現無，現語現默，長時亘然，不變不異。是故雲門云：「不可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去也。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去也。直須妙達此法，令得大用。長時語默縱橫，悉令般若現前，何必更論在善知識身邊，爲親在田野間，作爲是疏。一往直前，自然觸處逢渠也。」

乃佛乃祖仰重此一端的事，布在群機之中，高低貴賤未嘗向背。百種千頭作爲，天真歷落，圓陀陀地，若特地作佛法玄妙見則虧。儻能不起見，只麼淨倮倮却全彰。所以道：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見拄杖子，只喚作拄杖子，謂之覲體。若向箇裏覲得透，從朝至暮，從暮至朝，無絲毫透漏，全爲我用。一一非分外，渾是本分事，脚跟下未得諦當，亦不移易絲毫許，豈非端的現成機要耶？

直截省要，只消箇現成公案，浩浩作爲，自晝及夜，縱橫十字，喧靜語默，全體運用。一時覲破，從頭與批判，將去不妨，快哉！

此事若在言語裏，則合一句語便殺定，更不移改也。云何千句萬句，終無窮竭？將知不在言語裏，要假語句以顯發此事。靈利漢當須直體此意，超證透語句底，使活鱗鱗地，便能將一句作百千句用，將百千句作一句用也。更疑甚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以至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東山水上行，日午打三更，後園驢喫草，北斗裏藏身，一串穿却。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進云：「某甲一物不將來，未審教放下箇什麼？」州云：「看汝放不下。」言下大悟。後來黃龍頌：「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明眼人難謾，言下忽知非。退

步墮深坑，心中無限喜。」如貧得寶，毒惡既忘懷沒交涉，蛇虎爲知己，異類等解。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放下著」，若以常情論之，他道一物不將來，云何却向道放下著？將知法眼照於細微，爲他拈出大病，令他知羞慚去。他尚不覺，更復進問。再與點過，直得瓦解冰消，方始倒底，一時脫去。遂至伏猛虎，馴毒蛇，豈非內感外應耶？

龐居士渾家向火，居士驀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尋常舉向人，多是愛靈照道得省力。嫌龐翁、龐婆說難說易，只是作隨語解，殊不本其宗猷。所以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若能忘言體意，方見此三人各出一手，共提箇沒底藍兒，撈蝦擺蜆，著著有殺人之機，處處有出身之路。《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一〕如：原脫，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補。

〔二〕召之：原脫，據右引補。

示璨上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淨明妙，含吐十虛，獨脫根塵。一片田地，惟離念絕情，迴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己根脚下承當〔二〕。如萬仞懸崖，撒手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三〕，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識見情想皆不相到，然後向死火寒灰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磕著，無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真諦境界也。

荒田不揀，信手拈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何況青青翠竹，鬱鬱黃花，墻壁瓦礫以無情說法，水鳥樹林演苦空無我。是由依一實際，發無緣慈於寂滅大寶，光顯無作勝妙力。長慶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酌〔三〕。」

南塔云：「我拈片木葉入城，便是移一坐仰山去也。」故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資福刹竿頭，道「吾神杖子」。大仰插鏹，地藏種田，無非發揚箇金剛正體。使當人不動步，參見大解脫真善知識，行不言化，得無礙辯，則森羅萬象，百草顛頭長時徧參，無不普攝圓融法界，坐斷報化佛頭。坐卧行藏超證，徧行三昧，何必覺城東際，樓閣門前，熊耳曹源，陞堂入室，然後爲親近傳證耶？

惠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惠超。」超乃省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唐朝古德英禪師微時事田，運槌擊塊次，見一大土塊，戲以槌猛擊之，應時粉碎。驀地大悟，自此散誕爲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這僧一擊百雜碎。」獻佛不假香多，誠哉是言！《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一〕己：原脫，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補。

〔二〕分：原脫，據右引補。

〔三〕酌：原脫，據本集卷下始《示有禪人》引長慶語補。

全宋文卷二九〇〇

釋克勤 三

示璨上人

依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本，本乎無住，若能徹證，則萬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現定作爲全是無住，根本既明，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豈非般若關捩乎？

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親切無過此語。「覓則知君不可見。」但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

德山隔江招扇，便有人承當。鳥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耶？抑機感相投有地耶，抑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也，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輓芥投針爲況，良不虛矣。

信得心及見得性徹，於日用中無絲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豈有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間，何曾徹證。直得心心心念念照了無遺，世法、佛法初不間斷，則自然純熟，左右逢原矣。有問隨問便對，無問亦湛然常寂，豈非著實透脫生死要綱也！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

錄》卷一四。

示寧副寺

古人爲此大因緣，若師弟子相見，未嘗不以是擊揚。至於食寢閑曠，靡不攝念於此。是故一言一句，乃杖乃喝，瞬揚舉動，悉可投機。蓋誠心專一，無許多惡知惡見污染，直截承當，似不難。今之兄弟，根性差鈍而復駁雜，雖參尋知識，薰炙日久，尚懷猶豫，不能一往徹證，病在不純一長久。儻

能不捨晝夜，廢寢忘餐，矻矻在道，不患不如古人矣。《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詳禪人

立志辦道之士，於二六時中，自照自了，念茲在茲，知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緣，處聖不增，居凡不減，獨脫根塵，迴超物表。凡所作爲，不立方所，寂湛凝然。惟萬變千化，初不動搖，應緣而彰，遇事便發，靡不圓成。惟要虛靜，一切超然。主本既明，無幽不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透頂透底，全機大用。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則生死幻翳永消，金剛正體獨露。一得永得，無有間斷。古今言教機緣公案，問答作用，並全明此。若脫灑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原，打成一片。豈不見法燈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無根兮得活，離地兮不倒。日用尚不知，更向何處討。」切宜消息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慧禪人

水潦參馬祖，問佛法的大意，馬祖與一蹋，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

頭上識得根源，豈不快哉！」即呵呵大笑。以至平生示衆，長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蓋是存誠堅確，正覓入頭處未得，驀然遭蹋，便徹底承當擔荷，透脫無疑。尋吐出胸中所證，亦不復以別事。如今參學，若果諦實，宗師以一語一言，一機一境投之，撥著便轉，豈有難事？但患根浮識淺，飄然似風過樹頭，千回萬度提持，亦未能便契。何況更被作情解者，指爲無如是悟入之事。馬師水潦亦只如是，一期建立如此，則直到驢年也，未夢見在。是故學道唯尚諦信。慧禪人操履甚專，聊出此以示方便耳。

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明得明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只如明不得，喪身失命則固是，明得因什麼也喪身失命？多少人到此疑著，殊不知及得盡方到命根斷處，換却心肝五臟，與向上齊等。所以道直下似懸崖撒手，然後乃生鐵鑄就，喚作透出荆棘林，不疑天下老漢舌頭，信有真的參學分。《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尼

學道之士初有信向，厭世煩惱，長恐不能得箇入路。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

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

昔灌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却？」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山中人？」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如此豈不是腳踏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良蘆頭禪人

金色頭陀雞足峰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溪四會縣看獵，大瀉深山卓庵十載，大梅一住絕人迹，無業閱大藏，古聖翹足七晝夜贊底沙，常啼經月鬻心肝，長慶坐破七箇蒲團，是皆爲此一段大因緣，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床上，亦不過冥心體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大機

阿轆轤地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脚跟下實確確地。只是箇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等一如，湛然真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纔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參自家真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辦！切須自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許奉議

庭圭

此箇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聞千悟不爲難。要須脚跟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如一，方得平穩。多見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句上認得轉變。即以世間無可過尚，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趁語言快利，將爲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也。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遍，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情慷慨所存也！

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蓮，蓋名位、權實、意氣卒難調伏。況火宅煩擾煎熬，百端千緒，除非自己直下本真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如幻，

空豁豁地，隨時應節消遣將去，即與維摩詰、傅大士、裴相國、楊內翰諸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自己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爲無事法性海中，則出來南閭浮提打一遭，不爲折本矣。

佛法無多子，如俱胝豎一指，打地只打地。鳥窠吹布毛，無業莫妄想。中邑哆哆和和，古堤無佛性，骨剉一生只道箇骨剉，只爲信得及，所以一生受用不盡。若疑著便有異見差別，有向上，有向下，豈能坐得斷！所以貴久長，乃難得人也。

既趣向得入，根脚洞明，當令脫灑，特立孤危，壁立萬仞，佛病祖病，去玄妙理性，遣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一如三家村裏人，初無殊異。養來養去，日久歲深，朴實頭大安穩，方得安樂。終不肯露出自己，作聰明，顯作略，銜耀知見，趁口頭禪。所以道：「十語九中，不如一嘿也。」又道：「我見千百人，只是覓作佛底，於中求一箇無心道人難得。」此事最要行持，而於行持不著相，不居德，是名無相真修。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如此行持，滴水滴凍尚不留於胸中，何況特地起心作諸罪惡。既已如是保護，亦如是轉勸未悟，便於此箇上調直純信，無爲無事，豈不快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諧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歷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路布，立階立梯，論量格外格內，則失却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倒底一時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到淨倮倮、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爲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纔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謾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坐披衣，真金百煉，舉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爲無心道人。以此修證，轉開未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爲要道哉！

古人爲此一段因緣，豈止忘餐廢寢，至捨頭目髓腦，斷臂負舂，動是三二十年。只如巖頭、雪峰、欽山，雖同歷涉叢林，各執一務。效勤九度，洞山三到，投子凡所至處，未嘗放過一宵一霎，必遞相舉較，互相切磋，遂契新豐，豁存領旨。德嶠觀其跂步體裁，可謂法門龍象。後學之人，可以仰

其陳躅，無使虛棄光陰，有忝昔賢耳。

昔天台韶國師少負俊才，游叢林，所至投機，已領師席。最後抵金陵清涼大法眼禪師會下，已倦咨參，唯勉進隨侍之者，摳衣籌室。一日隨衆僧參，有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前之證解渙若冰釋，方爲得大安穩。是知學解因人所領，十言一句，一機一境，只益多聞，到究竟至實之處，須是桶底子脫始得，此事斷定不在言句中。若執著記憶，以爲己見，如畫餅豈可充饑？然大達之士，超證諦實，及至投機於語句間，迴出塗轍，機境筌蹄籠羅他不住。只如石頭問藥山：「你在此作什麼？」對云：「一物不爲。」頭云：「如此則閑坐也？」對云：「閑坐則爲也。」石頭又問：「子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對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以頌贊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似此豈不是徹證底人語話，機量言句，何曾拘束得他。若理地不明，胸次有物，問著如甑上拽貓兒。是故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叢林兄弟參問，最初的有正因，於善知識邊，自陳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推此所言，豈是汎汎爲名爲位，爲我能我勝？若始終一貫，常持此心，不憂己事不明。及更親近稍久，自己分上未有毫末相應處，便論量，如之若何。彼見解長短，增長我見，覓箇出頭處。他時一瓣香，不敢辜負和尚。殊不

知失却元初正因，却墮在魔界去。古人道：「設有眷屬莊嚴，不來自至。」既是一等蹋破草鞋，宜應了却初心，期脫透生死，最爲至要。時不待人，各宜勉力。《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爲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跂步超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外有法，使胸次蕩然，了無罣礙。施爲作用，悉從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實，能轉一切物。是謂金剛正體，一得永得，豈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塹。」

古德隔江搖扇吹布毛，便有發機處。至於驀口掣劈脊棒，亦解桶底子脫。蓋緣專一久之，一旦瞥地，豈外得之？皆由自證自悟耶。

大梅謬馬師，受箇即心即佛，便深入闔奧，自去住山。後聞非心非佛之語，便云：「這老漢鼓弄人家男女，有甚了期！你但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也。」豈不是有逆水之波，覷破馬師漏逗耶？

藥山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即向你道。」當時若不放過，但向伊道和坐子敗缺。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蒂，於二六時中，照了自己根脚。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的實而論，但於鬧閥閥中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費工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大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也？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之善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祖印沙彌

永嘉道：「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只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馬祖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若各隨語去，豈有定論？若忘言契證，雖更宣演百千億句，亦不過一實。且什麼是實處？如大梅云「你但非心非佛，我則即心即佛也」，豈不實耶！要徹底信得及，須是親證親見，自然不受人謾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民知庫

民禪，錦官大慈傳法昭律師之法孫，纔披削即習家業，學四分毗尼。既而搥布巾，欲離法自淨，乃肩錫南游，訪西來宗旨。抵夾山，因相從住道林，久之，老僧領蔣山，參扣愈堅確。其於領略，能自擺撥知解，要全機直透。每應緣酬唱，一往直截，頗有蘊藉，爲可喜也。然以此根器，更效勤息

志，到極深處無深，極妙處無妙，大休歇，大安穩，不動纖塵，只守閑閑地，聖凡莫能測，萬德不將來，然後可以分付鉢袋子也。

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萬境萬緣，以至今言教，臨機應變。若自己根脚虛靜，圓明寂照，凡來于我，能以金剛王寶劍當鋒斬斷，則凜然神威，坐斷一切，不待却而自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儻立本不明，稍涉遲疑，則被牽引，酌然分疏不下，豈免隨他所轉。既隨他去，卒無自由分。至道簡易，唯却與逐。善體道者，宜深思之。

古人爲此一段事，直得捨全身，立雪負舂，賣心肝，然兩臂，投猛火，聚七處割截，飼虎救鴿，捨頭施目，百種千端，蓋不艱苦則不深到。有志之士，固宜以古爲儔，晞顏慕藺也。

圓湛虛凝，道體也。展縮殺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頃刻落虛，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謂觸處逢渠，出沒縱橫，初無外物，淨倮倮，阿轆轤，以本分事印定。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何處更有得失、是非、好惡、長短來？但恐自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邊，則沒交涉也。豈不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梟耳，藉之以爲入理之門。既廓然明悟承當得，則正體上一切圓具。觀佛祖言教，皆影響邊事，終不向頂顙上戴却。近世參學，多不本宗猷，唯持擇言句，論親疏，辨得失，浮漚上作，實解是誇，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問諸方五家宗派語，一向沒溺情識，迷却正體，良可憐愍。有真正宗師不惜眉毛，勸令離却如上惡知惡見，却返謂之心行移換，擺撼煅煉，展轉入荆棘林中。所謂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省要處不消一劄，皮下有血，自知落處（二），苟或躊躇，則失却鼻頭也。

七佛已前便與麼，直須硬糾糾緊著頭皮，分明歷落，薦取這一片田地，穩密長時，乃自會退步。終不道我有見處，我有妙解，何故？箇中若立一絲毫能所見刺，則重過山嶽，從上來決不相許。是故釋迦文於然燈佛，以無法得授記，廬老於黃梅，以本來無物親付衣鉢。至於生死之際，纔自擔荷，則如靈龜曳尾。應須淨穢二邊都不依怙，有心無心，有見無見，似紅鑪著一點雪。二六時中，透頂透底，灑灑落落，遊此千聖不同途處，直下令純熟，自然成就得箇絕學，無爲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底真實人也。

趙州和尚見僧，喚云：「近前來！」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薦得乃是十成，若作如之若何，則知見生也。

古人有具大慈悲，見人當面不自承當，方便撥正，通箇入路。如古堤見僧來，便云：「退後，退後，汝無佛性。」後來只有箇仰山能知渠端的。如今拈問學者，十箇有五雙茫然，爲向伊句下死了，所以無瞥地分。若據活處，如何吐露？切忌隨他語句好。

靈雲作頌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徹。老婆臺山指路，趙州歸來，說勘破叢林中作種種論量，只贏得鬧。殊不知古人如敲門瓦子相似，只貴得入門，既入得門了，安可執却瓦子，作奇特事。謂諦當直截顯露，落在甚處？還委悉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其柰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苟或著得眼正，下得手親，則一莖草可使作丈六金身，況其他變化乎！根本既明，於日用中，鋤田墾土，春種秋收，無非與夾山老子親唱酬，地藏阿師展演同一梵行，踐履純熟，高據毗廬，傳此正法，豈不妙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二〕自：原無，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補。

送自聞居士出京

何處蹋著來？若是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何消抵死叮嚀，自可一揮便了。所以風馳電閃，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接俊流，不管槽底，是故垂鉤四海，只釣鯢龍。格外玄機，爲尋知識。既達此宗，觀一切世出世間，曾不移易，一一透頂透底，便解放身捨命，於萬別千差境界，恬然不動。縱遇風刀恒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儻不踐履長養，安能揭日月，大通大明，自在出沒此地？從來無向背，直須撥轉上頭關。《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湧道者 尼

古人爲此大法，捐軀捨命，歷無邊無量辛勤，及至洞明奧旨，鄭重如至寶，保護如眼睛，造次動轉，不令輕觸。纔起一毫勝解知見，即若雲翳青天，塵昏鏡面。故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始得以忘心絕照。踐履到如如實際，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平澹無爲，超然獨運。自既脚踏實地，方可爲人解去黏縛，度盡一切人。實無人可度，直須用取最後句，物物頭頭有出身之地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實上人

古人念此大事，雖處深山幽谷村落間，未嘗斯須違背。遇境逢緣，若色若聲，動作施爲，無不迴轉，令就自己分上，與從上來透徹之士所履踐無二無別。所以根本牢強，不隨境界風轉，靜然安閑，不落聖凡情量，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今汝既還鄉井，能如昔人覷捕，使無間然，與鐘山方丈搥拂之下，以至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何以異哉。若稍違背及有間斷，打入沒交涉處。臨岐切記斯言，異時前程不可逆料矣。《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樞禪人

玄學之士見性悟理，踐佛階梯，是家常茶飯。須知佛祖頂顙上有換骨妙致，方可越格超宗，作向上人舉措，使德山、臨濟無施作用處。平時只守閑閑地，初不立伎倆，似三家村裏人，頑然癡兀。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漠然不露毫芒圭角，如居萬億寶貨，深藏牢鎖，土面灰頭。與傭保雜作，口亦不言，心亦不念，一世人莫測，而神意泰然。豈非有道，無爲無作，真無事人耶？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詞，明知古人舌頭語言不是依仗處，則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處綿密，受用處寬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皆照破割斷，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翛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也〔二〕。《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二〕也：原無，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補。

示實禪老

威音已前，無師自悟，一往超證，千聖同途，放得行，把得住，作得主，渾圓成現，不須煅煉而自純熟。及至威音已後，雖自有超卓處，直下承當到無疑之地，要須依師決擇印可，使成法器，不爾必有魔孽壞破正因。是故有祖以來，資授師傳，最貴師法。何況此箇事非世智辯聰所了，非聞見覺知所拘，苟不操勇猛大丈夫志氣，能擇真正善友知識，截生死流，破無明殼，孜孜參扣，久之專一，時節緣稔，驀地桶底子脫，廓然省悟，然後投誠決擇，證據自然，如下水船，不勞篙棹，乃爲針芥相投。既得旨之後，綿綿相續管帶，令無間斷，長養聖胎。縱逢境界惡緣，能以正知見定力融攝之，使

成一片，則生死大變不足動自己胸次。養得歲深，成箇無爲無事大解脫人，豈不是能事已辦，行脚事畢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瑛上人

此事在當人快利，既承當擔荷，知有自己根脚，尤宜卓卓特立獨行。須絕情離照，俾廓然空寂，無一法可得截斷諸緣，令灑灑落落到大安穩之地，綿密無滲漏。所謂壁立萬仞，峭巍巍地，然後却回來涉世應物。初無我相，豈有聲色順違魔佛境界耶？最難是等閑不作意處，驀地被牽轉，便漏逗也。應須相續管帶，使勿走作，久之打成一片，乃爲歇場，更須會取向上行履始得。古德云：「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泉上人

參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絕照，胸襟蕩然，如癡似兀，不較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續，悠久自然到無爲無事處。纔有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也。一波纔動衆波隨，豈有了期。它時死生到來，脚忙手亂，只爲不脫灑。但以此爲確實，自然鬧市裏亦靜如水，豈憂己事不辦

耶？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只這一句，驚動多少人作計較。若當頭坐斷，透出威音王那邊，若隨此語轉，特地紛然，應自回光返照始得。

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媿含，各分皁白，特地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著實諦當處麼？放下看取。《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示思禪人

一切萬法皆與自己無違無背，直下透脫成一片，從無始以來只恁麼。但恐當人自相違背，強生取捨，無事生事，所以不快活。若能外絕攀緣，內忘己見，即物是我，即我是物，物我一如，洞然無際，則二六時中，四威儀內，一一皆壁立萬仞，何處有如許勞攘來！每見久參，凝神澄照既多時，雖然有箇入處，驀地便認一機一境，硬把住不受撥剔，此正大病也。要須銷融放下自得，大休歇處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傑上人

行脚參請，既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清高雅衆久矣。一旦以親緣須著略歸，動是數百里遠行，要須以自力量，不忘履踐，直教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在知識身邊時便有，居鄉井便無也。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滴凍，卓然絕識，成箇無爲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無際，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蒂，只守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禪人倏來告別，求警策，因書此語授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示成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怪沒滋味、太險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纔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是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亦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

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爲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情所破壞也。唯它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它，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舍凡育聖。若作相取之「二」，即墮見刺，卒摸索不著。

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此妙心。徑捷承當，不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捨，乃真密印也。佩此密印，如暗藏燈遊戲世間，不懷欣怖，盡是我大解脫場，永劫窮年，曾無間斷。所以道，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豈有他哉！

雪峰道：「是什麼？」雲門道：「須彌山。」洞山道：「麻三斤。」趙州道：「喫茶去。」巖頭噓，投子噀，臨濟喝，德山棒，擎杈舉指，打鼓拽磨，一一顯向上宗風，頭頭示本分草料。大達之士一覷便透，一舉知落處，堪紹宗風。槽底數沙，當面蹉却，是故須得俊流，乃作種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二〕「取」下原衍一「取」字，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刪。

全宋文卷二九〇一

釋克勤 四

示逾上人

有志之士欲決定信入此箇大事，要須將從前智慧聰明，所解所知，倒底放下。令如癡兀，胸中空勞勞，百不知，百不解，千休萬歇，萬歇千休。驀然從本地風光上，倏儻透脫，前後際斷，徹證自得，契金剛正體，如斬一綖絲，頓然齊了。雖劫火洞然，初無變異。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一爲一切爲，一了一切了。餉間移身換步，萬種作爲，渾歸一體，更說甚世法佛法。頭頭物物，觸處現成，便與佛祖無殊，亦與群靈無異。蓋根脚既明，無幽不燭，信手拈，信步行，信口言，無非它，亦不從別處轉，謂之大施門。開百千妙用，縱橫十字，透頂透底，明證佛性。長時無間，一得永得，踐履純熟，豈不是省要得力處？但恁麼信入，斷定不悞人。

僧問雪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雪峰云：「乍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且古人恁麼，意在甚處？若善參詳，不妨，回避不得，須有箇入路。若只隨言逐義，則蹉過不少。我早是不惜眉毛了也。

僧問石頭：「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又問：「如何是禪？」頭云：「碌搏。」奇怪！古人忒噉直截，略不回互。所謂親切太近有智見，足計較底，如隔銀山鐵壁，不然，則認口頭言語，便當宗乘，則轉更周遮。是故真實道人只務純朴，不生知見，直下承當。只恁麼注解，已是土上加泥數百重，不如還我石頭本分草料來。

三祖云：「要急相應，唯言不二。」若據山僧，只箇不二，早是二了也。參。

趙州勘破婆子，叢林議論千萬，多作見解。殊不知他古人自在乾淨處立，看你向泥坑子裏，頭出頭沒。

馬師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信此老蹋殺天下人，只等閑出一語，便令作無限知見。若有解截這老漢葛藤，便請罷參。《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淨禪人

淨道人因入室，遂請益所疑云：「此一段事，爲何宗師多示人這邊那邊？」尋語之，據本分截斷，豈有如許。然垂手方便，貴圖箇入路，乃強分之意，實無二種耳。不見僧問曹山：「古人提持那邊人，教學人如何趣向？」山云：「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其僧有省。所謂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只要及盡今時，便承當得向上事。且今時作麼生及得盡？只在當人快著精彩，擺撥緣塵，直令胸中脫灑，不立纖毫，透頂透底，洞然虛寂，切忌作勝量解會。直待與本來相應，自然自悟自證，得大安穩之地也。此豈紙上所能話會耶？請自著眼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堅道者

佛祖妙道徑截，唯直指人心，務見性成佛爾。但此心源本來虛靜明妙，初無纖毫隔礙，而以妄想翳障於無隔礙，自生染障，背本逐末，枉受輪迴。若具大根器，更不外求，於自脚跟，脫然獨證，惡覺浮翳既消，本來正見圓妙，謂之即心即佛。從此一得永得。如桶底子脫，豁然契合。無一法當情，覲體純靜，受用無疑，則一了一切了。及至聞說非心非佛，并親臨違順好惡境界，則一印印定，何有

彼我異同種種混雜知見耶？是故古德於一機一境，一語一默，投誠入理，千門萬戶，了無差殊。譬百千異流，同歸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之透徹，作箇無爲無事絕學道人去也。二六時中，不生別心，不起異見，隨時飲啖衣著，萬境萬緣，無不虛凝，雖千萬年不移易一毫髮許。處此大定，豈非不可思議大解脫耶？唯要長時無間斷，不墮內外中間，有無染淨，直下休歇去。見佛衆生，等無差殊，乃是十成安樂之地也。今既已有趣向，只在長養令純熟，煅來煅去，如百煉精金，方成大法器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尚禪人

幸自圓成，何須特地，直饒以慈悲之故，信手拈來也。未免強生枝節，却返不如未露鋒鋦已前。只如今恁麼涉水拖泥不少，只得就裏分疏，還委悉麼一粒之中藏世界，普天匝地應時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瑛上人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真體道之人，通之於心，明之於本，直下脫却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豁然

契悟本來真淨明妙，沖虛寂淡，如如不動真實正體。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蹋著本地風光，更無許多惡覺知見，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淨，信得及與他從上來人無二無別。等閑不作爲，不確執，虛通自在，圓融無際。隨時應節，喫飯著衣，契證平常，謂之無爲無事真正道人。蓋緣根本既明，六根純靜，智理雙冥，境神俱會，無深可深，無妙可妙。至於行履，自會融通，喚作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終不肯只向言句中話路古人公案間，埋沒鬼窟裏、黑山下作活計。唯以悟入深證爲要，自然到至簡至易，平常無事處。然亦終不肯死殺坐却，墮在無事界裏。是故從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與奪，設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機電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貴當人活卓卓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終不指注定殺，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真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喫人殘羹餽飯，被繫驢橛子綴住，不唯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況復展轉將路布窠窟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豈是小禍！復令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綱紀委地，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下複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綿相續，不怕苦硬難入，參取管須徹去。不見睦州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既操誠日久，大經鉗鎚洪鑪煅煉，日近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辦悠久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爲物轉。鬧市裏十字街頭，活浩之中，正好著力也。

五祖老師平昔爲人最捷徑，每示徒，多舉古德「有漏筌籬，無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錢貫。」觀面相呈時，如何分付典座？如何是玄旨？壁上掛錢財，謂學人：「你若使與麼會得徹底去，便可罷參。」所謂唯此一事，實直得赤心片片，不隔一絲髮許。若真究得到此田地，始堪提持綱宗，傳正法眼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昇禪人

參問之要在專一，不强作爲，只守本分。須根脚有透脱處，明見本來面目，蹋著本地風光，初不改移尋常行履，而表裏一如，任運施爲，不立奇特，與汎常人無以異，喚作絕學無爲閑靜道人。而自處之際，不露心迹，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窺不見，始是樸實頭，著實處也。養來養去，日久歲深，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混融無際，力用現成，透脱死生，豈爲難事？但患證入處不諦當，胸中有物，則留礙也。要急相應，當須旋有旋消，如紅鑪著雪相似，自然廓然安靜，得大解脫也。但自退審，親附知識不爲不久，所以履踐處還有端的落著也。未若有落著，更疑箇甚麼。直下不起一念，脱體承當，一處纔真，千處萬處豈更別也。祖師只要人見性，諸佛只令人悟心，心性既真，純一無雜，則四大五蘊，六根六塵，一切萬有，無不皆是自己放身捨命處。等閑蕩蕩地，如日普照，如虛空無邊量，豈以有限身心，返自拘局，令不快活耶？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參透，一透之後，便解作活計。如今豈是欠闕？但不起要情，不生執著，隨力遇緣，靡不通徹。唯貴專一純靜，雖幹事緣，亦非外物。攝歸自己，即爲妙用。八萬塵勞，即時化作八萬波羅蜜，更不須別參知識。於日用中，度無量數衆生，成就無量數佛事，歷涉無量數法門，皆從自己胸中流出，豈有他哉！所謂百尺竿頭須進步，大千沙界現全身。《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民上人

學道深宜退步體究，但以死生爲念，世諦無常，是身非堅久，一息不來，便是異世。他生或若論入異類，轉更千生萬劫，無出徹處。幸而今富有春秋，正好著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脚覷捕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驀然透徹，如桶底子脫。有歡喜處，極奧窮深，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坐得斷，把得住，以無心無爲無事養之，二六時中，更無虛過底工夫。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便是箇了事衲僧也。不圖名，不苟利，壁立萬仞，滴水滴凍，辦自己透脫生死事，不管諸餘。不動聲色，不驚群衆，翛然獨脫，真出塵羅漢也。切宜信而履踐。

昔蒙山惠明道人自黃梅趁遂盧老，到大庾嶺及之，遂咨稟不爲衣鉢來，只爲法來。盧乃令坐於磐石冥心，因語之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正當恁麼時，一物不思，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明依言歛念，尋有省發，乃復問盧：「爲只這箇爲當，更別有密意？」盧云：「我若向你道，既不密也。只如上說，汝若會，既密在汝邊矣。」蒙山乃了了無疑。將知密意即是密印，若體得老僧所示，心地豁然，密印豈在別人邊？密說顯證，皆只於剎那頃，纔生心動念，即沒交涉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

要》卷上終。

示心道者

有祖以來，直指此一段大因緣，政爲透脫生死。須是上根利智，超言詮，出情域，不以世緣、彼我、高低、強弱、衰榮爲意，徑於自己根脚下了悟，取本來清淨，寂照虛凝，輝騰今古，迴絕知見底本分事，便翛然獨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倫。等閑蕩蕩地，一物不思，一物不爲，自然無欲無依，超諸三昧。更說甚建立門戶，差別作爲。直下坐斷，壁立千仞，凡亦不拘，聖亦不管，方是了事衲僧。身心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乃真休歇也。所以從上來只貴忘懷獨得。既得之後，不立我見，不自貢高，任運縱橫，如癡似兀，始稱無爲無事道人行履。設使三五十年亦不變，亦不異，至於千生萬劫亦只如如，所謂長久最難得人也。若一往恁麼，信得及，透得徹，不憂不能度世。跳煩惱生

死坑，唯在當人諸根猛利，超毗盧，越祖代，亦不爲難，此真大解脫門也。

達磨祖師初來少林，九年面壁，冷坐深雪之中，得箇可祖。洎勘證所得，只禮三拜，依位而立，此豈涉許多言詮耶？要須直下領取，透頂透底，纖芥無違，現成撲不破，萬機莫能到，然後於無住本中流出一切，融通無滯，百千作爲，皆我妙用。處處與人抽釘拔楔，令各安穩去，豈不省要哉！

玄沙一日見人舁屍過，指而示衆：「四箇死漢舁一箇活漢。」若隨情見，却是玄沙自相顛倒。若以向上正眼離見超情，乃知玄沙爲人極是親切，是故透脫須出他陰界。不見古德道：「白雲淡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果是真實諦當，聊聞舉著，便知落處，可以透脫生死，不在陰界中窒礙，如鳥出籠，自由自在。自餘一切機用言句，只一截便休，更不落第二見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照道人 尼

釋門奇特，徑截超證，速與般若相應，無出禪宗，此乃如來最上乘清淨禪也。自靈山拈花，金色頭陀微笑，迦文付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教外別行單傳心印，歷代四七。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無論凡聖久近，但根器相投，一念透脫，更不假三僧祇劫，便證本來圓成淨妙調御。是故游泳此宗，資大法器，從初立志跂步，便要超卓。所謂立地成佛，暫時斂念，便證無生，不立前後際。不從他得，惟是自己分上猛利操修。如斬一綖絲，一斬一切斬。性靈瞥脫，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擬不擬凡聖，一如含吐十虛，更無方所。永嘉道：「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法華會上，龍女獻一珠，即成正覺，豈非轉念便證妙果耶？蓋此法天地不能覆載，虛空不可包容，蘊在一切含靈根脚，爲一切依倚，長時淨倮倮，無處不周。但爲情識所拘，聞見所隔，妄認緣影爲心，四大爲身，不能證得此正體。所以諸聖以悲願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單拈獨證去。只如龍女所獻之寶，即今在甚處？若纔舉著，便和坐子承當得，終不向語言中作解會，心機意想裏作窠窟，便與靈山無垢世界無二無別也。從上來唯貴最初一念，最初一句，念未生，聲未發，直下截斷，千聖靈機，萬靈印契，一時劃破，可不是脫灑自由，得大自在要妙處耶？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此箇公案多有涉唇吻商量，作機境解會，殊不稟宗猷也。要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能逆流超證，乃解翻却二老鐵船，始到壁立萬仞處，方知無許多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倫上人

一切有心，天地懸隔，酌然如今，透關不得，只爲心多執重。若脫然摒當到無心之地，一切妄染情習俱盡，知見解礙都銷，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纔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了也。」此最爲微細難湊處。沒量大人到箇裏踟躕，何況學地？直須抵死謾生，咬嚼教斷，直似大死底人，絕氣息，然後甦醒，始知廓同太虛，方到腳踏實地，深證此事。明得徹，信得及，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纔至築著，便轉轆轤，更無拘制，亦無方所。要用使用，要行即行，更有甚得失是非。通上徹下，一時收攝。此無心境界，豈是容易履踐湊泊？要須是箇人始得。若未如此，當須放下身心，教冥然地無一毫許依倚，覷來覷去，日久歲深，自然蓋天蓋地，觸處現成。未有天生釋迦，自然彌勒阿，那箇在娘肚裏便會，直應快著精彩。時不待人，驀然一咬，咬斷也不柰你何。大丈夫須到自得自由自在處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正上人

參請固欲利根，乘機便領，初無凝滯，亦須深信純熟，取效長久，向衣單下作工夫。所謂休去歇

去，唇上醖生去，如古廟香爐去。蓋此乃透脫生死，超凡情，越彼岸，尤宜大忘人間雜務。辯利聰明，未出世間，只增虛妄。祖師西來，唱此一段，要人直下徹證，了却無始無明住地。令淨盡無遺，明證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雖千聖萬聖出來，不移易絲毫許。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可只隨言逐句，作機境，事路布，圖廣知見，待欲勝人而取名利哉？固非此理。既是有志之士，一等蹋破草鞋，須究箇徹頭處。只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對云：「東山水上行。」他豈不是徹了？恁麼道，一葉落，合知秋。更待言句上生言句，知解上作知解，爭得徹去？若體得雲門此意，古今言句一時穿過。但辦肯心，與麼靠將去，甕裏豈曾走鰲？是故古德云：「靈利漢聊聞舉著，別起便行。」《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性然居士

道山性與道合，喜恬靜，不尚藻飾，宿蘊深信，尤慕玄學。每宴寂，通宵徹夕，冥默內照，瑩徹如冰壺玉鑑，表裏洞然。而蔬食長齋，究向上宗乘，徧參知識，一以誠至，探窮有年歲矣。始則循見歷語句，合頭窠窟，八穴七穿，游歷築底，其志愈確。驀地脫去，直徹佛祖心性淵源，深入理妙，踐履說宗，二通融攝，涅槃生死，到身心一如勝淨之地，機智增明，頓轡自樂，久之猶不自己。圖就諸，方達道上上大機，碎佛見法見，大用明了上頭關捩，展拓烹煅鑪鞴，擺撥玄妙，擇摒廉纖，提持

殺活綱宗，超脫聖賢闡域。正到辯邪正，識休咎，知進退，別機宜誠實之地。恰欲整安閑之車，游虛寂之境，徑直湊無爲無事，羅籠不住，呼唤不回，超毗盧，越釋迦，莊嚴清淨，自在大解脫之域。適以世緣，暫時挽綴，渠處之亦翛然。有志之士，以無量阿僧祇爲頃刻，當亦綽然遂本源爾。乘涼相過，遇紙筆作此。《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慧空知客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鞠其旨歸，斷無他事，唯以同體大悲無緣等慈，揭示此段大因緣，圖利根上智，越格超宗，直下領略，所謂教外別行單傳心印。是故於十萬衆前拈花，只有迦葉特證，不覺微笑，由是釋尊付授。而達磨游梁歷魏尋人，在少林面壁久之，獨得二祖深信，立雪斷臂，一言之下安心，遂傳衣鉢，此豈小事哉！蓋從上來皆聖賢應世，主勝根強，龍象蹴蹋，源既淵深，流不短淺。自四七二三之後，間世英靈相繼傑出，如思護、馬師、石頭，寰中獨步。德山熱疏鈔，臨濟燒禪板，藥嶠、天皇、百丈、黃蘗及五家宗主，各立門風。如布縵天網，垂萬里鉤，莫不透頂透底，有過千萬人。作略出沒，卷舒擒縱，照用權實，豈只守一途一轍，一知一見，存窠臼，立知解，死水裏浸殺，以實法繫綴人？所以徧寰海列刹相望，數百年綱宗不墜，的的相承，源源相繼，非單見淺聞，皮膚幽陋所能負擔。要是蘊卓識奇姿，跂步越佛祖，器量蓋天蓋地。初出窠來，迥然殊絕。先了却自己根

脚，靠本色咬猪狗手段，大達宗師，向順違境界透脫，辦粉骨碎身志見，圖大不圖細，圖遠不圖近，於千艱萬苦，至難至嶮，如銀山鐵壁處，放身捨命，撒手那邊，承當此大事因緣。絕情離見，歇却狂機業識，闢大解脫門，了却自己生死大事，酬初發心志。視六根、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如虛空狂花饒起亂滅。唯全稟承，不思議乃祖乃佛所證，廓徹靈明廣大虛寂金剛正體，深根寧極，餉間舉一毛一塵，一機一句，靡不從根本中發。雖謂之大機大用，早是胡亂名摸了也。更向甚處著心著性，著玄著妙，著理著事？到箇裏，如紅鑪上一點雪。聞禪與道，削迹吞聲，猶未是極致，況其餘光影色聲，山河大地，露柱燈籠，眼見耳聞，擔枷抱鎖。豈不見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睦州現成公案，子細看來，渠已是入泥入水。老婆心切，所以道：「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上須草深一丈。」自餘方便門，軒知是不得已抑而爲之。是皆從上來大善知識，垂慈運悲，作異世標榜，使有志之士窮到撲不破處，八面玲瓏，匪唯自利，亦以利人。傳無盡燈，續佛惠命。自唐歷五季以至國初，負重望，據祖位，龍馳虎驟，奔南走北，與人拔楔抽釘，解黏去縛者何限。近世不道無人，求全材獨脫，奮本分鉗鎚，啓作家鑪鞴，誠不可多得。蓋緣師因循淺陋資，又無深根固蒂，只圖易曉，便如膠漆。使祖宗無上道妙，高遠大機，或幾乎絕矣。尚賴後昆有拔類離倫底，與古爲儔，不顧是非得喪，彼我取捨，以鐵石心，辦不可卷、不可移之志，攻苦食淡，不怕艱難，向前體究，可以繼芳躅，續往世高風，爲人間明燭，作昏衢日月，此私心常所渴望者也。今既憤悱圖起發，切在盡始盡終。擇海上具殺人不眨眼手段宗師，圖取徹去，則豈唯酬自己超方本心，抑亦於佛法大海出一隻手。矧此門

絕人我，離愛憎，只貴正知正見，安在乎論誰家之子哉？等是曹溪門下，何有彼宗此派於其間也。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張直殿

契證佛祖道妙，最宜上智利根，忘懷體究，不墮機境，直下拔萃超群，虚心領略。直得圓明廣照，透地通天，徹生死根源，出葛藤路布，胸中灑落，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一句當陽，脫去解會，諦實取證，了無疑惑。如昔則老問青林：「如何是佛？」對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渠便入語言，作道理，便謂：「丙丁是火，更來求火？」「如我是佛，更去問佛？」及至法眼究窮撥正，他即大不信。及翻然投誠，法眼亦只如前云云。渠大悟。蓋當風證驗，始解回光，更不作惡知惡解，當下如暗得燈，如貧獲寶，此豈小事哉！誠實諦信，千萬億劫，長得受用。是故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得此道，斷不在言句上。後番纔有言句，知得底裏，便七縱八橫，顛來倒去，腳踏實地，乃不隨語生解，遂能自在出沒予奪，莫不窮源極本。從上大達之士，無不經此場地琢磨煅煉，方堪行持。但熟處放教生，生處弄令熟，悠久得大機大用，見一切萬變千化，皆即識得破，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選甚放光動地，千百萬億佛來，也不消箇了字。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唯向上轉不落下風，便是急著眼處也。擬議不來，便喚却眼睛也。正宜快斷割取，久之純熟，

與摩詰龐老無以異。《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

人人脚跟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虛徹靈通，謂之本地風光。生佛未具，圓融無際，在自己方寸中，爲四大五蘊之主。初無污染，本性凝寂，但爲妄想倏起翳障之，束於六根六塵，爲根塵相對，黏膩執著，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汨沒生死塵勞，不得解脫。是故諸佛祖師悟此真源，洞達根本，憫諸沉淪，起大悲心，出興于世，正爲此耳。達磨西來，教外別行，亦爲此耳。只貴大根利智，回光返照，於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況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印定方寸，孤迥迥，活鱗鱗。纔生心動念，即昧却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照，內忘己見，外絕纖塵，內外洞然，唯一真實。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脫超越得如許萬緣，而如許萬緣初無定相，唯仗此光轉變。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則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隨所作爲，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要須先悟了此心，然後修一切善。豈不見白樂天問鳥窠：「如何是道？」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應探過，正要修行。如目足相資，若能不作諸惡，精修衆善，只持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以不淪墜。何況先悟妙明真心，堅固正體，然後隨力修行，作諸善行。令一切人不

迷因果，知地獄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當平持此心，無我人，無愛憎，無取舍，無得失，漸漸長養三二十年，逢順違境界，得不退轉到生死之際，自然翛然無諸怖畏。所謂理須頓悟，事要漸修。多見學佛之儔，唯以世智辯聰，於佛祖言教中，遑掠奇妙語句，以資譚柄，逞能逞解，此非正見也，應當棄舍。冥心靜坐，忘緣體究，逗到徹底玲瓏，於自家無價無盡寶藏中運出，何有不真實者哉！却須先悟了本來，明見即心即佛正體，離諸妄緣，翛然澄淨，然後奉行一切衆善，起大悲，饒益有情，隨所作爲，皆是平等，無我無著，妙智顯發，通徹本體善行，豈不妙哉！所以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以悟爲則，莫嫌遲晚。珍重。《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張宣機學士

從上大達之士，單提密傳此最上獨脫一著子，極爲省要。唯務利根上智機應相投，直下領略。幾時有如許般次，向上向下，理性玄妙，正偏主賓語言作用？纔生解會，即被羈勒，更無自由分。是故本分作家終不上人釣鉤，落人圈圍。唯自洞明照了，胸次不留毫髮，超然孤高。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躋，脫白露淨，湛然虛凝。至於涉緣應機，如飛劍輪，如聚猛火，安可近傍？語默有無，動靜彼我，一併截斷。是故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得已謂之一句，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金剛王，纔得此意，歷落通透，情塵意想，見解勝智，自然銷融。時中寬廣，

獲大自在。以此修身行己，以此定國安邦，澤及生民，位望轉隆，心術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萬世一時，萬年一念，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只是箇轉物回天易地，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爲哉！既已深諦，更資淘煉，使轉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大定，豈止窮此生？盡未來際，罔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知，不言而契，捨此置而勿論可也。傳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獨迦葉能不覆藏，乃所以爲密爾。《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同龕居士傳申之

學士大夫相見，多論理性，差近根本。即廣知見，該涉玄妙，通天人之際，會同三教，爲通儒。以之著述，欲垂名異世，頗顧踐履，立節退聽，修賢業，有至膚淺。要涉獵以資談柄，尚口好勝，用伏同列，增長我見，皆非正因。雖賢於拍盲，不知信向，任自己單見淺聞而生毀訾，昧果迷因，墮入流俗者，然比之真實虛心潔己，刻苦退步，忘懷契證，腳踏實地，透根塵，絕伎倆，與古爲儔，如維摩大士、給孤長者之流，克證道果，超世出世。只如唐朝裴相國、陸巨大夫、陳操尚書、王敬常侍、于襄陽、李習之、鄭愚、韋宙，莫不悉心體究，盡平生得受用我宗。尤洞明出沒，窮深極奧，楊大年內翰、李駙馬都尉便可與龐居士並驅。蓋具大力量，在仕路不捨宰官，游方之外，提佛祖巴鼻，鉗鎚世人，操同事攝，向鴛鴦行中，出作方面，與大宗師爲內外護，豈非夙昔承靈山記莂，發百劫千生煉

磨願行，而闡如是機緣耶？近世佛法雖澆漓，而衣冠貴胄深信者極夥，殊有古風，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儻有志乎此段，須攀上上大機，勿作中下體度，則超凡出塵，得大解脫爲不難。唯是專一久長，逢境界惡緣，直截撥斷，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李渤拾遺出守九江，與拭眼歸宗相值，一面投契。一日，驀問：「教中道芥子納須彌，豈有是理耶？」歸宗云：「人傳公爲李萬卷，是不？」對曰：「然。」宗云：「觀公身不滿三尺，萬卷書甚處著？」李即領旨。此豈可與著相執情守見者論量哉！要是因指見月，忘筌筌、得魚兔者根器，乃可以不守方便窠窟爾。直一舉便知落處，然後穎脫到七通八達之地，顯大受用矣。

韓文公問大顛：「愈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請師一言。」顛只據坐，公罔然。是時三平侍立，即撫禪床一下云：「侍郎，和尚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大喜曰：「禪師佛法峭峻，愈却於侍者處有箇入處。」利根種性，一撥便轉，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俊快，安能領略？所謂揮斤者敏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入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爾。觀此那假日日入室，朝朝咨參。是故昔人隔江招扇，渠便橫趨而領。今恁麼形紙墨，乃知而故犯也。《佛

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黃聲叔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子細點檢，已是涉水拖泥，況其餘周遮？則通人分上，宜乎峭絕，豈容紛拏！蓋此箇獨許灑灑落落，雖電卷星馳，未免蹉過。只恁麼舉，覺過犯彌天，如未相逢。未舉意時，直下領略，存乎其人，不可更教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曾待制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天下參問以爲模範，作異解者極多。唯直透不依倚，不作知見，便能痛領。纔有毫髮見刺，則黑漫漫地。豈不見法眼舉問覺鐵背：「趙州有箇『庭前栢樹子』話，是不？」覺云：「和尚莫謗先師，先師無此語。」但恁麼體究，便是古人直截處也。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者云：「一物不將來，未審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不下。」嚴陽遂大悟。後來南禪師有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但試自頻舉「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驀然便省也不難。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此又直截省要也。無事虚心靜慮，且下鈍工夫，只管舉看，久之當自有入處。《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示呂學士

初祖達磨到梁見武帝，合下只用箇頂顙上一著子，而武帝不薦，使人到今扼腕。後來多少人汨泥汨水，去它脚迹尋卜度，作百千異解，要且不曾夢見，只是機緣上生機緣，見解上起見解。所以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當時能截斷箇胡漢，則不到帶累人處。所謂知恩方解報恩，且作麼生截得它斷？《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寄蜀守蘇仲虎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寬通，不作聰明了之爲易入。每患知見太多，遂汨此源，轉窮轉遠，莫能透徹。若一切平心，心亦了不可得。泯然自盡，則本性圓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證，無過與不

及處，乃造天真機要，所謂著手心頭便判是也。日用之間，常令成現，豈不泰定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發機，發此機也。自可萬世不移，只守閑閑地，超然獨得，更無對待。若有對待，則成兩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腳踏實地，更進一步。一法不立，然後怙妥，明見本來人，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脫體安穩，永離退轉，得無所畏方便？可以拯濟群靈。政須長久相續，無間乃善。《佛果圓悟真

全宋文卷二九〇二

釋克勤 五

示黃太尉鈴轄

此道幽邃，極於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爲萬化之本。初非有無，不落塵緣，煒煒燁燁，莫測涯際。無真可真，無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無物可以比倫。是故至人獨證穎脫，泯然淨盡，徹此淵源，以方便力直下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級，所以謂之宗乘。教外別行，以一印印定，遂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花微笑，投針舉拂，植杖抵几，瞬目揚眉，悉出窠窟理道，語言路布。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瞥然迅急，萬變千化，曾無依倚，透頂透底，截斷籠羅。只許俊流，不論懵底，正要具殺人不眨眼氣概，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然後特達，絕死出生，超凡入聖。蘊遠見高識，居常不露鋒鋷，等閑突出，則驚群動衆。蓋深根固蒂，覷破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與即今日用無異無別。既能行持有力，堪任重致遠，得大自在，促三祇，爲一念，衍七日，作一劫，猶是小小作

用。況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乃家常茶飯爾。昔裴相國得旨於黃檗，楊大年受印於廣慧，維摩手搏妙喜界，龐老一口吸西江，豈難事哉！唯直領此大因緣而已。既有此道之基本，時中能不聽人處分，略操勇猛，向應酬指呼之際著眼，運快機利智，轉一切萬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縱擒，則與上來大達，抱道蘊德，踐履純熟之士，豈有異耶？但使源源相續無間斷，便是長生路上快活人也。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纔於轉變處得幽深之旨，向流動時徹見本性，超出二邊，不居中道，安可更存違順、憂喜、愛憎，令罣礙自受用哉？以心傳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樂易平常，無爲無事，遇境逢緣，不消一劄。德山行棒，臨濟用喝，雲門、睦州，風旋電轉，何遠之有！唯不徇情轉，蓋色騎聲，超今越古，向百草顛頭，快行劍刃上事。所以道，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鳥窠吹布毛，俱胝一指頭。趙州三喫茶，禾山四打鼓。雲門須彌山，洞山麻三斤。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不出至微至奧，無上道妙矣。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復徵：「既一物不將來，教某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不下。」渠即大悟，豈不是靈利解？言下返照，直截透徹，忘懷絕念，大解脫根源，踢著本地風光，契合本來面目。以此一句證却，則千句萬句根塵俱謝。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後來便伏毒蛇，降猛虎，顯不可思議靈驗，豈不爲殊特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送雷公達教授

靈山釋迦文，百萬億賢聖，會集龍象如林，皆超群越衆，大器大根，可以迎風投契，隔嶽隔海領略，豈止聞一知十！舉毛塵，徹見至微至隱底蘊，宜乎未明先見，不遺毫髮。及至拈花，獨金色頭陀微笑。黃面老乃開懷展手，了不覆藏，便道吾有正法眼、涅槃心，分付之，令善護持。厥後果的傳二十八世，雅當開證初祖，到今流通，真規不墜。是時文殊、普賢、彌勒、金剛藏、觀世音悉拱默聽之，何也？嘗鞠其至趣，蓋當授受之際，豈不慎許可而然哉？雖以眼照眼，以聖繼聖，羽翰步驟體裁，莫不絕去蹊徑。唯單提獨用向上一著子，寔千聖不傳之妙，萬靈景仰之宗，出格越情，絕凡脫聖，輝天焯地，耀古騰今。是故歷二千年，渾如日擊。只阿難詢由來，謂：「金襴之外，別示何法？」迦葉遽呼，待渠應諾，即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與向來拈花微笑何所異同？則綿綿聯聯，初無二致。《傳燈錄》、《寶林傳》所載，靡不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所以達磨唱云：「直指人心，教外別行。」故不忝爾。馮山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堦塹。」著破布百衲，頭鬚髻，脚跟踰，稠人中看之，不直半分文。驀地打徹，翻却無量生業，識種子，向百不知百不會處，信口道，信手拈，不知有底，如鴨聽雷，只眨得眼。後來樵頭，便領千群萬衆，若固有之。往往大有道宗師，比比皆是。至如居貴勢，作卿相，如裴相國、陳操尚書、白樂天、王常侍，本

朝楊大年文公、李都尉駙馬，驚群敵聖，信徹見透，受用無盡，率皆稟奇謀異見，不蹈襲世間，而圖出世間津梁，乃如此。山僧所稟寡昧，偶憤發欲攀躋先哲所造詣，殊無過人作略。但操守久之，以微有信，因不善晦，出而爲人，蹉跎四十餘載。每遇傑出英才，必傾倒羅列，隨所向，任機緣，專一唯在箇中，撥轉一句一言，透頂透底，明千聖頂上，得大自在解脫力用而已。果能有濟，度盡六地群靈，舉而置之安樂無爲無事穩密之地，則與迦文、金色，下至六代祖，唐、宋大達將相，豈有異耶？源深流長，根牢蒂固，不妄許與，乃爲真實諦當，英靈豪俊，解脫大士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巨濟了然朝奉

根脚下各具此段，惟宿植深厚之士於世諦緣，輕有力量，能自擺撥，長時退步，孤運獨照，潔清三業，端坐參究，妙省明脫。向自己分上，離見絕情，壁立萬仞，放舍無始劫來，深習惡覺，摧碎我山，枯竭愛見，直下承當。千聖莫能移易，萬象不可覆藏。輝天焯地，乃佛乃祖，直指妙嚴清淨，本有金剛正體，向百匝千重不能辨別處著得眼，八縱七橫了無分割處下得刃，機出物先，言超意表，灑灑落落，湛湛澄澄，轉變自由，力用活脫，於從上來克證上流，同得同用，無異無別。等閑地只守靜默，初不露鋒鋩，似箇癡兀人。隨緣放曠，饑餐渴飲，與常時無以異。所謂不驚群動衆，密密顯用發

大機，久之到純熟安閑穩實之地。更有甚閑東破西，煩惱生死可拘束得？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脫根塵，當弘密印，三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纔有纖毫知見解路，隨即掃摒，亦不留掃摒之迹。撒手那邊，全身放下，硬糾糾地，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作略，知則禍事也，始是真實踐履也。不見三老師趙州、洞山、投子皆贊重無心境界，實欲後學也與麼去。若呈機關語言，辯慧知解，正是染污心田，卒未能可以入流。靈山拈花，少林面壁，多少人穿鑿，不依本分。殊不知將口頭聲色捫摸作用，大似刺腦入膠盆。若是俊流，他應不爾。已能探討，必意其遠者大者，到結交頭，驗諦實，所以得底人，雪鼻涕亦無工夫，且道他向甚處行履。將知教外單傳，不是造次承當，望空搏邈，一一透頂透底，蓋天蓋地，如師子兒遊戲自在，軒豁時直是軒豁，綿密處直是綿密。雖只是一段脚跟，到究竟，須自著精采，乃爲實頭受用。《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張仲友宣教

要探蹟此箇大因緣，惟利根上智終較省力，然須用作一段緊要事。常時靜却己見，使胸中脫然，回光覷捕，內外虛寂，湛然凝照，到一念不生處，徹透淵源，翛然自得，體若虛空，莫窮邊量。亘古亘今，萬象籠羅不住，凡聖拘礙不得，淨倮倮，赤灑灑，謂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更有甚生死可爲滯礙？至於小小得失是非，榮枯寂亂，直下截斷，把得住，作得主，長養將

去，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只是切忌起見作承當，便落彼我，必生愛憎，不能脫灑也。此箇無心境界，無念真宗，要猛利人方能著實。祖師西來，只是直指人心，令人見性成佛。既明信入此心，信得及，萬緣放下，常令胸次空勞勞地，此長養聖胎，入真正修行也。

若確實未有箇諦當處，時中逢境遇緣，即紛紛擾擾，易得隨一切物轉，長墮在生死纏縛中。應須快著精彩，但念無常，以生死爲大事，向逐日日用之中，行時行時看取，坐時坐時看取，著衣時著衣時看取，喫飯時喫飯時看取，直下脚跟，有箇發明處。深信此大事因緣，從空劫那邊，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圓明朗照。只如即今日用之中，又何曾虧欠？一處透得，千處百處無遺，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則一塵纔舉，大地全收，遍法界都盧是箇自己，更向何處著眼耳鼻舌身意？軒知無二無別，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真如如實際大解脫也。

昔于頔相公、裴休相國、本朝楊億內翰、李遵明太尉，皆稟利根種智，長與方外老宿辦心參究，悉有契證，不失爲賢達，蓋根性非於一世薰炙也。于公見紫玉問佛，紫玉呼，渠應喏，玉云：「只這是。」裴公問黃蘗高僧，蘗云：「更莫別求。」楊大年參透廣慧老，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喚作狗。擬欲翻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李都尉見石門，大悟，有頌：「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四心所謂，豈有異耶？但發明心地，直透本根。既

爾諦實，隨所作用，無別道理也。

五祖老師常問：「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畢竟心在什麼處？」山僧常時示參衆：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若體究得畢竟心落處，即領略得「一口吸盡西江水。」纔生異見，起一念疑心，即沒交涉也。要須放下諸緣，雜知雜解，令淨盡，到無計較處，驀爾得入，即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德文居士

樸實頭脚跟著地，修行淨意，是大便宜。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然見性悟理，情念俱捐，胸次廓然，離一切相，融徹虛通，然後透頂透底，物我一如，生與死齊，佛與衆生等。至於動靜語默，觸處逢原，舉一毫一塵，靡不該收。然後日用之中，如踞地師子，誰敢當前？乃一相一行，得徧行三昧。根機既脫，一出無心。纔有纖微，悉皆截斷，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貴參玄之士先悟妙心，行無修之修，證無證之證，不用向外馳求，只自回光便了。不見古人投機，隔江招扇，倒却剎竿，豎指吹毛，見桃花，聞擊竹，皆是契證處。佛法豈有許多來？正要絕伎倆，當陽便承當，即是安

樂修證之地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興祖居士

脫虛妄纏縛，破生死窠窟，第一要根器猛利軒豁，次辦長久不退之心，俾力量洪深，境界魔緣撓括不動，而以佛祖大法印定本心。此心乃真淨明妙，卓然獨存。虛空世界有成壞，此段初無改移。直下專一操存探究，令透頂透底，物我一如，徹下通上，只箇金剛正體，了了無毫髮遺漏，瑩徹玲瓏，萬年一念。初縱未全抵死擺撥，日近日親，絲來線去，養得純熟，向二六時一切境中，著著有出塵之意，出身之路。持清淨戒，而無執戒之念，浩浩修行，而不存功用，一往不留蹤跡，自然與古來得道之士同儔。是故耆宿論悟入修證，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正要人作無間道中工夫也。況生死事大，多人臘月三十日脚忙手亂，大率在平時安穩，一往羸浮，隨塵緣輓了，逗到時節到來，臨渴掘井，豈做得辦也！人生一世，不早回頭，百劫千生，等閑蹉過。今既知有此段，只在堅固向前，損諸知見，撥棄妄緣，長教胸中灑灑落落，無一塵事。或妄想起，急須撥置，令翛然無住。本性常明，明亦不取。凜凜如吹毛劍，誰敢當鋒？一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要行即行，要住即住，聖亦不收，凡亦不屬，豈不是了事凡夫耶？所以從上來人誨示訓導，唯務無心。非無真心，但無一切淨穢、依倚、分別、知解、執著之心耳。此發心學道、悟入修行方便次第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超然居士趙判監

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易處去。」復徵：「不變異處豈有去耶？」答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踏著實地，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真諦實淵奧閩域，打辦自己脫白露淨，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華，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牾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住入酒肆淫坊，作大解脫佛事。龐老子補處應身，不住兜率陀，棄却珍寶。漢江織策籬，與大宗師擊揚與奪。此段從上體裁，莫不皆爾。要須滴水滴凍，不拘朝野，陶冶煅煉，如曹山、摩詰、老龐，乃可以不廢悲願，不亦宜乎！自餘人間世紛紜塵坌，何足致胸次哉！《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又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魏學士

覲面相呈，即時分付了也〔二〕。若是利根，一言契證，已早郎當。何況形紙墨，涉言詮，作路布，轉更懸遠。然此段大緣，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從它覓。蓋自己心無相，虛閑靜密，鎮長印定，六根四大，光吞群象。若心境雙寂雙忘，絕知見，離解會，直下透徹，即是佛心，此外更無一法。是故祖師西來，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別行單傳正印，不立文字語句，要人當下休歇去。若生心動念，認物認見，弄精魂，著窠窟，即沒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醭生去，一條白練去，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但信此語，依而行之，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塊，到不覺不知，不變動處，靠教絕氣息，絕籠羅，一念不生。驀地歡喜，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四大五蘊輕安，似去重擔，身心豁然明白照了，諸相猶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來面目，現本地風光，露一道清虛，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閑無爲快樂之地。千經萬論只說此，前聖後聖作用方便妙門只指此，如將鑰匙開寶藏鎖，門既得開，觸目遇緣，萬別千差，無非是自己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來，皆可受用。謂之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於無得而得，得亦非得，乃真得也。若不如是，便落有證有得，相似般若中，却不究竟也。既豁然達得此根本分明，然後起力作用，正好修行。二六時中，孜孜履踐，不取一法，不捨一法，當處圓融，處處是三昧，塵塵是祖師，而不留勝解之心，專行無人無我，平等

一相大道。奉戒持齋，精修三業，令純淨無染。滴水滴凍，乃至六度萬行，一一圓通。發大機，啓大用，展轉令一切人信此參此悟此。須行解相應，慎勿作撥無因果，漭漭蕩蕩，魔邪見解纔作，此即謗般若，却招惡報去。所以佛祖垂教，謂之清淨明誨。當須依此正因，然後當證妙果。所有一生力量，正要透脫死生。若一念圓證，念念修行，以無修而修，無作而作，煉磨將去。於一切境不執不著，不被善惡業緣縛，得大解脫。到百年後，翛然獨脫，前程明朗，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當，此皆顯不落言詮、玄妙、機境之致。應當冥心體究，俾透徹塵勞，證清淨妙果。《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二〕付：原作「什」，據文意改。

示嘉仲賢良

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此諦實之言也。但心真則人佛俱真，是故祖師惟直指人心，俾見性成佛。然此心雖人人具足，從無始來，清淨無染，初不取著，寂照凝然，了無能所，十成圓陀陀地。只緣不守自性，妄動一念，遂起無邊知見，漂流諸有。根脚下恒常佩此本光，未嘗曖昧，而於根塵枉受纏縛。若能蘊宿根，遇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却膩脂衲襖，赤條條，淨裸

俛，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爐上著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流，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總萬有於心源，握權機於方外，而應物現形，無法不圓，何有於我哉！要須先定自己落著，立處既硬糾糾地，自然風行草偃。所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香林四十年乃成一片，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念念相續，心心不住，向此長生路上行履，即與佛祖同德同體，同作同證。況百里之政柄在手頭，安民利物，即是自安。萬化同此一機，千差並此一照，盡刹塵法界，可以融通，何況人、佛無異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示方清老

老達磨來自竺乾，豈嘗持一物？及游梁歷魏，面壁少林，無人識渠，獨可祖效勤，立雪斷臂，始略垂慈，由此印心「二」。若謂無言，從何而入？如謂有言，向伊道甚？將知須是箇人，始十分領略，乃無滲漏。所以入此門來，要是根器猛利，能疾速棄捨從前知見解路，使胸次空勞勞，不留毫髮，洞照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致，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難測

難量，大機大用在，儻留些能所，墮在緣塵，則卒急未便相應，是故古德勸令直下休去歇去。此段譬如快鷹快鷂〔二〕，梢雲突日，迷風背箐，掀騰直截，不容擬議。苟或躊躇，乃蹉過也。其爲教外別行，從可知矣。既有志於是，請放下著，觀體承當，一切成現，則初祖不曾來，自己亦無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二〕印：原作「即」，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改。

〔三〕下「快」字原脫，據右引補。

示李宜父

此道最徑要不出一言，而此言非佛口所宣，非諸祖所道。若謂即心非心，即佛非佛，則刻舟守株，了無交涉。若嘿識此言，豈墮唇吻。趁塊之流，遂妄卜度，以爲瞬揚舉動，未夢見在，殊不知從上來體裁步驟，且不是作聰明，立知見，論權實照用境界。抑不得已，遂按下雲頭，棒喝交馳，星飛電擊，俊底聊聞即知落處。且畢竟是那一言，莫是「栢樹子」、「須彌山」露親瞎普，錯俱見知麼？莫是擔板漢勘破了「喫茶去」？珍重，敢保老兄未徹在「歇去」、「參堂去」麼？並是依草附木，精魅有底道是也。祖師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便是錯認定盤星也。直須待桶底子脫，如睡夢覺，大徹

大悟，然後可以承當此言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韓通判

透脫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見生，即轉遠。直下歇到無心之地，虛閑寂靜，雖萬變千轉，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騰騰任運，照應無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時，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愛憎，得失去來。所謂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張國太

此段大因緣，乃佛乃祖特行獨唱，接上乘人。利根明敏之士，要超情離見，覺機關活卓卓地透漏，未舉先諳，未言先領，纔有朕兆，一剪剪斷，直下不明他事，終不向意根下尋思。要須打辦精神，當陽承當擔負，如太虛日輪，無幽不燭。所以從上古德到單提處，不容毫髮編撥將去，使淨倮倮，赤灑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躋，獨脫超昇，自由自在去。是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出沒縱擒，不在窠臼。至於言語機用，一時坐斷，聖凡路絕，得失情遣，到大休歇場，更喚什麼作生死！胸次等閑，照亦不立。遇緣即宗，拈得出來，蓋天蓋地。據慈悲方便，落草商量，正要令利根人

撥去妄緣惡覺知見，徹空空處，空空亦不存，心如太虛，森羅萬象無不包含，印定頭頭處處，得大解脫，乃名了事底人，亦尚未當得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千聖密傳處，豈止壁立萬仞，隔千里萬里，盡大地拈來，未有一塵許，謂之大用現前。三十二十年，長養純熟，便乃契證也。

「即心即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陽點破。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踟躕，當面蹉過也。

「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多少徑截省要，何不便與麼承當？更入它語言中，則永不透脫。多見學者只麼卜度下語，要求合頭，此豈是透生死見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通。此箇公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領旨，始到無疑之地。

昔修山主要見地藏，自陳此番來見和尚，經涉許多山川，極是辛苦。地藏指云：「許多山川與汝也不惡。」渠便桶底子脫去。似此豈假多言道途之間也？須保任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示張子固

大道無方，惟是利根種性，一聞千悟，不從外起，不自內得，脫然如湯消冰，初無得喪。蓋此生佛未分已前，廓徹明妙，了無依倚，卓然獨存。但以一念逐緣，背此真體，遂生如許不相應事業。熠熠地飄流，無暫停息。取境既熟，心源混濁，習以爲常。見聞皆不出聲色，只以迷妄自縛。及至體究大解脫，渺渺茫茫，莫知涯際，識浪滔滔，未嘗暫住。故無由造入，而復有宿昔薰炙片善，喜樂諦信，要求其所，乃是上善。逗到伏膺參叩，却黑漫漫地。無它，只是拋離久不純熟乃爾。如今要直截承當，但辦著身心，冥然叩寂，喪却心機，一如土木。待渠時節到來，翛然自桶底子脫，契此本光，了此湛湛澄澄，不變不動，清淨無爲，妙淨明性，固蒂深根，到金剛堅固正體，全身擔荷得行，然後方可萬別千差，悉歸一致。動與靜一如，心與境俱合，則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舉箇「須彌山」，道箇「庭前栢樹子」，一切機境，豈從他發？至於行棒下喝，擎拄輓毬，無不一一印定，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自然泰定安閑，得休歇處。更疑什麼，要用使用，要道便道，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契平常心，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乃不起，何況起造業心，發不善意？終不作此態度，撥無因果，由是得坐披衣，調衛降伏與無心相應，乃是究竟落著之地。永嘉道：「但自懷中解垢衣。」巖頭道：「只守閑閑地。」雲居道：「處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它」

一滴。」謂之長養聖胎，謂之染污即不得。直須放下，却從前作解一切淨穢二邊之像。行住坐卧，悉心體究，乃自著底力，非從它人所授，乃是從上古德捷徑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元賓

佛祖大因緣，非名字語言，知見解路，作聰明，起思惟所了。要忘懷忘緣，外空諸相，內脫識情，退守清虛安閑，澄徹洞然，超諸方便，直透本來妙心。亘古亘今，湛然不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永無滲漏。諦當之地，一得永得，無有變異，乃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此如上所說，尚是理論，以言遣言，以理會理，令人漸有趣向。從前爲入理蹊徑，拖泥涉水，廉纖之論，及至真實提掇，何有如是周遮？是故靈山拈花，迦葉乃笑，是中豈可容毫髮說底道理！要須透頂透底，盡大千剎海，一舉便透，悉知落處，方諳悉從上來所行正令。德山棒，臨濟喝，豈小兒戲耶？若具本分作家手段，不須一割。所以龐老問石頭、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石頭掩其口，而馬師道：「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豈二端耶？鞠其至趣，同是入泥入水，安可高下淺深之？到箇裏，直須知有。既知有，更須轉去始得。切忌守死語，墮窠窟。纔有一毫芒能所作用，玄妙理性，見刺刺人，卒未撥剔得下，作麼生透脫死生，證安樂無爲，不動境界去？古人重履踐一門，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是也。切須管帶使得力乃善。

古賢達具大根器，能自證明，又能力行之，喚做作二夫。長時只覷自己，起心動念，纔有毫髮，即及令淨盡，終不用作一種事業，資談柄，期勝於人。而伏人長知見，作能作勝，圖聲名實頭，只爲死生大事，百劫千生，不昧不陷墜。古來大有不惜眉毛，爲人指出處。雲門覲體全真，臨際坐斷報化佛頭。德山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巖頭只守閑閑地，一切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趙州道：「我見百千箇漢子，只是覓作佛底中間覓箇無心道人難得。」但熟味其言，休心履踐，它時異日逢境遇緣，乃得力也。要當慎護，勿令滲漏，乃秘訣也。

裴相國見黃檗，言下有契證，更爲發揮傳心秘要，再三叮嚀，無限量慈悲。于迪襄陽參紫玉，一喚便回頭，重爲指黑風飄船，見墮羅刹國，方得渙然。自古士流肯重此事，廢寢忘餐，直下見諦者不勝數，皆由當人根力智見高明爽快，然後能訪尋決擇。今既與古爲儔，尤宜力行不退，圖深證深入，勿只尚口頭語言，必使心心不觸物，頭頭無處所始得。

此道貴單提獨證，與祖佛向上機契合，高出心源，如擊石火閃電光，不容擬議尋伺，直下便透，不落意根情想。以至說理說性，於機境語句中，作窠窟，立解會，遞互傳持說。唯心融地水火風，以虛空爲量，喚作透根塵下事。只成理論，不出教家三乘五性，權立階梯，返成鈍置，當須了取。未有

佛祖已前箇片田地，從甚處來？纔有纖毫有所得，乃是相似般若，應深辨別，勿墮塵機。到臘月三十日，理地不明，斷割不去，那時悵惶繆亂，悔不可及也。五祖老師常示學徒，須參臨命終時禪，此非小事。設使聰明辯慧，八達七通，織洪理論，絲來線去，不出識學詮文，正是打骨董，究竟無截斷處。所以從上古德大有道宗師，與利根上智奇特之士，如陸亘大夫、王敬常侍、裴相國、甘贄道人、陳操尚書、崔群、李翱、杜鴻漸、龐老、李勃、于頔，本朝楊內翰大年、李駙馬諸人，莫不探蹟體究，八面玲瓏，有脚踏實地處，而能作人所難作，行人所難行，爲內外護，於大法海中，津濟帳樣，不虛出南閭浮提一遭。古人既爾，今豈只守尋常，不以自己死生大事及洪持道妙爲至要。故令諸塵緣境牽惹纏縛，名言句數籠羅，無出格之作向上眼目大解脫機爲可惜。大丈夫漢已能打破面皮參請，應須通身是眼，照破幻緣，金剛寶劍截斷愛網。雖在士流，現宰官身，筆頭上好作方便，指揮處好行祖令，使一切聞見皆知因果，俱識起倒，便是與古爲儔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咄！不可只管落草，開眼作夢也，須向頂顙上施展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全宋文卷二九〇三

釋克勤 六

示曾少尹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實不出本淨妙明，無爲無事心矣。雖久存誠，未能諦實，蓋無始聰利智性多作爲而汨之。但教此心，令虛閑寂靜悠久，湛湛如如，不變不易，必有大安隱快樂之期。所患者休歇不得，而向外覓作聰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剛堅固鎮長，只在未曾斯須間斷。若消歇久，驀地如桶底子脫，自然安樂也。若求善知識廣要持論，則轉遠矣。惟是猛利根性，猛自割斷，猛自棄捨，當有證入，自知之矣。既知之後，知亦不立，始造真淨境界。以公道契之外，故強言之，可照之區域之表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蔣待制

此段事，天人群生至於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群靈雖蘊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達此而超證，迷悟雖殊，其不思議一也。是故佛祖開示直指，莫不令一切含靈，各各獨了自己本來圓具、清淨妙明真心，更不留如許塵勞妄想，計念知見，直向五蘊身田，回光返照，湛寂如如，廓爾承當，明見此正性。此性即心，此心即性。浩浩作爲，應在六根門頭，千變萬化，初不搖動，故號常住本源。若達此本，力用所作，無不透徹。須是截流而證，若踟躕動念，則沒交涉也。唯是當人根性素來純靜深沉，爲最易爲力，只略返照一透，便可證入。古人謂此爲無盡藏，亦名如意珠，亦號金剛寶劍。要深具信根，信此不從他得，行住坐卧，凝神寂照，淨倮倮地，無間無斷，自然諸見不生，契此正體。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無實無虛，離名離相，即是當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古德所以揚眉瞬目，拈槌豎拂，行杖行喝，微言妙句，百千億方便，無不令人向此透脫。一纔透得，便深徹源，棄却敲門瓦子，了無毫髮當情。三二十十年於中履踐，截斷路布葛藤，閑機破境，翛然無心，乃安樂之歇場也。所以道，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

摩竭掩室，毗耶杜詞，人皆以爲極致，殊未夢見渠脚指頭。在大人大見，大智大用，豈拘格量

哉！直是痛的的地，恨不兩手分付，那論淺深、得失、彼我，現量紛紜，和泥合水耶？且如佛未出世，祖師未來，世界未成，虛空未現，向甚處捫摸？要須喪却機心，死却知見，脫去世智辯聰，放下直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體得到絕氣息處，淡然忘懷，萬年一念，將養保衛，久久純熟，子細返觀，便諳得摩竭淨名來脉也。

趙州臨示寂，封一柄拂子，送與鎮府大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原其高識遠見，豈令人滯於相，執於言，縛於葛藤耶？唯直了證，則活鱗鱗有出群作略，乃能擔負，如水入水，似金博金也。

襄陽郡將王常侍參潞山大圓得旨，一日，有僧從潞山來，常侍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僧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潞山豎起拂。」常侍云：「山中如何領解？」僧云：「山中商較，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常侍云：「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回去，待有書與老師。」僧馳書回，潞山拆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潞山呵呵大笑云：「誰知吾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潞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於地上畫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耶？「箇裏若善觀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則不隨他去也。既不隨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然一往久在塵事中，只以塵勞爲務〔三〕，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一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箇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時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淨無爲清涼大道場也。《法華》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卧，常在於其中。」《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二〕常：原脫，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補。

〔三〕耶：原作「則」，據右引改。

〔三〕只：原闕字，據右引補。

示寧禪人

死生之變亦大矣。衲僧家坐斷報化佛頭，不立纖毫知見，直下透脫。要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打成一片。不見毫末起滅輪轉。所以道，任是千聖出頭來，終是向渠影中現，試問渠正體作何形段？須知空劫已前，由地建立，至於窮華藏浮幢王剎，盡未來際，亦因他成就。若是上根利智脫却無始劫來虛妄染污，聖凡情量，向脚跟下猛省直透，棄捨一切依倚聞見覺知色聲味觸，如紅鑪上著點雪，灑然淨盡。無量珍寶於中運出，無邊勝相於中顯現，亦於本心初無彼我是非，勝負欣厭，便與本來無二無別，更喚甚作生死，喚甚作小大。冥然岑寂，得大安穩。始知從來不曾喪失，亦不欠少。豈不見石頭問藥山：「汝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則閑坐去也。」山云：「閑坐則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山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有頌：「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尤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看渠師資踐履趣向如此，可不是本分事耶？既圖參問，宜乎追慕，使古風不墜，乃自己行脚事辦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勝上人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若達大道體寬，廓然同太虛空，放懷曠蕩，觸處皆真，不拘限量，有何難易。信手拈來，蓋天蓋地，含育十虛而不作相。若纔作毫毛知見解礙，則墮知見，究徹不及，返生狐疑。所以此道唯務大根利器直下承當，脫然惺悟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見，萬別千差，一劍截斷。等閑不立勝負，惟務退藏，似兀如癡，孤運獨照，融通沼合，密密綿綿，佛眼亦覷不見，況乎魔外。長養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於根塵違順死生，亦咬得斷，終不疑著，此乃無心無爲無事大解脫境界。既然圖欲預此勝流，當須切切孜孜，放下身心體究，一句一機一境上發明悟入，無量無數作用公案一時穿透。纔拈得來，更不放過，便與截斷，豈不快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琛上人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不妨省力。如今參問之士，性識昏昧，只管去語言上咬，至了不奈何下梢無合殺，遂滿肚懷疑，多作異見異解，蹉却本分事。殊不知不

在言語上，又不在事物邊，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纔擬承當，早落二三也。若要直截，應須退步就己，歇却狂心，使知見解礙都盧淨盡，時節緣熟，瞥然明證，亦不爲難。似恁麼話，早葛藤了也。且作死馬醫會，當有趣入處。但一則公案上透頂透底，信得及，到無疑之地，餉間千種萬端，改頭換面，長句短句，多句少句，有句無句，一時透脫，豈有兩種也！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得永得，據自寶藏，運自家財受用，豈有窮極也？不見德山在龍潭吹紙燭，豁然瞥地，便道：「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後來住山，打風打雨，不妨性燥。但恁麼參，但恁麼證，恁麼用，辦取肯心，必不相賺。《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英上人

道妙至簡至易，誠哉是言。未達其源者，以謂至淵至奧。在空劫已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恍惚，不可窮，不可究，不可詰，唯聖人能證能知。是故誠其言，不識其歸趣，安可以語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圓成，只日用之中淨倮倮地，被一切機，徧一切處，無幽不燭，無時不用。但以背馳既久，強生枝節，不肯自信，一向外覓，所以轉覓轉遠。是故達磨西來，唯言直指人心而已，此心即平常無事之心。天機自張，無拘無執，靡住靡著，與天地齊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無容立毫髮見刺，唯蕩然大通契合，無心無爲無事。若立纖芥能所彼我，即隔礙永不通透。所謂無明實性

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無明殼子裏證得實性，餉間無明全體一時發揮幻化，空身窠窟中見法身，餉間空身全體都盧瑩徹。第恐於無明空身中，作爲立見，則沒交涉也。既透此正體，無明空身無別發明，則一切萬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聖六凡，皆非外物。真實諦當，則二六時中，大方無外，何處不爲自己放下身心處？豈不見古者道：「塵勞之儔，爲如來種。」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後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閑喫飯著衣。即是大機大用，則行棒行喝，百千作爲機境，豈更疑著？若達此自脚跟下至簡至易道妙，無量法門一時開現，透脫生死，成勝妙果，豈有難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圓上人

古來有志之士既圓頂相，即超方訪道，誠不以一身使虛來閭浮提打一遭。所以刻意息心，擇真正具頂門宗眼知識，放下複子，靠取成辦，觀其跂步，真龍象也。今既蘊趣向大因緣之志，要當盡形壽，專一堅確，忘餐廢寢，不憚辛勤，效勞忍苦。若體究之攸久，自有信入處耳。況此一段因緣，自己分上元本圓成，未嘗欠缺，與佛祖無殊。但以起知作見，強生節目，情執虛僞，不能直下實證。若宿植根性敏利。一念不生，頓超二十五有，圓證自己本有如如妙性，更不生毫髮許能所彼我，廓然大達，聖凡平等，彼我如如。是佛更不覓佛，於心初不求心。佛心無二，所至現成。二六時中，更不落

虛僞，便乃脚蹋實地，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隨所發機，悉超宗格。透得真實，活鱗鱗地，雖遇德山、臨濟、雲門、玄沙施難測難量妙機，不消一劄，所謂多虛不如少實。但令最初發心猛利不移，相續到徹頭處，不憂自己道業，不辦大丈夫兒，須了却向上大機大用，安穩快樂，始是泊頭時。切勿小了，切宜久遠，業業兢兢，自然得，豈不解脫去？《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照禪人

石鞏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人，爲甚不全去？蓋是中豈可容如此，何故？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體得不傳之意，則盡底裏直言此事，無你用心機處，無你湊泊存坐處。是故從上來唯是特唱直指，要人格外玄悟，不拖泥水，不墮塵緣。所以道，他上流聊聞舉著，剔起便行，萬機收他不著，千聖籠羅他不住。要如是參究證入，要如是提掇舉唱，豈論懵底！箇箇須眼似流星，殺人不眨眼，始得相應。若踟躕凝佇，則蹉却千萬了也。有此一至寶之地，乃可以建立萬差。儻真實到恁麼，終不捏怪作相，畫樣起模。只守閑閑尚不可得，至於立己透脫，爲物解黏去縛，無不皆是踞地時節。臨濟道：「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據此垂示，既坐報化佛，向上更有箇甚？豈是世間粗想所度。要須打摒從前妄想計較，執著情塵勝劣見解，明辨性理，終非本分，一刀截却，直得脫然自得，如毫末許，盡十方界塵無不包攝。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

是作用，一棒一喝，一句一機，並無窠窟。一切以實證印之，如靈藥點鐵成金，無不皆從我轉。既久參問，多作知見解路，只益多聞，終非實事。須一歇一切歇，一了一切了，見此本來面目，達此本地風光，然後作爲一切成現，不假心力，如風偃草，雖山林城市，亦無二種。喚作把得住，作得主，權衡含生命脉在自手中，隨心意作何判斷，便謂之無用道，豈非至要至妙安穩大解脫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鑑上人

祖師門下本分提綱，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已是涉廉纖了也。何況言上生言，機上生機，窮考許多，一堆擔葛藤，汙却心田，有甚了期！此事若在言句機境上，盡被聰明解會，浮根虛識者，如學事業一般連將去了也，豈更論發悟見性耶？釋迦佛一周出現無窮奇特勝妙，尚只道曲爲時緣，至末梢，始密此印。達磨老師少林九年冷坐，獨有可祖承當得，故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只如此印且如何傳，莫是揚眉瞬目麼？莫是舉拂敲床麼？莫是總無言說，只以行住動用麼？莫是總不與麼，便承當麼？莫是道向上向下，面前背後，別有奇特麼？莫是道理論性深入淵源麼？似此正如掉棒打月，有甚交涉。將知非世間麤浮淺識所料。要須如龍象蹴蹋，直拔超昇，大徹大證，始得一等參請。須教透去，莫只守住窠窟，不唯自賺，亦乃累人。所以從上來作家宗師仰重此一段，不輕分付，不輕印可。

不見永嘉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秘魔平生只持一木杈，見人便道：「甚魔魅教你出家，甚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原其一場，豈是虛設？蓋入草求人爾。若是知有底，豈有多端？纔涉紛紜，即千里萬里也。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自然知落處。

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地，根塵不偶，動靜絕對，根脚下空勞勞，無安排存坐它處，脫然虛凝，所謂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至於應物隨緣，不生異見，只據現定一機一境，悉是坐斷，更說甚麼棒喝照用權實？一擬便透，唯我能知，更無餘事。長時如此履踐，何憂本分事不辦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祖上人

如祖上人自德山來，久以此段爲務見蔣山佛果，何曾有兩種佛法？若擔帶來，是納敗闕。不擔帶來，須知轉身處始得。如今時衲子，到處叢林有宗匠，莫不咨參。然求一實證到本分田地，得大休大歇安穩之場，實難其人。大丈夫兒已能是拋鄉離井，在本分尊宿身邊，又能效勤戮力，作種種緣，皆

非分外，亦足以不昧行脚。然至諦實，要須知有從上來事。且從上來列祖相承，至於德山、臨濟行棒行喝，作千萬種方便，至竟要人何爲？應須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了無疑礙，尚未稱從上來事。道人家相逢，不拈出棒打石人頭，不可向卷子上指東畫西去也。只此已是漏逗了也。歸德山，舉似堂頭，看它如何爲你證據？《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宴禪人

歸宗有僧來別，宗云：「你但去束裝，臨行來，爲汝說一上佛法。」其僧如言，及至再上方丈，歸宗云：「時寒，塗中善爲。」歸宗滿許渠說佛法，其僧虚心欲聞所未聞，而歸宗乃爾。須知它古德於此事綿密無間，若喚作佛法，早是中毒藥也。晏師來別，不欲蹈古人足迹也，亦未免從頭起。《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從大師

住筠州黃檗山

衲僧家具眼行脚，須知有本宗向上鉗鎚，透頂透底，淨倮倮，不立階梯，直截超昇，無纖毫隔礙，大解脫金剛王印，向萬機盤錯，千聖交羅，百億端緒撥不開處，遂令受用。使著著有出身之要，

頭頭脫絕塵之迹，俾通身是眼底，徧界羅籠不住底，把斷放行，不漏毫髮底，龍馳虎驟，電轉風旋底，摸索不著，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豈更做會禪面觜，到處釘鬪機關，詮注語句，貼肉著骨，論量向上向下，有事無事，埋沒宗風。所以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且道他得箇甚道理？若有針鋒許有無得失，我見我解，則刺却命根。須知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金剛劍，擬之則喪身失命。列祖出興，只提持箇一段，壁立萬仞。既具大根器，不受人瞞，直下脫却向來依倚明暗兩岐，放得下，信得及，活鱗鱗，無窠臼，廓然及得淨盡，承當擔荷得從上來佛祖共證底，於脫透生死，破塵破的，豈爲難事！乃可謂之真正本分衲子。既有志於是，宜悉圖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智祖禪德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二祖禮拜，達磨傳心，豈有他哉？箭鋒相拄也。當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測，唯知有向上宗風者證之。雖千萬億載，猶旦莫也。是故乃佛乃祖求人，初不草草。要是純剛打就利根上智，然後提其要，擊其節，如膠投漆，舉一明三，阿轆轤地，無窠窟，絕滲漏底，始可首肯。更須淘煉到盤錯交加，人所不能窮詰辨別處，綽綽然游刃有餘。當受用時，浸淫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師旨，獨出胸襟，壁立千仞，驚群敵勝，方堪付授。法既不輕，道亦尊嚴，所謂源深流長也。

從上古德動盡平生，或三十、二十年，靠箇入處，斯徹頭徹尾去。志既有力，用心堅確，是以成就得來擲地金聲。大丈夫兒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爾，我豈不能耶？況透脫死生，窮未來際，一得永得，當深固根本。根本既固，枝葉不得不鬱茂。但於一切時令長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爍群象。四大六根，皆家具爾，況知見語言解會耶？一時到底放下，到至實平常大安穩處，了無纖芥可得，只恁隨處輕安，真無心道人也。保任此無心究竟，佛亦不存，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祐，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縱處闐闐如山林，初無二種見。假使致之蓮華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厭。隨處建立，又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大迦葉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古人得旨之後，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捉出，亦不牢讓，蓋無心矣。至於垂慈示方便，亦只隨家豐儉。如俱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秘魔擎杈，無業莫妄想。面壁降魔，舞笏骨剉，初不拘格轍勝負。唯務要人各知歸休歇，不起見刺，向鬼窟裏弄精魂，卓卓叮嚀，到脫體安穩之地，乃妙旨也。

靈利漢脚跟須知點地，脊梁要硬似鐵，游人間世，幻視萬緣，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斷人我，

脫去知解，直下以見性成佛，直指妙心爲階梯。及至作用應緣，不落窠臼，辦一片長久，守寂淡身心，於塵勞中透脫去，乃善之又善者也。《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又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諸上人

道本無言，法本無生，以無言言，顯不生法，更無第二頭。纔擬追捕，已蹉過也。是故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貴言外體取，機外薦取。自非上上根器，何能薦爾便承當得。然有志於是者，豈計程限！要須立處孤危，辦得一刀兩段猛利身心，放下複子，靠著箇似咬猪狗惡手段底，盡情將從前學解路布，黏皮貼肉知見，一倒打撲。却使胸次空勞勞地，已思不露，一物不爲，便能徹底契證，與從上來不移易一毫髮許。直得如此，更知有向上超師作略始得。所以古者問佛向上，答非佛，又答方便呼爲佛，則見性成佛，乃筌弔爾。是中云：「何指東畫西？直須密契，自能將護，方得灑灑落落，更說甚證涅槃，契生死，皆增語也。」雖然，只山僧恁麼道也，未可取爲極則，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漢圖心要參，豈可立限劑耶？但辦却深信，一往向前，未有不腳踏實地者。日新日新日日新，日損日損日日損，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處。《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又見《佛果

示揚州僧正靜慧大師

箇事唯憑作者通，不論千里自同風。聞名十載今相遇，拈起金圈栗棘蓬。維揚前僧正淨慧大師宗公得渡江，由鍾阜迂訪標誠，爲自己大因緣，專請小參，因說此偈，塞其誠意。蓋淨慧生平修持甚清潔，其宿福緣所集，如佛在世時，須菩提室中寶藏充溢。根性敏明，殊無繫著了，得失皆儻來物耳。操心唯務究此一段。相見雖暫爾，而堅確深至，矻矻孜孜，因副所期，爲發其蘊。祖師諸佛單傳顯示，不出人人脚跟下本有之性。唯聖凡器界，根塵正體，歷劫以來，曾未間斷。但以各人人妄想，緣塵翳障。若發起本根大力量，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下，明信此心，明見此體，寬若大虛，明如杲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透頂透底，直下徹證，便透得即心即佛，無別有心是佛，無別有佛。淨倮倮，虛妙明通。全無依倚。如人打開無盡寶藏，其中所有，無不皆是自己珍財。日用之中，徧界不藏，併入無念無心休歇境界。所謂一句了然超百億。餉間千般萬種，千句萬句，豈更差別耶？如今要省力，但知息却妄緣疑情，淨盡處便是自己透生死處。只此便是金圈、栗棘，應須直下領取。《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覺禪人

佛祖宗乘，唯務直截。如香象渡河，勢須徹底。若稍踟躕，則千里萬里沒交涉。是故從上古德行棒行喝，機境處參，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已是拖泥帶水，落草了也，豈更論量淺深得失偏圓事理解會？明知是土上加泥。所以俊流佩最上乘印，似千日並照，無幽不燭。纔見入門，未舉目搖唇，已先覷透心肝五臟。蓋本分手段，初無造作，只貴快自承當，剔起便行。可以籠罩古今十方，坐斷萬世千劫，不移易絲毫許。儻未能如是頓超，亦須先自擺脫根塵妄緣，以至淨妙殊勝理道，待空豁豁地，如桶脫底，胸次蕩然，疑情盡去，勝解俱忘，自然根本洞明，與從上來同得同證，曾無間隔，乃是入理之門，悟中之則，終不向髑髏前見神見鬼，認影認光，墮在窠窟，求出處不得。只如古人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道「麻三斤」，又道「鋸解秤鎚」，萬別千差，若直下領略，豈有二致？所以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只這明了也，須斬作三段始得，方入無事無爲履踐諦當處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自禪人

初發心人性識勇猛，忘餐廢寢，專誠堅確，爲可喜。況春秋鼎盛，不戀鄉井溫煥，依清高雅衆，體究此一段大因緣，是誠宿有大根器。然更宜日慎一日，業業兢兢，直下脫灑，滴水滴凍，蹈規循矩。既以爲道之心代衆持盂，不爲不好事業，要須居三家村裏，亦如稠人廣衆，所謂自作一叢林也。袖疏投刺見人，折節恭謹，於日用中，當自參取。萬境萬緣，皆爲自己入路，一塵中透脫，徧界皆是大寶藏。發此蘊奧，八萬塵勞皆八萬波羅蜜。轉物歸己，隨處了心，並爲作工夫處。是故古德道：「山僧爲汝發機却有限，不如他山河大地，一切音聲，及自己心念所起，乃文殊、普賢、觀世音妙門。」豈不見寶壽作緣化於鬧市，見二人相爭，傍人解勸：「你得恁無面目？」渠便桶底脫去。後來出世，打風打雨，但一如初心，專一不移。將來自己七通八達，到無疑之地，自可超佛越祖，透脫生死乃餘事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有禪人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誠哉是言。纔有揀擇，即生心。心既生，即彼我愛憎，順違取捨，縱然

而作，其趣至道不亦遠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則萬緣休罷，廓同太虛，了然無寄，是真解脫，豈有難哉！是故古德蘊利根種智者，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快自擔當，更無回互。如大梅即佛即心，龍牙洞水逆流，鳥窠吹布毛，俱抵豎一指，皆是直截根源，更無依倚。脫却知見解礙，不拘淨穢二邊，超證無上真宗，履踐無爲無作。今時學道，既有志性，當宜勉旃。與古無儔，心期證徹，到脚踢實地處，動用全歸本際，千聖不可籠羅，解會併亡，得失俱脫，乃是無欲無依，真正自在自由道人。到此豈更論難之與易哉？則無難無易，亦了不可得也。

衲僧家句裏出身，蓋提持向上機，於無句中出句，於無身中現身。言語道斷，心行處絕，等閑蕩地，放曠寬閑。纔有機緣，即蓋天蓋地。所謂密密綿綿，無間無隔，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是以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直得恁麼行履，自然超諸三昧。

古人以無爲無事爲極致，蓋其心源澄淨虛融，灑落真實，踐履到此境界，然亦終不住滯於此。直得如盤走珠，如珠走盤，豈是死煞頓住得底？所以道，雖是死蛇，解弄也活。

長慶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酌。」然若非獨脫，安能知有此段？信知須是恁麼人知有恁麼事。

僧問曹山：「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山云：「肯即是。」「如何是起？」山云：「起也。」明眼人透見，更不別求，只這片田地，不妨嶮峻時直嶮峻，平坦時直平坦，立地也不可明得，坐地也不可明得。

古人得意之後，向深巖僻洞，茅茨石室，大休大歇，放懷履踐，忘名棄利，與世不相關涉，作自己成辦，然後隨緣。不出則已，及至一出，必驚群伏衆，蓋源深流長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窮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靜，如箇百不知、百不會底人。隨處守見成，得安穩，亦乃忘機之本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全宋文卷二九〇四

釋克勤 七

示月禪人

昔曹山別悟本，問：「向甚處去？」山云：「不變異處去。」本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悟本領之。蓋其透得綿密無間隔，得大安穩，無所不通，是故機路灑落，千人萬人籠羅不住。至於發言直截，了無凝滯。若胸次稍有解會，隨處執著，則豈能句下便恁剪斷？善體此意，真不變異，雖千生萬劫，亦只如如。頭緒紛然，一一當陽，皆無變異，豈非得如空際大定耶？所以道，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縱由。則去亦不變異之旨明矣。

釋迦老子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將知徹佛知見淵源，無不皆實。履踐到實處，凡所舉止，悉不落虛，一一透頂透底，邁古超今。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極其諦當，則喫飯著

衣，四威儀中，全體成現。要須保任鄭重，如獲至寶，將護長養，使得大力量。以之度世利物，靡所不堪。方爲佛子，不辜釋迦老子苦口，謂之知恩報恩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本禪人

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游涅槃路。此蓋不與萬法爲侶之大旨也。況自己本有根脚，生育聖凡，含吐十虛，無一法不承他力，無一事不從他出，豈有外物爲障爲隔？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去。若洞明透脫，只一心不生，何處更有如許多？所以道，靈光獨耀，迴脫根塵。要須直下承當從本以來自有底活卓卓妙體，然後於一切時，一切處，無不逢渠，無不融攝。喫飯著衣，凡百作爲，世出世間，皆非外得。既達此矣，只守平常，不生諸見，說什麼「一口吸盡西江水」。設使百千諸佛、無量祖師顯現無邊怪異神變，不消一劄。但恁麼信及見徹，行脚事豈不辦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達禪人

大道正體，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處，亦不是故作深邃隱蔽，令人不可窮，不可測量。蓋至明非明，至妙非妙，直下簡易。若是宿根純靜，聊聞舉著，便知落處，更不向外馳求。向根脚下，千了

百當，全體現成，乃至觸境遇緣，悉皆透頂透底，坐得斷，把得住，作得主，終不取他人舌頭路布及古今言教機境公案，將爲極則。是故從上作家唯只提持此段，要人自承當擔荷，豈曾更立階梯地位，漸次如之若彼來。今時兄弟，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具大根大器，大機大用，一聞千悟，徹骨徹髓，痛領將去。纔一蹉却毫髮，便入解會理路，言詮意識根塵中去，所以脫他藥網不出。未免漠漠懷疑，便更下鈍工，十年五載，終莫能果決。尋常每勸兄弟，須奮猛利心，棄却從前學路得失窠臼。似向萬仞懸崖，撒手拌捨性命，從他氣息一點也，無如大死底人，餉間甦醒起來，謾你不得也。却爲已到脚蹋實地處，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更不消造化，一切自圓成。二六時中，與千聖交參，俱爲殊勝奇特脫灑。信口開，信脚行，更疑箇甚？豈不見古宿指人，道由悟達，法離見聞。若也真的悟去，更憂甚佛不解語？切須向日用中，不起異見，放教胸中灑灑落落。打辦精神，自覷見久之，須有信入處。若只守閑，閉眉合眼，要參露柱燈籠也。須知有佛種性底，終不向死水裏折倒。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具摩醯正眼靈利衲子，聊聞舉著，即便覷透。終不作限量，墮在解脫深坑中。有般底容有路布，即謂離言說。真言說無得人，乃實證之人當面蹉却，被葛藤纏倒，終不明得從上來事。是故此宗雖務冥契密付，既作諸佛苗裔，應須紹續門風，明全提正印深機，脫生死塵勞，惡作執縛。永嘉乃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豈容擬議於其間哉？」

生死爲大事，真透脫去，不以爲大。何故？以無怖畏，諦了實證，如如不動，視萬有起滅，中外根株，洞然明白，始末齊平，初無得喪。而常執此大明普照，若揭日月而行。如師子王遊戲自在，促百千劫爲一念，衍一念爲百千劫，須彌納芥子中，大千擲方外，皆我心常分，何有淨穢去來爲罣礙，生死得喪爲繫累哉？古德云：「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不以生死爲大變，可知矣。《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印禪人

參問之要，當人不論曉夕以爲事。長令念茲在茲，自覷捕，驀然絕情識，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脫，心上更不見心，佛上豈假作佛？得大休歇場，虛閑寂靜，無相無爲，無執無住。祖師言教更不明別事，所謂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但自體究，終有箇入處。却來證據，乃是了事人也。子細看之。

初機晚學乍爾要參，無捫摸處。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蓋設法繫住其狂思橫計，令沉識慮到專一之地，驀然發明，心非外得，向來公案乃敲門瓦子矣。只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

是什麼人？」馬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但靜默沉審，然後舉看，攸久之間，須知落處去。若以語言詮注語言，只益多知，無緣入得此箇法門解脫境界。諦信諦信，以悟爲則，勿嫌遲晚。

疾苦在身，宜善攝心，不爲外境所搖，中心亦不起念，常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意，不可斯須恣縱。唯嗔一法於三業，爲大過患。儻有順違，切勿令生。常虛己正心，觀外來觸，如虛舟飄瓦，則物我俱寂，到不動地爾。思之，諦思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妙覺大師

學道先於擇師，既得真正具頂門眼善知識，依其決擇死生大事，須猛勇放下身心，忘情體究，當資悟入，發明從本以來獨脫無滯礙本分事，日損日日損，履踐到無疑至實大休歇之場。此所謂具眼參學，有勝負，存窠臼。雖一往超勝，不知有，不存誠，不學道，不求出離者，然於此宗未得深造，猶在半塗，亦爲可憫，大凡出家離俗，要洪聖道，度一切人，而無度人得道之迹，方可超詣向上人行履處。且向上人肯自謂會佛法，能證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無是理。蓋只覓箇毫髮許，能所解悟證入亦了不可得，豈況熾然生見刺耶！是故古德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王老師只要癡鈍去，豈

不見渠每每垂示：「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直饒得渾脫狸奴白牯去，也未合向裏存坐在。要須恁麼恁麼更恁麼，撒手向那邊去始得。

夾山道：「任你碧潭清似鏡，終教明月下來難。」將知纔及不盡，並是影響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去究竟，看著衣喫飯，雖不是別人，且要脫貼肉汗衫子，不得即留滯也。既脫却貼肉衫子，管取是一員無爲無事、出塵得度大道之人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仁書記

雪峰爲人，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豈唯雪峰，從上大有道之士，蘊兼利並照老作家手段者，莫不皆然。蓋不直截，不盡力，如銀山鐵壁峭拔，則鈍置去。是故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下毒手脚，正欲大心大器大根者向上承當，應不令人只認目前光影，口頭聲色也。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是箇漢，聊聞舉著便透徹去，終不守他窠臼，取他死語也。且行棒行喝，落在什麼處？若不得直取龍吞意，則又紛紛紜紜去也。大丈夫漢已靈猶不重，何況取他人路布，爲自己胸襟！直須不受人瞞，昂藏特立，截却從來依倚，擺撥理性玄妙，動用作略。體本分事。既體得到本分處，只曲肱而枕，亦是箇大快活人。若不了，泯然、冥然、迢然，恁麼去，纔回頭覷捕，有纖毫疑問，則沒關涉。

也。豈不見臨濟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參。《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答怡然道人

宿承光賁小參，以此道爲懷。況利根上智廓然自得，以極清淨本源，而能玲瓏照了，徹透鑑覺，不出戶庭，已驗過諸方。而老僧淺陋，乃沐知照，許令擊揚。既同風密契，因不自疏外，於此事盡底裏羅列，一句一言，一機一境，皆絕唱之深致也。非心性玄妙語默關涉葛藤路布，直是透頂透底，蓋色騎聲，坐斷報化佛頭，不落是非得失。唯徹根源，清淨正眼，雖思念寂滅明惠，脫去籠羅，超然獨證頂顙上一著，此時豈有纖毫道理？亦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後。到箇裏，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淨倮倮，赤灑灑，乃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直得佛覷不見，謂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除非其中人，則一舉便知落處矣。《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答黃通判

承別紙踐履，是誠有意於實諦，不徒資談柄之浮根，尚口語之淺學矣。況此段大緣，人人根本洞然融通，包括群有，不滅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無始妄習翳障，強作知解，不能獨脫

爾。明公今既息心絕力體究，離諸妄緣，了如如性，要見諸相非相。若確然專一，下些攸久工夫，定須有所契證。如佛所謂「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直諸相當體，了不可得，全是自心及。爲非相，則於如如而來，如如而去，無二無別，脫體全真，契妙明真心，本來清淨，只自己本來面目是也。固非使人撥諸相爲非相，向外馳求也。然此心本來澄湛，物我一如。境之與心，初無兩種，要心冥境寂，然後有所證入，及至證入之後，證亦非證，入亦非入，翛然通透，如桶底子脫，始契無生無爲，閑閑妙道正體。今作息念澄慮工夫，乃是入道門徑。但辦此心，當有深證爾。古德道：「若不安禪息定，到這裏，總須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徹頭處，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機大用其中人行履處，又且更須知有始得。

此事不在言句中。雲門云：「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豈是無言，何假祖師西來？」將知祖師之來，唯論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但忘懷體究，令澄湛綿密，到一念不生，脫却向來知解，作略機境，計較道理，忘心直證。然後於日用之中，以此正印印定一切，諸相則非異相，則築著磕著，無非真淨明妙大解脫境界也。然既了此，却依尋常諸佛諸祖所垂示正因正果，將世間雜染害道諸不善業，脫然打摒，怙怙地修行，念茲在茲，三十二十年，枯淡此心，此身即成就堅固法身也。切恐撥無因果，作豁達空，作無礙見解，此毒刺也。切望體究，圖深證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禪人

大凡截生死流，濟無爲岸，無他奇特，只貴當人根器猛利，揭自胸襟，了一切有爲有漏，如虛空花，元無實性。以照了之心返自觀省，翻覆覷捕，審諦審，久之當有趣入之證。蓋此段並非他物，亦非他人能著力，令自己省發。如人負千斤擔子，當由己有如許力量，方能堪可。若氣小力弱，則被他壓倒去也。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大丈夫漢打辦精彩，豈可向山鬼窟子裏作活計，有甚出徹之期。應須發不可測，不可量，荷負大事，超情離見，卓絕穎邁之志，直下透脫，擺撥無始以來妄想、輪迴、彼我、得失、是非、榮辱、穢濁之心，令淨穢兩邊都不依怙，翛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向千聖未有消息時，生佛世間出世間不曾顯露處，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承當得直下牢固，無毫髮見刺。內外融通，蕩蕩然得大安穩。乃轉身吐氣於這邊來，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爲之際，一朝宗返本，豈是分外事耶？雖喫飯著衣，修世間法，無不如如，無不通透，無不與所證正體相應，更論甚高低向背。纔生見刺，即刺却命根爾。祖師及古宿德行棒行喝，作用百千億種，無他志，元只令人自透脫，自休歇，如大死人。豈只了自己度世便休，勉有餘，乃不忘悲願，推此以發未悟。居人間世，汎然若不繫之舟，喚作無心道人。今既未能頓了頓明，且放教若身若心空勞勞地，虛寂既久，驀地打破漆桶，到桶底子脫處也不難。況自具猛利根性，荷負佛事，作爲

殊特奇勝之緣，此豈借别人力耶？是故古者道：「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佛果圓悟真覺禪師語錄心要》卷下終。

示詔副寺

昔雪山童子爲半偈捨全軀，可祖斷臂立雪沒膝，求一句子，老盧八箇月負春，象骨飯頭擔桶杓，同巖頭事園，欽山補紐，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只爲究此段。其餘效勤勩力？卧雪眠霜，攻苦食淡，蓋不可勝數。鞠其趣向，初不爲名聞，苟利養，並以死生大事爲懷，紹隆佛祖種草作務。是故雖埋光雪林，聲迹不到人間，往往有終老至死，脫然獨得，如鳥出籠，了然明證，萬世不移。至如傳記所載，太山毫芒十一於百千萬，特少分爾。其爲高隱深遁，流轉溝壑，長往不顧，豈有涯量哉？是故諸佛垂世，祖師西來，大意全機，超情識，越詮表，逾影迹，出聖量，豈細事耶？唯大有志之士，宿薰種勝，根力不群，然後能堪此任。雖頭目髓腦，不自愛惜，況小小艱勤哉！往時大達之士得旨之後，深關牢藏起順違方便，故意作害現怒罵鞭叱，百種千端，要試驗學人。待其經苦楚不動心，乃與一拶一挨，垂片言纖機。如大饑困人得食，如醍醐甘露灌注，珍重忻快拳拳，不失成就大法器。踐履向上人道徑，猶須爛骨董地熟，始可委付，如讓祖之於曹溪，八年始道得箇，「說似一物即不中。」稜師至雪嶺十五載，坐破七箇蒲團。靈雲三十年，涌泉四十祀，德山、臨濟皆依師門，歲月甚久。蓋此

道乃千聖不傳之妙，豈可以輕心慢心而趣入哉？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霜華諸道者在大瀉執務，一日，庫前自篩米，大圓過，拾遺一粒米，謂云：「道者勿輕此粒，百千粒從此粒生。」諸乃返徵：「百千粒既從此粒生，和尚且道這一粒從甚處生？」大圓拂袖而去。晚小參，謂衆云：「大衆，米裏有蟲。」趙州到桐城，路逢投子挈一油瓶，遂云：「久嚮投子，只見賣油翁。」投子云：「公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云：「油油，米裏蟲何似油裏蟲。」若參得投子，即見石霜，何故？豈不見道，衆裏有人納僧家，第一須得具金剛眼，第二須得金剛寶劍，第三須得拄杖子，第四須得衲僧巴鼻。直饒一一透得，更須知有末後句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燈上人

要直截透脫，須先深信自己根脚下有此一段。輝騰今古，迴絕知見，淨倮倮，沒依倚，常在目前，無毫髮相，寬同太虛，明逾杲日。天地萬物有成壞，此箇無變無移。古人謂之不與萬法爲侶底人，亦號如來正徧知覺。但諦實承當，使一念不生，徹透本來，元不動搖，長時無間，若行若住百種作爲，初不妨礙，歷歷孤明，一機一境，一句一言，皆含法界，稱本真如，情想計度無起滅處。以此正印一印印定，自然隨方逐圓，悉非二種。他自古明見佛性，得道之士，運用作爲，未嘗不在觀塵緣

境界。無塵緣可得，鞫歸一真實際。如此退步，一日之功便抵一劫。是故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會作活計，不是揭擗強爲，蓋任運騰騰，寬通自在，天龍鬼神覓他起心行處不得。」此無心人行履，直下深嚴。若能休歇知見解礙，將來便有徹證之分，亦解作活計去。要須揭志勉強，然後無行不圓，於曹溪路上，得無間力用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禪人

利根種智，聊聞舉著，徹底透頂，直下承當。了無別法，撒手便行，豈復更有遲疑？正如秉利劍當門，阿誰敢近。到箇裏凜凜神威，佛祖莫能近傍，吞燂羣靈，豈不是得大解脫？更不立向上向下，超然獨證。是故從上人立一機，垂一言，謂之垂鉤四海，只釣獰龍。到箇裏不論如之若何，要箭鋒相拄，一擊便過。纔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如達磨面壁少林九年，唯有可祖默契。如今要立地明得也不難，但辦撥却從前作解種種機智，不立毫末，使胸中淨倮倮，聖凡不存，彼我不拘，一念不生，單刀直入，更覓甚佛。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破的破機，超宗出格，引頭方外，看誰是我般人，始可作種草。然後向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不辱一條線，硬糾糾地，壁立千仞，等閑拈一毫芒，便見畱塞十虛。拈示同風同德，而不期自會，不言而知，互作主賓，建宗立旨。雖相去遠隔河沙，長如目擊，可透向上機，了生死事。報恩立法，俾群靈一一如是，方稱箇大丈夫作奇特緣，了殊勝事。

昔裴相之與黃檗，李習之之與藥山，楊大年之與廣慧，李都尉之與慈照，無不以此投機。既已投機，復資此以履踐，外空諸見，內絕心智，徹底平常，騰騰任運，爲內外護流通大法。所謂要知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魯叟

佛法如大海，萬有包含，不可以形器數量所能測度，一一俱無邊際。若欲造入，須辦箇沒量大智見，窮法界，等虛空，盡未來，不退轉，跂步超越，合下如鐵石堅固。然後廓頂門正眼，慎擇真實，具本分作家手段大宗師，息心依附，將死生大事託之，無透脫超證不已。第一先得不落窠窟，而能直截明見本來面目，蹋著本地風光，深根固蒂，信得及，了得徹，虛寂靈明，不動不變爲基址，情念計較俱不生。直得空豁豁地，前後際斷，與諸聖不移易絲毫許，諦了自己。其次展轉退步，一切不留，而能於毛端現刹海，納須彌於芥中。拈起向上機，提持祖佛令，到此正好著力。及去今時玄妙理性，妙句奇言，掀天作略擺撥盡，方始體得那邊意旨。幾時更肯道我會佛法，能活脫逞機用也？若履踐得攸久，分明無事安樂人矣。將知聖賢橫身爲此臨事，不爲立功能，逞我見，意在令人人無疑無爲無事去。今雖富春秋，居貴富，而以夙昔願力，高識遠見，要學此道，潔清身意，不捨世緣，乃修淨行，初段早已真正也。要辦長久不退之心，縱逢一切違緣，處之如食錫蜜。養得純熟，便是大解脫人。佛

法與世諦，豈有二種耶？推此直前，何往不利。古人道「千里同風」，蓋不言而照，不面而知，豈假繁詞哉！是故毗耶大士一默，文殊贊：「善瘥病，不假驢駝藥。」意在鉤頭，應須領取，向獨行獨步處靠實考究，看從何而起，自何而來。去縛解黏，不真何待？無業只說箇莫妄想，俱胝只豎一指。天皇胡餅，趙州喫茶，雪峰毳毬，禾山打鼓，渾無別事。參。《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禪者

達磨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由是自天竺西來，傳教外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蓋文字語句乃末事，恐執泥之，即不能超證。所以破執著，去玄妙，離聞見，出意表。如擊石火，閃電光，一念不生，直下透却根塵，向各各根脚下，承當領覽此一段大因緣。翛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含吐十虛，湛然澄寂，契悟本來妙心。此心能生一切世間及出世法，唯宿薰種性，略聞提取，即知落處，更不從別處流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二，一道清虛，豈有得失、是非、違順、好惡、長短來？有爲有漏，如幻如夢，了無一塵長久。是故蘊才智，有力量底，即能發一念真正菩提心，不爲諸緣所牽，貴富所拘，動是歷歲月，不退不轉，埋頭向前，念茲在茲，回光返照，諦了從上來威音那邊萬緣根本。纔覷得透，即身心泰然，二六時中，更不放舍，直候徹證，乃能事畢矣。況當人合下性靜純一慈善，無如許惡覺惡知，而復相續綿綿體究，豈不善哉！古人道「百草頭邊薦取」，只如從朝至

莫，是箇什麼？但念念覷捕，心心無住，攸久純熟，只見光輝，觀一切法空，不曾有實。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脫死生。學此道者不得其門，只爲情在解上，觸途成滯。若一切盡情打疊，胸中不存纖微，自然七通八達也。但長時無間消遣將去，淨念聖解尚令不生，何況觸情而動，作衆不善耶？親近善知識只貴提誘，與己作增上緣。《世尊記》：「當來一牛吼地，有善知識遞相擊勸，相與行持。」體此妙道矣。

鏡清云：「汝等十二時中，須管帶始得。」趙州云：「我使得十二時。」佛言：「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既已久存誠，唯務向前，得不退轉，等閑要當心中不留一物，直下似箇無心底人，如癡兀，不生勝解。養來養去，觀生死甚譬如閑，便與趙州、南泉、德山、臨濟同一見也。切自保任，端居此無生無爲大安樂之地，乃甚善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禪人

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作無邊量妙用，顯發剎塵，莫數難思議殊特正因，以啓迪群靈。其方便順逆，開遮餘言遺典，盈溢寶藏。及至下梢，始露一消息，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金色老子已來，的的綿綿，只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向無明窟子裏，瞥破煩惱，根株

中活脫，應時超證，得大解脫。是故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蹋師勝資。強機境言句，動用語默，有上上乘根器格外領略，當下業障冰消，直截承荷，於餘時自能管帶，打作一片。度世絕流，頓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裏浸却唱出，透玄妙，越佛祖，削去機緣，剗斷路布，如按太阿，凜凜神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纔有向上向下勝妙理性，作用纖毫，即叱之不是從來種草。直下十成煅煉得熟，踐履得實，始與略放過。猶恐異時落草負累人，瞎却正法眼。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却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至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間厚愛此者，怕臘月三十日悵惶，競傳歸真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翁，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爲脫生死法。真誑誑閭閻，捏偽造窠，貽高人嗤鄙。復有一種假託初祖《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壽，殊不知此真妄想。愛見本是善因，不覺墮在荒草。而豪傑俊穎之士高談大辯，下視祖師者，往往信之。豈知失故步，畫虎成狸，遭有識大達明眼覷破，居常衆中，惟默觀憫憐，豈釋迦文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則居然可知矣。海內學此者如稻麻竹葦，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入闢奧，揭志雖專，跂步雖遠，遇增上慢導入此邪見林，末上一錯，永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遏，因出此顯言，庶有志願於大解脫，大總持，可以辨之而同入無生大薩婆若海，汎小舟，濟接群品，俾正直妙道流於無窮，豈不快哉！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示遠猷奉議

從上徑截一路，直拔超昇，無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此心淵奧，脫去聖凡階級，只貴利根上智，於無明具縛窠窟中，不動纖毫，直下頓契，廓徹靈明。與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同體，與大法相應，發起作用，透古超今，騎聲蓋色。虛而靈，寂而照，無量無礙，不思議，大解脫，一一七穿八穴，了無回互，便識落著，所以乃佛乃祖謂之單傳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萬德昭然，十方坐斷，獨證獨超，初無依倚。若起見作相，則沒交涉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能始末覷破幻緣幻境，猛勇奮志向箇邊來，亦有久存誠探蹟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見解會爲明了。殊不知全坐子但是識心，縱解到佛邊，窮到修證盡頭處，不出指蹤在。是故古來作家宗師，不貴人作解會，唯許人舍知見。胸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同太虛空，攸久養得成熟，此即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耶？如裴相國、龐居士樣。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塵緣夢境豈從別處生？若脚下諦實，二六時中，更轉一切物，而無能相，等閑空勞勞地，不生心動念，隨自天真，平懷常實，便是從宦游幹幹悉皆照透，承阿誰恩力？既識得渠，則如下水船相似，略左右照顧，扶持將去，自然速疾於般若相應，此禪流所謂自做工夫。觸處無有虛棄底時節，綿綿長久，辦不退轉心，不必盡棄世間有漏有爲，然後入無爲無事。當知元非兩種，若懷去取，則打作兩橛也。一切

時，一切處，唯以此爲實在，力行之，當截斷衆流，得大安樂矣。《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五。

示嚴殊二道人

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證須實證，若纖毫不實，即落虛也。此實地乃三世諸佛所證，歷代祖師所傳，惟此一實，謂之腳踏實地。初則須大悟，若只認門頭戶底，作窠窟，說路布，立機境，照用取捨解會，則不徹也。此透生死要徑。到臘月三十日，一千二百斤擔子，須是自有力荷負得行，方可翛然獨脫。是故無業國師垂示：「臨終之際，若一毫凡聖情量未盡，纖毫思慮未忘，便乃輕重五陰去也。」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訪道尋師決擇，豈可只學語言，理會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轉好語便當得也？將知聰明黠慧皆爲障道之本，要須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礫，驀然翻却業根種子，便乃知非見學佛學法，如中毒藥相似。然後透出佛法，乃體得本分事也。此非小緣，就分是久參之士，尤宜放下，不擔著禪道，不輕毀上流，愈透徹愈低細，愈高明愈韜晦，作箇百不知、百不會無用處底人。行不動塵，言不驚衆，澹然安閑，常行恭敬，始堪保任於一切違順境界，心不動搖，志無改易。達磨謂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踐純熟。以至今古作用機緣，便七達八通，亦不留在胸次，等閑蕩蕩地，觸著便轉，捺著便動，拘牽惹絆不得。居千人萬人之中，如無一人相似。

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更須如末後一語始得。參。《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道明

此道至玄妙深邃，是以佛祖不容擬議，要直截承當，超出見聞色聲之表，單契密領，謂之教外別行。然得之奧，用之徹，脫去理障，烹煨淨盡。到極則之地，須遇大達善決擇之士剔撥，猛咬斷綫索，始能無佛無祖窠窟，只平白汎汎地，於日用之間，透頂透底擔荷，無一法當情，無一念可得，等閑作爲，向一切境界之中，圓融無際，亦無圓可融，亦無融可圓，始行無間道中，游歷絕功勛處，喚作平常心。不可得。似此腳踏實地，無落虛底工夫，綿綿密密，便掃田掠地，拈筯把匙，種種作爲，皆入場屋。是故地藏呵僧云：「南方說禪，浩浩地便道，爭如我箇裏種田博飯喫。」准此而推，忍苦捍勞，繁興大用，雖粗淺中，皆爲至實。惟貴心不易移，一往直前，履踐將去，生死亦不柰我何，何況餘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信矣。《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全宋文卷二九〇五

釋克勤 八

示侍者法榮

學道之人，能矻矻孜孜，以生死之事居懷，晝三夜三，不憚勞苦，事善知識，求一言半語發藥。雖遭呵斥種種惡境，而力向前。非自宿昔薰成自然種智，必且猶豫，或則退悔。能於此恬然，初無動搖，其志願亦頗難得。然此本有之性，現定見聞知覺，父母緣不可生，境界緣不可奪，若隨向來知解，即墮業識。若猛擺撥棄著一邊，只守虛靜，到一念不生之地，掀翻解路，不落機緣，直下了了無毫髮疑問，便截徑承當，無第二頭。則玄妙理性尚自脫去，況隨世間事物所轉耶？是故古人即心即佛，得大力量，向上上，不立佛祖，如紅鑪猛燄處透徹。但把得住，作得主，便住山去。此須十年工夫，一色專注，便可趣向入也。趙州云：「你向衣單下坐十年，若不會禪，截取老僧頭去。」斷定不在言句機境上，只要心休意歇，便徹底安樂耶。《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道人

當人脚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王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爲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此體乃金剛不壞正體也。「六根纔動被雲遮」，此動乃妄想知見也。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却擬棄有著空，是大病。若有心棄一邊，著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却棄著有無，直下怙怙地，圓湛虛凝，翛然安穩，便能自信此真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覺即把得住，不覺即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昔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二〕。」《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二〕「見」下原有「耶」字，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刪。

示仲宣維那

嶺外祖師曹溪，乃佛種也。發迹新城，開法番禺，如日照世，如麟鳳呈祥，海內莫不宗仰。厥後揭揚，大巔、三平。龍象間出拔，昌黎見刺，爲世明炬，是知彼有人焉。蓋絕俗離倫，真克家種草也。其跂步志業如天之高，那肯碌碌遁行逐隊耶？昔興化謂克賓：「你不久爲唱導之師。」云：「我不入者保社。」化徵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沒交涉。」乃行令罰錢出院。多少人墮在常情，不然，作奇特機關，豈知他家通霄正路，只管望風搏摸。要須是箇中人，方可與曹溪、大巔、三平、興化、克賓羽毛相似也。且作麼生是箇中人？鳳凰直入烟霄外，誰怕林間野雀兒。《佛果圓

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中竦知藏

巖頭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屆時，一覷便透，縱然理論，亦沒痕迹。」良哉，真作家手段也！明眼漢纔入門來，已辨深淺，更待鼓兩片皮，弄泥團，豈有了期！雪峰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云：「不是性燥漢。」「不假一槌時如何？」云：「不快漆桶。」他古人自有如是風範，要離泥

水，截葛藤，嚙鏃破的，雷卷風旋，乘機當陽，劈面快與，乃稱臨濟宗風，亦不辜方來依扣。以言破言，以迹剗迹，不墮死水，遑得便行。驅耕牛，奪饑食，意在出生死，越聖凡，平人我，融染淨，承當輝天照地大解脫。自利利他，紹聖種族。不見道，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東土。與人去縛解黏，拔屑抽釘，正在密室中。不將實法繫綴人，從頭與伊槌將去，一人半箇，眼目定動，堪作種草。若求義路，立解會，治擇語句，商較古今，寧可無人掃地，此乃據曲彖床，本職事也。時中勤勤垂手，繼之不倦。若只管推懶，則失却本宗，辜負先聖。白雲師翁云：「未透時一似鐵壁，及至透得，元來鐵壁便是自己也。」須作得鐵壁定始得，然後著著有出身之機，始副巖頭點破綱宗體段也。九尾野狐多戀窟，金毛師子解翻身。《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錢次道學士

人人脚跟具有此一段大事，佛與衆生無異無別。但佛覺證圓融，群靈染惑，遂相懸遠。是故諸聖出興，獨唱此大法，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特接上機，要利根種性覲面相呈，更不擬議，遑得便行。所以靈山立却膀樣，才拈起花，迦葉便笑。若更論他如之若何，則蹉過也。器量既等，無虛授者。自爾源源到今，得證契悟，如恒河沙。只如俱胝見天龍，得一指，鳥窠吹布毛，侍者大悟。豈有許多路布言詮，返惑亂其真性。舉要而指，唯是靈利上智以透脫根塵，截斷生死爲意，向日用中高著

眼，覷破萬緣。一切勝劣境界，了無一實，惟有本來靈明大解脫，亘古洞今，長時活鱗鱗地。一念契合，得無罣礙，便放下人我知見，世智辯聰，喜愠得失，種種執著，坦然一切平懷，初不妨日逐作用，築著磕著，俱爲本地風光。應物現形，不將不迎，湛然真寂。逗到臘月三十日，便了當得所謂把得住，作得主。豈不見老龐長養，臨行謂于頤相公：「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枕公膝，乃行。楊侍郎透徹圓融，立節立朝，下梢啓手足，乃云：「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不是向結交頭得力也。大凡存誠向慕，本不希聞見談柄，正欲確然清身潔意，內守虛閑，外廓聞見，密運慧刃，剗割情慾，返照回光。如靈雲見桃花，香嚴聞擊竹，以至「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非風鈴鳴，我心鳴耳」。《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處謙首座

先德垂機立教，初不等閑，必使萬世仰法爲標準。是故摩竭掩室，少林冷坐，毗耶杜詞，善現宴寂，蓋有爲而爲。如北辰據位，百川潮宗，虎視龍驟，風回雲合，知有者默識其趣向，不做道理，便可直領深入其闢奧，即體裁步驟自然吻合。當其初立，似若適會。及已成形聲，則不可掩，卓卓驚世，漸漸日新。至於德嶠縱白木棒，濟北振奮雷喝，俱胝只立一指頭，秘魔擎箇鐵杈子，象骨輓三毬，禾山四打鼓，國師水碗，漚阜牧牛，俱逗逸群絕類作略。而西園燒浴，金牛召飯，天皇餅，趙州

茶，極於細微，洞徹淵奧，不負時機，超宗出格，真麒麟頭角師子爪牙，異世仰之，不可跂及。逮發一句，施一機，尤不可意象名模也。有志之士未發足已蘊此作，驀地超方遇緣，豈局促籠檻，爲循循頻頻之黨哉？所以於不已中，聊發所蘊，追配古人高風，自不凡爾。然遇賞音，即不徒然，當使垂之竹帛，亦無忝也，故予心腹而爲表出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悟侍者

雲門示衆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雲門以手面前劃一劃云：「佛殿爲什麼從箇裏去？」舊時在衆參，見說無事禪底，相傳云「山是山，水是水」，平實更無如許事，撥去玄妙理性，免得鑿空聒撓心腸。所以雲門慈悲，開一線路指示者，僧便領覽得出來，問雲門，使用後面高禪茶糊鶻突伊，遂以手劃云：「佛殿爲什麼從者裏去？」此乃移換它也。所以大凡只說實話是正禪，纔指東劃西，是換你眼睛，但莫信它，但向道我識得你。苦哉苦哉，頓却山僧在無事界裏，得二年餘，然胸中終不分曉。後來驀地在白雲桶底子脫，方猛覷見這情解，死殺一切人，生縛人家男女，向無事界裏。胸中一似黑漆，只管長無明業識，貪名取利，作地獄業，自謂我已無事了也。細原雲門意。豈只如此哉？將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藥。若是真實到雲門田地，安肯如此死殺？則其提振處，併將佛祖大用大機顯示，則以手劃

云：「佛殿爲甚從者裏去？」千聖應須倒退，便是具大解脫知見底，也須飲氣吞聲。山僧抑不得已，聊且露些，只知音知耳。大凡參學，須實究到絕是非，離得失，去情塵，脫知見，然後可以入此流矣。參。《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云憑希蒙〔二〕

厭三界火宅，蘊爽邁風度，潔清緣業，從方外游，乃給孤、淨名、裴公、老龐趣向，豈非英傑偉特，驚群敵聖者哉？然此段由威音七佛已前，下及窮未來際，萬有十虛，把斷包攝，悉無透漏。要一舉便明，拈著便了，早是鈍置也。所以丹霞生知龐老通方，目機銖兩，勘辨諸禪，高步叢林，平沉數萬珠金，脫却幞頭，一味向無間道中行。寧可鬻笊籬，赤日裏卧街，曾無歉怍。及至逢人逆拈倒用，莫非踢上頭關捩作略。如今既操此志，根性氣度幸自不凡。唯務退損，精修長久，不變不轉，乃克全體受用。只如剗佛殿前草，騎聖僧頂，燒木佛，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昧本來，人皆圓機活脫，出沒隱顯，唯上流作家識其起倒。自餘立亡坐往，俱爲餘韻，真所謂三界外人，豈火宅所能羅籠也！但使銀山長壁立，不須入草更求人。《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二〕標題疑有誤，「云」疑當作「示」。

示華嚴居士

平常心是道，纔趣向即乖。到箇裏，正要腳踏實地，坦蕩蕩，圓陀陀，孤迥危峭，不立毫髮知見，倒底放下，澄澄絕照，壁立萬仞，喚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見，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長劍，孰敢撓鋒。養得純和沖淡，透徹無心境界，便可截生死流，居無爲舍，端如癡兀拍盲，罔分皂白，猶較些子。所謂絕學閑閑，真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乃絕滲漏，自然與向上人不謀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聰明，立知見，懷彼我，分勝負，則轉沒交涉。此唯尚猛利快割斷，懸崖撒手，棄捨得性命，便當下休歇，只大休處是究竟合殺處爾。《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無住道人

《維摩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無心無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爾。」使有住則膠固，豈復能變通耶？日月住則無晝夜，四時住則失歲功。唯其無住，乃所以流於無窮。是故住於無所住，所以轉凡成聖。即無作無爲，無住妙用，於萬有中得大解脫。既

達此理，見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真道人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示元長禪人

佛語心爲宗，達磨傳此者矣。而馬師爲蛇畫足，慈悲落草，乃云：「諸人欲識佛語心麼？」已是漏逗了也。更言：「只如今語便是佛語。」此語出於自心，便是佛心，若舉揚正宗，作如是話會，如何出得作家八十四人邪？是故從上來行正令底，視之如將惡水澆潑人，成甚模樣。應知這老子太煞屈曲，事不獲己。然今學者尚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語言，執解會，認光影，做窠窟，好不性燥也。可中有箇生鐵鑄就，手裏握得，頑石粉碎，眼目定動，擬議不來，一綽便透，更說甚佛語？心如之若彼，直饒千佛萬祖躬親動地放光，如雲如雨，行棒行喝，雷奔電激，不消箇熱，不采等閑，凡不收，聖不管，更喚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煩惱？不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此乃稍稍類他家種草也。所以地藏道：「你南方佛法浩浩地，爭如我種田博飯喫十成。」是以此爲事徹到無事，如斬一縑絲，一斬一切斬。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諸見不生，了無滲漏。以長歲月不動不退靠之，自然成辦。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瀉山三十載牧一頭水牯。既有此志，深宜長久，乃能堪報不報之恩，是真出家大解脫衲子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祖師宗風，步驟闊遠，迴出教乘，單提正印〔一〕。靈山拈華〔二〕，而飲光笑領，龍猛示圓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覓心而二祖超證，盧老說偈而大滿付衣鉢，人皆以爲密傳。鞠其端倪，乃是納敗，豈造妙深極之旨止如是而已！要須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淵，虛空之廣，尚未髣髴。信過量大解脫人，回天轉地，吸海枯竭，喝散虛空，奮大機，顯大用，於無邊香水海、浮幢刹外〔三〕，斬魔外見網，摧佛祖化權，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奧，尚未爲的。則雪峰鼇山得道，雲巖始終不知有，乃戲論爾。應須生鐵鑄就心肝，殺人不眨眼手段，乃可略露風規，貴慧命流於無窮，差可人意耳。建炎三年閏月十一日，前雲居圓悟禪師克勤書。《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一〕單：原作「丹」，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改。

〔二〕華：原作「瞬」，據右引改。

〔三〕海：原無，據右引補。

與耿龍學書批

妙喜示來教見，矻矻於此，意況甚濃，真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穎悟之士，何以規正哉！此皆正念，乃真外護也。時節擾擾，山居領衆，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爲轉身之計爾〔二〕。杲佛日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茆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爲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也。渠欲奉鋤。正在高裁也。克勤啓上。《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二〕計：原作「許」，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改。

示楊無咎居士

佛祖出興于世，以大悲願力，起無緣慈，唯務引接利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大解脫上上勝妙玄機，作人所不能爲。超群絕衆，可以彈指證無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如快鷹

俊鷁戛戛騰雲，迷風曜日，捎玉兔，拂金雞。英靈掀豁，乃拈當頭末上一著子，似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待伊全體脫去籠羅，直下不費一毫指點，遂乃披襟透頂透底領略，即兩手分付。是故體裁步驟，如獰龍之得水，似猛虎之靠山。雲突突，風颭颭，傾人肝膽，耀人心目。方可謂之本家種草。所以維摩大士大集會魔王，現《首楞嚴》，定魔界行，不污菩薩之儔，與夫文殊、普賢、金色頭陀之類，皆離倫拔萃，而一旦舉花密傳，豈常事哉！以至達磨西來，神光瞥地。自爾多没量大人，特達精通，只向動用瞬揚，語默舒卷，縱擒與奪，顯發底裏。長時已思不露，等閑兀兀地，若百不知、百不會底人。及乎挨拶著，便見驚群動衆。雖然，鞠其至趣，初無如許多事，唯直下明妙，一切無心而已。苟能棄去學解執著，放教閑閑地，聖諦亦不爲，自然契合從上來綱宗，便可入此選佛場中，轉度未度，轉化未化。得不是再來人間世，不依倚一物，無爲絕學，真正出格大道人耶？

詔使觀察楊公無咎，高識遠見，博學多能，而於祖道尤深造詣，智鑑機警，未舉先知，未言先透。在都下日，獲參陪，茲沿帝命，使宣撫司，再會錦官，特辱道照臨。還索葛藤，因出此納敗云。《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迴迴獨脫，虛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

直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裸裸，圓垛垛，無漏無爲。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餉間行住坐卧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却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令斷却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底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細若粗，若色若香，一時穿透，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沖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它不住。隨性任緣，饑餐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爲。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

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又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劣。才有毫芒見刺，即痛剗之，放教八達七通，自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己尚似冤家。只求得遠離不限傍，翛然澄靜，虛而靈，寂而照，猛勇斷割徹底，無纖毫撓胸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二時是雜用

心。悠久踐履使純熟，乃合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示張持滿朝奉

克勤自出峽止訥堂，唯念茲在茲，相從者多不告倦，所爲利他，乃自利也。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峰頂立始得。不驚群動衆，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羶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真，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剎剎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則與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物。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際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此既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即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也。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

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

古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爾。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綖絲，一斬一切斬，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冰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似兀，而峭措祖佛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裏也。

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箇無心底難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信知從上古人無不皆如此密密履踐，安可計得失、長短、取捨、是非、知解也。同學之中，唯龍門智海昔常熟與究明。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示吳教授

佛祖以禪道設教，唯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

受輪回，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爲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爲妙圓真心，不爲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長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應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繆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勸人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唯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往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子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如古廟裏香爐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蓋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

人間世上，有如許參涉交互〔二〕，應須處之，使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四。

〔二〕互：原作「牙」，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改。

示禪人

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

示韓朝議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於人人跟脚下洞照，如千日並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是威德光明。唯務作聰明，立知見，向業惑中，以謂出乎等彝，銜耀自得，向人間世。所習古今博究廣觀，謂窮極底蘊，殊不知螢火之光，豈比太陽。所以古之奇傑之士，穎脫之性，就近而論，如裴相國、楊

大年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剷去浮塵知見，大徹大悟，始能超軼，與老禪碩德抗行履踐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今既明敏不減前輩，平時學業才力邁往於世路久之，雖知宗門有此段緣，謂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緣，相值歐峰，經年會聚，一聞舉揚，即起深信。迴光返照，顧人間世，如夢如幻，隨大化變滅，乃虛妄爾。唯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聖賢根本，乃造物之淵源。印定自己，若一發明，七通八達，何往不自得哉？是知宿世亦曾薰炙，遇緣而彰，見於行事，豈非自信耶？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真淨界中行李矣。但請依此，一切不雜，即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淨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長時現前，不墮沉昏，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人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純熟，超出生死不爲難。著力在行處，不只空高談說之而已。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語句，不必盡要會之。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既虛，外緣亦寂。著衣喫飯，本自天真，不勞凋琢。若或立勝見，負我能，即禍事也。切須照管，勿作此態。由是可入無我真實，平等如如，不動不變，淨妙清涼，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

示曾待制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若以意想參禪，如鑽冰求火，掘地覓天，只益勞神；若以功勳學道，如土上加泥，眼裏撒沙，轉見困頓。儻歇却意識，息却妄想，則禪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休却營爲，則大道坦然，七通八達。是故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云「碌磚。」僧云「如何是道？」云：「木頭。」此豈意想功勳所能辯哉？除非直下頓領，截流便透，則禪道歷然。才擬作解，則千里萬里。要是向來世智辯聰，頓然放却，消遣令盡，自然於此至實之地，自證自悟，而不留證悟之迹，脩然玄虛通達乃善。

馬大師嘗舉《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麼？只你如今語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此宗無門，乃是法門。」古人大煞老婆，拖泥涉水。若一舉便透，猶較些子。或窮研義理，卒摸索不著。《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

錄》卷一五。

示宗覺大師

佛語心爲宗，宗通說亦通。既謂之宗門，豈可支離，去本逐末，隨言語機境作窠窟？要須徑截超證，透出心性玄妙勝淨境界，直徹綿密穩審，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等閑雖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圓證，不拘限量，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嘿斯要，三百餘會，略不明破，但隨機救拔，候時節到來，乃於靈山露面皮拈出。獨有金色頭陀上他鈎鈎，謂之教外別行。若諳此旨，則威音已前漏逗了也。點檢將來，雖隨類化身，千般伎倆，萬種機緣，無不皆是箇一著子。此豈單見淺聞，存知解、墮機括者所測量？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毘毬擎叉，喫茶打鼓，插鋤牧牛，彰境智，據坐掩門，喚回叱咄與掌下踏，莫不皆本此〔二〕。唯本色衲子自既了悟透徹，又復遇大宗師惡手段淘汰煅煉，到師子咬人，不隨藥忌，直截軒豁處，方可一舉便知落處。如獅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擲，何人可測量哉？此門不論挹泥涉水，草裏韞，打葛藤，眼麻眯，三搭不回者，唯是八面受敵，未舉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養得純熟，待霜露果熟出頭來，便與麼用，始合祖先本因地，發行一周佛事。所以道，要窮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又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二〕本：原作「于」，據《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改。

全宋文卷二九〇六

釋克勤 九

示宗杲住菴法語

古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粗衣糲食，將大有爲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一切以寬量大度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捨，以身帥之。蓋菴居五七間，不比叢林寬廣，咳嗽動靜，無不與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以禮，則久久生怨，驀地顏色相及，便見參商，即攪道義。豈不見藥山數十年，上闌菴只七八人，其後皆爲大法器。風元和尚單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麟象駢集，答問汪洋，謂之衆吼。瀉山十年煮橡栗喫，晚年大安，來者著五百衆。大梅入深山幽谷，初不與世接，因鹽官僧采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後半千人。今既不得已作避世隱遁，正欲韜晦，俟時清平，然後行己之願，豈可以小忍而亂大謀哉？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自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日有趣向，自然忘倦向前去也。俗諺所謂：「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要須廓落寬容，半見

半不見，且圖長久，斷與常流異矣。教中道，如爲一人，衆多亦然。三家村裏，數間茅屋，立成箇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衷，他日便更多多益辦也。古人佩韋佩紼，各攻其偏，惟務中道而行。況辯智過人，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遲鈍太過，一色便自性，久之便不好耳。此去有人議論，應當回轉著，亦令讚歎，非常人所可及乃善。更有一箇急要最後句，不免略說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寶祐四年徑山明月堂刊本。

跋示宗杲法語後

杲首座昔遊叢林，徧見大有道之士，軒昂騰踏，不可羈縻。曾於渚宮與無盡居士投契，公雅重其器，每囑曰：應須見佛果。宣和中，會余被旨領天寧，渠即先一日入堂，已而造室中，發語果異。嘗陞座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即大瞥然。自爾命於方丈側，寅夕與之鍛煉，以白雲老師昔所示有句無句，渠盡伎倆，百種開展悉列下。幾乎以爲心倖移換，初無實地，因志誠語之。昔佛鑑與余正興是謗，使更絕意探蹟，當不較多。後來驀然猛省，盡脫去機籌，知見玄妙，因爲渠云「正好參禪」也。即踴躍向前，從頭一一加針錐，始浩然大徹。余不喜得人，但喜此正法眼藏有覷得透底，可以起臨濟正宗，遂於稠人中，指令分座訓徒。久之，會都下多故，理瓶錫出汴，臨分書此以作別。間年餘，自平江虎丘得得上歐阜，再集至山之次日，入首座寮，闔山數百衲子聳動，屢作師子吼，揭示室

中金圈、栗蓬、大鉗鎚本色，久參之流，靡不欽服。而德性愈恬穩，洪無諍之風，怙怙不較勝負。只欲深藏山谷，倣古老火種刀耕，向饅頭邊收拾，攻苦食淡，兄弟木食澗飲，草衣茅舍，避世俟時清平，即發悲願。真大丈夫慷慨英靈奇傑之人所跼步，因再爲細書，仍作是跋焉。《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書送宗杲持鉢頌後

杲公妙喜，宣和末投誠於天寧密室四十二朝昏，而於一言之下領略。尋掌盂入塵市，發意甚銳，臨行作偈以餞之，不惟以一期小緣，要欲結萬人之志。洪荷此千二百斤擔子，既已了能事，即入記室，椎拂之下，訓徒四方，雲衲駢臻。遽遭金人渝盟，彼彼拂衣出汴。相分歲華，聿會于雲居，首衆即持舊語，俾書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跋一書記法語

予政和末抵瑯邪，會一師，若故舊，喜其志道不群，因作前偈。及應詔大梁，遂得游從，日以此段，咨扣益勤。數百衆中，乃肯戮力，復示以後語。建炎元祀，將之東南，因爲重書而復系之以跋，爲他日再會之識。且以相分雖道人本分，相知千萬里外，不隔毫末，而古者多於此時節行正令。趙州

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石室云：「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洞山萬里無寸草，大慈帶取老僧去歸宗，時寒，途中善爲。曹山去亦不變異，悟本飛猿嶺峻好看，皆直截不覆藏。唯務百川明宗，當陽領略，則南州北縣，何處不逢！渠末後慙懃，未免重拈一遍，且作麼生是諦當處，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辯 僞

老漢生平，久歷叢席，遍參知識，好窮究諸宗派。雖不十成洞貫，然十得八九。亦通會示徒，自不造次。不知何人盜竊山僧該博之名，遂將此亂道爲山僧所出，觀之使人汗下面赤。況老漢尚自未死，早已見如此狼藉，請具眼衲子詳觀之，勿認魚目作明珠也。《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修道者若虛庵銘

修禪道人，隨身卓庵，取名於佛果老子，因與名之「若虛」，乃會三爲一也，而不出本分事及禪教。永嘉云「體若虛空沒涯岸」，佛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混元云「深藏若虛」，宣尼云「實若虛」。云：

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只麼平常，表裏空洞。根塵絕偶，六門互用。快住此庵，十八不共。要戲罅隙，灼然無縫。應物非緣，誰爲幻夢。《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六。

睦州和尚真讚

辛辛苦辣，哇哇喋喋。識濟北爲大樹，拶雲門墮嶮崖，機峻莫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死心和尚舍利真讚

箇是黃龍老大蟲，火後晶熒真舍利。萬年如日出世間，與善知識作儀軌。平生斥佛呵祖口，於斯乃驗著實底。留將法子法孫傳，觸處放光常動地。《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六祖大師真讚

稽首曹溪真古佛，八十生爲善知識。示現不識世文書，信口成章徹法窟。葉落歸根數百秋，堅固

之身鎮韶石。皎如赫日照長空，煥若驪珠光太極。定慧圓明擴等慈，所求響應猶空谷。河沙可數德莫量，併出渠儂悲願力。《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楊岐和尚真讚

三脚驢子弄蹄行，解道鉢盂口向天。荷擔他一百二十斤重擔子，牽犁拽杷，無端壞却慈明禪。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白雲端和尚真讚

楊岐腦後眼豈親，透得金塵能幾人。扶持臨濟，一拳拳倒黃鶴樓；華劈二祖，鼻孔依前搭上唇。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五祖演和尚真讚

山前一片閑田地。松竹引風長襲人。說心說性，老僧箇裏是惡口；偏提賤賣，擔版貼秤麻三斤。

真如喆和尚真讚

業林老作世無儔，凜凜威光四百州。一擊鐵關如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

〇。

丹霞佛智裕長老請讚

奮雷霹靂赤肉團，壁立星飛電擊，臨濟命脉渠儂，突出驀地面門，拶出初無一物。三玄三要輝赫，分付佛智，碎却人窠窟，與祖宗雪屈。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華藏民長老請讚

臨濟正法眼，從這瞎驢滅。父子不相傳，神仙有秘訣。豈顧殃及兒孫，且圖眼中出屑。逢人好一割，切忌向渠說。《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道洙首座請讚

紫羅帳裏撒真珠，夜明簾外提巴鼻。句下三要三玄，何人親得的旨。面門無位真人，放渠出一頭地。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梵思維那請讚

單提臨濟正法眼，當機密付要瞎驢。無位真人乾屎橛，棒頭喝下絕名模。當年海會大蟲咬，今日歐峰舉似渠。圓悟不惜兩莖眉，洪爐焰裏綻芙蕖。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惟祖知藏請讚

掃蕩佛祖，不存性命。鐵樹華開，神駒十影。圓悟傳來臨濟禪，忽雷轟震千峰頂。
《圓悟佛果禪師

法一書記請讚

化城踏破，寶所非留。當陽截斷機關，透出百草顛頭。揮臨濟之吹毛，駕慈明之巨舟。頭角相似，氣類相投。全機一喝分賓主，須信渠儂得自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子文監寺請讚

威如猛虎出深林，皎若銀蟾轉太清。望之儼如，即之也溫。闡摩醯正眼於頂顙，突無位真人於面門。有誰領此，豈可顯言？分付子文。《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道元禪客請讚

臨濟正法眼藏，突出三頭六臂。忿怒驀撲帝鍾，謾且神通遊戲。圓悟當胸一拳，鎖斷衲僧巴鼻。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德珂禪人請讚

眼裏有瞳子，頂門亞一指。放出金剛圈，舉世提不起。箇中領略要渠儂，鐵作脊梁金作齒。恁麼便行喪兒孫，不恁麼行校些子。滅却正眼瞎驢邊，圓悟風光動天地。《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景元侍者請讚

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根，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怱怱，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法昭維那請讚

大包無外，細入毫芒。現寶華王，隨處道場。建立掃蕩，正體堂堂。一語壁立，濟濟鏘鏘。渠儂此面目何人解，提將圓悟栗棘蓬。覲體沒商量，克賓話把播諸方。《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韓朝議請讚

撥轉上頭關，千聖須却步。唯許箇中人，要通一線路。具茨脫諸緣，投誠信此事。誓無雜用心，長時箭相拄。貌出山野姿，踞不蔭高樹。按杖正令行，提持那一句。善財鞠躬前，風神全體露。氣類自相同，美哉名父子。《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惟表知藏請讚

此著千聖頂顙上，臨濟建立大法幢。萬丈懸崖解放身，可以一口吸西江。石火電光猶是鈍，虎肩插翅定無雙。《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勝居禪人請讚

夜明符燭天，吹毛劍照雪。神威冷森森，紅光阿刺刺。未啓口時當頭截，欲入門來劈面喝。體裁相似可克家，此地不容通水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若平禪老請讚

高擁毳袍，橫按拄杖。作意提綱，截斷伎倆。放出向上一機，千聖魂亡膽喪。於此有人承當，便見千了百當。圓悟杖頭一滴禪，西江十八灘俱漲。《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曇玩禪德住頭陀巖庵請讚

盤陀石上，橫按拄杖。晬質儼然，曾無伎倆。不施栗棘金圈，不愛起模畫樣。頭陀巖頂偶行拳，打著渠儂也沒量。《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懷祖知殿請讚

瘦而精健，老有餘韻。鼓兩片皮，說法無吝。掃併情識，不留纖眳。七處道場，恰如一瞬。有箇不顧危亡僧，剛地要來衝雪刃。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文皓禪人請讚

岷峨濯秀屹西南，氣象盤回鬱翠藍。英傑間生從古習，豈容凍膿輒相參。自不將領玷閭里。賴有舌本操玄談。得請居閑皓日擊，持歸先爲結茅庵。《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蘊遇小師請讚

日面月面並現，印空印水雙彰。機先不留朕跡，格外亦絕承當。父子至親路別，各各頂有圓光。切恐與人明破，此門豈可商量。《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

泡幻中出，枯木朽株。頂缺神骨，額無圓珠。曾遭海會毒龍咬，快意追風天馬駒。施設千種巧，其實一物無。若憑這箇見，至了不識渠。混沌未分時，無此箇面孔。泡幻既張皇，乃具足十種。胸次不立纖塵。口角波濤汹涌。唯有一件長，愛打破漆桶。《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二

乍嗔乍喜，渾只由爾。最愛謾人，搖唇弄嘴。忍草遍地生，何曾澆法水。傾倒心肝一句禪，箇些兒子猶呈瑞。《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三

模子中脫出，佛果老古錐。萬緣休歇處，端坐不言時。移刻定動，奮迅全威。爲人到徹骨，不惜兩莖眉。《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四

挈挈似紅藥，跛跛如雲門。殊無二老實，空蘊二老文。放下會事，索破沙盆。寶鑑一塵，秋空片雲。《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五

一見便見，了本來面。敏手丹青，應緣而現。漸近縱心，愈見强健。唯用金圈栗蓬，要須千煨百煉。撒手萬仞崖，頂門廓正眼。《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六

幻出成相真蘊，其中挺然骨目。四座生風，傳不可傳之心，振不可振之宗。老出皇都，晚住歐峰。只這沒回互，領略在渠儂。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七

句中沒禪，格外無玄。當面不見，斷莫可傳。似玉溫潤，如月孤圓。氣媚川源，光流大千。《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八

衲衣逋峭活卓卓，片段殘雲籠巨嶽。壁立萬仞近不得，無佛無祖無棒喝。一口吸盡西江水，箇是圓悟當頭著。《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九

相現無相，心出非心。如印印空，迴絕古今。入師子窟，遊栴檀林。脫去羈韁，履薄臨深。要識圓悟立處，孤峰萬仞嶽岑。《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〇

紅爐焰裏著點雪，夜明簾外剔金燈。萬丈寒潭冰徹底，妙高峰頂玉稜層。等是渠儂遊歷處，萬機普應初不曾。圓悟老來垂隻手，爲問何人似我能。《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一

利刃斬虛空，神箭穿紅日。用吞十方口，吹此無孔笛。如斯三十年，不費纖毫力。信彩直鉤頭，也有錦鱗食。有眼自承當，慎勿從渠覓。大機要頓發，大用要直截。馬師老百丈，無端已漏泄。臨濟喚火來，坐斷天下舌。此老據胡床，也要恁麼說。說不說，萬里青天一輪月。《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

禪人寫真求讚 一二

危坐盤陀，風神峻整。橫榔標箴，廓千聖頂。誰是仙陀，未言先領。一片風光，奪人奪境。圓悟晚來益深沈，華陰山頭百尺井。《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

禪人寫真求讚 一三

立地可成佛，殺人不眨眼。碎生死窠窟，要箇侗儻漢。圓悟從來提此著，風前白雲曾喝散。當家

種草可相從，利劍七星光燦爛。《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四

句裏有出身，突在千聖頂。當機絕籠羅，透徹無邊境。生平秉此金剛王，四喝三玄格外領。面門撈却太周遮，唯是瞎驢傳性命。《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五

覲面全真，不計疏親。虎頭燕頤，未盡渠神。把斷關津不放過，無邊刹海乃比鄰。《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六

太虛寥廓憑誰悟，翻身背擲真師子。透頂透底沒遮攔，千峰峭絕轟一句。略開圓悟上頭關，浮幢刹海闊著步。《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七

道不在丹青，禪不在面相。強自貌將來，讚之作何狀。且就箇現成，爲汝說一上。赤水求神珠，得之由罔象。圓悟老古錐，老來沒伎倆。英禪把將去，滔天滾白浪。《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八

本無箇面目，突出六十七。今汝強圖貌，頂門欠三隻。七處入鬧藍，近來稍寧謐。若更打葛藤，豈有休歇日。三十年後與人看，圓悟從前沒窠窟。《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一九

太清之雲，明鏡之塵。於無相中，驀現此身。考實究妙，以何爲真。不出這箇，一著最親。透得剔脫，與古爲鄰。道絕形相，名存至公。對現色身，本體全空。要求巴鼻，不西不東。月映澄潭，風搖古松。十成圓悟，誰識渠儂。《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禪人寫真求讚 二〇

通身無影像，溢日生光彩。動用峭於山，語默深於海。曠劫正如如，箇中無變改。跳得圓悟金剛圈，須信大功元不宰。《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真如禪人請讚

只這嘴面，見一乃萬。要是箇中人，手親即眼辦。佛果應緣，圓悟成現。如如觸處得逢渠，一道神光本無間。《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真了禪人請讚

丹青有神貌活，圓悟據坐儼如。風光全露捺膝，聾身擡眸直顧〔二〕。歐峰頂上把要津，一任青冥轉烏兔。《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二〕聾身：不詞，「聾」字疑當作「聳」。

爲智海法真和尚入龕

釋迦雙樹示寂，偃卧吉祥，法真智海告終，端坐行上。四十年道價，七十一生緣。德播寰中，聲馳海外。人天敬仰，朝野傾崇。比望永作梯航，長光佛祖，豈期忙中縮手，鬧裏抽身。最後皇都，大作佛事。今則未埋玉樹，先入雲龕。公案現成，須至一決。大眾因行，不妨掉臂。伎倆不如帳樣。爲瑞爲祥，無邊無量。請老和尚且出方丈。《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爲佛眼和尚舉哀

三十年行道，海上第一人。颯然恁麼去，唯見不酸辛。雖然如是，須知佛眼未曾生，未曾死，未曾去，未曾來。正與麼時如何？乃指龕云：「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要知末後句，分明普請大眾齊聲舉。乃云。哀哀。《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爲佛眼和尚下火

如來涅槃日，娑羅雙樹間。放出三昧火，闍維金色身。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故褒山佛眼禪師，道播四海，名聞九州。二十年間，三據大刹。退席褒嶺，宴坐鍾山。以平生所受用栗棘蓬，驅耕夫之牛；以楊岐所付囑金剛圈，奪饑人之食。傳持一大事，提振向上機。衲子雲從，諸方景慕。豈謂一彈指頃，坐斷報化佛頭；談笑之間，遽失人天正眼。今則乾坤廓落，人境蕭條。雪映高山，風清大野。圓頂後相放萬里神光，大衆正與麼時還委悉麼。看取亘天紅焰裏，華發優曇大地春。《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爲妙禪人下火

昨日一箇正可憐，今朝一箇更淒然。翻身踏著曹溪路，妙體堂堂沒變遷。妙師愛參禪，祖佛要齊肩。索然恁麼去，一朵火中蓮。生也浮雲突出，死也空華倏沒。頂後圓同太虛，畢竟非心非佛。大衆，看取一道紅光，爍破無生窠窟。《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爲佛真大師下火

觸目菩提真解脫，頂門正眼耀乾坤。透得生死關，廓然無起滅。佛真大師，生平滴水滴凍，勇猛截鐵斬釘。舉世重其爲人，聞見莫不欽歎。內侍叢中跳出，衲僧隊裏修行。淵聖錫徽名，皇后賜度牒。驚群伏衆，絕類離倫。將謂萬里前程，豈期百年頃刻。今則翻身長往，透出金圈栗棘蓬。頂後圓光應現，無生大火聚。佛真佛真，急著眼保雲程。一炬紅光纔舉處，毘盧頂上任縱橫。《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爲範和尚下火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成天下之大名。衲僧家透脫生死，不懼危亡，故能立佛祖之紀綱。昭覺和尚神機峭拔，智辯滔天。肘臂下有符。頂門上具眼。奮喝散白雲底意氣，操打破虚空底鉗鎚。一歸錦官，兩住雄剎。關開荆棘路，坐斷是非關。接物利生，光揚佛日。臨岐一著，擺撥便行。絕後光前，頭正尾正。如今既到這裏，可謂世緣畢備。末後慇懃截斷，路頭一堆猛火。大衆且道：「畢竟向什麼處去？」舉火炬云：「烈焰亘天留不得，當空寶月鎮長圓。」《圓悟佛

全宋文卷二九〇六 釋克勤九

三六八

果禪師語錄》卷二〇。

爲亡僧下火

五蘊山頭涅槃路，四方八面沒遮欄。通身盡是金剛眼，一粒靈丹火裏燃。《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二

〇。（以上吳洪澤校點）